



中華民國
開國前革命史

Table of Contents

[点校说明](#)

[章序](#)

[萱野长知致著者书](#)

[自序](#)

[本书大意](#)

[第一章 中国革命之动机](#)

[第二章 兴中会](#)

[第三章 乙未广州之役](#)

[第四章 横滨兴中会及中和堂](#)

[第五章 丙申孙总理欧美之游](#)

[第六章 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

[第七章 东京留学界之革命潮](#)

[第八章 庚子李鸿章之独立运动](#)

[第九章 正气会及自立会](#)

[第十章 庚子秦力山大通之役](#)

[第十一章 庚子唐才常汉口之役](#)

[第十二章 庚子惠州三洲田之役](#)

[第十三章 庚子史坚如谋炸德寿](#)

[第十四章 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

[第十五章 壬寅洪全福广州之役](#)

[第十六章 上海志士及苏报案](#)

[第十七章 癸卯周云祥临安之役](#)

[第十八章 癸卯东京革命军事学校](#)

[第十九章 甲辰孙总理欧美之游](#)

[第二十章 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关系](#)

[第二十一章 甲辰马福益长沙之役](#)

[第二十二章 甲辰万福华枪击王之春](#)

[第二十三章 香港中国报及同盟会](#)

[第二十四章 欧洲同盟会](#)

[第二十五章 中国同盟会及民报](#)

[第二十六章 乙巳吴樾谋炸清五臣](#)

[第二十七章 革命方略](#)

[第二十八章 丙午萍浏之役](#)

[第二十九章 丙午南京之党狱](#)

[第三十章 日知会](#)
[第三十一章 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第三十二章 革命党与日本志士之关系](#)
[第三十三章 革命党与菲律宾志士之关系](#)
[第三十四章 浙江志士与革命运动](#)
[第三十五章 光复会](#)
[第三十六章 丁未安庆徐锡麟之役](#)
[第三十七章 丁未绍兴秋瑾之役](#)
[第三十八章 丁未刘思复谋炸李准](#)
[第三十九章 南洋华侨与革命运动](#)
[第四十章 丁未潮州府城之役](#)
[第四十一章 丁未潮州黄冈之役](#)
[第四十二章 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
[第四十三章 香港余纪成之狱](#)
[第四十四章 丁未钦州防城之役](#)
[第四十五章 丁未惠州汕尾之役](#)
[第四十六章 丁未镇南关之役](#)
[第四十七章 戊申钦州马笃山之役](#)
[第四十八章 戊申河口之役](#)
[第四十九章 戊申安庆熊成基之役](#)
[第五十章 己酉哈尔滨熊成基之狱](#)
[第五十一章 庚戌汪黄谋炸清摄政王](#)

点校说明

一 一百年前，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缔造民国，此实我中华亘古未有之剧变，凡我国人，均当纪念。对于此次革命前后之详细革命史，国人素少了解，乃我国历史教育之缺陷及此方面史料出版欠发达所致。学校之历史教育，历来至为浮略，而莘莘学子，持册苦读，专务记诵，除考试可能出现之知识点及预先给定之思想观念外，殆无所获。历史乃由无数细节构成，如仅记住时间、地点、人物、结果等要素，岂可说对自己祖国之历史，具备起码了解？求不懵懵懂懂、人云亦云者，盖几希矣。“辛亥记忆”丛书之出版，冀在该时期历史方面，有所补益焉。

二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一书所据底本，为中华民国三十五年（1946）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初版本。全书计五十一章，原分上、中、下三卷，第一至二十四章为上卷，第二十五至三十七章为中卷，第三十八至五十一章为下卷。今合为一册出版，即不再分卷。

三 本书严格遵照底本排印。底本手民之误颇不少，漫漶无法辨读之字，及脱落之字，亦复不少。手民之误中确有把握者，径予改正，不再出注。如目录第十一章下之提要，“起事之布置”与“海外之汇款”之间，原缺“对外之文告”一条，查内文有此，即于目录补。又“保皇会之报告书”一条，目录脱“告”字，亦据内文补。又如第一章之“孙总理略历”言及程璧光，觉“壁”字不伦，查得系“璧”字之误，径改。目录各章下之提要，多有与内文标题不符者，就第一章言之，“孙中山先生略历”内文作“孙总理略历”，“檀岛华侨之资助”内文作“檀岛华侨之赞助”。如无是非之别，则遵内文；若略关是非，则从鄙意以为是者。至若揣摩文意，前后映照，窃以为不合者，则正文依旧，出一脚注，冀于读者略有助益耳。漫漶及脱落之字，尽量依文意释读或补出，其不能者，只好以空字框代之。

四 原书系繁体字版，今以简化字排印，标点则大体遵之，少数与现行通用之标点方法不合处，酌加改易。其通假、异体等字，及人名、书名等专名用字，视具体情形，或改为现今通行易解之字，或仍其旧。如“沈没”之“沈”字，原同“沉”字，今则仅为该姓氏及“沈阳”城市名所用，为免混淆，均改为“沉”字。例不多举，总之以体现原貌，不伤文意为准则。

五 由于成书时间之久远，简化汉字之推行，以及编辑学力之限制，相关资料之缺乏，校对此书，实有力不从心之感。余所知所能者，自当不遗余力，贡献于斯；其不知不能者，亦只好望而兴叹。书中错讹及夹

缠之处，定当不少，还望读者诸君有以谅之。

五度

于二〇一〇年六月

章序

自亡清义和团之变，而革命党始兴；至武昌倡义，凡十一年；自武昌倡义至于今，又十七年；事状纷拏，未尝有信史，故旧或劝余为之，余犹豫未下笔，盖身不与其事者，非审问则不敢言；身与其事者，所见干没伎戾之事亦多矣，书其美不隐其恶，或不足以为同志光宠，是以默而息也。南海冯自由，与同盟会最久，又尝为稽勋局长，以其所见，又遍访故旧，而作《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虽未周悉，然阿私之见少矣。其以“开国前”名者：以为情有诚伪，事有轻重，事后之所为者，不得与事前比；且将以前之艰难，晓示后进，使无敢侮耆旧、擅兴作也。夫天下，神器也，有异族逼处于此几三百年，猝然欲还吾所固有者，此非一手一足之所胜任可知已。是故提倡之与实行，其功相衡，其人亦众多，莫适为主。当提倡时，小小举兵，固有焉，而皆袭其边垂，事不久长；及夫据形势，捣中坚，往往实行者自为之，谓不在提倡者度中，诚不可。若乃起某时，攻某地，发令而告，刻日而会，则非提倡者所能与也。且事常有素所轻忽，或异同错杂其间，而卒有成就者，斯固始虑所不及也。光复会比于同盟会，其名则隐，然安庆一击，震动全国，立懦夫之志，而启义军之心，则徐锡麟为之也。孙、黄在同盟会，所见颇异，时多谓黄迂阔不足应变，然广州之役，震动侔于安庆，而为武昌事先驱，则黄兴、赵声为之也。谭人凤、宋教仁，素亲黄兴，广州之役，则二子以为轻举，黄兴亦不肯听其言，然还入中原，引江上之势，而合武昌之群党，未半岁遂以集事，则谭人凤、宋教仁为之也。共进会出同盟会后，黄兴在日本东京，闻之不怡；与其首领焦达丰争辩，焦亦抗言不肯屈；然武昌之起，黄兴所不与知也。谭、宋虽和会其人，乃谓举兵当俟三年后，及决策奋起，后引湘中，而前举汉上，豪帅制兵，齐势并举，则焦达丰为之，而自孙武以下，率兼入共进会者也。自徐锡麟死，光复会未有达者；李燮和乃流寓爪哇一教员耳，而能复振其业，返归沪海，与湘军东伐者相结。江南制造局之役，事败气燿，乃以数百人宵突其门而举之。上海一下，江浙次第反正，则李燮和为之也。徐锡麟赵声最先死，达丰事成亦遽死，教仁与人凤又次第死，而燮和乃陷入帝制，为世诟病。故自民国九年以后，知当时实事者已少，夸诞之士，乃欲一切笼为己有，亦曷足怪乎？且革命者，非常之事，固志士仁人之所慎也；开国以还，惟蔡锷起抗帝制，有恢复功；其馀或事易不足数，或其始颇循名义，而终自负其言。操之太蹙，则于国家人民，祸福未可知也。自由之为此，盖痛生民之无告，念乱流之不己，谓其本皆由不窥前事致之，亦可谓发愤有作者矣。余于开国前后诸大事，闻其谋与其役者颇众，虽不敢谓有功，自视亦庶几无疚；独民国二年，以宋教仁之死，

同志发愤与中央政府抗，余亦颇与焉。稽之大法，盖不可以为至当矣。顾其时清故恭亲王潜谋复辟，因缘张勋，与南方人士相闻，同志不深观其利病，欲因势就用之，余力言其非始已。不然，与宗社党同污，所谓志士者竟安在耶？此犹可以自慊者也。综观开国以来十馀年中，赞帝制，背民国，延外患，参贿选，及诸背义卖友之事，革命党之不肖者皆优为之，独复辟事不与，则事前训练之功犹不可没，此余所原举以告天下者也。

民国十有七年七月章炳麟序。

萱野长知致著者书

自由先生阁下：

久违久违，想念之至。弟近亦脱离政界，不为一切之竞争；现方从事矿山采掘。所说中华革命运动，革命党从事于此，数十年于兹矣。而革命大业得以屹然于世界者，其经过历史，千头万绪，无一非诸同志惨澹经营断头流血之收获物也。阁下夙与孙公中山同志首唱革命，南船北马，三十馀年，民国前后革命之役，靡不参与其间，故于公秘事实均知之最稔；今有志编辑《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在阁下确为惟一之编辑适任者也。刻成之时，可以彰潜德之幽光，慰故人于泉下，亚洲之纸价，必因之昂腾，可预决矣。但弟所希望者有三：（甲）毋偏于广州及广东人；（乙）毋误第一次革命之真相；（丙）毋忘同盟会前后各省同志之苦心运动，如克强、教仁、人凤诸兄之历史，及诸老同志之事实。另封寄呈写真一枚，即弟于潮州失败后，与许雪秋、乔义生、方汉城诸兄逃亡汕头时摄影者，弟所藏一二三之三次革命纪念材料极多，现在整理中，大著出版时，请先惠一本，弟当亟行翻译发表，以饷邦人。此候暑安。

弟萱野长知，七月三十一日。

自序

中华民国成于革命党之手，此世人所公认也。今距民国建元十有七年矣，为问四万万人中能言民国创作之历史者几何人乎？环顾海内外，能答此问者，盖寥落若晨星之可数焉。呜呼！此真民国存亡之一大关键也。夫水有源、木有本，身为民国国民，而于国家缔造之艰难，乃茫然无所知，则欲其克尽国民之天职，相与爱护而光大之也，不亦难哉！……余维民国历年肇乱之原因，由于国人爱国心之缺乏，而爱国心之缺乏，则由于革命开国史之未备，斯固革命党后死者未了之责也。余革命党之一员也，行年十四（乙未），即获订交孙逸仙、陈少白两先生于余父之文经商店，自兴中会以迄同盟会大小数十役，什九与闻其事，且主持香港《中国日报》有年，民元长临时稽勋局时，于各省革命事迹之调查，尤不遗余力，故三十年来宝藏革命时代之各种笔记报章表册等等，为数至夥，宜乎可以从事于革命史之编辑矣；其所以迟迟未克蒇事者，则以余于民二七月赣宁二次革命之役，尝为袁世凯逮捕系狱，所存文卷，亦多随稽勋局档案而致散失，是以有愿未逮，憾也何如！乃观晚近人心变幻，与时俱进，礼义廉耻，荡然无存，益觉编辑革命史之举为刻不容缓。于是重行搜集旧稿，并广征故旧同志所经过之事实，笔之于书，凡三十余万言，题曰“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以定名开国前者，即明示辛亥前后革命事迹之轻重大小为不容混淆也。余不敢谓此取材之丰富出于一切载籍之上，然自信此书实较出版以前之任何记载为详细确实，此余可以负责公言者也。又此书以急于付梓之故，未能向故旧同志一一探求事实，挂一漏万，诚所不免，补苴罅漏，请俟异日。海内外诸同盟，其有短篇只字，列举所知，以匡余不逮者乎？余引领望之！

民国十七年四月冯自由自序于上海。

本书大意

一、本书定名开国前者，以民元南京参议院制定临时稽勋局官制，有开国前及开国时之区别，著者前掌稽勋，即以此为标准，规定乙未广州失败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义以前诸役为开国前，从武昌起义至民元新正南京政府成立为开国时，从南京政府成立至三月统一政府成立为开国后（例如辛亥八月前捐饷一元，可抵南京政府成立前捐饷十元，又可抵统一政府成立前捐饷百元）。本书之编辑，亦从斯义，以武昌起义之日为止。至于开国时记载，亦当另行征集，继续出版。

二、本书以香港《中国日报》及著者历年笔记、民元临时稽勋局调查表册为底本，著者于庚戌冬（清宣统二年）尝汇集藏稿，撰一文曰“中国革命之种种运动”，载诸云高华埠《大汉日报》及旧金山《大同日报》，约四五万言，为庚戌以前最翔实之革命记事。此稿不幸于民二七月袁世凯派兵大搜稽勋局时，同时散失。而求诸美洲二报，亦复无存，故本书之编辑，不得不另起炉灶，重行搜集材料。

三、本书最有力之助者，为老友陈君春生。陈君任《中国日报》笔政最久，生平有珍藏旧书报癖，著有《满清二百年来失地记》《汉满民族战史》《客民源出汉族论》诸书，皆极有价值之作；其人志节清高，不求闻达，民国以来，未列仕籍，近年竟致穷无立锥，求一噉饭地而不得，亦可慨矣！民八某月闻著者有搜罗革命史料之志，乃举其多年保存之中国报及各种书报尽以见惠，就中多属硕果仅存之旧稿，弥足宝贵，匪独令本书生色不少，他日正史有成，当亦拜其嘉赐也。

四、中山先生《自传》颇有错漏，最著者，如甲辰（清光绪三十年）东京军事学校之组织，丁未（清光绪三十三年）汕尾运械之失败，及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著者被派赴香港办理党务军务报务等事，均一字不载；又如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乔君义生偕法武官过南京，仅结识巡警局同志蔡某等数人，而《自传》谓赵伯先约营长以上皆往见；又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河口之役，黄君克强亲入军中，数日始出，人所共知，而《自传》谓克强至半途即被法官扣留遣送，一似克强足迹并未履及河口也者，凡此诸点，皆与事实不符。著者八年前已请中山先生据实修正，先生谓须俟修革命史时始可详细补入，且属著者广集史料，以资考证。今中山先生逝矣，修正之责，著者义不敢辞，一得之愚，想亦为参与诸役同盟所乐闻也。

五、本书材料搜集二十馀年，无一字无来历，除著者躬亲参与者外，如兴中会事实，系得自中山先生及陈少白、谢赞泰（著有英文《中国革

命秘史》，叙述兴中会事颇详，载香港《南华早报》，另有单行本）、尤列诸君；华兴会及同仇会事实，系得自刘揆一君；欧洲同盟会事实，系得自贺之才、史青、朱和中诸君；防城镇南关钦廉河口诸役事实，系得自黄克强、王和顺、黄明堂诸君；武昌发难事实，系得自宋教仁、谭人凤、孙武、邓玉麟、吴醒汉、潘公复诸君；其他诸役，或根据旧报笔记，或探询关系人员，皆一一据实述载，无一毫私见存焉。

六、东京同盟会本部经过，以刘揆一、何天炯二君知之最详，而党册盟书则概存何君手，民十三何君有《革命史衡》之编纂，求助于著者，并以无赫斋名义致函诸老友，征求革命事实，旋退处兴宁乡中，从事著述，乃所业未竟，而病死于乡，故老凋谢，良可痛叹！闻遗稿材料极富，著者已请何君介弟天瑞以其遗稿见赠，俟寄到时，即当另印专本，以饷同志。

七、本书以同盟诸老友敦促出版，急于付梓，故未暇将原稿向每役关系者一一征求意见，而每段叙述事实，往往杂乱无章，亦未能加以藻饰，挂一漏万之嫌、叠床架屋之诮，自知不免，容俟续版时再行订正。

八、本书大体脱稿已久，以尚须向参与诸役各老友征求材料，藉资考证，往往因一二事实或地方年月日小故，稽延时日；加以著者数年来忙于商业，无暇执笔，仅能于持筹握算之余，稍事文字生活，近年所接海内外同志催促全书出版之函，不下千数，尚祈谅之。

九、本书所载光复会及丁未安庆绍兴二役纪事，多取材于戊申年陶君成章所著《浙案纪略》。此文初登绪〔注释：“绪”字疑衍。〕缅甸仰光《光华日报》，继复转载于新加坡《中兴日报》，两报皆同盟会机关报也。陶君为光复会主要人物，所述自较他人为特详，著者不敢掠美。

十、近人著《中国国民党史稿》所载丁未九月汕尾运械事件，谓“萱野运械失败，遂运往台湾寄存，后由二辰丸运往香山，是为二辰丸之交涉案”云云，殊属失实。此役为著者躬亲参与，所有香港汇款派人各事皆曾一手经理，故知之最详。当日运载革命党军械失败之日轮辛运丸归抵长崎，即受日政府严重监视，所载军械亦被扣押。二辰丸军械查系澳门奸商柯某私运营利之物，与革命党实风马牛不相及，不可不辨。又是役在汕尾担任用帆船接械者为许雪秋君，史稿误作邓慕韩君，亦宜更正。

十一、辛亥八月防城一役，革命军进至灵山即失败解散，并未到达广西境界。丁未九月二日孙中山先生《致南洋同志函》（见近人所编总理全集第三集一一五页），有“八月初五六两日连破横州永淳两县”等语，

实属传闻之误。盖当时最初揭载此项消息者为上海各报专电，香港《中国日报》即据为宣传资料，及后始知为绝非事实，此系著者在《中国日报》编辑任内之事，应负责更正，以符史义。

十二、查乙未广州一役捐助巨款者，尚有香港富商余育之君，时国人视谋反作乱甚于蛇蝎，而余君独能醴资万数千元，尤属难能可贵。当时掌理兴中会财政者为杨衢云君，后人以余君义捐非孙中山先生经手，遂未为之表彰，殊欠公允。余君破产已二十馀年，现充上海冠生园招待员，世人谁复知此老为三十年前富甲香港之革命党老前辈耶。近人言党统者多持门户之见，甚或数典忘祖，以曾出大力之兴中会员如余君者，尚且湮没无闻，则慨助徐锡麟君以巨资之许仲卿君，更无论矣。此种褊狭之见解，著者殊不敢从同，容俟本书上编修订时，更补叙余君醴款事，以彰义举。

十三、孙中山先生于乙巳同盟会成立后，是年冬曾游欧洲一次，至丙午三月始由法国马赛港首途东归，有陈楚楠君所藏著者《致南洋同志书》可证（见本书第三十九章）。本书上编漏载此事，容后补叙。

第一章 中国革命之动机

革命之趋势

吾国自太平军兴以还，种族思潮，磅礴全国。满虏二百数十年之基业不绝如缕；虽洪氏中道挫折，而反清复汉之思想，已深潜于秘密会党之间，牢不可拔，其动机殆成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之势矣。及甲申(清光绪十年)甲午(清光绪二十年)二役之败，割地丧师，民怨沸腾，有识之士，渐知非变法不足以图强，非革命不足以救国，于是有所谓革命维新之政治团体出焉。主张驱除满族，创立民国之政治团体，曰兴中会，其首领为孙中山(以下简称总理)杨飞鸿两先生。主张保存清室，变法图存之政治团体，曰强学会，其首领为康有为。孙杨(杨原籍福建)康三氏，皆粤人也。其初两派对于国事，宗旨均颇接近，孙于乙未(清光绪二十一年)广州发难之先，尝赴天津，上书李鸿章，条陈改革，而康之弟广仁，及其徒何章、陈千秋，于戊戌(清光绪二十四年)政变之前，亦尝诣孙杨磋商合作，故当日两派如联合谋国，原非不可能之事。顾孙以不见纳于李鸿章，知清廷汉大员不足与谋，遂与杨飞鸿同组织兴中会，为革命之原动力；康则于戊戌政变后，深感清帝知遇，创设保皇会以竭其犬马恋主之诚。由是革命保皇两党，势同水火，此四百馀州之革命大舞台，遂由兴中会领导前进焉。

孙总理略历

兴中会首领孙文，字逸仙，又号德明，粤之香山人也。乙未年亡命日本，尝从东俗，自号中山樵，或称高野长雄，近人所称中山，即其留日时别号也。总理少有大志，广交游，居常最好搜索太平天国遗事。年二十，肄业于广州博济医院，与同学郑士良号弼臣者交最密，郑为三点会会员，于秘密会党中交游颇众，后此总理运动会党起事，以郑之力为多也。翌年转学于香港雅丽士医院，每于学课馀暇，日以提倡排满为事，时闻而附和者，仅得陈少白、黄咏襄、尤列、杨鹤龄、陆皓东等数人而已。陈与总理同学，交谊最密；黄乃香港议政局议员黄胜之子，颇负时望；尤任香港华民政务司署书记，属洪门党籍；杨与总理同乡，有先代遗业杨耀记商号在香港歌赋街，总理常假该店为议论时政之所；陆为上海归客，与总理为总角交，且同日受耶教洗礼。总理得此数同志为辅，觉吾道不孤，鼓吹益力。癸巳年以全校第一名毕业医学，遂悬壶于广州澳门两地，并创设二药肆，在广州洗基者名东西药房，在澳门康公庙前者名中西药房。时粤中西医极少，而总理独以医术显名，尤精解剖术，就诊者户限为穿，药肆营业因而鼎盛。时尤列方任广雅书局内之广东舆图局测绘生，因得借用该书局内南园之扩风轩为秘密聚会所。孙尤与陆

皓东、魏友琴、郑士良、程耀宸、程奎光、程璧光数人恒假其地谈论国事。总理率先提议创设团体，为进行机关；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众赞成之。然是时同志寥寥，尚无如何具体之组织也。总理自是日与郑士良尤列等联络会党，交结官绅，药肆资本及治病所得，均移作交游之费。又以见嫉于澳门葡医，竟为葡官禁止在澳开业，而药肆贸易遂以不支。总理丁此困厄，乃忽萌上书李鸿章，条陈变法之思想，自草底稿，就商于香港同志陈少白等。时值甲午中东战役，清军连败，全国震惊。总理乃偕陆皓东赴上海，谒王韬与商时政。王为介绍于李鸿章幕府洋务文案罗丰禄，总理至天津，携其改革时政意见书求谒，李绝拒不见。总理于是失望而有檀香山之行。

檀岛华侨之赞助

檀香山又称夏威夷群岛，华人称其首都曰檀香山正埠，有华侨约四万人。总理之兄眉，号德彰，在夏威夷群岛所属之茂宜岛营畜牧业数十年，有牛千数百头，土人咸以茂宜王称之。甲午年冬总理至檀香山，以反清复汉事商诸旧日亲友，是时华侨风气尚极闭塞，闻其言者多为掩耳。居数月，仅得同志数十人，第一次假卑涉银行华经理何宽寓所开会，列席者有何宽、李昌、黄华恢、刘祥、刘寿、刘卓、曹彩、黄亮、邓荫南、郑金、程蔚南、钟木贤、李禄、宋居仁、许直臣、郑照、钟宇、李安邦等十余人，即由总理提议定名曰兴中会。随举总理为会长，永和泰号司事黄华恢为司库，李昌等为干事。并发起募借起义军债，规定成功日加倍偿还，约得款数万元。其兄德彰协助尤力。无何，中东战事告终，国人以《马关条约》之耻辱，异常愤激，总理认为有机可乘，乃偕邓荫南联袂东返。舟过日本横滨，藉船上售物商陈清之介绍，结识旅日侨商冯镜如紫珊兄弟及谭发三人，付与《兴中讨满章程》一大束，托其广为宣传，冯氏兄弟愿设立革命团体于横滨，以为祖国革命之声援。总理离日未久，会所随而成立。乙未广州失败后，革命党员多借日本为遁逃藪，即滥觞于此时。

杨衢云略历

兴中会首领杨飞鸿，原名合吉，字肇春，又号衢云，原籍福建漳府海澄县三都乡人也。生于辛酉年(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幼从父清水读于乡；年十四，投香港国家船厂学习机械，因失慎，断右手中三指；于是转习英文，毕业后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教授，旋充招商局书记长及新沙宣洋行船务副经理等职。其为人仁厚和蔼，急公好义，尤富于爱国思想，以性好任侠，尝从拳师习技击术，雅有心得。自甲申中法战役之败，即有志于反清复汉，尝于粤中物色同志，无应之者。庚寅年

(清光绪十六年)与友人谢赞泰、刘燕宾、陈芬、黄国瑜、罗文玉、周超岳、温宗尧、胡干之等十六人，发起辅仁文社于香港，以开通民智为宗旨。初假刘燕宾所办之炳记船务公司为会议所，至壬辰年(清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五日，始设机关于百子里第一号二楼，杨被选为社长。此会内容虽未含有政治上激烈之性质，然仍时不免香港警察之窥伺也。谢赞泰字圣安，粤之开平县人，其父日生为澳洲著名侨商，属洪门党籍，时以满虏吞灭华夏之历史训迪其子赞泰赞叶二人，故赞泰幼承家训，恒以继承先志为务，闻杨有志反清，遂与订交。辅仁文社之成，端赖其力。及乙未春间，总理自檀岛返香港，欲联合各地同志，结合新团体，以经营粤中事，知杨谢等有辅仁文社之设，且属旧识，因与商议组党大计，杨谢亦以势力薄弱，非辟新途径，无以伸张势力，遂欣然从之。因有扩大兴中会之组织。

第二章 兴中会

孙杨之联合

甲午孙总理在檀岛已极力筹饷，为革命进行之需。及归香港，即与郑士良、陆皓东、黄咏襄、陈少白、杨鹤龄、尤列诸人拟联络全省革命同志，扩大兴中会之组织，以利进行。因闻杨衢云、谢赞泰等所设辅仁文社宗旨相同，遂与接洽组党事件，杨谢及文社社员周昭岳〔注释：前章有“周超岳”，当为一人，未知孰是。本书底本人名用字，前后不符者颇多，有一人之姓名写法多至四五种者，盖或记音而已。今悉依其旧，不予划一。〕等赞成之，且愿取消旧社名义，为新团体成立之表示。于是孙杨两派遂于乙未正月二十七日合并为一，仍定名曰兴中会，设总机关于士丹顿街十三号，榜其名曰乾亨行。凡入会者须一律宣誓，其誓词曰：“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会所成立后，会众遂分途活动，总理驻广州专任军事，杨衢云驻香港专任后方接应及财政事务，黄咏襄复捐送苏杭街大楼房一所为党中公费，售之得资八千馀元，又有富商余育之者，亦捐资万数千元，乙未一役颇得其力。

宣言书之颁布

兴中会成立后，即颁布宣言书及章程十条，以资号召。因避清英二国官吏干涉，文中只言救亡，仍未敢公然排满及明示合众政府之宗旨也。其文如下：

中国积弱，至今极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济济衣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众，数万里土地之饶，本可发奋为雄，无敌于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我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繁，蚕食鲸吞，已见效于踵接；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呜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庶我子子孙孙，或免奴隶他族。用特集志士以兴中，协贤豪而共济。仰诸同志，盍自勉旃，谨订章程臚列于左：

一、会名宜正也 本会名曰兴中会，总会设在中国，分会散设各地。

二、本旨宜明也 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中国今日政治日非，纲维日坏，强邻欺

侮百姓，其原皆由众心不一，只图目前之私，不顾长久大局，不思中国一旦为人分裂，则子子孙孙世为奴隶，身家性命且不保乎？急莫急于此，私莫私于此，而举国愤愤，无人悟之，无人挽之，此祸岂能幸免？倘不及早维持，乘时奋发，则数千年声名文物之邦，累世代冠裳礼义之族，从以〔注释：“以”或当作“此”。〕沦亡，由兹泯灭。是谁之咎？识时贤者，能无责乎？故特联结四方贤才志士，切实讲求当今富国强兵之学，化民成俗之经，力为推广，晓谕愚蒙，务使举国之人，皆能通晓，联智愚为一心，合遐迩为一德，群策群力，投大遗难，则中国虽危，无难救挽，所谓民为邦本，本固邦宁也。

三、志向宜定也 本会拟办之事务，须利国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设报馆以开风气，立学校以育人材，兴大利以厚民生，除积弊以培国脉等事，皆当惟力是视，逐渐举行，以期上匡国家，以臻隆治，下维黎庶，以绝苛残，必使吾中国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为满志；倘有藉端舞弊，结党行私，或畛域互分，彼此歧视，皆非本会志向，宜痛绝之，以昭大公，而杜流弊。

四、人员宜得也 本会按年公举办理人员一次，务择品学兼优才能通达者，推一人为总办，一人为帮办，一人为管库，一人为华文文案，一人为洋文文案，十人为董事，以司会中事务；凡举办一事，必齐集会员五人，董事十人，公议妥善，然后施行。

五、交友宜择也 本会收接会友，务要由旧会友二人荐引，经董事察其心地光明，确知大义，有心爱戴中国，肯为其父母邦竭力，维持中国，以臻强盛之地，然后由董事带之入会，必要当众自承其甘愿入会，一心一德，矢信矢忠，共挽中国危局，亲填名册，并即缴会底银五元，由总会发给凭照收执，以昭信守，是为会友。若各处支会，则由该处会员暂发收条，俟将会底银缴报总会讨给凭照，然后换交。

六、支会宜广也 四方有志之士，皆可依照章程，随处自行立会，惟不能在一处地方分立两会，无论会友多至几何，皆须合而为一；又凡每处新立一会，至少须有会友十五人，方算成会；其成会之初，所有缴底领照各事，必须托附近老会代为转达总会，待总会给照认妥，然后该支会方能与总会互通消息。

七、人材宜集也 本会需材孔亟，会友散处四方，自当随时随地物色贤才，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待将来用人，各会可修书荐至总会，以资臂助，故今日广为搜集，乃各会之职司也。

八、款项宜筹也 本会所办各事，事体重大，需款浩繁，故特设银会，以资钜〔注释：“钜”或当作“醴”。〕集，用济公家之急，兼为股友生财捷径，一举两得，诚善举也。各会友好义急公，自能惟力是视，集腋成裘，以助一臂。兹将办法节略于后：每股科银十元，认一股至万股，皆随各便。所科股银，由各处总办管库代收，发给收条为据，将银暂存银行，待总会收股时，即汇寄至总会收入，给发银会股票，由各处总办换交各友收存。开会之日，每股可收回本利百元。此于公私皆有裨益，各友咸具爱国之诚，当踊跃从事，比之捐顶子，买翎枝，有去无还，洵隔天壤。且十可报百，万可图亿，利莫大焉，机不可失也。

九、公所宜设也 各处支会当设一公所，为会员办公之处，及便各友时到叙谈，讲求兴中良法，讨论当今时事，考究各国政治，各抒己见，互勉进益，不得在此博弈游戏，暨行一切无益之事，其经费由会友按数月捐支。

十、变通宜善也 以上各款，为本会开办之大纲，各处支会自当仿为办理，至于详细节目，各有所宜，各处支会可随地变通，别立规条，务臻妥善。

中外人之赞助

兴中会之革命计划，大得香港律师何启及《德臣西报》记者黎德(Thomas H. Reid)、《士蔑西报》记者邓勤(Chesuey Duncan)二英人之助，两报对于清朝政治之抨击颇为尽力，邓勤曾因鼓吹华人反对政府，为香港民政长官传往告诫。何启为吾国人在英国毕业法律之老前辈，时任香港议政局议员，常在中西各报发表中国改革之政见，名重一时，对于孙杨等之进行，常参预大计，惟只允从中暗助，而不愿列名党籍。兴中会之英文对外宣言，即推举英人黎德及高文(T. Cowen)二人起草，而由何启、谢赞泰修订之。此乙未九月二十一日(阳历一八九五年十月九日)事也。附录乙未七月初十日杨衢云致谢赞泰英文函如下：

谢赞泰仁兄鉴：吾等拟今日往访何启博士及《德臣西报》记者黎德君，黎德君当能与吾等以良好之指导，请兄于赴杏花楼以前，先到弟之事务所，何启博士已语吾等同访黎德君矣。

弟杨衢云，一八九五年八月二十九号。

会长及总统之选举

兴中会初成立时，众以事属草创，规模未备，故会中主要职员久未确

定，然事实上已分配为二大任务：关于广州军事之运动，总理任之。香港之接应及财政之调度，杨衢云任之。至是年八月廿二日因广州运动成熟，将次发难，众乃投票举选会长，名之曰“伯理玺天德”，此职即起事后之合众政府大总统也。时会中分孙杨二派，竞争颇烈，总理不欲因此惹起党内纠纷，表示退让，结果杨衢云当选。至广州军事，仍由总理主持一切，杨则在香港担任募集同志及接济饷械等事。

革命方略之会议

是年二月间，孙杨诸人日在乾亨行商议攻取广州计划。二十日(阳历三月十六日)开会，议决挑选健儿三千人，由香港乘船至广州起事之方法。陆皓东提议用青天白日旗，以代满清之黄龙旗，亦于是日通过。同时复有人报告，谓日本驻港领事言中国革命党如果举事，日政府可以暗助。至七月初八日，因省中筹备已竣，而乾亨行颇有侦探窥伺，遂宣布将该行取消。初九日孙杨诸人假西营盘杏花楼开会，何启及西报记者黎德亦在座，众推何启主席，是日议决攻取方略甚详，黎德允担任运动英国政府承认中国革命政府，不加干涉。

失败后之活动

九月重阳日发难之举既完全失败，总理偕陈少白、郑士良赴日本，旋设兴中会于横滨；杨衢云则赴越南西贡，复漫游新嘉坡、墨特拉斯、科仑布、卡尔格达(印度)、尊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十堡(南非洲)各埠，所至皆设兴中分会，得同志黎民占、霍汝丁、陈南等多人，成绩颇优。丙申十月始由非洲东归，旋复用中国合众政府名义，印发各种传单分寄长江沿岸各省及海外各埠，以广宣传。

孙杨之会长问题

兴中会自乙未败后数年，会长一职仍由杨衢云肩任，并未改选。惟在杨南游期间，与各省会党及日本志士之交际，概由总理任之，故总理已不啻为事实上之会长。及己亥冬，毕永年与哥老会龙头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祐等有联合各秘密会党奉孙中山先生为首领之议，遂有人讽杨辞职让孙，期免党内纠纷。适杨于是年十二月廿四日乘日轮镰仓丸至香港，遂以此征求谢赞泰同意，谢亦赞同，杨于是提出辞职，并荐总理自代。未几，兴中、三合、哥老三会代表在香港开会，同举总理为总会长，并特制总会长印章，由日人宫崎寅藏赍往横滨，上诸总理。其所以特称总会长者，即明示总理之被举，由于三会之公意，与普通会长不同也。及庚子三洲田义师失败，杨亦被清吏刺杀，兴中会自是停止军事活动，无所发展，总理至乙巳始联合各省同志另组中国同盟会。

第三章 乙未广州之役

起事之筹备

兴中会既成立，孙总理、杨衢云、郑士良、黄咏襄、陈少白、陆皓东、谢赞泰、尤列诸人，遂决议着手革命运动，谋先袭取广州为根据地，由各人认定任务，分途进行。总理至羊城，初以医术纳交于军政各界，督抚司道以其学术优越，咸器重之。总理因是得以高谈时政，放言无忌，虽语涉排满，而闻者仅目为疯狂，不以为意。继复假振兴农务为名，创设农学会为起事机关，并设分机关于双门底王家祠云岗别墅及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二处，政界要人不知底蕴，亦多列名赞助焉。筹备半载，渐臻成熟，遂定期九月重阳日发难。先由朱淇撰讨满檄文，何启及英人邓勤起草对外宣言，城中防营及水师泰半联络就范，附城各处绿林，如北江之大炮梁，香山隆都之李杞侯艾存等，均预约届时集合。省河南北分设小机关数十处，并购小火轮二艘为运输用。其计画拟在香港招集会党三千人，初八晚乘河南轮船进省。并用木桶装载短枪，充作士敏土，瞒报税关，初九早抵省垣时，齐用刀斧劈开木桶，取出枪械，首先向城内各重要衙署进攻，同时埋伏水上及附城各处之会党，则分为北江、顺德、香山、潮州、惠州数大队，分路响应。更由陈清率领炸弹队在各要区施放炸弹，以壮声势。预定以红带为号，口号为除暴安良四字，一切计画，颇为周密。

失败之原因

时党员朱淇之兄生向办清平局事务，知其弟列名党籍，恐被牵累，竟用朱淇名义，托该局勇目某将党人举动密禀缉捕委员李家焯，以期将功赎罪。李得报，一面派兵士监视总理行动，一面亲赴督署禀报。是日总理方赴某大绅宴会，见有兵勇守伺左右，知事不妙，乃笑语座客曰：“此辈其来捕余者乎？”放言惊座，旁若无人，宴后归寓，兵士皆熟视无睹焉。粤督谭钟麟闻李家焯报告有人造反，急问何人，李以孙某对，谭大笑曰：“孙乃狂士，焉能造反？”坚不肯信，李失意而退。及初八日，杨衢云在港以布置尚未完备，遽通告延期二日，至初十晚派丘四、朱贵全率领散处新安属深圳盐田沙头各地集中九龙之会党二百余人，搭保安轮船晋省。然在延豫期间，已为驻港侦探韦宝珊所侦知，遂电告粤吏，使为戒备；同时党军所私运短枪六百余杆亦为海关发觉。谭督于初十日闻报，极形恐慌，急调驻长洲之营勇一千五百人回省防卫，并令李家焯率兵至王家祠、咸虾栏等处捕获党人陆皓东、陈耀臣、程怀、刘次、梁荣等五人，及军器军衣铁釜〔注释：“釜”当作“斧”。〕等物。又命营官亲捧王令，督同弁勇四出兜拿，就地斩首。总理于是晨闻

报事泄，即急电香港杨衢云以“止办”二字，令阻止所派之二百人勿来。诂此电到达时，人及枪枝均已下船，无从阻截，杨只得复电以“得接太迟货已下船请接”之十字。诂保安轮船由香港动轮后，党人所备用之洋枪七箱，偶因他故，船中货物移易位置，七箱之上忽为多数杂货所积压，临时无法取用。党人失此武器，如缺左右手。及该轮抵广州时，南海县令李征庸已率兵在码头严密截缉，捕获丘四、朱贵全等四十余人，余党知大事已去，一哄而散。谭督以事关重大，特令南番两县严刑审讯，欲藉此大兴党狱。

党人之就义

党人被逮后，均视死如归，直认杀满兴汉不讳，尤以陆皓东供词为慷慨激昂。李令提讯，叱陆使跪，陆不为屈，慨然索纸笔认供，振笔直书，其辞曰：

吾姓陆，名中桂，号皓东，香山翠微乡人，年二十九岁，向居外处，今始返粤，与同乡孙文同愤异族政府之腐败专制，官吏之贪污庸懦，外人之阴谋窥伺，凭吊中原，荆榛满目，每一念及，真不知涕泪之何从也。居沪多年，碌碌无所就，乃由沪返粤，恰遇孙君，客寓过访，远别故人，风雨连床，畅谈竟夕。吾方以外患之日迫，欲治其标，孙则主满仇之必报，思治其本，连日辩驳，宗旨遂定。此为孙君与吾倡行排满之始。盖务求警醒黄魂，光复汉族，无奈贪官污吏，劣绅腐儒，颜鲜耻，甘心事仇，不曰本朝深仁厚泽，即曰我辈践土食毛。诂知满清以建州贼种，入主中国，夺我土地，杀我祖宗，掳我子女玉帛，试思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与夫两王入粤，残杀我汉人之历史，犹多闻而知之，而谓此为恩泽乎？要之今日非废灭满清，决不足以光复汉族；非诛除汉奸，又不足以废灭满清。故吾等尤欲诛一二狗官，以为我汉人当头一棒。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一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公羊既歿，九世含冤，异人归楚，吾说自验。吾言尽矣，请速行刑。

李令以陆措辞激烈，且不肯供开同党，遂以非刑研罚，凡钉插手足凿齿等刑，次第施之，惨不忍言。死而复甦者数次，仍坚不肯供及党人，且曰：“汝虽严刑加诸我，但我肉痛心不痛，汝其奈我何！”旋有美国领事亲访南海县署，谓陆某乃电报翻译生，绝非乱党，伊可为之保证，李令以供辞示之，美领无言而退。至九月二十一日，谭督遂令营务处签提陆皓东、朱贵全、丘四三人至校场加害。李令颇敬陆为人，特饬人衣以长衣。其曾任广东水师统带之程奎光一人在营务处受军棍六百，死；程耀臣禁大有仓后，死；余外六十余人，一律指为愚民被惑，每名发给川

资一元，分别遣散。另悬重赏购拿党首孙文、杨衢云等，其告示照录如下：

乙未九月南番两县告示

现有党匪，名曰孙文。结有匪党，曰杨衢云。起党谋叛，扰乱省城。分遣党羽，到处诱人。借口招勇，煽惑愚民。每人每日，十块洋钱。乡愚贪利，应募纷纷。数日之前，听得风声。严密查访，派拨防营。果获匪犯，朱丘陆程。经众指证，供出反情。红带为记，口号分明。枪械旗帜，搜出为凭。谋反叛逆，律有明刑。甘心从贼，厥罪维均。严拿重办，决不从轻。城厢内外，兵勇如林。搜捕乱党，决不饶人。惟彼乡愚，想充勇丁。不知祸害，贪利忘身。一特迷惑，概予施恩。丢去红带，急早逃奔。回归乡里，安分偷生。免遭擒获，身首两分。特此告示，剴切简明。去逆效顺，其各凛遵。

乙未十月广东按察使告示及赏格

钦命广东等处提刑司按察使兼管全省驿传事务加三级纪录十次张，为悬赏购拿事：照得土匪孙文纠结伙党，暗运军火，约期在省城滋事一案，当经拿获匪犯陆皓东等多名审办；惟尚有首要各匪孙文等在逃未获，亟应悬赏缉拿。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谕阖属军民人等知悉，尔等如有拿获后开赏格有名匪犯解案，一经讯明，定即如数给予花红银两。银封存库，犯到即给，慎勿怀疑观望。至此外案内被诱匪徒，准其改过自新，免予深究。如能拿获后开首要各匪犯解案，仍一律给赏，各宜凛遵毋违。特示。

计开赏格

孙文即逸仙，香山县人，花红银一千元。

杨衢云，香山县人，本籍福建，花红银一千元。

朱浩，清远人；汤亚才，花县人。以上三百元。

王质甫，江西人；陈焕洲，南海县人；侯艾泉，香山县人；刘秉祥，清远县人；李亚举，香山县人；吴士材，潮州人；魏友琴，还善县人；李芝，南海县人。以上二百元。

夏亚伯，新会县人；陈少白即夔石，新会县人；莫亨，顺德县人；黄丽彬，清远县人。以上一百元。

光绪二十一年十月 日示

党人之出险

先是总理与郑士良、陈少白、欧凤墀、尤列、侯艾存等知事已泄，遂即先后离省，其存在羊城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福音堂之各种党册檄文及刀剪短枪等物，概已投诸井中。郑陈等同抵港，以总理未到，疑为被逮。总理于败后三日，尚匿迹广州城内，因搜索严密，未敢外出。十馀日后，始雇小火轮从间道赴澳门，欧凤墀、朱淇同舟至港。时党人多疑是役失败由于朱淇告密所致，咸为切齿，欧凤墀乃举朱兄生冒名举发始末，代为力辩，然党人对朱终不能释然。未几，粤吏派遣委员赴香港要求英官引渡革党，港督乃判令孙文、杨衢云、陈少白三人出境五年，于是总理偕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杨衢云则南游印度及非洲各地，余人皆匿居香港澳门，暂停活动。

朱淇卖党问题

朱淇卖党告密一事，党人恨之彻骨，至民国元年香港《中国日报》已迁馆广州，尝著有纪念九月九日一文，仍指朱为卖党罪魁，攻击甚力。欧凤墀时居香港，乃投书为朱辩白，题曰“乙未年广州革命失败说”。中国报按语谓欧君力代其友辩白，洵不愧忠厚遗风，但朱淇既为革命同志，而不能大义灭亲，徇兄之志，而冒卖党之大不韪，此心究何以大白于天下乎云云。朱于乙未后以为党人所不容，乃赴北京创设报馆，即北方著名之《北京日报》是也。照录欧函全文如下：

天下有蒙不白之冤，欲辩之既无可辩，忍受之又不甘受，惟有负责引匿，任人吐骂者，其为乙未年九月九日将革军党情密报前清两广总督之朱淇乎？盖是役革军之失败也，莫不众口一辞曰：西关清平局勇目某出朱淇亲笔卖友书信，禀报缉捕委员李家焯，故初十日伪督谭钟麟方下捕拿党人之令，是以功败垂成，陆君皓东等就义，程君曜臣瘐死狱中，党人远窜，波及妻孥，凡属同志，皆切齿朱淇，以其甘为汉奸，真狗彘不食其馀矣。此就事实上表面而观，证据确凿，朱淇纵有苏秦之舌，亦不能自脱罪名。而孰知其中钩心斗角，有非外人所能洞悉者？余当日耳闻目见，知之独详，倘仍效金人之三缄，将无以大白于天下也。用敢和盘托出，以待秉持公道者之评议焉。

溯是年九月初十日午刻，羊城内机关部党人被拿数名之凶耗甫传至河南，余惊闻之下，即离寓所，偕尹壻文楷雇艇渡河，奔投博济医局，藉为逋逃之藪。幸蒙嘉约翰先生念旧情殷，容余二人在局藏匿，终宵不能成寐，诘朝不敢步出局门。正在筹画如何搬迁尹家眷口及二子一女前往香港避祸之际，忽见朱淇携同一幼子踉跄而来，备述昨日在城内机关部

逃出情形，并谓于急遽中，仅将自撰讨满之檄文底稿焚毁，其余党人名册无暇顾及，想此时已入清官手中，则彼此均大不了等语。谈次，知余有香港之行，甚为许可，匆匆别去。是晚余携老少男女数口经附夜轮离乡，独留尹壻未行耳。翌日抵港，行装甫卸，即采访老友王君煜初于道济会堂。瞥见座中有朱淇父子先在，因知其昨夜同船来港者。未几闻清官有驱逐孙君逸仙、陈君少白、杨君衢云出境之说，急偕朱淇驰赴孙君寓所，已不及见，盖早经附火船往东洋而去矣。此后港中同志仅有朱淇一人，与余昕夕过从，遥探省城研讯党人消息而已。望后数日，朱淇手持一信来告余曰：此胞兄自省寄来之家书也，其内容当为先生陈之。缘家兄生向办清平局事务，局内有勇目某，素日遇事生风，不安本分，此次清官能知革命起事，皆由该勇目禀报者。家兄知我名列党籍，举家徬徨，将有封产业拘亲属之恐慌，故家兄穷思极想，设法解救，不得已伪托我名，致该勇目一信，系将革军举动机关部住址开出，着密禀缉捕局委员者，随请其到家，许以厚谢，嘱将此信补呈到官，并须禀称若无朱淇此信通知在先，则大局不堪设想，朱淇虽属党人，不啻自行检举，亦可以将功赎罪等语。该勇目因贪重贿，一一照行，而李家焯竟一时被其瞒过，已将我名从党册剔除，且令我即日回省，不致令人疑及在逃，是为至要云云。朱淇言竟，复对余曰：此计不过家兄为身命起见，于同志绝无妨害，问心本无不安，但恐他日孙君等徒听一方面之词，直以此信为实有之事。则虽剖心明志，亦不能邀见谅于吾党矣，奈何奈何？久仰先生素见重于人，遇有机会，盍为我证明之，感且不朽矣。余思其兄生平日于官场最工运动，今为营救骨肉之故，出此手段，当在意料之中；且木已成舟，不便多议，惟有唯唯诺诺，应允其所付托而已。以上所述情形，一字不虚，可知朱淇所作所为，不特在可疑之列，且居然有墨信为凭，又何怪人言啧啧，谓其为卖友图功破败大事哉？然其铸成此大错者，本出自其兄生之诡谋，先在省组织完全，然后函使朱淇由港返省，面见李家焯，以实其事也。朱淇之罪在此，朱淇之冤亦在此矣。自是十馀年来，曾举此事向同志中屡次力代申辩，无如听者均以先入为主，反有笑余受朱淇所愚者。噫！如果朱淇于初十之前已将党情密报清官，何必十一日挈子到医局见访？又何必乘夜赴港避祸？更何必在港淹留数天，后至乃兄信来，始回省耶？明理君子，诚平心思之，当不至人云亦云，其置朱淇于无以自容之地也。昨阅中国报，有春醒先生所著纪念九月九日论说一段，痛击朱淇，几无完肤，余甚惜之，故追述当年真情，以代面告。至于能取信与否，非余所敢知，不过勉尽久要不忘之友道耳。

谭钟麟之奏折

是役也，粤督谭钟麟以所辖省会地方发生重大变故，恐受清廷严厉处分，故案发多日，仍匿不上闻。詎粤籍京官闻之，竟据以入奏，清廷于十月十六日严谕谭督，令将首犯迅速捕拿。谭周章狼狈，乃讳称党人目的在劫夺闾姓饷银，并无大志，而将陆皓东等倒满兴汉之供词，一字不载。兹并照录谭督覆奏广州拿获党人情形折原文如下：

奏为覆陈九月间广州拿获土匪情形奏折。仰祈圣鉴事：窃臣准军机大臣字寄，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奉上谕，有人奏广东盗风日炽，请飭严缉一折，据称九月间香港保安轮船抵省，附有土匪四百馀名，潜谋不轨，经千总邓惠良等探悉前往截捕，仅获四十馀人，讯据供称为首孙文杨衢云，共约有四五万人潜来省城，克期起事，现在孙杨首逆遽颺，党类尚多，窃恐酿成巨患等语；著严密访查，务将首犯迅速捕拿，以期消患未萌等因，钦此，遵旨寄信前来。臣查粤俗好谣，每因小故，转相附会，张大其词，以摇惑人心，群不逞之徒，乘机撞骗掠夺以取利，此他省所未有也。本年九月初，广州谣传高州惠州匪徒击散后咸集香港，众四五万，将攻省城，人言藉藉，府县营弁纷纷面禀。臣谓此等匪徒一击即散，首匪已诛，尚何能为？高州距香港千里，惠州亦数百里，万众持械经过，各州县关卡无一见者，香港一隅骤增数万人，何处栖止？每日需米数百石，何人供给？乡村又不闻有抢掠者，食从何来？此必有匪人欲煽惑居民迁徙，乘机抢夺之事，切宜镇定，勿涉张皇，但严查保甲，稽查奸宄，多购眼线密访，匪踪终当败露，省城巡防勇丁及城外兵丁五六千人，尚复何虑。旋据管带巡勇知县李家焯率千总邓惠良等于初十日在双门底王家祠拿获匪伙陆皓东、程怀、刘次三名，又于咸虾栏屋内拿获程耀臣、梁荣二名，搜出洋斧一箱，共十五柄。十一日香港保安轮船搭载四百馀人抵省登岸，李家焯率把总曾瑞璠等往查获朱桂铨、丘四等四十五名，馀匪闻拿奔窜，经海关税务司与厘厂委员于轮船起获红毛泥桶，内装小洋枪二百零五枝，子药八十馀匣，当飭府县提把隔别研讯。据陆皓东供：香山县人，与福建人在香港洋行打杂之杨衢云交好，因闻闾姓厂在省城西关收武会试闾姓费数百万，该处为殷富聚居之区，欲谋劫抢，令杨衢云在港招五百人乘轮来省。孙文在城赁屋三处，分住陆皓东等，经理分给红带洋枪等事。所购洋斧因西关栅栏坚固，用以劈开栅栏，即派人把守街口两头，拒绝兵勇。先雇商船在河边等候，抢得洋银，即上轮船驶赴香港。本定初九动手，因招人未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日巡勇访拿破案，孙文即已潜逃。又提截获之四十馀名分别审讯，据供皆在香港佣工度日，闻杨衢云言省城现有招勇，每月给饷十圆，先给盘费附轮到省，各给红带一条为号，不意上岸即被截住。实系为招勇而来，并不知别事。反复推诘，各供如前，复飭营务处覆审无异。臣查

此案系孙文、杨衢云为首，陆皓东、丘四、朱桂铨知情同谋，潜备军械，分给红带，煽惑愚民，罪无可逭，当于九月二十一日将陆皓东三犯即行正法，以定人心。仍严密购拿孙文、杨衢云，务获到案。其不知情各犯，飭府县分别办理，谣风顿息，四境晏然。所有办理此案情形，遵旨据实陈覆，伏乞皇上圣鉴。谨奏。

第四章 横滨兴中会及中和堂

总理到日情形

乙未广州一役败后，总理偕郑士良、陈少白二人至日本横滨，时该处已有革命团体之组织，冯镜如、冯紫珊、谭奋初等遂召集同志侨商二十余人开会欢迎，共商善后方法，决议正式成立兴中分会，设会所于横滨山下町一百七十五番，并选举冯镜如为会长，赵明乐为司库，赵峰琴为书记，冯紫珊、温遇贵、温炳臣、陈才、郑晓初、陈和、梁达卿、黎焕墀等为干事，规模粗具，会务日有起色。是时中日和议告成，清政府新派公使领事将次入境，外间遂有日政府允许引渡革命党之谣传，总理亦以一时未能活动，乃与陈少白同断发改装，决意远游美洲，向华侨筹募钜资，为卷土重来之计。因向华侨同志商借五百元充旅费，诂各同志多以有心无力对，仅由冯氏兄弟捐助五百元为赠。总理得资，乃以百元给郑士良回国，使收拾余众，备图再举，另以百元给陈少白作易服费，然后只身再渡檀岛。关于总理初到日本情形，民国九年冯紫珊曾致函其侄自由，叙述其事颇详，兹附录如左，以资考证：

(前略)再者贤侄前与愚叔甚为亲爱，凡有要事，亦到致生商酌，叙自有生以来，于兄弟叔侄之情最爱，或者因党见、为嫌疑而间疏，未可料也。愚叔虽蠢，只知有国耻，绝不知党见为何物。叔因在横滨被日人投石，亲受其辱，迨得闻中山由檀归国，道经横滨，托陈清带许多传单埋街，声明准九月起旗作反，杀满洲佬，复明之本旨。愚叔得闻之下，即使陈清请孙先生埋街一会，以叙同志之情，后陈清回话，孙先生云，船期出帆在即，不能久留，嘱各同志立即组织会所，取名义兴会，以作后援云云。不料九月事败，中山、少白、弼臣三人逃往横滨，寓五十三番。叔与奋初同去相见，斯时方运动同志二十余人，赵明乐管财政，峰琴为书记，叔为干事，汝父为议长，其余为郑晓初、温遇贵、温分焕、墀达卿〔注释：“温分焕、墀达卿”底本如此，疑当系温炳臣（梁澜芬）、黎焕墀、梁达卿等人，释读原函致误。〕、陈才、陈和等。此会成立，设在一百七十五番。不料日清战后，马关和约已成，钦差领事再派，中山向叔陈及他三人在日本不便，因他系国犯，倘钦差到任后，有权运动日政府将三人引渡，更有连累各会友不便之处，务须各同志筹五百元，俾他三人择路而逃云云。叔斯时请各国〔注释：“国”当作“同”。〕志商量办法，不料各人讲到签银两字，无一人答应，叔再三问之，各人面面相向。斯时激到愚叔大愤，用大义责彼云：今日孙先生满腔热血，救同胞于水火，国家将亡，匹夫有责，应该自己挺身去办，况今日孙先生因事不成，仍望再接再厉乎？若先生有差池，谁能继之？

将此言遍告一番，亦无动听。逼不得已，叔愤极，出言大责：若各位不允集腋成裘，以救三先生出关者，就算我一人出之便是。即答应孙先生云：该五百元准明日十二点钟送上，决不食言。以此语散会。叔初时以此五百元作国耻牺牲，不料中山迨后寄回，此乃中山之忠厚处也。在后杨衢云被人行刺，孙先生念他剩落孤儿寡妇，养口无靠，开柬签题，先生着陈才拈柬到叔处签捐，各人所签不过三五元八元十元而已，叔见他系为国身亡，落笔签八十元，后为先生赞赏，吩咐陈才叫我时常去倾谈。自始以来，凡在火车与路上见面，无一不握手为欢，绝无意见也。孙先生得五百元，一百交少白制衣转装，叔荐他在文经代汝父编辑字典；一百交弼臣回港；三百中山回檀使用。此事是否，问先生料必记忆矣。叔时常欲见先生一面，以全友道，多年旧雨，曾共一方，惟他现为总统之贵，未知念及故友否？欲去而不敢，便中望贤侄代为致候可也。不妨言及叔之现况。（下略）叔紫珊，十二月十三。

兴中会与中和堂

总理离日后，陈少白乃移居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商店，助冯镜如编辑华英字典，由冯月酬笔资六十元。未几，杨衢云、尤列先后东渡，总理在伦敦使馆脱险，亦即来日，于是会务日盛，党员渐众。陈少白曾一度渡台湾，得同志马文秀、赵满潮等数人，杨衢云设帐授徒，藉资糊口。尤列发起中和堂，专联络工界，从之者颇不乏人。丁酉（清光绪二十三年）秋间，侨商集议于中华会馆，提议组织学校，以振兴华侨子弟教育，总理荐梁启超为掌教，康有为以梁不能来，改荐徐勤承乏。徐勤既至，日为康党培植势力，所聘教员如梁启田、汤觉顿、陈荫农、卢湘父、陈默庵、钟卓京、林奎诸人，皆康门徒侣，大都出身科举，长于文学，其交际手段远在革命党之上。大同学校董事原以兴中会员居多数，至是日与徐勤等往还，耳濡目染，辄为所化。及戊戌七月，清帝厉行变法，召用康梁，横滨康徒莫不弹冠相庆，而侨商亦多趋炎附势，渐与兴中会脱离关系，于是横滨之兴中会遂有江河日下之势矣。惟中和堂以工界为本会，位员多宗旨纯一，淡于权势，虽非兴中会嫡系，而能屹然与保皇会相对抗，至民国成立后，犹持久弗衰，有足多者。其后尤列在南洋新嘉坡、槟榔屿、吉隆坡、壠罗、怡保、芙蓉各埠，组织中和堂分部，在同盟会成立以前，南洋之革命团体当以中和堂为最早。

大同学校与华侨学校

大同学校于戊戌后，已成保皇会机关学校，华侨子弟非隶保皇会籍者，辄被排挤，因是横滨之兴中会员及耶稣教徒三江帮各团体，乃合组一学校，颜曰华侨学校。先后延赵峰琴、郭外峰、翟美徒、廖占庵、胡

毅生、梁博君等充校长教员等职，隐然与大同学校各树一帜。此外神户华侨所立学校，亦分两派，此种界限至今日犹未能消除。

第五章 丙申孙总理欧美之游

总理二次到檀

总理于乙未失败后避地日本，居横滨未久，即有檀香山之行。檀岛为旧游之地，亲戚故旧既不乏人，且有兴中会之设立，总理因欲扩张党势，并募款为第二次之发动。然时当新败，和者寥寥，居檀数月，遍游夏威夷群岛，力劝侨胞赞助革命，效果绝少。因闻旅美华侨人数较众，大可联络为助，遂于丙申（清光绪二十二年）正月离檀赴美。

初次游美之成绩

美洲华侨风气之蔽塞，较檀岛尤甚。旅檀华侨以香山人为多，粤人与外人交际，亦以香山人为易接近，故香山人实得外洋风气之先。总理初次在檀筹款，泰半得自香山人，即因香山人较他处人为开通也。美洲华侨以新宁、新会、开平、恩平之四邑人占大多数，其顽固守旧之习惯，及崇拜官僚之思想，远过于内地。总理初到美时，在旧金山登陆后，乃乘火车横过美洲大陆，以达太平洋西岸之纽约，沿途经沙加缅度、芝加古各城市，或留数日，或十数日，所至皆向华侨痛言革命救国之真理，欲其热心时事，合力救亡。然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且以总理为谋反大逆，视同蛇蝎，其肯与往还者，仅耶稣教徒数人而已。又是时华侨所立会馆堂号各种团体，星罗棋布，各以邑界姓界为标帜，就中以洪门致公堂为团体最大，会员最众，其宗旨为反清复明，即闽粤两省所盛行之三合会支派也。总理以其宗旨相同，在粤时因与郑士良等交游，于该会内容亦知大概，故对于洪门人士，尝苦心孤诣，劝其实行革命排满之主张，与内地革命党联合进行，共举大事。然致公堂会员对于洪门之本来面目，早不了解，所谓反清复明四字，仅于入闾（洪门称加盟为入闾）时循例言之，彼等固亦不知何所取义。故总理叩以宗旨所在，彼等皆瞠然不能置答，惟彼等虽遗忘其政治之意义，而于手足相顾，患难相扶之情谊，则敬谨遵守，历久勿替，此其团体所以能扩大巩固，屹然为华侨各团体之冠也。总理居美四月，渐为驻美清使馆及领事署中人所悉，对总理行止，极为注意，总理得友人报告，谓使馆有不利于彼之消息，且以留美多时，无可活动，始决计赴英。

伦敦使馆之被囚

八月二十五日（阳历十月一日）抵伦敦，改名陈文，字载之，寓克赖旅馆。知其师康德黎（James Gantlie）及毛生（Mauson）两医士返英已久，乃往访之，相见甚欢。康寓狄汪色街四十六号，邻接中国使馆，总理每日造康寓叙谈，因于途上与使馆随员邓琴斋邂逅，邓与总理为旧识，他

乡遇故，颇与往还，邓之友人亦以乡谊之故，渐相结识，但不知为孙某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总理偶过使馆门外，遇同乡数人于道，各以粤语问讯，并邀总理入室，略叙乡谊，总理从之。入门后，即被二人挟持登楼禁诸室中，旋有使馆顾问英人马凯尼(Halliday Marcartney)入室，询以是否为孙文，总理应之。马谓中国政府现欲得汝，予得驻美公使来电，知汝乘麦遮士狄轮船来英，故设法留汝于此，以待后命云云。总理被禁六日，屡设法求馆中英人仆役通信于康德黎、毛生两医士求救，均为使馆职员搜去，不得达，侦察愈严密。邓琴斋亦托故入候，表示好感，然其用意在于查探总理之行动，非有所爱于总理也。时驻英公使龚照瑗已得清廷许可，出资三十万元租定克来公司轮船，囚送总理回国献功，出发有日，总理束手无策。偶与英仆名柯尔者闲谈，语涉耶稣教，因思得一计，叩以尝闻土耳其皇杀戮阿美尼亚耶稣教徒否？柯尔点头；总理乃告以自身为耶稣教徒，为仇教之中国皇帝所嫉视，久欲捕而杀之，如土耳其皇之戮杀阿美尼亚人者然。今使馆奉中国皇帝之命捕予，即欲解送本国，置诸死地，因英国政府素重人道，保护宗教，故将予秘密拘囚，不欲闻诸外间，致生阻力。阁下如能仗义解救，不独为中国之福，亦大足为耶稣教徒及英政府之助，请三思之。柯尔闻言，首肯者再，且令作密函投诸煤篓中，乘间取去。

师友营救出险

柯尔夫妇持总理密函分谒康德黎、毛生两医士，极为尽力。康毛乃多方设法，遍谒苏格兰场警长及外交部中人，请其援助。外警两署初不信有此等事，于是更延私家侦探密查使馆举动，《地球报》闻之，即据实登载，并批评英政府外交之失礼及中国使馆之不法，于是英相沙士勃雷侯因此向中国公使大开交涉。其初马凯尼坚不承认，龚使且谋在使馆内掘地道，移总理于别处。继以英外部确查中国使馆有租克来公司轮船事，形势愈趋严重，而伦敦市民对此事尤形鼓躁，至是遂不得不于九月十八日（阳历十月二十三日）恢复总理之自由，以礼送其出馆。当总理离使馆时，馆外群众万头耸动，咸欲瞻仰此中国革命党首领之丰采，各报访员争相记载，得总理一言，奉为至宝，而总理之名亦以大显。总理脱险后，游历德法比诸国，考察政治数月，旋返日本。

第六章 革命保皇两党之冲突

两党冲突之原因

革命党与保皇党宗旨不合，尽人而知。惟保皇会首领康有为、梁启超初亦以救国二字为号召，戊戌以前，康创强学会于北京，梁办《时务报》于上海，提倡新学，名动一时，于国内政治之革新及青年思想之进步，亦有相当之关系，斯固不可磨之事实也。故革命先进如总理、杨衢云、陈少白、章太炎等，于保皇会成立前，与康梁徒侣往还不绝，总理、衢云、少白在香港澳门间，尝与康广仁、何易一、陈千秋商略革命，且荐梁启超充横滨华侨学校校长，太炎则与梁启超同任《时务报》记者，后复助梁充上海广智书局编纂，当时两党固非不可同治一炉，而致力于国事也。嗣保皇会成立，旋复改称帝国宪政会，其保救清帝，反对革命之议论，公言不讳。于是革命党目康徒为汉奸，斥之曰忘亲事仇，残同媚异，海内外两党机关报遂大开论战，势同敌国，至辛亥民国告成，而犹未已。

横滨两派之盛衰

兴中会在海外分会，除檀岛外，即以日本横滨为首屈一指。总理及陈少白、杨衢云于乙未失败后，常逗留横滨，假该处为第二次活动之策源地。时横滨会员百数十人，多属著名侨商，丙申冬，邝汝磐、冯镜如等有组织学校，以教育华侨子弟之议，欲由祖国延聘新学之士为教员，以此就商于总理，总理乃荐梁启超充任，并代定名曰中西学校。盖兴中会员从事于教育界者绝少，而康有为则讲学二十年，徒侣广众。总理既与康同任国事，则办学延师，自不能不假助于康也。邝持总理介绍函赴上海，谒康于旅次，康以梁启超方任《时务报》记者，荐徐勤为代，并助以陈默庵、陈荫农、汤觉顿，且谓中西二字不雅，更为易名大同，亲书大同学校四字门额为赠。徐勤既抵日本，初与孙陈时相过从，引为同志。然徐握教育权，与侨商朝夕酬酢，友谊日深，且有同学教员为辅，交际渐广。而在兴中会方面，则总理奔走各埠，无暇专注横滨，仅有陈少白、杨衢云一二人来往东京横滨间，从事接洽，自不免有相形见绌之势。故徐勤在日本年馀，而横滨之孙康两党渐成反客为主之局。

戊戌后康党之气焰

戊戌政变事起，康梁师徒亡命东京，总理、陈少白以同属逋客，特亲往慰问，并商以后合作问题。然康得清帝之眷顾，以帝师自居，目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深恐为所牵累，故托事不见，是为两党日后轧轹之最大原因。未几，横滨有保皇分会之设，侨商之兴中会员泰半加入，大同学

校且有不许孙某到校之标语，梁启超发刊清议报于横滨，大倡勤王之说，由是两党交恶日甚。当时徐勤曾致书日人宫崎，力辩无攻讦总理之事，录其原函如下：

宫崎先生左右：睽别几月，音问杳然。仆到港已得见贵领事，到澳得与田野氏晨夕接谈，顷由粤返，学校事颇繁，未能亲自来谈，乞谅之。前闻田野氏云，贵邦人士咸疑仆大攻孙文，且疑天津《国民报》所刊《中山樵传》，系出自仆手，闻言之下，殊堪惊异。仆与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语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于攻讦阴私之事，令人无以自立，此皆无耻小人所为，仆虽不德，何忍为之？而贵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为浮言，以惑贵邦人听闻耳，仆实绝无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风，其势将覆，而舟人犹复互相争斗，以任其溺灭，虽下愚之人，不致若是。贵邦人咸具血诚，乃心东亚，特以此相规劝，仆实感谢不止。而犹斤斤以自辩者，盖欲洗不白之冤，而释四方之疑也。先生人望所宗，惓惓于仆，故敢以此相告。先生事暇，乞到学校一谈。康师梁王二友皆托仁宇之下，仆等他日何以报之？大同学校又蒙犬养先生为名誉校长，危而复安，而功德更不可言状。专此，敬问大安。田野松冈二氏在澳甚安。弟徐勤叩禀，中历三十日。

谢康之联合运动

丙申正月初九日，谢赞泰应陈锦涛、梁澜芬之宴，初识康有为之弟广仁于香港品芳酒楼。席间，谢痛言两党联合救国之必要，广仁极首肯。是年九月，谢与康有为会晤于惠升茶行，所谈不得要领；丁酉八月，谢约广仁会于公园，广仁谓其兄非忠心扶满，不过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国，现时大臣如张之洞等咸赞成其主张，故不便与革命党公然往还，致招疑忌，孙文躁妄无谋，最易僨事，杨衢云老成持重，大可合作，彼当力劝其兄与杨联合救国等语。无何，广仁死于戊戌八月之变，康有为、梁启超同亡命日本，谢复致书康梁师徒，重申前议，并介绍杨衢云与之接洽。康赴美洲后，杨于己亥四月二十八日，由冯镜如介绍与梁启超会谈于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商店。事后杨驰函告谢，谓梁不愿早事联合，只言各宜先向自党运动，以待时机。要之康党素来夜郎自大，常卑视留学生及吾党，且欲使吾党仰其鼻息。究其实学，尚远不如胡礼垣著之《新政安衡》。此种人非真爱国者，与之合作，实为有害无利云云。谢初于运动两党联合事，极为热心，嗣闻杨言，始意气萧索，知难而退。

孙梁携手之经过

康有为离日赴美后，己亥（清光绪二十五年）夏秋间，梁启超因与总理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总理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总理曰：如此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总理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是年梁至香港，尝访陈少白，殷殷谈两党合办事，并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独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甚力，移书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时康在新嘉坡，得书大怒，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赴檀岛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濒行约总理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总理为介绍同志，总理坦然不疑，乃作书为介绍其兄德彰及诸友。

附录当日梁启超致总理函三通如左：

（其一）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惟弟现寓狭隘，室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若枉驾，祈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为盼。此请大安。

弟名心叩，十八。

（其二）逸仙仁兄鉴：前日承惠书，弟已入东京，昨晚八点钟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赐饌，本学趋陪，惟今晚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此请大安。

弟卓如。

（其三）逸仙仁兄足下：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今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尚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匆匆白数语，馀容续布。此请大安。

弟名心叩，一月十一日。

檀岛保皇会之成立

己亥十一月，梁启超抵檀，持总理介绍书谒侨商李昌、郑金、何宽、卓海诸人，颇受欢迎。旋赴茂宜岛，访总理之兄德彰，德彰招待优渥，且令其子阿昌执弟子礼，随梁赴日留学。梁居檀数月，渐以组织保皇会之说进，谓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侨商不知其诈，多入彀中，捐助汉口起事军饷逾华银十万元。总理闻之，谓梁失信背约，驰书责之，然已无及。自是檀岛兴中会员多为保皇会所用，与横滨兴中会员如出一辙。

附录当日梁启超致孙眉函二通如下：

（其一）孙眉仁兄同志阁下：拜别以来，忽经旬日，每念厚谊，未尝或忘。近日北京事益急，各国西报日日扬言必当救皇上，废西后，而唐山来书，预备既足，亦指日起事，此诚今日最大机会也。弟因现时外交之事甚要，欲急往美，本拟十号搭阿士梯耶前往，因太急，不能得船位，而昨日多力船来，接有香港新嘉坡两电，皆催弟即刻回唐，又别有一电催会项也。弟尚未定行止，然弟意究以往美为要，因唐山事有弟不为多，无弟不为少，美国事则惟弟就近前往乃可也，故现时仍往美为多。阿昌随行之议既决，望阁下即遣其克日前来大埠，以便同往，弟约在二十号之船，必启行矣。今日得接德初兄来书，内附阁下所惠隆仪五十元，谢谢！阁下前为公事，既已如此出力，复多所馈赠，于弟诚不敢当也。本月四号大埠本会请酒，集者百三十余人，道威值理数名皆到，是日共加捐六千余银。今日钟木贤黄亮又各加三千元（四号之席两位已各加捐千元），可谓踊跃之至。人心如此，大事何患不成。望告各同志即将会款迅速收集，急需〔注释：此处“急需”二字似衍。〕汇归，以应急需，是所切盼。弟启超顿，十月七号。太夫人尊前望代弟请安，杨纳兄眉允兄处望代传电问候。

（其二）孙眉仁兄同志：阿昌到埠，得接手书，欣悉一切。弟本拟搭二十号之船往金山，乃于本日唐山金山船同时到埠，接有新嘉坡电文两封，上海香港日本信函多件，皆催弟即日归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弟看此情形，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再四筹度，不能不改而东归，决于明日搭日本丸东返矣。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至弟既东行，行踪无定，所有阿昌相随之义，似可作罢论，盖东方无甚可开见识之事，而阿昌现当就学之年，似仍当令其入书馆，胜于东归也。此子循良，弟甚爱之，望其勉学成就，他日共事之日正长也。至于令侄各同志捐项，仍望赶收赶

汇，因唐山急催弟归，其事机之急可知，其需款之急更可知矣。匆匆，手此告别，即颂义安。杨纳谭允诸兄望打钢线代弟问好告别。

弟启超顿，七月十七日。

日本志士之入狱

庚子某月，日人宫崎寅藏语总理，谓彼于康有为有恩，闻康近到新嘉坡，拟亲往游说，使其抛弃保皇主义，联合革命。总理以为不易，宫崎固请，乃许之。香港康徒闻宫崎曾赴粤谒李鸿章，遽电告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南洋行刺，请慎防。康以告新嘉坡英官，故宫崎至新埠二日，即被警察逮之入狱。总理到自越南，闻其事，乃亲访英总督说明底蕴，始获释放。自是日本志士所唱道孙康合作之议，始废然抛弃，而两党更无合作之望矣。

唐部对康梁之恶感

庚子汉口一役，唐才常与林圭（述唐）、秦鼎彝（力山）等均与总理有合作之约，虽以勤王为号召，实则利用康有为在海外筹款而已。故汉口大通既先后蹉跌，秦鼎彝陈犹龙（桃痴）诸人以保皇会捐款用途不明，谓其阻误义师，攻击甚力，康梁师徒疑为革命党主使，衔恨益深，时梁启超尝有从此披发入山之愤言。甲辰（清光绪三十年）总理二次游美，旧金山保皇会竟嗾使美国海关译员阻其登岸，即含一种报复性质。

各地党报之笔战

自是以后，海外各埠革命党与保皇党之冲突，日益剧烈。东京政闻社之开幕，及徐勤在小吕宋与新嘉坡之演说会，均被革命党员捣乱破坏，两党机关报之大开笔战，尤无时无地无之。兹就双方笔战之海外各埠两党机关报，表列其报名、地点、年代、当事人姓名如下：

革命党地点年代当事人保皇党地点年代当事人中国报香港辛丑陈少白
黄世仲

陈思仲岭海报广州辛丑胡衍鹗中国报香港乙巳

以后冯自由

陈春生

朱执信商报香港乙巳以后徐勤

伍宪子续表革命党地点年代当事人保皇党地点年代当事人人民生日报檀香山甲辰程蔚南

张孺伯新中国报檀香山甲辰陈继俨

梁文卿大同报旧金山甲辰唐琼昌

刘成禹文兴报旧金山甲辰梁朝杰

梁君可民报东京丙午章太炎

胡汉民

汪精卫

朱执信新民丛报横滨丙午梁启超中兴报新嘉坡丁未田桐

周杜鹃

张绍轩

汪精卫南洋总汇报新嘉坡丙午徐勤

伍宪子自由新报檀香山丁未

以后卢信

温雄飞新中国报檀香山丁未以后陈继俨

梁文卿华英报云高华戊申周天霖

崔通约日新报云高华戊申何卓竞

黄孔昭大汉报云高华庚戌冯自由日新报云高华庚戌梁文卿少年报旧金山庚戌黄超五

黄芸苏世界报旧金山庚戌梁朝杰

梁君可

第七章 东京留学界之革命潮

自动的革命思想

留日学生之提倡革命，始于己亥庚子两年。其时学生不满百人，而主张根本改革之激烈论者，殆过半数，就中如戢翼翬（元丞）、沈翔云（虬斋）、林圭、秦鼎彝、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黎科、傅慈祥、蔡良寅（松波）、李烘寰、田邦璿、蔡忠浩、吴禄贞、吴念慈、刘道仁、郑葆丞、蔡成煜等数十人，莫不高唱排满之说。康有为门下如梁启超、韩文举、张智若、欧榘甲、梁子刚、罗伯雅等，亦为思潮感化，时在横滨《清议报》吐露其反对异族之意见，致遭其师函电切责。于此可见当日留学界之趋势矣。大抵其时留学生之革命思想，纯然出于自动，绝非受何方面宣传之影响，盖人人皆心醉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学说，各以卢骚、福禄特尔、华盛顿、丹顿、罗伯斯比诸伟人相期许。故庚子七月唐才常汉口之役，留学生参加其间者二十余人，失败之日，与唐同时殉难。是为留学生为国流血之始。

最初之出版物

己亥庚子二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留学界始发刊杂志二种，一为《译书汇编》，江苏人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之，所译西籍，如卢骚之《民约论》，孟德斯鸠之《万法精理》，约翰穆勒之《自由原论》诸书，皆于青年思想之进步，至有关系。二为《开智录》，粤人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主持之，此报为旬刊，在横滨出版，专发挥自由平等之学说，于南洋美洲各埠颇为风行。郑贯一时任清议报编辑，因发刊是报，为梁启超所逐。留学生之出版物，此二报实为先河。及辛丑（清光绪二十七年）夏，沈翔云、戢翼翬、秦力山、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王宠惠、冯自由等更发刊国民报于东京，鼓吹民族主义最早，篇末附以英文论说，由王宠惠任之。

励志会与广东独立协会

留学界之有团体的组织，以励志为最早，此会之目的在联络情感，策励志节，对于国家无政见。惟发刊译书汇编及参加汉口发难诸人，多属此会分子，故于革命运动，不无关系。广东独立协会为粤籍留学生郑贯一、李自重、冯斯栾、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等所组织，成立于辛丑（清光绪二十七年）春间，主张广东向清政府宣告独立之说，留日华侨入会者颇不乏人。总理时居横滨，赞助颇力，粤籍留学生与总理发生关系自此始。

学生会馆与亡国纪念会

辛丑壬寅之间，各省留学生渐增至数千人，组织留学生会馆于神田骏河台。开幕之日，吴禄贞演说，喻该会馆为美国费城之独立厅。壬寅三月，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马君武等发起支那亡国纪念会，被清公使蔡钧要求日政府禁止开会，然届期各省学生赴上野精养轩参加者，不绝于道，莫不废然而返。未几，吴敬恒奉粤督陶模命带领速成师范生胡衍鸿等东渡。是年八月，留学界因反对取缔学生事件，与蔡钧大起冲突，吴敬恒在清使馆抗争最力，蔡乃请日政府以警察逐吴返国。吴被解时，愤然跃入城壕，赖日警援救，得不死，留学生因此事颇有归国者。是冬留学界之有志者发起一新团体，明白揭示以民族主义为宗旨，定名曰青年会，发起人有叶澜、秦毓鎏、董鸿祎、周宏业、张继、冯自由等二十余人，留学界公然组织革命团体自此始。

新年团拜之演说

癸卯（清光绪二十八年）元旦，各省学生在骏河台留学生会馆举行新正团拜礼，到者千余人，清公使蔡钧亦到。时有广西人马君武、湖北人刘成禺先后演说满洲吞灭中国之历史，主张非排除满族专制，恢复汉人主权，不足以救中国，慷慨激昂，满座鼓掌。满宗室长福起而驳之，为众呵斥而止。事后刘成禺因此被开去成城学校学籍，不许入士官学校，长福由蔡钧力保，得充横滨领事。

拒俄义勇队之成立

癸卯四月，留学界钮永建、秦毓鎏、叶澜等以俄人强占东三省，发起拒俄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举蓝天蔚为队长，报名者逾千人，每日操演不懈，竟为日政府禁止。众推钮永建、汤檠二人回国，谒直督袁世凯，请其出兵拒俄，留学生愿作前锋，效死力，袁不纳，且有不利于二代表之意，钮等狼狈离天津。留学界闻之大愤，咸痛恨满政府之甘心卖国，主张更形激烈。

革命军事学校之组织

癸卯秋间，总理自南洋抵日。适上海发生苏报案事件，陈范、陈撷芬、黄中央等先后东渡，留学生冯自由、刘成禺、杨度、马君武、胡毅生、李自重、黎勇锡、伍嘉杰、桂少伟、卢少岐、李锡青、程家桎诸人，均往还京滨，络绎不绝，一时横滨山下町之孙寓，顿呈活气。是年秋，李自重、黎勇锡、胡毅生等十四人，奉总理命组织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附近，革命党自设军事学校，此为第一次。

革命书报之日盛

癸卯甲辰二年，为留学界革命书报最盛时期。刘成禺初由陈少白介绍，识总理于横滨永乐楼，后乃函约总理会谈于东京竹枝园，并邀程家桢、李书城、时功玖、程明超、吴炳柝等相叙，未几遂有《湖北学生界》之出版，发行至第四号而止，旋改名《汉声》继续出版。于是苏人秦毓鎏、张肇桐等发刊《江苏》，浙人蒋智由、孙翼中、蒋方震等发刊《浙江潮》，湘人陈天华、杨笃生、梁焕彝、樊锥等发刊《游学译编》及新《湖南》。此外出版物如《猛回头》《警世钟》《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汉帜》《太平天国战史》《二十世纪之支那》等等，缤纷并起，盛极一时。

湘学生与华兴会

甲辰春，湘人黄軫、刘揆一、陈天华、杨笃生等在东京发起华兴会，为湘省革命机关，湘省学生入会者，颇不乏人。旋又组织同仇会，为联络会党机关。黄刘陈杨等先后归国，谋大举。是年九月，以事泄失败，再渡日本。十一月清廷令驻日公使杨枢密查学生组织同仇会内容，详细报告。

陈天华议请立宪

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春间，各国忽盛传瓜分中国之说，学界中间之极形恐慌，陈天华提议由留学生选派代表归国，向北京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陈本革命党员，至是忽萌立宪之想，闻者咸以为异，然陈此举固别有用意，同志多谅解之。各省同乡会均开会讨论可否问题，反对者占大多数，陈议遂尔打消。其后陈与宋教仁、田桐、鲁鱼、白逾桓、刘炳标等发刊《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以排日言论过激，为日政府禁止。

第八章 庚子李鸿章之独立运动

刘学询之活动

庚子某月，总理在日本得刘学询书，谓粤督李鸿章因北方拳乱，欲以粤省独立，思得足下为助，请速来粤协同进行。总理在乙未广州一役早与刘发生关系，时方经营惠州义师，颇不信李鸿章能具此魄力。然此举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不妨一试。遂偕杨衢云，日人宫崎、平山等乘法轮烟狄斯赴香港。抵港之日，粤吏已派安澜兵轮来迎，邀总理及杨衢云二人过船开会。总理得香港同志报告，知李督尚无决心，其幕僚且有设阱逮捕孙杨之计画，故不欲冒险赴粤，仅派宫崎乘兵轮晋省，代表接洽一切，而已则转乘法邮船赴法属西贡。宫崎至广州，寓刘学询宅，与刘密谈一夜。刘述李督意，谓各国联军未攻陷北京前，不便有所表示，嘱宫崎向总理转达。宫崎以时机未至，遂返香港。

香港总督之善意

先是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以中国时局危急，粤省如不急图自保，决不足以图存，因向兴中会员陈少白献策，主张革命党与粤督李鸿章联合救国，由李首向北京政府宣告两广自主，而总理率党员佑之。其进行方法，则先由中国维新党人联名致书香港总督卜氏，请共劝告李鸿章以两广独立，李如同意，即由彼电邀总理回国组织新政府。此议经兴中会员全体赞成，而事前已由何启取得港督同意，遂由孙总理、杨衢云、郑士良、陈少白、史坚如诸人署名致书港督，其文曰：

中国南方志士谨上书香港总督大人台前：窃士等十数年来早虑满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国，延及友邦。倘仍安厥故常，呆守小节，祸恐靡既。用是不惮劳瘁，先事预筹，力谋变政，以杜后患，不期果有今日之祸。当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摇，各省地方势将糜烂，受其害者，不特华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议岂容辞？士等睹此时艰，亟思挽救，窃恐势力微弱，奏效为难，政府冥顽，转圜不易，疆臣重吏，观望依违，定乱苏民，究将谁属？深知贵国素敦友谊，保中为心，且商务教堂，遍于内地，故士等不嫌越分，呈请助力，以襄厥成。愿借殊勋，改造中国，内则无反侧，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华人已也。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贵国其慎裁之。否则恐各省华人望治心切，过为失望，势将自谋；且祸变之来，殆难逆料。此固非士等所愿，当亦非贵国之所愿也。时不可失，合则有成。如谓满政府虽失政于先，或补救于后，则请将其平素之积弊，及现在之凶顽，略为陈之：朝廷要务，决于满臣，紊政弄权，惟以贵选，是谓任私人；文武两途，专以贿进，能

员循吏，转在下僚，是谓屈俊杰；失势则媚，得势则骄，面从心违，交邻惯技，是谓尚诈术；较量强弱，恩可为仇，朝得新欢，夕忘旧好，是谓渎邦交；外和内狠，慝怨计嫌，酿祸伏机，屡思报复，是谓嫉外人；上下交征，纵情滥耗，民膏民血，叠剥应需，是谓虐民庶；锻炼党罪，杀戮忠臣，杜绝新机，闭塞言路，是谓仇志士；严刑取供，狱多瘐毙，宁枉毋纵，多杀示威，是谓尚残刑。此积弊也。至于现在之凶顽，此后尚无涯涘，而就现在之已见者，则如妖言惑众，煽乱危邦，酿祸奸民，褒以忠义，是谓侮民变；东乱既起，不即剿平，又借元凶，命为前导，是为挑边衅；教异理同，传道何罪？唆耸民庶，屠戮违人，是谓仇教士；通商有约，保护宜周，乃种祸根，荡其物业，是谓害洋商；睦邻遣使，国礼攸关，移炮环攻，如待强敌，是谓戕使命；书未绝交，使犹滞境，围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谓背公法；平匪全交，乃为至理，竟因忠谏，惨杀无辜，是谓戮忠臣；启衅贪功，觊觎大位，不加诛伐，反授兵权，是谓用僭师；裂土瓜分，群雄耽视，暗受调护，漠不知恩，是谓忘大德；民教失欢，原易排解，偏为挑拨，遂启祸端，是谓修小怨。凡此皆满政府之的确罪状，苟不反正，为祸何极。我南人求治之忧，良为此矣。士等深知今日为中外安危之所关，满汉存亡之所系，是用力陈利弊，曲慰同人。南省乱萌，藉兹稍缓；事宜借力，谋戒轻心。上国远图，或蒙取录。兹谨拟平治章程六则呈览，恳贵国转商同志之国，极力赞成，除去祸根，聿昭新治，事无偏益，利溥不同。惟是局紧机危，时刻可虑，望早赐覆，以定人心，不胜翘企待命之至！

计开

一、迁都于适中之地。如南京汉口等处，择而都之，以便办理交涉及各省往来。

二、于都内立一中央政府，以总其成；于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资分理。所谓中央政府者，举民望所归之人之为首，统辖水陆各军，宰理交涉事务，惟其主权仍在宪法权限之内。设立议会，由各省贡士若干名，以充议员，以驻京公使为暂时顾问局员。所谓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选派驻省总督一人，以为一省之首。设立省议会，由各县贡士若干名，以为议员。所有该省之一切政治征收正供，皆有全权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遥制，惟于年中所入之款，按额拨解中央政府，以为清洋债、供军饷，及宫中府中费用。省内之民兵队及警察部，俱归自治政府节制，以本省人为本省官，然必由省议会内公举。至于会内之代议士，本由民间选定，惟新定之始，法未大备，暂由自治政府择之，俟至若干年，始归民间选举。以目前各国之总领事为暂时顾问局员。

三、公权利于天下。如关税等类如有增改，必先与别国妥议而行，又如铁路矿产船政工商各业，均宜分沾利权；教士旅店一体保护。

四、增添文武官俸。内外各官廩禄从丰，自能廉洁持躬，公忠体国，其有及年致仕者，给以年俸，视在官之久暂，定恩额之多少，若为国捐躯，则抚养其身后。

五、平其政刑。大小讼务，仿欧美之法，立陪审人员，许律师代理，务为平允，不以残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六、变科举为专门之学。如文学科学律学等俱分门教授，学成之后，因材施教，毋杂毋滥。

书既上，复由何启向港督代达一切，卜氏极表同情，因向李鸿章再三接洽。时清廷数电促李北上，与各国议和。李以北京未破，拳乱祸首势焰正盛，迟迟未行，对卜氏提议，颇表示好感。斯时李果幡然变计，决心独立，我国时局大有转危为安之望。

两广独立之失望

未几总理从南洋乘日轮佐渡丸返港，同行者有宫崎、福本、摩根诸人。抵港后，晤陈少白等，知李督因北京陷落，清帝母子出亡无恙，已决意北上，不再谈据粤自主事。港督之意，欲扼之于香港，使与民党合作，是日十一时约相会见，为最后之劝告，倘彼能慨然应诺，则粤省可即宣告独立，港督可以许总理登岸，以便取道入粤。总理谓李以八十老翁，本无远大思想，今既取道北上，未必因外人之劝告，而中止其行，及李与港督会谈，果不出所料。盖李先后闻刘学询及港督之提议，未尝无采纳之意。惟其主见，以清帝后存亡为断，设使清帝后一旦遇难，乃可以藉口独立。及闻出亡无恙，君臣之见犹存，始毅然北上。总理以李事完全失望，亦即赴日本。

第九章 正气会及自立会

唐才常与两党

湖南浏阳人唐才常，号佛尘，少有改革之大志，与同邑谭嗣同、长沙毕永年相善。戊戌（清光绪二十四年）前，尝佐湘抚陈宝箴办时务学堂，聘上海时务报记者梁启超任教授。八月政变，谭嗣同死之，时务学堂亦被解散。唐愤极，遂萌举兵除奸之想。时毕永年已东渡日本，订交于兴中会首领孙中山先生，及日本志士宫崎寅藏、平山周等。总理以毕熟悉湘鄂会党情形，亦与深相结纳，且派平山随毕赴湘，联络哥老会各首领，出入湘省者凡三次。唐才常至日本时，由毕介绍谒总理，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事。然唐东渡之目的，在于会见康有为、梁启超，有所计划。时康梁师徒方在海外大倡保皇会，建议募款起兵勤王，其眼中的徐敬业，舍唐莫属；而唐亦欲利用保皇会款为起事之需，故不便与兴中会积极合作。其间由毕永年、平山周多方斡旋，始订殊途同归之约。然光复勤王两名义，固根本不能相容，终不能无鸿沟之见存焉。

留学生之参加

己亥（清光绪二十五年）唐与梁启超、林圭、秦鼎彝、吴禄贞等决议在长江沿岸各省起兵，谋运动会党及防军，先袭取武汉为根据地。林号述唐，湖南湘阴人，长沙时务学堂学生，居湘时，素以结纳哥老会人物为职志，因得订交各头目。己亥夏间赴日留学，肄业于东京牛込区东五轩町高等大同学校，同学者有湘人秦鼎彝（力山）、蔡钟浩、蔡良寅（松波）、范源濂、田邦璇、李炳寰、李群、陈为璜、唐才质，粤人冯自由、郑贯一、冯斯栾等二十余人，日夕高谈革命。留学界表同情者，有戢翼翬、沈翔云、黎科、傅慈祥、吴禄贞、刘伯刚、吴念慈、郑葆晟、蔡丞煜诸人。其时我国留日学生总数不过七八十人而已，唐既有志于湘鄂，以林与会党素有关系，乃约林及秦蔡田李等回国大举。复由林邀鄂人傅慈祥、粤人黎科、闽人郑葆晟、燕人蔡丞煜等相助。出发之日，梁启超、沈翔云、戢翼翬等在红叶馆设筵祖饯，孙总理、陈少白、平山、宫崎皆在座，各举杯庆祝前途胜利，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林于行前，亲诣总理请益，总理为之介绍于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其后林在汉口大得容助，总理介绍之力也。

正气会之成立

唐林至上海，初以日人田野橘次名义组织东文学社，阴则发起正气会为运动机关，唐手订正气会章程二十馀条，其序文曰：

四郊多垒，卿士之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兴四方之瞻，蹙靡聘矣。昔者鲁连下士，蹈海而摈强秦；包胥累臣，哭庭而存弱楚。蕞尔小国，尚挺英豪，诘以诸夏之大，人民之众，神明之胄，礼乐之邦，文酣武嬉，蚩蚩无睹，方领矩步，奄奄欲绝，低首羶腥，自甘奴隶，将非江表王气终三百年乎？夫日月所照，莫不尊亲；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盘根所由别利器，板荡始以识忠臣，是以甘陵党部，范孟博志在澄清；宋室遗民，谢皋羽常闻痛哭。诸君子者，人怀伟抱，世笃忠贞，或功勋馀裔，飘缨天阁之家；或诗礼传人，领袖清流之望。当此楚氛甚恶，越甲常鸣，诘知酣寝积薪之上，孤立岩墙之下，长蛇荐食，骑虎势成。将军何以得故宠，彼皆收用其私人；有粟岂得而食诸，无家何以为归矣。束手待毙，噬脐何及？所愿咸捐故态，同登正觉，卓犖为绝，发愤为雄，一鼓作气，喁然响风，上切不共戴天之仇，下存何以为家之思。庶竭一手一足之能，冀收群策群力之效。国于天地，必有与立，非我种类，其心必异。毋诱于势利，毋溺于奇袤。共图实际，勿盗虚声，俾中外系其安危，朝野倚为轻重。勿使新亭名士，寄感慨于山河；故宫旧臣，睠哀思于禾黍，幸甚幸甚。嗟乎，地有横流之海，精卫思填；石当缺陷之天，女娲能补。任重道远，龟勉以至；霜钟频警，辍笔怅然。

文中有“非我种族，其心必异”及“君臣之义，如何能废”之二语，实为自相矛盾。唐以周旋革命保皇两派之间，不得不兼筹并顾，为护衍之计，因是大招毕永年、章太炎之反对。毕力劝唐断绝康有为关系，唐利保皇会资，坚不肯从，相与辩论一日夜，失望而去。未几毕所招致赴香港之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辜天佑、李堃、师襄诸人，以保皇会多资，亦弃兴中会而投唐。毕受种种刺激，乃愤投普陀削发为僧，自是遂不闻其踪迹。章于国会开会之后，亦以言不见纳，愤然剪除辫发，拂袖离沪。

自立会与国会

唐旋易会名为自立会，称其军为自立军。继以会名近于激烈，未易普遍，乃于六月间，以挽救时局为辞，邀请沪上维新志士，开国会于张园，到者有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吴葆初、叶浩吾、宋恕、沈荇、张通典、龙泽厚等数百人，公推香山人容闳为会长，侯官严复为副会长，唐为总干事，林圭、沈荇、狄葆元为干事。成立后，声势日盛，大招清吏之忌，同时日人田野橘次发刊《同文日报》，鼓吹革命，不遗余力，颇足为唐等之助。林圭亦在汉口设军事机关，惨澹经营，成效渐著。复仿照会党颁发票布办法，散发富有票，分地段以设旅馆，为会友

往来寄宿之所，其在汉口者曰宾贤公，襄阳曰庆贤公，沙市曰制贤公，岳州曰益贤公，长沙曰招贤公。刊布会章，号称新自立之国，其规条有不认满洲为国家等语。林并作一长函，托容星桥函约总理同时大举，林遗书原文昔存民元北京稽勋局，曾由林兄某拍照多份分赠友人，今或存也。

第十章 庚子秦力山大通之役

起事之筹备

秦鼎彝，号力山，长沙人，己酉夏间东渡留学，翌年偕林述唐归国，同任自立军重要职务。因与安徽抚署卫队管带孙道毅友善，故愿独担任池州大通发难之责，由唐才常委充自立军前军统领。及至大通，赖孙管带密助以军械，筹备渐熟，水师营弁亦多受约束。又由皖省哥老会头目符焕章在大通芜湖太平裕溪和悦洲等处散放富有票，招人入会，大通居民附和者充塞于途。秦方与汉上机关部约期七月十五日并举，诂唐才常以待海外汇款，展期数次，秦以长江沿岸戒严，未得军报，仍进行不辍。至七月十三日，事为大通保甲局委员许鼎霖所闻，立督局勇拿获党人七名；铜陵县魏令更电皖抚王之春告警，王先派武卫副前营傅永贵督勇一哨，附江轮前往弹压，继闻盐局被据，乃续派武卫楚军及定安军七八百人赴援，并令沿江各地戒严。

大通之占领

秦见事泄，遂令党人于十五日立即起事，并张贴安民告示如下：

中国自立会会长为讨贼勤王事：照得戊戌政变以来，权臣秉国，逆后当朝，祸变之生，惨无天日。至己亥十二月念四日下立嗣伪诏，几欲蔑弃祖制，大逞私谋。更有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名，贼臣载漪、刚毅、荣禄等阴助军械，内图篡弑，不得，则公然与中立为难。用敢广集同志，大会江淮，以清君侧，而谢万国。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二）请光绪帝复辟；（三）无论何人，凡系有心保全中国者，准其入会；（四）会中人必当祸福相依，患难相救，且当一律以待会外良民。

法律：（一）不准伤害人民生命财产；（二）不准伤害西人生命财产；（三）不准烧毁教堂，杀害教民；（四）不准扰害通商租界；（五）不准奸淫；（六）不准酗酒逞凶；（七）不准用毒械残待仇敌；（八）凡捉获顽固旧党，应照文明公法办理，不得妄行杀戮；（九）保全善良，革除苛政，共进文明，而成一新政府。

是时水师参将张某闻变，派炮划四艘，率兵渡江防堵。诂所部多与党通，甫至岸，即与党人联合一气，张参将竟投江而死。于是水师尽入秦掌握，随以大炮轰督销局，据之，局员钱绶甫逃。另有党人蜂拥至货厘局，释放被逮者七名，驻大通防营管带萧镇江守中立。

自立军之失败

王抚初派之傅管带永贵见党人势盛，不敢渡江。旋复派省城防营管带邱显荣及芜湖防营管带李本钦，率兵会攻，仍未得利，被党军以大炮击沉炮艇八艘，小火轮一艘。十七日芜湖吴道续派衡字军三营应援，清军势力顿加，秦挥兵搏斗甚力，卒以兵少不敌，余众遁向九龙山一路而去，秦仅以身免。仍避地日本，后与沈翔云等发刊《国民报》于东京，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与章太炎、冯自由诸人组织支那亡国纪念会，翌年自缅甸入云南，欲运动滇边土司刀沛生等起兵反清，丙午，病死于滇。

第十一章 庚子唐才常汉口之役

起事之布置

唐才常、林圭计画分自立军为七军，以大通为前军，秦力山统之；安庆为后军，田邦璿统之；常德为左军，陈犹龙统之；新堤为右军，沈荇统之；汉口为中军，林自统之。另置总会亲军及先锋军，唐则为诸军督办。分途招募兵勇数十营，上游则界四川之宜昌，下游则界江西之武穴，南则界湘之荆州，北则界汉之襄阳、随州、当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隄、沙洋、嘉鱼、蒲圻〔注释：“蒲圻”当作“蒲圻”。〕、崇阳、监利，皆其势力所及。盖自毕永年离鄂之后，哥老会各路头目遂多受唐林部勒。林述唐于唐未至汉口之前，已与黎科、戢元丞、李炳寰、蔡丞煜、郑葆丞等详订自立军会章三段，题曰“自立军现在之布置及其将来兵事”，照录如左：

（一）军队编制 起发之初集兵二万分七军四十营，置总会亲军十营，置中左右前后五军各五营，置自立先锋军五营，各军统领由总会派，营官由统领派，哨弁哨长由营官派。各军皆派统领、帮统，营官准营数，哨官准哨数。以亲军统领为总统，节制各军。发起之始日即出示加募健儿三十营，三日成军。加募之兵置自立全军营务处十营，置自立全军粮台处卫队五营，总会所卫队十营，军械所守兵五营。起发之后即选派自立各军略湖南、湖北、江西等处循长江一带。将弁薪俸额数及兵丁饷额数须于起发之处拟定。新募之兵即用外国急用操法试练，俟枪法娴熟，仍再募数十营，随时酌量策应各路。

（二）条教文牒 国会自立檄文自立浅语传单简明条例，国会自立告示及简明斗方告示，招募告示及其规例，布告各国照会国书，招纳各省同志豪杰传单，安抚百姓告示，国债股票，各项委札及略地札，札饬保护租界教堂专札，札饬略地各弁收各州县地丁征册及各督销税局历年簿据，札委权知各州县事抚辑流散编练团军。

（三）行兵条理 置兵吏司司功过，置军政司司赏罚。议订军官功过赏罚条例，兵丁功过赏罚简明条例，行军禁约浅语牌示，行军赏罚浅语牌示。

对外之文告

自立军于六月间已合并于中国国会，以香山人容闳驻上海任外交事务，黎科驻汉口任租界交涉事务，由容闳起草英文对外宣言，大意如下。

中国自立会有鉴于端王荣禄、刚毅等之顽固守旧，煽动义和团以败国事也，决定不认满洲政府有统治清国之权，将欲更始以谋人民之乐利，因以伸张乐利于全世界，端在复起光绪帝，立二十世纪最文明之政治模范，以立宪自由之政治权与之人民，藉以驱除排外篡夺之妄举。惟此事须与各国联络，凡租界教堂以及外人，并教会中之生命财产等，均须力为保护，毋或侵害，又望诸君子起事时切勿惊惶。别有军令八条如左：

第一条 勿侵害国民之生命财产。

第二条 勿侵害外人之生命财产。

第三条 勿焚毁寺院，勿惊动教堂。

第四条 保护租界。

第五第 严禁奸淫窃盗及一切不法行为。

第六条 待遇擒获敌人，禁用惨酷非刑，须照文明交战条规处治之。

第七条 对敌时用残酷待遇及猛毒武器，均所不禁。

第八条 所有清国专制法律，建设文明政府后一概废除。

海外之汇款

唐林等所发富有票，藉哥老会之力，散放于湘鄂皖赣各府州县，为数甚夥，势力日渐澎涨。诸事粗定，惟军资尚虞不足，各路待款发动，均派代表驻汉沪二组坐催。唐乃屡电海外，促康有为、梁启超汇款接济，仅由南洋邱菽园汇到若干，仍缺额甚巨，以是党人对康梁感情日恶。哥老会龙头李云彪、杨鸿钧等先离异，辜洪恩则发贵为票，李和生则发回天票，各自为谋，唐因是滞留上海，待款而行。

拥张独立之破裂

时值北方拳乱变起，林圭认为机不可失，促唐赴汉口谋速发难。唐至汉，以北方无政府为辞，藉日本人为通殷勤于鄂督张之洞，讽以自立军将拥之挈两湖宣布独立。张犹疑莫决，然对于党人之活动虽有所闻，未尝予以发觉，似非全无好意者。唐设法促张自决多次，张无表示，唐以为无望，乃扬言于外人曰：倘张之洞奉清廷之命以排外，吾必先杀之，以自任保护外人之事。张闻而恨之。是时唐已定期七月十五日各路同时大举，以康梁汇款未至延期。秦力山在大通，因长江各口岸防范严密，未得展期军报，及时起事，以后路不及响应，无援而溃。唐因经费不

足，频催海外保皇会款不来，于是数数展期，而二十五，而二十九，至二十七而事败。

汉口机关之失败

张之洞侦知唐等所为与己绝反对，且将布告各国领事，据武昌独立，决计先发制人，将党人一网打尽，以绝祸根。适二十七日汉口泉隆巷某剃发匠侦知同街唐姓形迹可疑，遽向都司陈士恒告变，陈跟踪拿获党人四名，始悉党人有大举动。张之洞闻报，即照会租界各国领事，于二十八日清晨派兵围搜英租界李顺德堂，及宝顺里自立军机关部与轮船码头等处，先后逮捕唐林及李炳寰、田邦璿、瞿河清、向联陞、王天曙、傅慈祥、黎科、黄自福、郑葆晟、蔡丞煜、李虎生及日本人甲斐靖等二十余人。同时围搜某俄国商店，拟捕其买办容星桥，容乔装工人而逃；戢元丞则避匿刘成禹家，赖姚锡光父子设法，得以出险。唐等被擒后，司道府县在营务处会讯，唐供辞谓因中国时事日坏，故效日本覆幕举动，以保皇上复权，今既败露，有死而已；余人呼速杀，二十八夜二更乃押至大朝街紫阳湖畔加害，一时延颈就戮者共十一人。尚有日本人甲斐靖，则移交驻汉口日领事讯办。自是张之洞乃大兴党狱，湖北杀人殆无虚日，特派护军营二百人驻汉口铁政局，形迹稍可疑者皆不免，约死百余人。

沈荇新堤之失败

右军统领沈荇，长沙人，担任在新堤发难之责，闻汉上以迂缓失事，亟率所部发难，湖北之崇阳、监利，湖南之临湘、沅州、湘潭等县，纷起响应。时因中军已失，人心涣散，师遂溃。党人黄南阳、李寿金、曾广文、王昌年皆被执，死之。沈走武昌，旋复北走燕京，欲着手于中央活动。居二年，因在报上揭发清廷与俄人私订密约，事为李莲英庆宽告密，清太后那拉命以非刑立毙杖下，中外哗然。时在丁未（清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初八日。

湖南之党狱

安徽人汪镛，幼从父宦游湖南，自德据胶州，感于外患日亟，创设《白话报》于芜北，以开通民智自任。及拳匪乱作，大局益危，闻唐林等将有事于湘鄂，乃锐意结合湘中会党，以为发难地。大会于定王台，以掣于经济之缺乏，不能大有所设施。复赴汉约师期，时主南路军事者为清泉杨暨，主西路者为武陵何来保，均亟亟谋响应。未几汉口事泄，湘抚俞廉三承张之洞意旨，大兴党狱，全省骚然。先后被逮殉难者，有唐才中、蔡钟浩、何来保、方成祥、徐德、姚小琴、李生芝、汪楚珍、

李英、徐崑、陈保南、易瑞林、李广顺、莫海楼、仇长庚、李如海、沈竹亭、李莲航等百余人。汪镕之兄鉴以县佐候缺长沙，热中干进，乃告密于劣绅王先谦，凡与镕有连者悉罗列无遗。先谦上之俞抚，乃缇骑四出，镕方自汉归，始知为兄所卖，仰药死之。其次兄瑶下之狱，鉴叙功得保知县。

党人之出险

是役湘鄂党人出险者，有陈犹龙、朱濂溪、袭超、沈荇、辜仁杰、辜洪恩、张尧卿、杨鸿钧、师襄诸人。袭超逃至上海，复为清吏逮捕，以租界会审公廨认为国事犯得释。秦力山、戢元丞、陈犹龙、宋濂溪等则亡命日本。是役康有为假勤王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款，数逾百万，仅电报一项耗费逾十万元，而唐才常、林圭竟以经费不足，迁延失事，因此秦力山、陈犹龙（桃痴）等至日本，即向梁启超大开交涉，要求算账，梁愤而有披发入山之宣言。保皇会自此信用渐失，不复再谈起兵勤王事，未几易名帝国宪政会。

保皇会之报告书

保皇会向海外华侨募款函件，无远弗届，兹择录庚子六月六日康有为致各埠公函一通如下：

各埠保皇会列位同志义兄公鉴：前致函牖列近情，并托三事，一曰有款即用电汇而勿汇寄，一曰已捐者加捐，一曰广联同志，三者皆今日最急切而不可一刻缓待之要务，想经大览。诚以大举在即，万事交迫，饷械二事，尤为浩繁，无饷不可以用人，无械不足以应敌，百函百电，日来催迫，既已叹大局之危亡，又深恐机缘之先丧，徘徊终夕，首疾为加。惟诸君慷慨忧国，义愤填膺，痛此时艰，种族不续，必能相应以成大举。明知诸君高义弥地塞天，屡电屡函，自形烦数，而以中国黄种之故，用敢流涕为四万万同胞乞饷也。邱君菽园再捐十万，共二十万，毁家纾难，高谊可风；今请申明前义，务祈加捐。所捐有得，务祈即时电汇。军务倥偬之时，弥东补西之苦，诸君谅之而勉助焉。所有近情，列于下幅：

一、伪政府始以庇拳匪为得计，内谋篡弑，外戕西人，声势汹涌，一朝而横行津沽，及至今日，拳匪势日张，党日众，盘踞日固，伪府诸贼虽欲剿办，已养虎自为患矣。日来所出之伪谕，文句鄙俚，胆气震慑，不称团匪，而称团民，不成国体，此自取覆亡之道，所谓天夺其魄也。

二、各省督抚不奉伪谕，截粮备饷，自固疆圉，伪政府无如之何，而

粤督李鸿章、江督刘坤一抗拒尤甚。伪政府之倾，不待言矣。

三、伪府既倒，新党已于上海设立国会，预开新政府，为南方立国基础，将来迎上南迁，先布告各国，保护西人洋行教堂等事，义军一赴，即与各国订约通商，复我维新之治。

四、此次诸贼之结拳匪，此殆天亡之以兴我新党者，何以言之？伪府诸贼盘踞北京，根深蒂固，拥兵甚众，天下无事，金瓯未缺，我一旦起而与之相抗，虽有名义之正，闻者风从，彼僚贼获罪于天，必不久全，然耗力竭智，亦需时日，乃足破之。今则天夺其魄，鬼焚其穴，结匪自蹈，激外自杀。始以〔注释：此处“以”字似当作“也”。〕彼以逸待我之劳，彼以整待我之乱，今也我以逸待彼之劳，我以整待彼之乱，即论兵法，已无可胜，外结万国之深仇，内生各督之抗拒，不成为政府，不足为朝廷，今幸外国之兵未能大集，苟延残喘，再延一月，西兵即至，亡可翘足而待耳。我新党乘斯时以起义军，远在南方，固成割据，而彼无如何，即进捣贼穴，亦以疲弊而难自救，故曰天与之会。不可失也。

五、我南方勤王义勇已分布数路，不日将起，既成方面，可与外国订约，行西律西法，一面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英既相助，则我可立不败之地，彼伪匪已倒，诸贼仓皇，敛手待毙，既无可征之饷，又无可调之兵，不亡何待哉？圣主确闻无恙，所有电报谣言屡传凶问，不足信据。军事倥偬，日夕筹画，所有各情，未能详书，皆据电传，想皆知悉，故不赘焉。匆匆敬请义安。

有为再上，六月二十日。

张之洞之奏折

附录鄂督张之洞向清廷奏报严办两湖会党折如下：

奏为康党谋逆，创设自立会，勾结长江两湖会党，同时作乱，先期破获，擒诛渠魁，现派营四路剿捕，飭令缴票解散，恭折驰奏，仰祈圣鉴事：窃查自北方开战以来，各省党徒咸思蠢动，臣等钦遵谕旨，保守疆土。欲防外侮，必须先清内党，当即增募营勇分路筹防。七月初间，湖北巴东、长乐等县，果有会党纠众竖旗起事，正在派兵剿办，旋闻安徽大通已有大股会党突起焚劫，其势甚炽；湖北沔阳州之新堤，蒲圻县之羊楼峒，湖南临湘县之滩头，均有会党接踵而起，民间大为惊扰；荆州之沙市，以及嘉鱼麻城等县，均有会党谋乱情事。各党聚众点名，打造刀械，造制号衣，储备米粮，一似钱财甚为充裕者。并闻有私运外洋军火之说。当经遴派员弁营勇分路密查剿捕，以武穴向为下游门户，会党

之藪，并派营勇兵轮前赴该处查拿防遏。同时各省拿获各党，皆系领有“富有票”，此票乃仿照哥老会散放票布之办法，其票系上海洋纸石印，写刻篆印，皆极精工，上横书“富有”二字，直书“凭票发足典钱一串”，文前有编号，后有年月，背有暗口号图章二颗，用在湖北者，又钤“楚”字图章，其命名盖暗寓富有四海之意，实属悖妄已极。凡领票者，均系勾串一气，互为声援。据党首散票者告人云，持有此票，即可向该党首处领钱一千文，以后乘坐太古怡和轮船，不索船价，并云中国即将大乱，以后持票即可保家，以故各省党首趋之若鹜〔注释：“鹜”当作“鹭”。〕。旋经查出，此乃大逆康有为一人主使，调度其伙党，分布各省，辗转煽惑，其巢穴即在上海，于租界内设有国会，入会者亦不尽康党。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国会分会，而分会中以汉口之分会为最大，因武汉当南北适中之地，居长江之上游，而两湖会党又最多，故先于武汉举事。其会名曰自立会，其军名曰自立军，勾煽三江两湖等处哥老会党，纠众谋逆，定期七月二十九日，武昌、汉口、汉阳三处同时起事。约定新隄蒲圻〔注释：“蒲圻”当作“蒲圻”。〕之党，速起大股前来接应；岳州沙市之党，遥为声援。先于二十九日访有端倪，密饬员弁在汉口地方李慎德堂及宝顺里内，拿获两湖分会总党首唐才常，党首林圭、李虎生等三十馀名。唐才常系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又督办南部各省军务处，林圭系统带国会中军，李虎生系总窝户。当时在唐才常寓所起获军械火药、伪党伪札伪示及富有票多张，又入会各党姓名簿，又购买洋枪刀械，用款雇募奸细，分往各城各营各局充当内应，月支薪水用款，招募伪党，自称发饷用款各项帐簿，又各省逆党往来党信，又洋文自立会办事规条，皆在唐才常屋内搜获。并同时于汉口汉阳获拿同伙谋逆之哥老会党首瞿河清、向联陞等，发交营务处司道武昌府江夏县共同审讯，该等供认开设自立会，勾结哥老会，散发富有票，同伙谋逆不讳。当即将该党首唐才常等二十名正法示儆。旋在嘉鱼获拿逆党蒋帼才，搜获富有票黄旗，及各号名单，及正副会长康梁伪谕，暨供出各党姓名。续据湖南获拿会党头李英、谭翥等供称，康有为在上海开富有山，正龙头系康有为、唐才常、梁启超、李金彪、杨鸿钧、师马炳等，唐才常派为上海总粮台，听说康有为、孙汶派人会合大刀会，孙汶已到山东，此事是康有为为总，康有为以唐才常为总，唐才常以辜仁杰、辜鸿恩、师马炳即师襄为总。湘省闻拿自尽之汪镛，派为长沙总粮台，各粮台之钱均是康有为接济等语。查蒋帼才单内系康有为为正龙头，梁启超为副龙头，并据唐才常供上海国会总会头目系广东人容荣，此外各处所获哥老会党供词，供出康有为、唐才常为首者，不计其数。查获逆信伪札及各党供，尚有沈克诚、陈谠、林杰(即邦威)、容荣、李松芝、蔡钟浩、汪楚珍、张尧卿、戴保廷，均为谋据两湖之大头目。秦俊杰即秦立三，又名

秦邮，即大通滋事党首，复经密札密咨鄂省各省查拿，并照会各国领事在案。并准大学士直隶总督臣李鸿章咨湖南巡抚臣俞廉三咨，查出讯出康有为唐才常容荣等勾党作乱、私运外洋军火情形，大略相同。暨准两江总督臣刘坤一、安徽巡抚臣王之春咨，富有票党扰乱长江，派兵剿捕，起获伪票伪示，私运军火各情形，与鄂省所查，皆相符合。查此项自立会党唐才常，以康逆死党窟穴上海，设立总会，自为总粮台，往来沿江沿海各处，广散银钱，购诱会党，计谋凶狡，党伙纷繁，其乱党往来书信，大旨因北方有警，乘此煽动沿江沿海各省各种会党，同时作乱。其同谋勾结之人，各省皆有；其购械募党之款，查簿内存款计洋银一万五千馀元，用去已将及万元。闻康有为诈骗敛集之款，共有洋银六十万元，安排以二十万元用之长江，所散放之富有票，就两湖地方查出供出者，已有两万馀张。事发后两三日，尚有人向李慎德堂投递党逆信，经税务司邮政局拿获数起，其伪札有曰指定东南各行省为新造自立之国，其华洋文规条，内有曰不认满洲为国家；其伪印文曰中国国会分会驻汉之印，又曰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之关防，又曰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路军务之关，又曰统带中国国会自立军中左右前后等营各关防。其逆信内有言以湖北为中军，以安徽为前军，以湖南为后军。其唐才常身边小篋内，搜出伪号令告示稿，有曰焚毁各衙署，占夺枪炮厂，劫掠局库，占据城池，焚毁三日，封刀安民，派将固守，再筹征进。其逆信有曰沿途亦可劫掠，其开用伪关防札文，内有曰业经报明沪会，篆刻关防一颗，内刻中国国会督办南部各省总会字样，于庚子年七月初八日开用等语。唐才常到案一一供认不讳。至其造言捏诬，狂吠诋毁两宫，悖逆凶悍，笔不忍书，令人发指！该会党等以自立为名号，以焚戮劫掠为条规，以富有票为引诱，以哥老会红教会及各省各种会党为羽翼，意欲使天下人心同时摇动，天下民生同时糜烂，实为凶毒已极。又查伪札有云本国会深悼危亡等语，实属狡诈胆妄。党首倡为国会，造此诡辞，冀以诳诱躁妄之文士，鼓动无知之愚民，尤为可恶。惟目前时事虽棘，上下同心，力图振作，尚可勉筹备补救之方；若该会党各省蜂起，外人乘之，则中国真将有危亡之势矣。今该党既已自称为新造之国，公然自立，不认国家，是明言不为我皇上之臣子矣，乃尚敢托保国之名，以逞其乱国之谋，不独中国忠义臣民不受其欺，凡各国明理晓事之人，恐亦不受其欺也。近日鄂湘江皖各省滋事之党，查其逆信票据供词，皆系自立会党之党，皆系领富有票之人，其合伙约期，济械助费，分据地方，安排接应，均经查有实据。查李慎德堂前门在英租界之内，当日查各党之时，系由英领事签字，派巡捕协同往拿，当场跟同起获各种谋逆作乱器械凭据，华洋人等众目共睹，因此各国领事皆深知此辈系与哥老会合伙，必应查拿，以免扰害地方。除湖北湖南两省随时密查严

拿外，此外沿江沿海各省皆有分拿，其往来于上海者尤多，应由各省自行查拿。已将先后迭次查出供紧要各党首姓名籍贯陆续开单分咨各省，一体严密悬赏查拿，务获惩办，以惩乱逆，而安大局。至唐才常供出同谋之人甚多，凡系查无实据者，概不株连；其军民人等误有富有票者，准其向官司营局团绅首士缴票销毁，即免追究，予以自新；若观望藏匿不缴者，查获党票，定行重办。自汉口党首伏诛后，各路党徒闻之震慑夺气，惟富有票放出太多，其悍党徒首尚多漏网，现已访知仍复潜踪往来上海长江一带，别设狡谋，力图纠众报复，沙市岳州常德丰州一带党徒尚在煽惑窥视；新堤之党窜扰湖南之临湘巴陵监利朱河等处，其监利沙萍麻城嘉鱼荊阳巴东长寿之党，仍饬各营分投搜剿解散；其襄阳枣阳随州应山等处界连豫边，素多刀会，豫省年来旱荒，饥民颇众，亦随有会党开堂放票者。自七月以来，藉闹教为名，啸聚焚劫，勾结自立会党滋事，复有某党首潜往孝感应山、河南信阳市一带谋劫北上诸军军火，并煽诱河南饥民来汉滋事。现又讯出有党目潜往襄樊一带煽动刀党，已添募马步各营，沿边防遏，入境即击。八月内四川巫山县有党千余人滋事，亦经派营会合川军相机剿捕。臣等伏查康逆近年遁逃海外，布散邪说，又思煽动奸人，扰乱中国，以逞其报复之志，兹因各国遭祸，中国兵威不振，以为有机可乘，遂敢遣其党羽分布沿江沿海各省，勾党作乱，而湖北尤为该党注意所在。值此时局危急，一经煽动，立即四路响应，两月来武汉商民惶扰迁徙，一夕数惊。幸仰赖朝廷威福，先期破获，擒诛渠魁巨党多名，各处聚集援应之党，先后击散，陆续擒斩党目数十人，目前人心粗定。惟有仍一面督饬各军各州各县严防密拿，解散胁从；一面照会各国领事，布其逆乱罪状，嘱其转告外部，勿为所惑。目前据各领事言，从前谓康梁为志士，今已知康梁为匪徒，各国断不帮助庇护，此实由该逆等稔恶穷凶，天讨其魄，为悖乱盗贼之事，布悖乱盗贼之言，奸谋逆迹，尽行败露，从此为各国所屏弃，诛殛之期，当不远矣。惟有湖北数月以来，自北方有警，长江人心惶惑，各党四起，陆续增募营勇数十营。上游则界川之宜昌，下游则界江西之武穴，南则界湘之湘州，北则界汉之襄阳、随州、枣阳、应山、麻城，中路则沔阳、新堤、沙萍、嘉鱼、蒲圻、崇阳、监利，皆为会党出没之所，皆须派营住守，随时相机剿捕。并派营前赴湘南之岳州，河南之信阳市，越境剿捕巡防，以固藩篱。各属请兵请械，应接不暇，罗掘多方，增兵既多，增饷尤巨，种种艰难急迫，昼夜不遑，惟有竭力镇抚，相机筹办，随时与湖南抚臣、两江江西安徽督抚臣互相知会，合力办理，以维大局。至此次查获自立会党渠魁，既〔注释：“既”似当作“暨”。〕分路防剿捕获领放富有票逆党首要各员弁，发奸弭乱，沿江沿海各省得以周知为备，似尚有裨大局，合无仰恳天恩，俯准臣等查明奏请优褒，以示鼓励，出

自鸿慈。所有擒诛自立会党总头目，查拿各党目，各路剿捕沿江沿边会党各情形，臣等谨合词缮折驰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第十二章 庚子惠州三洲田之役

发动之筹备

兴中会在惠州起事之计画，在己亥庚子间已渐告成熟，杨衢云、郑士良等在香港布置既竣，而驻三洲田新安博罗等处之健儿，咸静极思动，急欲一显身手。杨衢云乃于庚子（清光绪二十六年）三月二十七日乘阿波丸赴日本，与总理商议大举。适是时拳匪事起，全国震动，总理认为时机可乘，遂于五月中旬偕杨及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籐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大崎、伊籐、岩崎等十余人，乘法轮烟狄斯至香港，二十一日在船旁一小舟开军事会议，列席有孙杨及陈少白、谢赞泰、郑士良、史坚如、邓荫南、宫崎、平山诸人，议定由郑士良督率黄福、黄耀廷、黄江喜等赴惠州，准备发动；史坚如、邓荫南赴广州，组织起事及暗杀机关，以资策应；杨衢云、陈少白、李纪堂在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日本诸同志则留港助杨陈李等办事，自偕英人摩根乘原船赴越南西贡。宫崎则以运动孙康两派合作往新嘉坡，竟被康徒控诸英警厅，谓其欲谋行刺康有为，以是被逮下狱。总理在西贡闻耗，即赴新嘉坡为之营救省释，事毕，同乘佐渡丸返港。

总理入惠之被阻

总理拟至香港，即偕日本志士入内地，亲率郑士良等发动。詎香港政府因新嘉坡宫崎事件，预派水警监视，不得登陆。六月二十一日，总理召集中日同志在舟中开军事会议，将惠州发难之责委之郑士良，而以远籐为参谋，平山福本则助理民政事务，自折回日本，转渡台湾，拟俟义师达相当地点，即由台湾设法潜渡内地。盖是时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因中国已陷于无政府状态，颇赞成中国革命，曾令民政长官后籐新平与总理接洽，许以起事之后设法相助，故总理令郑士良相机发动，并改原定计画，不直逼广州，而先占领沿海一带地点，俟总理来，乃大举进取。

三洲田之根据地

惠州归善县属之三洲田稔山等处，向为会党啸聚之区，郑士良奉命运动起事，即以其地为根据。时有健儿六百人，而洋枪仅三百杆，子弹各三十发，虽由附近清军防营密购枪械若干，但仍不敷所用，总理至香港时，因上陆计画失败，故传令郑暂勿发动，以待后命。郑及黄福、林侠琴、罗生、曾捷夫、杨发、黄耀庭、廖和、唐皮、林海山、何松、卢灶娘诸人静候数月，初设司令部于三洲田廖姓祖祠，廖姓族中耆老起而反对，乃改设于马栏头同志罗生元大屋中。以粮食渐缺，乃令所部分居附近乡村，仅以八十人留守大寨，因恐风声外泄，凡近乡樵牧入山寨者，

皆拘留之，不许外出。以是谣言大起，纷传内有乱党数万人揭竿起事。庚子闰八月上旬，粤督德寿据各方警报，乃令水师提督何长清抽拨新旧靖勇及虎门防军四千余人，于初十日进驻深洲〔注释：“深洲”似当作“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率惠州防军填扎淡水镇隆，以塞三洲田之出路。何邓闻党军势大，不敢深入。郑士良以战机日迫，电台湾求总理速予接济，总理初覆电，谓筹备未竣，令暂解散。然革命军诸将领皆以为敌军不足虑，乃续电总理，谓当率兵向沿海岸东上，仍请设法赶紧接济。

第一次之大捷

总理第一次覆电未达三洲田司令部，而清将何长清已派游击陈良杰率先锋营二百人驻新安县属之沙湾，哨骑及于黄冈，将进窥三洲田。革命军思坐以待敌之不利，乃于是月十五晚，由统将黄福率敢死士八十人袭清军于沙湾，阵斩四十人，夺洋枪四十杆，弹药数箱，生擒三十余人，皆令剪辮服役。清军不知敌军多寡，皆骇溃奔还，革命军军威为之大振。

新安虎门之停顿

同时新安及虎门同志黄江喜等亦集合数千人，专候三洲田大军之至，以共薄新安城。诘革命军克沙湾后，方待天明乘胜进取，而郑士良适自香港带总理覆电以至，乃集众横冈，改变军令，取道东北，以向厦门，于是新安虎门之军遂不及会合，而其势一涣焉。

第二次之大捷

清军既失利，何长清仍控众三千，阵于淡水之上。革命军拟向镇隆前进，而清将邓万林率兵千余堵截要道，革军人数仅六百，谙军事者不及半数，乃于平山龙岗间号召得千余人。廿二日赴镇隆，清步兵已出佛子坳，扼险而阵，革军令军中无洋枪者皆执戈矛在前，持枪者分左右两翼，乘敌军不备，匍匐上山，薄垒大呼，敌复惊溃，杀伤甚众。是役生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及敌兵数十人，杀守备严某，夺洋枪七百余杆，弹五万发，马十二头，旗帜袍褂翎顶等物不计其数。是夜革军宿营于镇隆。

博罗之响应

是时梁慕元江维善等亦率驻博罗附近之革军别动队，纷纷响应，廿一二等日聚众千余人，围攻博罗县城，另以一小队进扑惠州府城。惠州知

府沈传义预将博罗至惠州之浮桥截断，以防偷渡，并募士勇二百名，极力守御。粤督先后檄调提督马维骥、刘邦盛，总兵黄金福、郑润琦，都司吴祥达、莫善积等，各率所部驰往救援，迭在府城外白芒花、平潭等处，与革军接战，互有胜负。革军以众寡不敌，遂分作多股，退驻乡村间，城围始解。自是清军乃得注全力于三洲田之革命军。

第三次之大捷

革军大队以新安博罗两路均未得手，而清将刘邦盛、马维骥、莫善积诸军云集，有众万馀，声势甚盛，乃计非出奇制胜不可，率队望永湖而进。途中历二三小战，所向披靡，一路秋毫无犯，各处乡民皆燃爆竹迎送，群以酒食慰劳，各地同志来投者数千人，兵数大增。廿四日自永湖出发，未数里，即遇自淡水退回及惠州派来之清军大队，约五六千人，革军仅有洋枪千馀，率先进攻，战数时，清军大败，向惠州城淡水白芒花等处四散逃窜，邓万林中枪堕马，复逸。夺洋枪五六百杆，弹数万发，马三十馀头，生擒敌兵数百人，皆令去发。是晚革军派兵蹙敌至白芒花，不见清军残众只影，乃收兵回。

第四次之大捷

廿六日，革命军至崩冈墟，见隔河敌军麇至，数约七千人，乃据高地以为守，布阵接战。入夜出小队以袭敌，清军稍却。次晨遂压敌以为阵，苦战数时，清军大溃。因弹药不继，未便穷追，是日进至黄沙洋。获乡民之为清军间谍者，杀之。廿八日至三多祝，四乡同志来投者日益众，前后二万有馀，乃编列队伍，厚集粮饷，以备三多祝至梅林间五日之程。是晚宿营于白沙。

运械计划之顿挫

总理时在台湾，以革命军连战俱捷，乃致电宫崎，令将前向菲律宾独立军代表彭西（Ponce）预商借用之械，速送惠州沿海岸接济，一面向台湾总督儿玉接洽，请其协助武器。詎日人中村弥六棍骗菲岛军械案竟因是败露，而日本政府适于此时更换内阁，新首相伊藤博文对中国之外交政策，与前大异，禁止台湾总督，不许协助中国革命党，又禁止武器出口，及不许日本武官投效革命军，因是总理潜渡内地及接济武器之计划，完全失败。乃派日本志士山田良政偕同志数人，从香港经海丰而达革命军大营，传令郑士良等，谓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云云。山田后以归途失路，为清兵所害。

革命军之解散

革军在白沙得总理传令，全军二万人皆慷慨激昂，呼声震野。乃开军事会议，解决进止，以厦门一路既不能行，不如沿海岸退出，渡海再返三洲田大寨，设法自香港购取弹药，复会合新安虎门同志，以攻广州。议定后，乃解散附从之同志，留洋枪手千余人，分水陆两路回三洲田。时三洲田尚未入敌手，清将何长清已移驻深圳之军于横冈，众乃谋袭横冈以擒之，然军中弹饷两乏，卒致解体，郑士良、黄福、黄耀廷诸人先后抵香港，旋避地海外。计是役将领阵亡者仅四人，所耗军费，除总理直接支付及拨发给李纪堂二万元令司度支外，馀额多由李解囊捐助。马栏头罗屋村以曾驻革命军司令部，事后为清军付之一炬。

清吏之奏折

附录清粤督德寿奏报惠州革命党起事折如下：

窃照惠州会匪肆扰，钦奉电旨垂询，经奴才将康孙各逆勾结土匪起事，及咨饬水陆各军剿办情形，于闰八月十八日先行电奏。兹将该土匪勾结起事，及调营剿办详细情形，谨缕晰陈之：本年闰八月初间，奴才访闻归善属县三洲田地方，有孙康逆党勾结土匪起事，并在外洋私运军火至隐僻海汊，转入内地，当以逆党主谋，意图大举，实非寻常土匪可比。且查三洲田地方，山深林密，路径迂回，南抵新安，紧逼九龙租界，西北与东莞县接壤，北通府县二城，均可窜出东江，直达省会，东南南海毗连，亦系会党出没之处，非派营勇面面顾到，难期迅速扑灭。爰咨水师提督何长清抽拨新旧靖勇及各台炮勇共足一千五百余人，先由新安之深圳墟向北兜截，直捣三洲老巢，防扰租界，复派大小兵轮在洋面游弋。莫善积率喜勇于闰八月初十驰抵归善，维时匪党未齐，猝闻兵到，遂定于十三日竖旗起事，先以数百人猛扑新安沙湾墟，欲扰租界，幸何长清靖勇已抵深圳，乃回攻横冈，连次接战，互有胜败，凶焰益张，警报日至。奴才以总兵黄金福所统信勇已拨两营分驻东西两路，因令再带一营，由府城进剿，以壮声援。此奴才添调营勇分头防剿之情形也。逆首孙汶伏处香港，时施诡计，而三洲田匪巢，则以郑士良、刘运荣等充伪军师，蔡景福等充伪元帅，陈阿怡等充伪先锋，阿崇飘〔注释：“阿崇飘”当作“何崇飘”。〕、黄盲福、黄耀庭等充伪元帅，黄杨充伪副元帅，旗帜伪书大秦及日月等悖逆字样。各匪头缠红巾，身穿白布镶红号褂，甫于闰八月初八九日聚集。既踞龙冈，四出焚抢，附胁日聚。惠州府知府沈传义募士勇二百名，委归善县县丞杜凤梧管带二十二日会同喜哲各军齐赴前敌，行至距城十馀里之平潭地方，贼队麇至，莫善积奋勇当先，阵斩伪先锋蔡阿牛、陈阿福等，毙匪数十名。正期得

手，詎附近匪乡纠约千余人，各带快枪牌刀齐来助匪，分路包抄，我军被困，阵亡勇丁数十人，县丞杜凤梧被掳，府县两城同时戒严。幸是日都司吴祥达带哲字左营由海丰来，横沥深柏洞团练适又诱获伪副元帅黄杨，讯明正法，兵气稍振。此闰八月二十六日以前归善匪势之猖獗情形也。匪既不得窜出江面，乃折而向东，欲与海丰陆丰股匪为一气。匪廿六日进踞三多祝，廿七日黎明，自晨刻战至日昃，枪炮齐施，匪不少却。吴祥达持枪血薄，当场杀毙伪军师刘运荣，伪元帅何崇飘、杨发等多名，匪势渐觉披靡，遂挥众掩杀，毙匪五六百名，夺获旗帜马匹枪炮无算，救拔县丞杜凤梧及被掳妇孺百人，乘胜克复三多祝、黄沙洋两处。查验阵斩匪尸，内有一具系服外洋衣袴，询之生擒各匪，均指为伪军师郑士良，未知是否确实。此闰八月廿七日剿办归善会匪获胜之实在情形也。当归善匪势鸣张之日，闰八月廿五夜匪攻河源县城，经知县唐镜沅竭力抵御，匪退黄沙砖瓦窑。廿七日黎明石玉山带队掩至，纵火围攻，斩馘百馀，焚毙无算。和平本驻广毅军一哨，匪首曾金养率众焚烧南门城楼，营勇兵团齐出力战，阵斩匪首曾金养，生擒十数名，匪始溃散。此又惠州各属会匪响应各营勇先后获胜之实在情形也。奴才伏查逆首孙文，以漏网馀凶，游魂海外，乃敢潜回香港，勾结惠州会匪，潜谋不轨，军伙购自外洋，煽诱遍及各属，竖旗叛逆，先扰逼近租界之沙湾墟，意在挑起中外畔端 [注释：“畔端”似应作“衅端”。]，从中取事，其凶险诡譎，实与康梁逆党勾结长江两湖会匪同时作乱情形，遥遥相应。虽官军乘其未定，先已兜截，使两路之匪不能联合一气，归善之匪未能窜越一步，然犹豕突狼奔，横厉无比，戕杀弁勇，掳捉印官，各路会匪仍敢同时并举，云集响应，罪大恶极，无以逾此。幸仰仗朝廷威福，将士用命，旬日之间，群凶授首，胁从逐渐解散，地方转危为安，城池租界均未扰及，不致贻外人口实，尤为始料所不及。其伪军师伪元帅等半已伏诛，而首逆之孙文，与谋之康梁各党，初则伏匿港澳，继闻窜迹外洋，前已照会港澳各洋官密拿惩办，即不能克期就网，当亦不敢潜回云云。

杨衢云之被害

杨衢云自戊戌二月从南洋乘若狭丸至日本后，除与总理经营党务之外，复在横滨山下町设校招生，教授英文，华侨子弟得其启导者不少。己亥岁杪由日返港，虽提出辞职书让会长之位于总理，然从事革命运动，益加努力。迨庚子惠州义师失败，粤督德寿指名悬赏通缉，同志多劝其出洋暂避，杨不以为意。遂韬光敛采，设帐于结志街五十二号二楼，教授英文，以贍养妻子。各友咸以利害动之，杨慨然曰：“男儿死则死矣，何避为？吾宁授徒以养妻子，不忍侵蚀公款，俾立一好模范，

为同人先。”其公而忘私，有如此者。是年十一月二十日，粤吏暗卖凶徒陈林刺杀杨于教授室，时杨正在授课，甫见凶徒入门举枪，即以手中书猛掷刺客，竟罹于难。诸同志葬杨于香港英国坟场第六千三百四十八号。陈林返粤复命，德寿赏银三万两，官之以千总。旋因香港政府严重交涉，乃令李家焯假他事杀之以灭口。港商吴瑞生以刺杨嫌疑，被港政府驱逐出境。总理时寓横滨前田桥一百二十一番馆，闻杨遇害，乃于十二月初七晚召集同志开会追悼于永乐楼。并发起募捐，以恤其遗族。兹附录庚子十二月廿五日总理由横滨致谢赞泰函如左：

康如仁兄足下：启者，先友杨君在港遇害事，弟得接电音，即向同志周知，弟与各同志皆深为惋惜，哀悼之情，有非笔墨所能尽者矣。是以中历本月初七夕邀众聚集，特为杨君举哀，同志尤君起而演说，将杨君生平出处志气大略表明众听，且为之设论纪念，俾同志永远不忘。众皆伤悼，现于颜色，弟乘此机会，即出捐柬，言明为杨君善后之用，众皆踊跃捐助，共题得银数约一千有馀元。尤君又复当众代杨宅道谢同志厚情，存歿均感之话，然后散众。此则弟在横滨埠为杨君略尽手足之义之情形也。至于捐款，不日便可收清，当即汇港中国报馆交与足下诸君为之安置。闻说港中亦筹善后，未审捐款可得若干？念甚念甚。弟今出名为杨君具讣音，自日本以东各处同志或戚友，经已由弟寄去，但杨君交游甚广，足下亦知之最深，哀悼之情，彼此自不言而喻，并将讣音付上二百份，所有杨君之友，自香港南北以及西方各路，请足下作主代寄为望。书难尽言，伏维惠照不宣。弟孙文谨启，西二月十三日。

星俦兄处已由弟付伊讣音一百份，驾往言之更妥。

第十三章 庚子史坚如谋炸德寿

史坚如略历

史坚如，粤之番禺人，其先本居浙之绍兴山阴，以曾祖游幕东粤，遂占籍焉。坚如生七岁而孤，幼多病，体极羸弱，而天性聪慧，且沉潜聪颖，遇事有意想，家人咸怜爱之。母令就外傅，辄不屑，与群儿戏。塾师本冬烘，舍高头讲章外，无他物，坚如虽释，颇睥睨之。暇惟终日静坐，间取笔画为花鸟人物，竟工肖，且有奇气，见者惊叹，戏呼为画师。母以为弱，不甚督令读书，中更三四师，皆碌碌无所得。后从其戚某孝廉游，孝廉名下士，经学书法，素为时流推重，坚如对于经籍不措意，而六书之学，极有心得，以其馀发为篆隶，旁及金石，多古雅雄逸之致。稍长，以为无用，一切弃去，惟好浏览古今史册，讲求经世之术，尤喜研究西政西艺兵法舆地等学。性最恶八股，与人谈及，必痛诋之。甲午之役，中败于日，师夷地割，坚如与人讨论时局，恒愤形于色，立志欲为世界第一等事业人物，顾锋颖太露。一日友人与论君臣大义，坚如正色曰：“民主为天下公理，君主专制必不能治，即治亦不足训也。今日中国正如数千年来破屋，败坏至不可收拾，非尽毁而更新之不为功。世之谈变法者，粉饰支离，补苴罅漏，庸有济乎？”闻者以为狂。其兄古愚惧其触忌，诫令敛抑，坚如慨然曰：“多言固足贾祸，但国家危辱如此，虽虚生世上，亦有何益耶？”然自是遂少与外人交际，惟在家兄弟相切磋。常夜坐园中大槐树下，纵论一切，至漏下不休，晓则相与驰马郊原，负枪猎禽以为乐。戊戌八月清室政变，粤以初八日知之，古愚方午餐，坚如忽促自外归曰：“天下事败矣，此老妇可杀也。”备述其事，相与嗟叹，决意谋摧陷廓清之举动。顾苦无同志，家财又不足召募豪杰，时粤中草野啸聚，所在多有，坚如欲投身其中，借以为资而起，后以此辈不足谋乃止。惟阴物色天下奇士，且每于侑辈中演说国民自立大义及中国危急情形，以冀警动。既而羊坦美国人有格致书院之设，坚如既不得志，姑就肄业焉。掌教尹士嘉以其颖异，弥爱重之，同学中亦有三数辈〔注释：“辈”当作“辈”。〕主张维新革命流血救世之说，互相策励，应求渐广。惟坚如少失怙，事母至孝，不欲以己志闻于高堂。己亥之岁，与兄古愚妹憬然奉母徙居澳门。

入党之决心

时有日本人在粤立东亚同文会，会长为高桥谦，坚如往访之，意气极相得，力劝东游，谓大可增长见识，物色豪杰，且中国革命党领袖亦在日本，思往访之，遂以高桥为介，先晤港中同志陈少白、杨衢云诸人，并加入兴中会焉。旋即东渡，路经沪上，暂作勾留，延揽人才。适遇湖

南同志毕永年，遂偕往汉皋，游览形势，晤各会党豪客，并湘鄂间志士，周旋之下，莫不倾结。及抵东洋，东邦人士见其少年英俊，交相引重。抵东京，访孙总理，倾吐胸臆，指画大计，纵谈经旬，日夜不厌，既而曰：“天下多事，非吾鞫〔注释：“鞫”当作“鞫”。〕安坐日也。”遂握手，慷慨相期许而别。既归，益锐意图大事。时督粤者为谭钟麟，昏聩贪鄙，不孚民望，此时发难最有机缘，而苦无基础，未可藉手。未几，清政府以李鸿章来，李威望素著，兵备较完，谋事之间，难易顿判。然是时坚如已与同志微行山泽，联络会党，经画一切，渐有端倪。五六月间，义和团起，联军北上，坚如乃攘臂起，以为时不可失，爰就同志邓荫南计事曰：“昔者洪杨蹴踏半中国，其成败至不足道，而用兵之次第，不无可取。吾欲收广东为根据地，鼓行湘鄂，直讨幽燕，有众数万，何虑不济。惟发难伊始，宜多设条理。广州，省之中坚，吾自当之，先捣庭穴，次第戡定。别约郑士良以一偏师出循州，从间道来会，腹背夹击，必胜之道也。”众唯唯受部署，而资用不足。坚如自东归，即谋尽售家中各田产，所得当约三四万金。顾其家素丰，无嗜好，又未涉商务，一旦沽产甚急，但求速，不计值，人多疑怪，反久不就。迨拳祸起，富户咸自危，各谋挟资遁，更鲜过问。然众势已合，不可离散，而应接朋辈，往来港澳，日用度支，亦每不给，惟以借贷典质济缓急，其办事益仍棘手矣。坚如在平昔，体貌虽羸〔注释：“羸”似当作“羸”。〕，而精神强固，至是心国交瘁，形神锐减，恒反复往来中夜，忽忽仰天太息。筹款之说，既无可奈何，姑谋阴说平日相识中有力者，冀其感动，有所输助，惟中有志锐而言疏者，平日守旧迂谬，与坚如不睦之徒闻之，遂从而忖测播扬，故所得有限。而外间反籍籍私议，谓孙将□夺据省垣〔注释：“垣”似当作“垣”。〕，坚如实为之前驱，省中诸父昆弟咸奔澳门，动色诟怨，谓大吏已悬千金相购，请速行，毋累宗族。

革命之运动

初，坚如侦知广州驻防人数，旗多于满，而满素抑旗，外人虽并视之，而实则平日积怨已久，遂倡联旗灭满之策，与旗人有势力者稔密，因势而利导之。旗人练达成颇具血气，小有才，因秘授方略，令阴结羽翼，刺探机密，以供驱策。羊城各要隘，以东北为建瓴，以西南为犄角，潜师袭击，分路并进，东西北三江如马王海区新辈诸盗首，复各帅勇士数千人驰会应合，期七月某日起事。谋大定矣，会军械逗挠弗至，事寝败，坚如力斡旋之，改期八月某日。然郑士良军已先驰，不可复遏，三洲田等处义旗一出而窘，坚如思解惠州之阨，而广州大举初志，期缓莫济，不得不行暗杀以盾其后，于是欲举清吏之权位重大者，如督

抚将军辈歼之，使其馀恐怖惶恐，自顾不暇，则东江自立之势成，而西北江之义师又起，大局不劳而定。时适售去一产约三千金，其田亩亦有人愿出价一万馀金，已有成，将交易矣，坚如以其缓，不能因私而误公，遂弃不顾。时省中侪辈惧祸作，早星散，即有未散者，亦以金赆发使他适。

暗杀之布置

抚署旁有甬道曰后楼房，第宅栉比，坚如密僦宅，以友人宋少东姓氏榜诸门。旋由邓荫南、黎礼二人密运到外洋炸药二百磅并药线各件，初运交西关荣华东街办事机关，由练达成收藏，复由练密交五仙门福音堂黄守南代贮。及税居后楼房，乃使宋少东夫妇居之，由刘锦洲盖章担保，炸药则由温玉山乘肩舆暗运入屋，是晚为八月初五夕，坚如偕练等四人锹锄并施，经营彻夜，至五鼓始竣事。掘地深五尺许，以大铁桶满实其中。药线透达于外，爇香置其下，临行反扃户，约练等各散，期于香港相会。坚如由西门出，练等由南门出，沿路不闻有动静，比至相会舟中，彼此私议，疑怪莫名。坚如乃使其兄及练苏等三人先发，自返后楼房覘之，启户察视，则香烬而药不燃。时已近朝午，恐举动不便，乃更留一昼夜，定于初六早再行燃放，惟时遍视室中，除昨晚遗下之洋火一盒外，已一无所有，又不敢再扃户外出，以动邻右之疑，于是此一日一夜间，坚如乃如蚁之旋磨，周行室中，粒水不得入口。直至天将达旦，乃复安置药线，燃点既毕，潜行出户，轻将门虚掩。欲出城，为乘轮赴港计，既念一经下港，万一轮已开行，而药力仍如昨日之不炸发，此时已无人在省照管，岂不误事，乃决计不复下轮，访西关第一长老支会礼拜堂同志毛文明寓处，略为休息。盖坚如自运动此事后，由运药入城，锄掘坑坎，燃点药线，辛苦经营，已数夕未尝交睫矣。无何，心事忐忑，辗转反侧，不能成寐，忽闻轰然一声，此雷尤烈，然因坚如未深谙燃放炸弹之法，以二百磅之巨量，仅置雷管少许，故只烧去药之一部，收效甚微。时坚如矍然而起，诈询诸旁人曰：此何声也？未几里巷哄传督署被轰事，坚如窃喜，以为事已成矣。又未几，哄传总督无恙，只吃一惊，于梦中自床堕地，抓[注释：“抓”疑当作“抛”。]出数尺以外，魄散魂飞，尚无性命之虞，只署后围墙等处坍塌十馀丈，附近民房坍塌数家，死伤各数人。坚如疑甚，以为按药力之分量，督署当可焚毁一空，而德寿卧房曾用远视测量法推测，则距离藏药之所，不出十五丈以外，虽下有石壁阻隔，然以如此重量之炸药，不爆则已，爆则屋宇崩颓，德寿必无幸理。乃道路所言，皆云德寿未死，心乃大疑，遂雇肩舆，直抵炸药爆发处所，以行其实地视察，胆亦豪矣。

被逮时情形

时为九月初六日，亦为星期日，轮船停驶。坚如深以一击不中为憾，思乘机再举，乃往油栏门鸿兴客栈访同志胡心泉兄弟，胡苦劝其勿进老城，坚如恃识面者鲜，且无证佐，遂于次早直下轮返港。而介字营勇已伏伺要路，坚如至，争前以肩舆舁之，前后列兵队，沿途拥护，如临大敌，指拿坚如者，实侦探郭尧阶也。比至，德寿命押入南海县署，搜索其身畔，得德文炸药配制法单一纸。南令裴景福大喜，以兵勇数十日夜环守之，甘言美词，相待极优礼，欲以言得情实，因罗织成大狱。坚如不受笼络，惟嬉笑玩弄之，裴怒，且知其不可劝也！遂以威力相胁怵，出一名单，上列四十余人，皆新党中有声望者，迫令供状，坚如悉不承，备受刑杖，惨酷无人理，始终惟怒目不答，傲睨自若，卒被定斩首之刑，死时年才二十耳。时钟荣光曾请美国牧师尹士嘉转求美国领事营救，清吏以证供确凿，拒之。就义之日，为九月十八日，香港同志李纪堂预派同志蔡尧，于是晚三鼓，秘密将遗骸草草殮葬，碑志暗号司马氏云。其担保宋少东税屋之刘锦洲亦被捕，堂讯时，口诵耶稣新约不已，官以其戇也，释之。坚如之供词掌模及全案，至辛亥光复时尚存南海县署，为毛文明所藏。坚如有妹憬然，热心革 [注释：“革”当作“革”。] 命，不让乃兄，坚如奔走国事，深得其助，坚如就义之翌年，憬然亦以疫死于广州。

清吏之文告

附录粤督德寿告示如下：

头品顶戴兵部侍郎两广总督部堂德，为剴切晓谕事：照得逆匪史经如、宋少东等在后楼房街埋藏炸药，轰毙多命一案，昨经将史经如拿获，讯认听从杨衢云起意设立兴中会，招人拜会，意图滋事，并派伊为城内总统，后楼房街炸药即系该犯与宋少东埋藏等情。当经照例捉犯正法在案。查后楼房街邻近府县衙门，该匪胆敢潜藏炸药，欲将该处全行轰毁，藉端起事，实属居心惨毒，罪大恶极。查该犯史经如出身士族，其初谅非甘心从逆，无非因康梁孙汶各匪从中惑煽，致身罹大辟，贻羞宗族。如果父兄认真拘束，何致若是。闻康梁孙汶各匪尚复四出惑煽，党羽甚多，处处皆有，除供开省要各犯，饬属严行查拿，务获惩办，以儆乱党，而安地方。其馀各党，姑念或系被胁勉从，或为匪徒所诱，本兼署部堂概不株连。合行出示晓谕：嗣后绅民人等，务当随时约束子弟，未与匪党来往者，固宜洁己自爱，莫为匪诱；其已入匪党者，即宜痛改前非，勉为良善。自此示谕之后，尔等如再有不知检束，则属甘心从逆。本兼署部堂不时派员密查，一经获案，不独罪其一身，并将不能

约束之父兄，一并治罪，家产充公，决不姑宽，谅之。特示。光绪二十六年九月日示。

第十四章 壬寅支那亡国纪念会

留学生与亡命客

留日学界自经庚子汉口惠州两役蹉跌之后，亡命客群集东京，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秦力山、朱菱溪、陈犹龙等均已抵日，章太炎时任广智书局修纂，此外冯自由、马君武、周宏业诸人日倡排满，设机关于牛込区榎本町，大为清公使馆注目。时孙总理方寓横滨，每至东京，恒假对阳馆为会客之所，章太炎、冯自由、秦力山、程家桢诸人常与往还。在义勇队成立前，留学界高唱革命，以是时为最盛。

章太炎略历

章炳麟原名绛，字枚叔，又号太炎，浙江余杭县人也。少聪颖好学，经史子集，过目成诵，尤精研历朝掌故及古文学，文笔高古，直逼周秦，时人称为顾炎武、黄梨州后第一人焉。年十六，曾一度考县试，以病辍业，偶读蒋良骐著《东华录》，因悉雍正前满虏虐遇汉人惨状，民族观念，油然而生。继读明季稗史，益蓄志排满，遂绝意仕进，日从杭州沽经精舍山长俞曲园游，专从事国学之研究，文名由是渐显。岁甲午，中日构衅，时年二十七，闻俞曲园、康祖诒集公车上书，并设强学会于北京，诧为奇士。无何，强学会章程纷投于各书院，征求会友，章以该会宗旨在于富国强兵，乃纳会费十六元，报名入会。岁丙申，夏曾佑、汪康年、梁启超发起《时务报》于上海，耳章名，特礼聘为记者，章梁订交即在此时。章尝叩梁以其师之宗旨，梁以变法维新及创立孔教对。章谓变法维新为当世之急务，惟尊孔设教，有煽动教祸之虞，不能轻于附和，是即章梁二人不能水乳之原因也。戊戌春间，鄂督张之洞以幕府夏曾佑、钱恂二氏之推荐，专电聘章赴鄂，章应召首途，颇蒙优遇。时张所撰《劝学篇》甫脱稿，上篇论教忠，下篇论工艺，因举以请益，章于上篇不置一辞，独谓下篇最合时势，张闻言意大不怿。两湖书院山长梁鼎芬一日语章，谓闻康祖诒欲作皇帝，询以有所闻否。章答以只闻康欲作教主，未闻欲作皇帝；实则人有帝王思想，本不足异，惟欲作教主，则未免想入非非云云。梁大骇曰：“吾辈食毛践土二百馀年，何可出此狂语？”怫然不悦。遂语张之洞，谓章某心术不正，时有欺君犯上之辞，不宜重用，张乃馈章以程仪五百两，使夏曾佑、钱恂讽其离鄂。章返沪数月，适汪康年与梁启超争管《时务报》，梁被摈，《时务报》遂由汪改称为《昌言报》，仍聘章主持笔政。嗣是年八月政变，党狱大起，凡在《时务报》任笔政者均不免，汪康年至江宁，被清吏下令逮捕，狼狈逃沪。章亦自危，赖日本诗人山根虎雄介绍，赴台湾充《台北日报》记者，并为台湾学务官馆森鸿修订文字。尝著一文忠告康梁，

劝其脱离清室，谓以少通洋务之孙某，尚知辨别种族，高谈革命，君等列身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殊为可惜等语。己亥夏间，钱恂任留日学生监督，梁启超时办《清议报》，均有书约章赴日，章应其请，先后寄寓横滨《清议报》及东京钱寓梁寓，由梁介绍，始识孙总理于横滨旅次，相与谈论排满方略，极为相得。庚子六月，唐才常邀请旅沪名流开国会于张园，莅会者有容闳、严复、文廷式、吴葆初、叶浩吾、狄葆元、宋恕等数百，章亦与焉。旋以唐于革命保皇二途趋向不明，且国会所撰对外宣言，既主张创造新国，复宣示勤王靖难，前后矛盾，尤为不合，乃再三劝告，令唐勿为康党所用，唐不能从。章乃愤然剪除辫发，以示决绝，指袖归乡。未几，唐失败于汉口，死之。清吏对于列名国会者，一律悬赏通缉，章名亦在列，遂潜居上海租界，匿不敢出。旋由江标荐往苏州东吴大学，充汉文教授，该校为耶稣教会所设立，章盖欲借耶稣教为护符，藉以避免清吏搜索也。掌教将一载，时以种族大义训迪诸生，收效甚巨，有一次所出论文题目为“李自成胡林翼论”，闻者咸以为异。□闻于苏抚恩铭，乃派员谒该校西人校长，谓有乱党章某借该校煽惑学生作乱，要求许予逮捕。章闻警，即再避地日本。时梁启超方集华侨资本，创设广智书局，延请留学生翻译东文书籍，至是遂聘章藻饰译文焉。留学生之有志者，以章为革命先进，一代文豪，咸推重之。

纪念会之发起

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三月，章太炎等为鼓吹种族革命，振起历史观念起见，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于东京，署名发起者，有章炳麟、秦鼎彝、冯自由、朱菱溪、马同、周宏业、王家驹、陈桃痴、李群、王思诚等十人，由章氏手撰宣言书，其文曰：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启

夫建官命民〔注释：“命民”或当作“命氏”。〕，帝者所以类族；因不失亲，天室由其无远。故玄黄于野者，战之疑也；异物来萃者，去之占也。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载，虽穷发异族，或时干纪，而孝慈干蛊，未堕厥宗。自永历建元，穷于辛丑，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回望皋渚，云物如故；维兹元首，不知谁氏。支那之亡，既二百四十二年矣。民今方殆，寐而占梦，非我族类，而忧其不祀。觉寤思之，毁我室者，宁待欧美。自顷邦人诸友，怒然自谋，作书告哀，持之有故。有言君主立宪者矣，有言市府分治者矣，有言专制警保者矣，有言法治持护者矣，岂不以谟定命，国有与立，抑其第次，毋乃陵躐。衡阳王而农有言：民之初生，统建维君，义以自制其

伦，仁以自爱其类，强干善辅，所以凝黄中之烟燭也。今族类之不能自固，而何他仁义之云云？悲夫！言固可以若是。故知一于化者，亦无往而不化也；贞夫观者，非贞则无以观也。且曼珠八部，不当数郡之众；雕弓服矢，未若飞丸之烈。而蓟丘大同，鞠为茂草；江都番禺，屠割几尽。端冕沦为辮发，坐论易以长跽。直兹犬羊，安宅是处，哀我汉民，宜台宜隶。鞭箠之不免，而欲参与政权；小丑之不制，而其扞御晰族，不其丑乎！夫力不制，则役我者众矣；莫之与，则伤之者至矣。岂无骏雄，愤发其所？而视听素移，民无同德，恬为胡豢，相随倒戈。故会朝清明者鲜睹，而乘马班如者多有也。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生长，瞻梨州之所乞师，颖然不怡，永怀畴昔。盖望神丛乔木者，则兴怀土之情；睹狐裘台笠者，亦隆思古之痛。于是无所发舒，则春秋思王父之义息矣。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是用照告於穆，类聚同气，雪涕来会，以志亡国，凡百君子，婣媯相属，同兹恫瘝：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别生类以箴大同，察种源以简蒙古，齐民德以哀同胤，鼓芳风以扇游尘。庶几陆沉之祸，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藪，悲欣之府，其在是矣。庄生云：旧国旧都，望之畅然，虽丘陵草木之缙，入之者十九，犹之畅然，况见见闻闻者耶？嗟乎！我生以来，华鬓未艾，上念阳九之运，去兹已远，复逾数稔，逝者日往，焚巢馀痛，谁能抚摩。每念及此，弥以腐心流涕者也。

章等发起斯会后，即将宣言书四处散布，复邮寄横滨《清议报》，托梁启超代派送华侨，以广宣传。并征求孙总理、梁启超二人同意，孙梁均复书愿署名为赞成人，惟梁则另函要求勿将其名公布。是会定期是年三月十九明崇祯帝殉国忌日，在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式，留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学界为之震动。

清日当局之禁止

清公使蔡钧闻留学界有此举动，极形恐慌，乃亲访日外务省，要求将此会解散，以全清日两国友谊。日政府徇其请，特令警视总监制止章等开会。故署名发起之十人，于开会前一日，各接到牛込区警察署通知书，谓有要事待商，请于是日某时往该署一谈。章等届时偕行，既至神乐坂警署，警长首问章等为清国何省人，章答曰：余等皆支那人，非清国人。警长大讶。继问属何阶级，士族乎，抑平民乎？章答曰：遗民。警长摇首者再。于是发言曰：诸君近在此创设支那亡国纪念会，大伤帝

国与清国之邦交，余奉东京警视总监命，制止君等开会，明日精养轩之会着即停止云云。章等以争之无益，无言而退。

纪念日之各地情形

及期，上野精养轩门前有无数日警监视，并禁止中国人开会。惟留学界多未知开会被阻事，是日不约而赴会者，有程家桎等数百人，均被日警劝告而散。孙总理亦自横滨带领华侨十余人来会，及询知情事，乃在精养轩聚餐，以避日警耳目。是日归抵横滨，即召集同志多人及章太炎等在永乐楼补行纪念式。香港《中国日报》得宣言书，即登载报端，以期普遍。及期，陈少白、郑贯公等举行纪念式于永乐街报社，同志到者极形踊跃，香港及广州澳门各地人士闻之，颇为感奋云。

第十五章 壬寅洪全福广州之役

洪全福略历

洪和原名春魁，一字梅生，后改名全福，太平天王洪秀全之从侄也。幼随秀全于广西，起义后，转战湘鄂皖浙诸省，晋封左天将、瑛王、三千岁。天国败，逃香港，佣洋舶为庖丁，挂名于香港义和堂行船馆，附籍东莞县洪屋围村，立室家焉。航行四十载，春秋已高，不克任劳，隐居香港，悬壶自贍。有谢日昌者，开平县人，在澳洲经商数十年，三合会之前辈也，素抱种族思想，与洪为旧友，昕夕往还，洪由是与谢之子赞泰相识。赞泰为兴中会员，少有奇志，自乙未失败，久兴抚髀之叹，及辛丑十月十七日，偶闻洪述太平天国遗事，及其在洪门会党之潜势力，油然神往，遂商诸其父，拟请洪担任第二次攻取广州事。谢父极为许可，惟以缺乏军资，无从著手，嘱令静候时机。自是洪与谢父子三人常密商发难计画。至壬寅八月，得李纪堂允助军资，始定进行方针。

谢赞泰与容闳

赞泰，字圣安，号康如，生长澳洲，长于英国文学，尝于兴中会成立前六年与杨衢云发起辅仁文社，为吾国人组织新学团体之先河。与杨衢云交最密，丁酉戊戌年间与康广仁同倡各党联合救国之说，以康有为师徒鄙视他党，运动无效。庚子正月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因与蔡元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联名通电反对清太后废止光绪，为清廷下令通缉，经逃至澳门，复为清吏控以卷逃公帑之罪，下诸葡国监狱。谢与经素不相识，因闻其事于兴中会员徐善亭，遂力托香港天足会长英妇黎脱尔夫人（Mrs Archibald Lifle）设法营救，黎复请香港总督卜力夫人（Mrs Henry Blake）相助，澳门葡督得港督电，立将经释放出狱，经得免于引渡清吏者，谢斡旋之力也。谢素推重老博士容闳，己亥庚子间兴中会发生会长辞职问题，同时提倡各党联合之毕永年，日人宫崎、平山等亦发生新党会长人选问题，谢于两方均提出容闳会长之议，谓以老成硕望如容者，出而领导群伦，可免各种纠纷，惟其说卒不见纳。庚子六月唐才常、严复等开国会于张园，公推容为会长，似与谢之建议，不无关系。容为吾国提倡新学之先进，尝上书太平天王洪秀全，请与各国通商，举行新政，洪不能用，拟封以王爵，容拂袖而去。后复上书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条陈新政，清当局颇纳其议，而不能尽用。今之江南制造局及招商局，即容于乙亥至庚辰（清光绪元年至六年）七年间之建议也。丙子间容受清廷命，派充驻美代理公使，与陈兰彬联袂渡美，后以清廷外交懦弱，愤而辞职。己亥自美归国，颇有志于改革，旋被上海志士举充国会会长，及庚子七月唐才常失败，张之洞指名通缉，遂偕其侄

星桥至香港。谢于己亥冬已介绍杨衢云与容会晤，嗣杨为清吏所害，遂有拥容为首领之意。盖谢于己亥杨衢云势迫辞职事件，意极不满，至是乃向容历陈与洪全福、李纪堂谋在广州发难之种种计画，容极首肯，允至美后尽力相助，旋于是年十一月渡美。

李纪堂之资助

李柏，号纪堂，新会县人，香港富商李陞之第三子也。庚子二月初五日，偶访谢赞泰畅谈时政，谢劝其入革命党同任国事，李极赞同，遂于三月廿三日，由杨衢云主盟，加入兴中会。时惠州义师之筹备，将次成熟，孙总理于六月间偕杨衢云至港，闻李已入会，大喜，乃给以二万元，令充驻港会计主任。李于是役前后所耗不费，《中国报》历年经费尤赖其挹注，丙午以前，几由李以独力担负之也。李自其父逝世，分得遗产百万，乃欲再图大举，一雪惠州失败之耻。适洪全福、谢赞泰父子方有所谋，特向李征求同意，李欣然赞成，遂于壬寅（清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十四日会商进行方法。洪提议筹饷五十万元，召集省港洪门兄弟克期大举，谢提议推举容闳老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李于二项提案均无异议，且允以个人之力担负军饷全额。议既定，洪谢李诸人遂积极进行，克期大举。惟此次计画，兴中会干部概未与闻，总理时在越南，仅由港友函告，略知大概。

外人之同情

外人赞助此举者，有西报记者黎德及克银汉（Alfred Cunningham）、马礼逊博士（Dr.G.E.Morrison）诸人，皆谢赞泰之友也。谢尝持所草英文宣言书就正于马博士，马极称许，复由克银汉亲自点石印刷，以守秘密。克尝与英国武官格斯干（Gascoigne）将军及海军司令接洽，请求相助，二氏口头上均允尽力。及是役失败，在港同志被英警逮捕者多人，赖克银汉在西报提倡公道，并运动驻伦敦友人向殖民部设法，港督得殖民部保护国事犯之电，始将被拘党人全数省释。

起事之筹备

洪谢李等旋设总机关于香港德忌笠街二十号顶楼，颜曰和记栈，洪并改名全福，以示藉洪秀全福荫之意。所有购械输运布置一切，多由谢李等在港策画。是秋，洪委任梁慕光、李植生在广州组织机关，又遣宋居仁、冯通明在北方一带联络会党，以资响应。时李植生在下芳村德国教堂为汉文总教习，在该堂侧建筑继业公司制造肥料厂一所，李既受洪委任，遂将工人尽行辞退，以为运动机关，贮积军械军服弹囊饼干旗帜刀斧诸军用品，备发难之需。梁慕光则在同兴街开设信义洋货店，又在河

南开设继业公司和记公司，均为本部重要机关，此外城内尚有分机关二十馀所。

起事之策略

筹备既竣，遂定期十二月三十晚举事，约以俟全城文武官吏齐到万寿宫行礼时，放火为号，即各路并起，炸万寿宫，据军装库，焚火药局，然后占领各衙署，宣布共和政治。又遣人预约惠州同志同时起义，以牵制陆路提标；香山东莞同志则担任牵制水师提标；著名盗魁刘大婶则统其部众，握省城北路。分本部为五军，一军守东北门，以堵御清兵；一军夺增步制造厂，而攻西门；一军扼惠爱五约等处，以堵旗兵；一军攻万寿宫，杀清吏；一军在新城为各军策应。并预备安民告示多种，多出香港《中外新报》记者洪孝聪手笔，其上均横书“公理既明汉裔可兴”八字，其辞曰：

大明顺天国南粤兴汉大将军天赐为安民告示：尔等宜知清朝无道，官吏贪私。荼毒天下，加税加厘。抽捐重叠，竭尽民脂。爰动公愤，特举义旗。除满兴汉，大公无私。保商保教，立太平基。吊民伐罪，顺天应时。凡尔士庶，相安勿疑。

事泄之原因

十二月中旬，党人纷纷入城准备发难，二十六日洪全福特雇小火轮，从香港往澳门，入香山布置一切，留三人守和记栈，以便交通。詎有奸人周某向香港警厅告密，引警察至和记栈查搜，连童仆五人悉被拘留，周某并将搜出之文件抄报粤督德寿，请派兵查搜各机关及轮船。同时李纪堂定购大批枪支之沙面曹法洋行预收去定洋数万元，届期不能交货，亦向捷字营管带杨植生告密，于是事情暴露。洪全福等仍思用他法补救，特由澳门用舢板二艘，满载枪械，覆以煤炭运省。詎驶至香山百口村，骑船人赖某竟通报该乡人拦截，以致失败。梁慕光复向沙面洋行密购快枪二百杆，欲以小艇载往花埭大通烟雨涌内，不意事泄，驻沙面捷字营勇追至涌口截缉，梁拔枪立毙一人，泅水而遁，枪械尽失。

党人之生死

三十日，清吏既侦悉党人机关地点，遂由杨植生会同南海缉捕及安勇等围捕芳村河南两继业公司、花埭信义公司、同兴街信义行等处，获旗帜号衣刀斧食品无算，各党人住宅悉被查封，并于省港澳轮船拿获梁慕义等十馀人。由南海番禺两县捷字营管带杨植生会同德国领事，将被拘之人逐一提讯，德商某洋行管栈员沈子铭以行贿三千元得释，判死刑者

为梁慕义、陈学灵、叶昌、刘玉岐、何萌、苏居、李秋帆等七人，监禁二十年者为李伟慈(即李顺)、龚超(即苏子山)、梁纶初(即梁平)等三人，在狱毙命者叶木容一人。其在香港被拘之党人，虽经粤督派委员杨枢、沈毓岱赴港要求引渡，港督乃电伦敦殖民部请示办法，旋接覆电，谓此乃国事犯，不应拘留，于是被留诸人立得省释。洪全福与谢子修乔装出险，由澳门返香港。无何，假尸案发现，英清二国侦探寻洪者履趾相接。先是粤督德寿悬重赏购洪，生获赏二万元，官守备，死致赏一万元，官千总，遂有张某在港鸩杀其义父，向清吏冒领赏格。此案发觉，港政府以清吏妨害港地治安，大为不满，李纪堂、谢赞泰乃力助港官追凶严办，至〔注释：“至”或当作“至是”。〕清吏不敢再行其主使暗杀之手段。洪因是改名浮萍，避地于新嘉坡，旋以病回港就医，死于香港国家医院，年六十有九，葬于香港英国坟场第六千七百八十一号墓。李植生、梁慕光先后避地横滨，李以教留学生制造炸弹火药等法为生活，梁则从事船上食品营业，至辛亥革命始联袂归国。谢日昌愤极成疾，癸卯二月逝于香港，年七十二。谢赞泰与克银汉同发刊英文《南华早报》，专在言论上鼓吹改革，不再预闻军事。民十三尝追述其革命见闻，笔之于书，题曰“中华民国革命秘史”，刊诸《南华早报》，惟无中文译本。

第十六章 上海志士及苏报案

新学书报之先河

上海为吾国之交通孔道，西欧之文化东渐，以此为集合点，故独得风气之先。海禁开后，新译东西书籍，汗牛充栋，英人李提摩太氏之广学会，译本最多，厥功尤伟。国人之谈新学者，大都得力于译本。甲午战后，士大夫渐知维新变法之急务，多以发刊书报为救时之良药。丁酉间汪康年、梁启超、夏曾佑、章炳麟等创《时务报》于上海，提倡变法，轰动一世，吾国杂志之唱道改革者，该报实为嚆矢〔注释：“嚆矢”当作“嚆矢”。〕。未几康广仁、徐勤、吴介石等亦设《知新报》于澳门，与《时务》取同一论调。嗣戊戌八月政变祸作，党狱大起，《时务报》虽已改组为《昌言报》，亦不免于停版。是年冬，梁启超发刊《清议报》于横滨，高唱勤王之论。大抵自甲午以至戊戌之五年间，国中言新学者殆无革命保皇之分。及戊戌政变后，康梁师徒称奉衣带诏，以勤王除奸为标帜，于是持民族主义者始渐辟其非，思有以救正之，寻而议论日激，界限日严，两派主张终互相背驰而不可复合焉。

经元善与唐才常

己亥庚子间，沪上言爱国者多断断于清帝光绪之存废问题，尚不知革命为何物，故己亥十二月清廷有废立之议，上海绅商学各界蔡元培、黄炎培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推电报局总办经元善领衔，联电抗争，清廷令捕元善，元善走澳门。庚子春，唐才常在沪设东文学社为运动机关，其友日人田野橘次发刊《同文沪报》，日鼓吹改革，颇称得力。唐旋发起正气会，招集同志，计划起兵于两湖，后复改名自立会。至六月，以长江各省运动渐臻成熟，假保国救时名义，邀请在沪各省之维新志士，开国会在张园，莅会者有当代名流容闳、严复、章炳麟、宋恕、吴葆初、张通典、马湘伯、戢元丞、文廷式、沈荃、龙泽厚、狄葆元等数百人，沪人之召集爱国会议，此为第一次。惟预会分子至为复杂，其得参与自立军秘密者，实极少数，除唐才常密友数人外，馀多震于国会民权之新说，乘兴来会，非有如何确定之宗旨也。及八月汉口自立军顿挫，党祸大兴，江督刘坤一凭张之洞通缉富有票会党咨文，指名查拿。国会要人姓名，多挂党籍，由是人人自危，即租界以内，亦风声鹤唳，一日数惊，其因党案避地海外，期免于祸者，实繁有徒。

龚超之狱

通缉唐才常党羽一案，富有票会党在上海被拿获者数人，以龚超一案为最令人注意。龚湖南人，与唐才常、何来保等谋在湘发难，失败后由

湘逃沪，欲赴日本留学。是年十一月初一日为清总兵颜某派其兵弁骗往华界，即被拘禁营中。二十二日龚之友探悉其事，即密函报告租界工部局及英国领事，英官以清吏擅自诱拿租界内居民，于租界治安关系甚巨，遂在会审公廨提出抗议，由公廨要求将龚超提回租界审讯。是日会讯时，承审者为清同知张某，陪审员为英官梅尔斯，且有英廨检审官雷蒙赛及总包探机尔在座。研讯数次，清吏均诿其过于颜部下之兵弁，谓颜总兵并无捕龚之意，此乃颜部欲得千金赏格，故贪利为之，颜绝不知情云云。英官以此举关系租界主权，颇咎清吏之失当，结果遂将龚超释放出狱，龚旋赴香港。壬寅十二月除夕，因与洪全福、梁慕光等谋在广州起义，在粤港轮船被捕系狱，即洪案改名苏子山者是也。

作新社与《大陆报》

戡元丞于东京国民报停刊后，旋同日人下田歌子等募集股本，创设作新社于上海，专以译著新学书籍及贩卖科学仪器为宗旨。辛丑年复发刊《大陆报》月刊，鼓吹改革，排挤保皇，秦力山、杨廷栋、杨荫杭、雷奋、陈冷等均任笔政。是时上海新学志士虽不乏人，而主张激烈论者，殆以作新社及《大陆报》诸人为首屈一指。

张园之拒俄大会

癸卯四月，寓沪各省绅商志士因俄人要求改订退兵条约事件，集议于张园，公议全国人民当拒而不认，并议决致电各国外交部，申明国民不认俄约之由，其致北京外务部电云：“闻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又致各国外交部电云：“闻俄人强敝国立满洲退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倘从此民心激变，遍国之中，无论何地再见仇洋之事，皆系俄国所致，与我国无涉，幸垂意焉。”同时留日学生亦组织拒俄义勇队，派遣钮永建、汤檠二代表回国，请袁世凯出师，学生愿担任前敌，上海志士闻之，亦有编练义勇队之议。时《同文沪报》等皆传钮汤在天津被杀之说，闻者异常激昂，嗣经钮汤亲属电津探问，始知钮汤往见袁世凯数次，均被阉人拒而不纳，而钮汤旋亦以消息极恶返沪。盖是时袁世凯、魏光寿、端方均接驻日公使蔡钧电，有“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之语，故袁魏端遂据为义勇队之铁案，钮汤幸早逃脱，否则恐不免先沈苾而流血也。时《苏报》对于钮汤之北上运动，讥为不识时务，无端欲运动官场，是可见沪人议论之渐趋激烈矣。

反对王之春之通电

癸卯春，桂抚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兵以平乱之议。两广寓沪绅商学界开大会于张园，到者四五百人，由龙积之提议致电政府抗争，并请免王职以谢国人，众赞成之。次日复在广肇公所集议，公决通电各地请求协助，并主张罢市罢工，以阻止此约，务期达到驱逐王之春目的而后已。

教育会与爱国学社

上海中国教育会为寓沪志士章炳麟、蔡元培、黄宗仰（乌目山僧）、黄炎培等所创，地址在泥城桥福源里即今跑马厅对面，发起于壬寅春，至秋冬之际始组织完备。初拟编辑教科书及刊行丛报，正进行间，而蔡钧阻遏留学之风潮以起，于是乃谋自立学校，培植人才。适是时南洋公学学生不胜教习之虐待，相率出学，求济于教育会，章蔡黄等允为设法，复得罗迦陵女士等募捐巨款，而爱国学社始得成立。继复容纳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声势益张。南洋公学学生退学之原因，由于教员之禁压言论自由，及不许学生高谈革命，故爱国学社成立后，一反其所为，校内师生皆议论时政，放言无忌。南洋退学生之有力者为贝寿同、穆湘瑶、何靡施、敖梦姜、胡敦复、曹梁厦、俞子夷、计烈公、何震生等，而陆师退学生之有力者则为章士钊、林蛭等，持论皆甚激烈。于是东南各省学界遂渐为此种革命高潮所激荡，学生之趋向激烈论者，所在多有，其魔力不可谓不巨也。癸卯五月，爱国学社忽因微小意见，向教育会宣告分立，初由爱国学社社员以“敬谢教育会”之意见书登诸二十四日《苏报》，虽经黄宗仰多方调停，因章太炎等主张对于退学生渐加以制裁，而吴敬恒则左袒学生，意见各殊，卒难复合。至闰五月初一日遂由宗仰以教育会会长名义，揭“贺爱国学社之独立”一文于苏报以答之，而教育会会员任教职者遂多谢去。是时女士陈撷芬等亦有爱国女学校及女苏报〔注释：“女苏报”当作“女学报”。〕之设，爱国女校附属中国教育会，女学报则为言女子革命者之大营垒，其功力不在爱国学社下也。

四民公会与国民议政会

寓沪各界人士自于张园发起拒俄大会后，即组织四民公会以资号召，继复易名国民公会，初发起其事者为冯镜如、龙泽厚、吴敬恒、邹容、陈范诸人，凡维新志士多列名焉，初无所谓派别也。至五月间，康徒龙泽厚再易名曰国民议政会，渐倾向请愿清廷立宪之主张，于是冯镜如首陈意见脱会，邹容、吴敬恒及爱国学社诸人皆表示不肯加入，而议政会遂成无形的解散。然是时清吏对于发起诸人，固一律目为革命党，并无

急激平和之分，未几遂有苏报一案出现。

邹容之《革命军》

邹容字尉丹，四川巴县人。壬寅之东京留学，肄业于同文学校，尝持剪刀强剪学生监督姚某辮发，悬诸留学生会馆正梁。癸卯春以事返沪，适爱国学校成立，遂奔走其间，极为尽力。因俄人强逼改约，而清政府甘心卖国，遂发愤草《革命军》一书，凡七章，首绪论，次革命之原因，次革命之教育，次革命必剖清人种，次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次革命独立之大义，次结论，约二万言。章炳麟为之序，由金天翻、蔡寅、陶赓熊等之资助，于是年五月在沪大同书局出版，五月十四日苏报作《读革命军》一文以阐扬之，并为新书介绍一则，是章邹与苏报案牵合之点。章序云：

革命军序

蜀邹容为革命军方二万言，示余曰：“欲以立懦夫，定民志，故辞多恣肆，无所回避，然得无恶其不文耶？”余曰：“凡事之败，在有其唱者，而莫与为和，其攻击者且千百辈，故仇敌之空言足以堕吾实事。夫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二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然自乾隆以往，尚有吕留良、曾静、周华等，持正议以振聋俗，自尔遂寂泊无所闻。吾观洪氏之举义师，起而与为敌者，曾李则柔煦小人，左宗棠喜功名，乐战事，徒欲为人策使，顾勿问其是非枉直，斯固无足论者。乃如罗彭邵刘之伦，皆笃行有道士也，其所操持，不洛闽而金谿馀姚，衡阳之黄书，日在几阁，孝弟之行，华戎之辨，仇国之痛，作乱犯上之戒，宜一切习闻之，卒其行事，乃相缪戾如彼。材者张其角牙，以覆宗国，其次即以身家殉满洲，乐文采者则相与鼓吹之。无他，悖德逆伦，并为一谈，牢不可破，故虽有衡阳家书，而视之若无见也。然则洪氏之败，不尽由计画失所，正以空言足与为难耳！今者风俗臭味，少变更矣。然其痛心疾首，恳恳必以逐满为职志者，虑不数人。数人有文墨议论，又往往务为温籍，不欲以跳踉搏跃言之，虽余亦不免是也。嗟乎！世皆器味〔注释：“器味”当作“器味”。〕而不知话言，主文讽切，勿为动容，不震以雷霆之声，其能化者几何？异时义师再举，其必堕于众口之不俚，概可知矣。今容为是书，壹以叫咷恣言，发其慚恚，虽器味〔注释：“器味”当系“器味”之误。〕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祇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其所化远矣。藉非不文，何以致是也？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

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容之署斯名何哉？谅以其所规画，不仅驱除异族而已，虽政教学术，礼俗材性，犹有当革者焉，故大言之曰革命也。共和二千七百四十四年四月余杭章炳麟序。

章太炎之驳康书

康有为游欧洲十七国后，归而著书，颜曰“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抨击革命排满之说，无所不用其极，香港中国日报首先驳之，寻章太炎亦有“驳康有为政见书”之作，出版未久，与《革命军》同受社会热烈之欢迎。邹著文字显浅，利于华侨，章著下笔高古，利于士绅，同为革命时代最有价值之著作。

苏报之历史

苏报初为日本人所创办，后湖南衡山人陈范号梦坡者，以江西知县因教案落职，移居上海，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遂承办是报。主持四载，其主张日追潮流而进步。陈善听人言，由变法而保皇，由保皇而革命，其女公子撝芬亦擅文学，倡办爱国女校及女报，与父齐名。苏报所延聘记者，有章行严、汪文溥、吴敬恒诸人，均论坛健将，有声于时。其所以大张旗鼓，实始于壬寅之冬，盖增入“学界风潮”一门，大为东南学界所注目也。癸卯春，报务日益发达，而立论亦渐急激，大为清吏所嫉视。至五月初旬，租界内已有照会拿人之风说，然苏报不为少屈，仍逐日高谈杀满仇满，有加无已。未几，遂有闰五月初六日封报捕人之事。

清吏捕人之运动

四五月间，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已函告苏抚恩寿，谓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等语。苏抚立饬上海道向各国领事照会拿人，各领事业经签名许可，而工部局独不赞成，上海《泰晤士报》特著论嘉许工部局之能主持公道焉。查吕海寰第一次指名逮捕者，为蔡元培、吴敬恒、钮永建、汤檠四人，第二次为蔡元培、陈范、冯镜如、章炳麟、吴敬恒、黄宗仰六人，其所以甘冒大不韪而为之者，盖受王之春之嘱托，而王则痛恨屡次在张园开会反对王借法兵法款之爱国志士，藉此以为报复也。

《字林西报》对于此事，记载颇详，因此被查拿者闻之，多向工部局报明姓名居址，工部局允予特别保护。

苏报案发生情形

工部局初时对于清吏请示，虽不赞成，后以苏抚上海道为称奉清帝谕旨办理，交涉甚力，卒徇其请。至闰五月初六日，遂由租界分派中西警探多名，赴爱国学社拘拿章炳麟、邹容、蔡元培、吴敬恒四人，只捕去章一人，邹蔡吴均不在校。复有警探一队到苏报馆拘拿陈范，值陈出外不获，只将司账员程吉甫捕去。复到派克路第七百零二号女报馆查探，又捕去陈范之子仲彝及女报办事员钱允生二名。同时复在四马路捕去龙积之一名。邹容闻讯，自往租界捕房投到。陈范、黄宗仰、汪文溥走日本，蔡元培走青岛，吴敬恒走英伦。同时苏报被封禁，爱国学社亦解散，当事人纷纷逃匿。

会审公廨之审讯

案发后数日，英租界会审公廨始将章邹程钱陈龙六人提往审讯，承审员为清知府孙建臣、上海县汪瑶廷及英国副领事迪比南，清政府所延律师为古柏及哈华托二人，章邹等亲友亦延律师博易及琼司二人代为抗辩。先由古律师声称苏报馆主陈范即陈锡畴，为现到案之陈仲彝生父，实主持该馆笔政，程吉甫系司账人。该报污蔑朝廷，大逆不道，其中有与满人九世深仇，及保护中国不保护满人之语；甚至本月初五日报中直呼清帝之名，指为小丑；初十日论说有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仇杀满人及杀尽胡人方罢手等悖逆之词；某日更谓以四万万人杀一人，其馀排满灭清贼清胡牝之类。种种逆说，不可枚举。兹陈范未到，应即补提。邹容系《革命军》作者，该书主张革命排满，煽动作乱，无所不至；章炳麟代《革命军》作序，又著驳康有为政见书，诋毁清帝圣讳，呼为小丑，立心犯上，罪无可逭；龙积之系汉口富有票案中要犯，应另案办理云云。遂由清英谳员一一向各人问供，程吉甫供原籍苏州，向在苏报馆专管告白，并不与闻编辑事务；陈仲彝供苏报乃公司，由其父陈范经理，总主笔为吴稚晖，其父于事发之前，避赴东洋。谳员问曰：尔能代父受罪否？答曰：不能。钱允生供本名宝仁，在新马路女学报馆被获；龙积之供年四十四岁，广西桂林人，某科优贡，以知县分发四川，曾领凭到省当差，汉口富口票〔注释：“富口票”当作“富有票”。〕一案并不知情；邹容供四川巴县人，年十九岁，初来沪入广方言语，后至日本东京留学，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沪，闻人言公堂出票拘我，故自到捕房投到；章供杭州人，先曾读书，后在报馆充主笔，戊戌后赴台湾，后由日本赴上海，在《亚东时报》任笔政，复至诚正学堂当汉文教习，未及数月，又至苏州东吴大学堂，前年再赴日本，去年回国，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此书系托广东人沙耳公带往香港转寄新嘉坡，未得其回信，所指书中载恬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

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云云。清官因章为名士，以为必曾中式，问得自何科，章顾邹微笑曰：“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盖故意误科名为鸟窠也。会审公廨开讯此案多次，以章邹二人问题太大，一时未易判决，乃先将无关紧要之陈仲彝、程吉甫、钱允生三人开释。其馀龙积之一名，初拟解往湖北讯办，后以拘押数月，英领事主张从宽办理，遂准其交保具结释放。

章邹案之原告问题

当此案之起也，清政府初要求各国领事将章邹等六人提归内地办理，将得而甘心焉。上海工部局力持反对，谓此租界事，当于租界治之，为保障租界内居民之生命自由起见，决不可不维持吾外人之治外法权。清政府以交涉无效，乃转求驻京各国公使，各公使谓此事领事主之，吾人不能侵其权限，亦却其请。于是此案遂归会审公廨讯理。初讯时，清政府律师古柏因此案原告人名义问题未解决，声称现有交涉事件未妥，请示延期，章邹等律师博易反对之，谓古律师所求，不应照准。所云交涉事件，究与何人交涉，不妨指明。况公共租界章程，界内之事，应归公廨讯理，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北京政府耶？抑江苏巡抚耶？上海道台耶？请明白宣示。谏员孙建臣谓章邹等犯系奉旨着江苏巡抚饬令拘拿，本分府惟有遵奉上宪札谕行事而已，遂将札文出示，博律师乃得意言曰：“以堂堂中国政府，乃讼私人于属下之低级法庭，而受其裁判乎？”孙谏员不能答。博律师又称政府律师如不能指出章邹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应请将此案立即注销。古律师称此案案由最为明白，仍俟政府将交涉事件议妥，然后订期会讯可也。中西官乃准其请。按此案之特点有二：一清帝为此案原告人，实为朝廷与人民涉讼之始；二则政府降尊向所属之下级法庭控告平民，均清朝以来所未有也。然工部局之能力拒清廷所求，则以租界事权操诸英人，英律保护政治犯最严，故为维持其治外法权计，当然有此结果。否则虽有千百章邹，恐皆不免膏于清吏斧钺之下也。

章邹案之判决

此案研讯多次，经双方律师种种辩驳，迁延数月，中西谏员均以关系重大，不敢判决，因将一切案由移交北京，由外务部与各国公使直接办理。以区区一租界内之政治犯事件，竟成国际上最重要之问题，亦异闻也。惟外务部与使馆间亦延搁多日，迄未解决。于是被告方面乃声称章邹等不得罪名，久系囹圄，在法律及人道均属不合，要求立将控案注销，故是时沪上忽有释放章邹之风说。因是外务部深恐此案有劳无功，遂允采纳英使馆意见，从宽办结，卒判决章监禁西牢三年，邹监禁二

年，由上海会审公廨宣告结果，此惊天动地一大案遂告一结束焉。邹于出狱前一月病死，章在狱中常为香港中国日报撰著论文，世人阅之如获拱璧，至丙午年期满出狱，同盟会派代表龚鍊百等迎至东京，为民报主任。

各地学界之继起

当中国教育会盛时，江苏常熟及吴江之同里，均设有支部。常熟支部创办塔后小学，主持者为丁初我、徐觉我、殷次伊等，同里支部创办自治学社，主持者为金天翻等。及苏报狱起，殷次伊愤懑自杀，塔后小学即停顿，自治学社则延林蚘教授兵操，柳弃疾、陶赓熊等皆参预其事，犹支持至三年之久然后改组焉。同时金天翻复组织明华女校，略仿爱国女校，成绩颇著。爱国学社既解散，中国教育会乃迁其机关部于硕果仅存之爱国女学校，由四明钟宪鬯、吴县王季烈、武进蒋维乔诸人维持之，然后此亦不能有所活动，海上革命运动至是遂受一大顿挫。继爱国学社而起者有丽泽学校，主持者为上海刘季平（后更名刘三）、刘东海（季平从兄），吴江费公熙、无锡秦毓鎏诸人，校址在上海华泾乡，即刘季平所居宅也，寻以事解散。其残留之学生一部改组为青年学社，校址在上海新闸路，此甲辰年春间事也。此外异军特起者，苏州有吴中公学社，杭州有两浙公学社，规模悉仿爱国，顾命运不长，旋起旋蹶，青年学社于万福华行刺王之春一案横被牵涉，卒被封闭。

出版物及宣传家

癸卯、甲辰、乙巳三年间，留日学界之革命出版物风起云涌，如《江苏》《浙江潮》《汉声》《直言》《游学译篇》[注释：“游学译篇”当作“游学译编”。]《鹃声》《醒狮》《二十世纪之支那》等等，皆以上海为尾闾，有志者竞设书局，如镜今书局、东大陆图书局、国学社等均是也。而其中摇旗呐喊之宣传家，则首推徐敬吾，与其女宝姒。时人以徐尝撰野鸡花榜揭糈小报，遂锡以野鸡大王之徽号焉。徐专以出售革命书报为业，每星期日常假味菴园开会演说革命，海上耳目为之震骇。章太炎尝戏为梁山点将录，以鼓上蚤时迁目之。宝姒亦有辩才，徐之得力助手也。南洋公学退学生之组织爱国公学，亦以徐奔走之力为多，以是为大清吏所忌，卒被诱致江宁，欲藉以罗织党狱，结果徐以立功自赎之名义释放返沪，诸同志对之颇有戒心焉。然徐自后亦无如何特殊举动也。其时上海各书局除代售留学界出版物外，颇多自行编印之著作，如《黄帝魂》《苏报案纪事》《国民日日报》[注释：“国民日日报”，或衍一“日”字，下二处同。]汇编》，以及章士钊之《荡虏丛书》（有孙逸仙、沈荇等书假名为黄中黄作），刘光汉之《攘书》《中国民族志》，

陈去病之《清秘史》《陆沉丛书》，金天翮之《女界钟》《自由血》《三十三年落花梦》，苏元瑛之《惨世界》等，不下百数十种。其以创办书局而破产者，则有镜今书局主人泰州陈竞全，后抑郁以死，与邹容同葬华泾乡，即刘季平所捐地也。

国民日报与警钟报

苏报被封后，上海志士章行严、何靡施、张继、卢和生等旋于癸卯年十月有国民日日报之组织，其宗旨与苏报同，而规模则尤过之。出版未久，风行一时，旋以内部发生问题，竟致涉讼，该报遂亦停刊。香港中国日报总理陈少白因同党内鬩，有碍大局，特亲至上海设法和解。复有叶澜、冯镜如、王慕陶、陈梦青诸人奔走调处，卒由双方各允息事而止，然国民日日报自是竟无复版之望。次年冬，俄满风潮甚亟，时蔡元培已归国，因与同志发起俄事警闻，旋改为警钟日报，实继承苏报与国民日日报之统系，主笔政者为仪征刘师培（光汉）、侯官林獬（白水）、吴江陈去病（佩忍）及林獬女弟宗素等。林獬别创中国白话报，去病别创《二十世纪大舞台》杂志，咸以鼓吹革命为己任。至乙巳正月，警钟报复被清吏封禁，青年学社、大舞台杂志、中国白话报均先后不免，海上革命运动此为第二顿挫。

第十七章 癸卯周云祥临安之役

保滇会与周云祥

云南五金诸矿，遍地皆是，西通缅甸，邻于英；南按〔注释：“按”或当作“接”。〕越南，逼于法。自清政府与法立约，许不将云南让与他人，于是滇省遂为法兰西之势力范围，滇人之有志者耻之，恨清政府以土地许人，因而有逐满自立，以保土地主权之志，一切预备已有年矣。自保滇会设立后，讲求实学，士气日昌。自立党首领周云祥，年二十有四，深通韬略，尤讲求体育，身躯雄伟，膂力过人。其先世以矿业起家，基业既富，云祥复善于经业，豪侠好义，有志之士多归之。其所营锡矿，平时多购军械，设义勇，以为捍卫。云祥阴蓄天志〔注释：“天志”或当作“大志”。〕，久思利用之，故防卫颇称巩固。

清吏之激变

蒙自县令孙某者，贪残之民贼也。前曾掳富商杨士元，勒赎不遂，杀之。继又欲捕周云祥，以填其欲壑。癸卯（清光绪二十九年）四月十八日，会同防营督带麦四率队三百余人赴锡厂，以缴军械为名，思得云祥而甘心，詎云祥预得消息，设伏以待，孙麦甫到，义勇四起，轰毙清兵二百余名，哨弁二名。麦四为飞弹所中，受伤甚重，云祥获其快枪百餘杆。孙见势不佳，急命军士焚烧良民庐舍，乘势鼠窜回县，闭城坚守。旋电请蛮耗续备左翼军黄凤图移兵赴援，复被义勇中途邀击，毙清兵数十名。孙羞怒，乃电建水县羁押云祥之母以泄愤。

临安之占领

云祥矢志复仇，更号召志士，共图大举。本拟先取蒙自，以其地多外人居留，恐伤之，乃率所部义勇，用声东击西之法，名攻蒙自，暗袭临安，陷之。知府党蒙仓皇失措，自戕以徇。该府为著名白铜矿地，党军与矿工联络一气，即以矿山为大营，以矿产为饷源。云祥令其戚黄显忠袭石屏州，清吏无备，垂手而得，即分兵攻取阿迷州宁州各城，皆下之。党军乃向东进直达广西边境，所过秋毫无犯，四民乐业，商旅不惊，以故有某清军开队往攻，沿路良民数万为之呼冤，清军竟不得行。时滇督丁振铎有电清廷，谓临安府最占地利，曩日苗匪首领马如伦率众二十万人围攻，犹未被陷，今竟为土匪渠魁周云祥率众攻陷，其势之猖獗，从可推知等语。然义军究因势力薄弱，又孤立无援，以致终败于清军，城池次第收复。云祥遂匿迹乡城，韬晦以终。

云祥之抱负

云祥少有奇志，不求仕进。是年四月初旬，有革命党员某到锡厂演说独立自强之说，赠云祥以革命新书多种，嘱以外交欧美，内逐满人，故其举兵发难，一依文明军律。闻云祥尝读《新广东》一书毕，哑然笑曰：两广人羊质虎皮，焉能干此伟大事业？揭独立旗，击自由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云云。其自负如此。戊申河口一役，驻越南革命党机关部事前派员与之联络，约以在临安附近响应，云祥极力赞成，后以义师失败，遂不克如期发动云。

第十八章 癸卯东京革命军事学校

孙总理与留学界

癸卯年上海苏报案发生后，总理自越南河内至日本横滨，与商人廖翼朋同居。时冯自由任香港中国日报驻东记者，往还至密。湘人陈范、陈撷芬，苏人黄中央（乌目山僧），均因苏报案逃日。此外留学生马君武、刘成禺、杨度、程家桢、李自重、桂少伟、卢少岐、李锡青、伍嘉杰、杨守仁、胡毅生、叶澜，及侨商黎焕墀、张果、陈才等，常来往东京横滨间，日访总理，高谈革命。冯自由等更募资合印章炳麟《驳康有为政见书》、邹容《革命军》十万册，分寄海内外各处，以广宣传。

日野与军事学校

是时留学界有一至困难之问题，盖驻日清公使曾向日政府交涉，凡留学生有抱革命排满思想者，即革其官费，禁止学习陆军。中国学生肄业兵事者，仅一振武学校，入校资格以官费学生为限，因是私费学生之有志兵事者，皆无从问津，各怀失望。以总理于日本军界交游至广，因就商焉。总理有日友日野熊藏少佐者，有名之军事学家也，于最新式之南非洲波亚人战术，素有研究，曾发明日本式之盒子炮及木炮，极为日本军界所推重，因与总理同研究波亚散兵战术，遂成知己。总理乃与筹划训练中国同志以军事教育之法，日野愿悉力以助，且允约友人担任教师。总理大喜，遂组织革命军事学校于东京青山附近，因防日政府干涉，一切规制，概取秘密主义。

校内之规制及学科

第一期报名入校者，得李锡青、桂少伟、李自重、胡毅生、伍嘉杰、黎勇锡（仲实）、郭健霄、卢少岐、卢牟泰、区金钧、刘维焘、饶景华、雍浩、郑宪成等十四人，除雍郑属闽籍外，皆粤人也。诸生皆自费，独桂胡二生由众供给之。校长为日野熊藏少佐，教务长为小室健次郎上尉，即后来专教留学生制造炸弹炸药之小室也。规定学期八个月，学科有普通兵事学及制造盒子炮木炮各种火药等门，尤注重波亚式散兵战法，及以寡敌众之夜袭法。入校时，诸生须宣誓服从革命党首领及本校规则，尤须保守秘密，仪式异常郑重，然不久渐为外界所知，咸称该校为东京之梁山泊焉。

解散之原因

开校一月，总理旋有美洲之游，校外事务概付托冯自由管理。诸生勤

学好问，颇为日教员所嘉许。及五月后，学生等各树派别，风潮迭起，翁浩、郑宪成率先自行退学。无何，刘维焘、饶景华亦退学。于是内鬩益甚，经中立者多方斡旋，卒无效果，不得已宣布解散。翁郑归闽，刘饶设法改入振武学校，卢少岐留学英伦，卢牟泰、李白重、郭健霄、李锡青、伍嘉杰、桂少伟返粤，锡青、嘉杰、少伟先后去世，留日者惟刘饶及胡毅生、区金钧、黎勇锡四人而已。时总理方游美国，得冯自由详报该校解散始末，为之慨叹不置。

第十九章 甲辰孙总理欧美之游

檀岛党报之创办

甲辰春，总理作第二次欧美之游，濒行以驻日党务托冯自由，家事托横滨山下町九番法国邮船公司买办黎焕墀。初抵檀香山正埠，该处本属兴中会之发源地，惟其时保皇会势力方盛，康徒陈继俨在其机关之新中国报，排斥革命，异常剧烈，革命党无如之何。时有旧式报馆名檀山新报者，又号隆记日报，原为总理戚属程蔚南所办，以笔政乏人，毫无精彩。总理乃使改组党报，亲为撰著论文，向保皇报大加挞伐，革党阵营为之一新。同时复函托冯自由，使代聘香港中国日报记者陈诗仲赴檀主持笔政，由程蔚南汇给陈旅费四百元，陈以被阻于驻香港美国领事，卒不果行。其后檀山新报改组为民生日报，聘张泽黎为记者，与保皇报主笔陈继俨、梁文兴大开笔战。檀岛之有革命党机关报，盖自此始。

大同日报之改组

总理鉴于保皇党势之日盛，自觉非联络洪门，不足以增加势力，乃从其舅氏杨文纳之劝告，毅然加入致公堂团体。及抵旧金山，保皇会果勾结清领事，并嗾使同党之税关译员阻总理登岸，被留海关木屋者数日。赖幸美国致公总堂总理黄三德、大同日报总理唐琼昌、中西日报社长伍盘照之助，以五百元保出候讯。时主持大同日报笔政者为康徒欧榘甲，因有反对总理之文字，为致公堂所逐。总理乃荐冯自由任该报驻东记者，并托冯代物色主笔。冯初荐桂人马君武，马以事辞。继聘鄂人刘成禺，刘濒行，恐登岸时见阻于保皇会，乃求上海时报主人翟楚青向保皇会介绍接待。保皇会以刘持学生护照赴美，不之疑，刘遂得以安然上陆。大同日报自刘到后，革命横议，鼓荡全美，华侨受其感化者日众。

洪门总注册之成绩

当刘成禺至旧金山时，总理已偕黄三德出游各埠，鼓吹洪门总注册事。盖美州华侨属致公堂党籍者占十之九，除旧金山总堂外，各埠设立分堂者，尚有百数十处。惟各分堂对于总堂，向少联络，团体日涣，威信渐失，加以洪门重要职员多染康梁馀毒，浑忘却反清复明之本来面目。总理有鉴于此，以为固结团体，非重新举行登记不可，乃提倡洪门总注册之议，并手订致公堂新章规程八十条如左：

致公堂重订相新章要义

原夫致公堂之设，由来已久，本爱国保种之心，立兴汉复仇之志，联

盟结义，声应气求，民族主义赖之而昌，秘密社会因之日盛，早已遍布于十八省与及五洲各国，凡华人所到之地，莫不有之，而尤以美国为隆盛。盖居于平等自由之域，共和民政之邦，结会联盟，皆无所禁，此洪门之发达，固其宜矣。惟是向章太旧，每多不合时宜；维持乏人，间有未惬众意。故有散漫四方，未能联络一气，以成一极强极大之团体，诚为憾事。近且有背盟负义，趋入歧途，倒戈相向者，则更为痛恨也。若不亟图振作，发奋有为，则洪门大义必将沦矣。有心人忧之。于是谋议改良，力图进步，重订新章，选举贤能，以整顿党务，而维系人心。夫力分则弱，力合则强，众志成城，此合群团体之可贵也。我堂同人之在美国者，不下数万余人，向以散居各埠，人自为谋，无所统一，故在平时则消息少通，有事则呼应不灵，以此之故，为外人所轻藐所欺陵者，所在多有。此改良章程维持党务所宜急也。且同人之旅居是邦，或工或商，各执其业，本可相安无事。但常以异乡作客，人地生疏，言语不通，风俗不同，入国不知其禁，无心而偶干法纪者有之矣；又或天灾横祸，疾病颠连，无朋友亲属之可依，而流离失所者，亦有之矣。其种种意外危虞，笔难尽述。语有之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若无同志来相维护，以相调恤，一旦遇事，孤掌难鸣，束手无策，此时此境，情何以堪？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捍御祸害，调恤同人，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一也。本堂人数既为美洲华人社会之冠，则本堂之功业，亦当驾于群众，方足副本堂之名誉也，乃向皆泄泄沓沓，无大可为，此又何也？以徒有可为之资，而未有可为之法，故虽欲振作而无由也。今幸遇爱国志士孙逸仙先生来游美洲，本堂请同黄三德大佬往游各埠，演说洪门宗旨，发挥中国时事，各埠同人始如大梦初觉，因知中国前途，吾党实有其责。先生更代订立章程，指示办法，以为津导，我旅美同人可以乘时而兴矣。况当今为争竞生存之时代，天下列强高倡帝国主义，莫不以开疆辟土为心，五洲土地已尽为白种所并吞，今所存者，仅亚东之日本与清国耳。而清国则世人已目之为病夫矣，其国势积弱，疆宇日蹙，今满洲为其祖宗发祥之地，陵寝所在之乡，犹不能自保，而谓其能长有我中国乎，此必无之理也。我汉族四万万人岂甘长受满人之羁轭乎？今之时代，不竞争则无以生存，此安南印度之所以灭也；惟竞争独立，此美国日本之所以兴也。当此清运已终之时，正汉人光复之候，近来各省风潮日涨，革命志士日多，则天意人心之所向，吾党以顺天行道为念，今当应时而作，不可失此千载一时之机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图光复祖国，拯救同胞，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二也。中国之见灭于满清，二百六十余年，而莫能恢复者，初非满人能灭之能有之也。因有汉奸以作虎伥，残同胞而媚异种，始有吴三桂、洪承畴以作俑，继有曾国藩、左宗棠以为厉，今又有所谓倡维新谈立宪之汉奸，

以推波助澜，专尊满人而抑汉族，假公济私，骗财肥己，官爵也，银行也，铁路也，矿务也，商务也，学堂也，皆所以饵人之具，自欺欺人者也。本堂洞悉其隐，不肯附和，遂大触彼党之忌。今值本堂举行联络之初，彼便百端诬谤，含血喷人，盖恐本堂联络一成，则彼党自然瓦解，而其所奉为君父之满贼，亦必然覆灭，则彼汉奸满奴之职，无主可供也。其丧心病狂，罪大恶极，可胜诛哉！凡吾汉族同胞，非食其肉，寝其皮，何以伸此公愤，而挫兹败类也？本堂虽疲弩，亦必当仁不让，不使此谬种流传，遗害于汉族也。此联合大群，团集大力，以先清内奸而后除异种，实为本堂义务之不可缺者三也。今特联络团体，举行新章，必当先行注册，统计本堂人数之多少，以便公举人员，接理党务。必注册者然后有公举之权，有应享之利，此乃本堂苦心为大众谋公益起见，法至良，意至美，凡我同人，幸勿为谣言所惑，迟疑观望，自失其权利可也。今特将重订新章，先行刊布，俾各埠周知，参酌妥善，待至注册告竣之日，然后随各埠公举议员，择期在本大埠会议，决夺施行。望各埠堂友同心协力，踊跃向前，以成此举。同人幸甚，汉人幸甚，谨将重订新章条款详列呈览。

第一章 纲领

一、本堂名曰致公堂，总堂设在金山大埠，支堂分设各埠，前有名目不同者，今概改正，名曰致公堂，以昭划一。

二、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三、本堂以协力助成祖国同志施行宗旨为目的。

四、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当认作益友，互相提携；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

五、凡各埠堂友，须一律注册报名于大埠总堂，方能享受总堂一切之权利。

六、凡新进堂友，须遵守洪门香主陈近南遗训，行礼入闾。

七、所有堂友无论新旧，其有才德出众者，皆能受众公举，以当本堂各职。

八、本堂公举总理一名，协理一名，管银一名，核数一名，议员若干名。（以上百人公举一名）

九、本堂设立华文书记若干名，西文书记若干名，委员若干名，干事

若干名，以上各人，皆由总理委任，悉听总理管制。

十、本堂设立公正判事员三名，公正陪审员廿名，皆由总理委任，但不受总理节制。

十一、总理协理以四年为一任，管银核数一年为一任，议员由初举时执筹，分作三班，第一班一年为一任，满期照数选人补充，或再举留任；第二班两年为一任，满期选补；第三班三年为一任，满期补充。如是议员之中常有三分之二为熟手之人。

十二、判事员为长久之任，若非失职及自行告退，不能易人。判事陪审员分两班，第一班一年为一任，任满由总理择人充补；第二班两年为一任，满期择人充补如之。

十三、各埠支堂当举总理一名，书记一名，管银一名，核数一名，值理若干名，皆由堂友公举，呈名于总堂总理批准，方能任事。如所举非人，总理有权废之，堂友当另行再举妥人。

十四、各埠支堂堂友可随地所宜议立专规，以维持堂务，然必当先呈总堂议员鉴定，总理批准，方得施行。

十五、各埠新立香主，必经总堂议员议决，总理批准，方能领牌受职。该埠叔父职员等必先查明该新香主品行端正，堪为表率者，方可联保。至领牌受职之后，凡放新丁一名，须缴回本堂底票银二元，如未经议准领牌，竟欲开台，该处叔父职员等切勿徇庇，并带新丁入闾；如有不守堂规，或不领牌，或不缴交底银，一经查出，定将名号革除，并追回票牌等件。

十六、凡公举人员之期，皆以每年新正为定。

十七、议员议事必要人数若干，方为足额，乃能决事。

(下略)

总理预计此新章如能实行，则凡洪门会员皆须一一缴纳注册费，全美致公堂会友逾十万人，此项收入为数不赀，大可供内地革命军之用。此议经旧金山总堂赞成，并推举总理及黄三德遍游南北东西百数十埠，到处劝告洪门人士，实行反清复明之宗旨，并提倡总注册之利益。然当时保皇分会林立于各埠，致公堂职员误入歧途者，实繁有徒，总理虽苦心孤诣，舌敝唇焦，而各分堂对于总注册事，大都阳奉阴违，延不举办，总理奔走数月，收效绝少，遂委其事于黄三德，而有欧洲之行。

总理之对外宣言

总理至纽约时，与留美学生王宠惠、陈锦涛、薛仲瀛等数相过从，尝自撰一告欧美人书，题曰“中国问题之真解决”（The true solution of Chinese question）。此文之成，颇得王宠惠之助，东京日文革命评论及香港中国日报尝译载之。革命党对外宣言之公布，此为第一次。

第二十章 革命党与洪门会党之关系

洪门之源流及派别

洪门即天地会，三合哥老两会皆其支派。三合会又称三点会，在海外或称洪顺堂及义兴会，在美洲则通称致公堂，檀香山、菲律宾、澳洲亦有称致公堂者。是会始创于清初康熙时代，其时距明亡未久，明之忠臣烈士再三力图匡复，誓不臣清，前仆后兴，卒难挽回世运。二三遗老以清祚已固，兴复大业，非一时所能收效，乃欲以种族思想流传后人，特创设一种秘密团体，为传播此种思想之导线，是即洪门团体之所由起也。其宗旨为反清复明，洪门人士将清字减去头上之主字写作，满州之满字亦作，即为废灭清主之表示。据洪门秘册所载，始创天地会者，为朱洪竺、陈近南、王大洪诸人，疑即郑成功、张煌言等之假托。其发源地为福建少林寺，所称五祖之第一祖亦产于福建，则郑张假托之说，当有可信。又秘册所载少林寺僧奉清帝康熙命挂帅出征，战胜回朝，为奸臣所害，清帝复派兵燬少林寺，僧众逃生者寥寥，遂由军师陈近南创设天地会，潜植势力，以谋复仇，分五路组织支会，是为五祖云。似皆喻言也。

洪门之秘密记号

三合哥老虽同出一系，然其口号暗语各不相同。本书与哥老会关系尚浅，故所述仅以三合会为限。三合会之口号暗语，多以鄙俚粗俗之言表之，如会长曰大佬（犹哥老会之称龙头），主盟人曰老母，介绍人曰舅父，首领曰洪棍，参谋曰纸扇，干事曰草鞋，秘册曰衫仔（哥老会谓之海底），杀人曰洗身，洗澡曰冲凉，割耳曰取顺风，发誓曰斩鸡头，侦探曰风仔，作奸细曰穿花红鞋（此与哥老会同），吃饭曰耕沙，皆最普通者也。其所以故作鄙俚之原因，实由于创设此种秘密团体之本意，专注重于中等以下之社会，盖上等社会所谓士大夫之类，多与官吏接近，而官吏固无一不充满族爪牙，而不利于汉人者。因是故作下流粗俗之口语，使一般士大夫闻而生厌，避之若俛〔注释：“俛”当作“浼”。〕，而后其根株乃能保存，而潜滋暗长于异族专制政府之下也。又拜会结盟号曰演戏，戏剧分桃园结义、桥边相会、中堂教子、斩奸定国四幕。秘册所载戏剧及七言诗，一一由大佬先锋等背诵无遗，琅琅可听。斩奸又称斩七，盖少林寺之惨遭满虏毒手，乃由奸人马七之告密，故洪门最恶七字，凡遇七字皆以吉字代之。斩奸时预制一马吉人形，各口出毒誓，以刀斩之，仪式庄严，令人不寒而慄。又其团体异常固结，会章以手足相顾，患难相扶为要旨，凡属同志皆称手足，遇路人有相斗者，每遇暗号，莫不争先协助，惟恐不力。二百年来，种族思想之表现，渐渐有名

无实，独于患难相扶之义，则久而益彰，而海外华侨之加盟者，且较内地尤盛，殆亦团体观念使然。

致公堂与保皇党

旅美华侨之洪门团体号致公堂，总部设于旧金山大埠，他如纽约、芝加古、波士顿、圣雷士、罗省、费城、砵仑、舍路等百数十埠，皆设分堂，凡有华侨驻在之地，无处不有之，咸隶属于旧金山。华侨列籍堂内者，占十分之八九。其在大埠者，未入洪门尚可谋生，若在小埠，则非属致公堂会员，辄受排挤，故势力伟大，为各团体冠。考其历史，最初由广东三合会首领因避清廷摧残，亡命海外，遂组织致公堂以资联络。其后太平天国失败，洪秀全、陈金刚诸部将亦多远托美洲，重张旗鼓。然久而久之，故老凋谢，面目渐非，洪门人士能了解宗旨者，百不得一，此总理丙申年初次游美，所以不能收寸效也。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挟其衣带诏之声威，于己亥岁渡美，初发起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于英属加拿大。华侨以其身受清帝之殊宠，多艳羨之，由是保皇会所遍设于北美各埠。康徒徐勤、梁启田、欧榘甲、陈继俨等知洪门大可利用，乃先后投身致公堂党籍，以联络彼中之有力者。洪门中人不知其诈，多为所愚，因此而跨入保皇会籍者，比比然也。其后欧榘甲更运动致公堂干事唐琼昌创设大同报于旧金山，为洪门党报出版之噶〔注释：“噶”当作“嚆”。〕矢。欧初自号太平洋客，大倡广东独立及排满之说，颇受世人欢迎，及为康有为痛责，乃论调一变，转而歌颂天王圣明，排斥民族主义。以反清复明之洪门党报，而作此矛盾之论调，亦异闻也。

革命党与哥老会

兴中会员与哥老会关系最深者为湖南人毕永年，庚子汉口之役，哥老会诸头目多为唐才常林圭所用，毕介绍之力也。毕于己亥年尝偕日人平山周漫游汉口长沙浏阳衡州各地，结识哥老会头目李云彪、杨鸿钧、张尧卿、李堃山、辜天佑、师襄诸人，发挥兴中会之宗旨，及孙总理之生平，欲使哥老会与兴中会联合倒满，李杨等颇为所动。是年冬，毕偕哥老会头目七人抵香港，实行兴中、三合、哥老三会合并事，仍称兴中会，公推孙总理为总会长，与议者有陈少白、杨衢云、史坚如、毕永年、宫崎、李云彪、杨鸿钧、辜鸿恩、张尧卿、李堃山、郑士良等十余人，议定纲领三则，歃血为盟，铸印章上诸总理。无何，李云彪等以兴中会供给不周，未满所欲，适康有为自南洋至港，欲因以为用，赠李等各百金，李等以康富有，遂与发生关系。毕责以大义，无效，乃愤然作厌世想，竟投浙江普陀，削发为僧。李等后助唐才常经营汉口发难事件，未几，亦以索资不遂，宣告分裂。此哥老会参加近年中国革命历史

之大略也。及甲辰年，黄兴、刘揆一在湘运动革命，以哥老会龙头马福益之力为多。马为人忠诚好义，远非李杨诸人所及。甲辰败后，次年秘密回湘，图再举，卒为端方所害。哥老会员之能始终贯彻其宗旨者，马可谓当之无愧。

致公堂与孙总理

洪门向称党外人为风仔，凡非党员，概以风马牛视之。乙未以前，兴中会要人属洪门党籍者，仅郑士良、尤烈等一二人。己亥庚子间，三合、哥老两会首领虽有推尊总理为总会长之举，然仅属洪门一部之特殊动作，究仍有泾渭之分。丙申总理初次渡美，洪门人士无助之者，即以其非同盟手足也。甲辰冬总理至檀香山，知非列籍洪门，不足以联络多数之同志，始毅然加入致公堂，是日拜盟者六十余人，由主盟员封总理为洪棍焉。同年总理自檀渡美，清领事预得消息，先向美移民局照会反对总理入境，旧金山税关华人译员多隶保皇会籍，衔党首命亦向美国税关长摇舌，谓总理所持护照为伪做，于是总理被阻于船上者一夜，次日移送移民局候审所，复被困于木屋者数日。先是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及大同日报司理唐琼昌等得中西日报社长伍盘照通知，知总理于入美境时被清领事及保皇党暗算，乃延律师那文，以五百元向税关保出候讯，并致电华盛顿政府抗争。总理既出木屋，大受洪门欢迎，盖洪门例称曾起兵抗满者为大哥，总理既入其党籍，则为大哥者当然受此殊礼，与丙申年初次到美时情形大异矣。致公堂以保皇党勾结关员，阻总理登岸，大为愤激，适欧架甲方主大同报笔政，亦有排总理言论，黄三德、唐琼昌乃免除欧职，请总理荐同志承乏。总理荐冯自由为该报驻日记者，并托冯物色总编辑一人。冯初荐马君武，马以事辞，乃改荐刘成禺。及刘抵美，而该报之旌旗一变，自是洪门之宗旨始得发扬于北美，大同报之力也。总理以旅美致公堂会员至众，惟团体散涣，主张分歧，不能为祖国革命之助，乃提出举行洪门会员总注册之议，并代撰致公堂新章规程八十条，此新章如能实行，则于革命实力之增加，非常伟大。盖旅美华侨挂名致公堂者逾十万人，以每人须缴纳注册费美金二元之数算之。总额可得华银数十万，革命党得此巨资，则满政府运命之危险，不待言矣。致公总堂职员对总理提议，极表赞成，遂推举总理及黄三德二人游埠演说，提倡注册。于是总理等周游美国南北百数十埠，历时数月，各埠致公堂职员出而赞助者，有纽约之雷月池、黄溪记，波士顿之梅宗炯，罗省之杨廷光、吕统积，山的古之谭淦明，纽柯连之陈秋谱，美疏勒之黄煖家诸人。然是时保皇会所遍布各地，洪门人士入其圈套者，实居多数，总理虽惨澹经营，煞费唇舌，而报名注册者，寥寥无几，仅为他日再来时辟一新途径而已。

横滨之三点会

此外革命党员之列籍洪门者，亦不乏人。陈少白在香港入三点会，被封为纸扇，林述唐、黄克强在湘鄂入哥老会，被封为龙头，此其尤著者。甲辰某月，骆观明、梁慕光、张绩等在日本横滨发起三合会，留日学生加入者，络绎不绝。第一次拜盟者，有冯自由、胡毅生、李白平、陈湘芬、廖翼朋五人，第二次有刘道一、秋瑾、刘复权、彭春阳、仇亮、王时泽、曾贞等二十余人，盖当时留学生多认联络会党为运动革命之捷径也。

加拿大致公堂之殊勋

庚戌广州新军一役失败后，冯自由应英属加拿大云高华埠大汉日报之聘，主持笔政。革命党到加拿大者，冯为第一人。该报为加属致公堂之言论机关，冯以洪门党员之资格，大受各埠华侨欢迎。是年冬，冯得总理电，令急筹饷备广州举事之需，乃周游各埠演说募款，捐资者异常踊跃，域多利及都朗度两埠致公堂慨然变产助饷，为洪门空前之创举。计是次捐款约七八万元，占黄花岗一役用款之半数，倘冯非隶洪门党籍，决难收此良好之效果。盖洪门人士门户之见极严，其排满之宗旨虽与同盟会相同，然常卑视洪门以外之革命党为后辈。冯深知彼中情形，故到加拿大后，绝不谈同盟会组织事，以避猜忌。加属各埠有致公堂数十处，域多利为名义上总部，云高华为事实上总部，两埠发生职权上之纠纷已久，赖冯从中排解，卒能消弭于无形，域埠致公堂后能变产助饷，实以此故。冯于将离加拿大时，始在云高华、域多利等处发起同盟会支部。

与革命无关之洪门团体

除美国及加拿大外，各地洪门团体曾为革命尽力者，有檀香山、墨西哥、澳洲等处之致公堂。澳洲雪梨金山致公堂有机报曰民国报，提倡革命，颇著劳绩。菲律宾亦有致公堂，但与革命党向无关系。南洋英荷两属及越南、暹罗、缅甸等处之义兴会团体，星罗棋布，会员较南北美尤盛，惟以地方政府取缔过严，遂致全失本来面目。同盟会历年运动，向以南洋为大本营，独不能得义兴会之助，故谓南洋洪门团体与革命无关，亦无不可。

第二十一章 甲辰马福益长沙之役

禁止爱国之反感

癸卯（清光绪二十九年）四月，留日学生为反抗俄人侵占东三省事，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于东京。以清政府懦弱无能，甘心卖国，乃派钮永建、汤檠二人回国，谒直督袁世凯，请愿出师拒俄，留学生愿为前驱，袁不纳，且将不利于二代表。钮等狼狈回日复命，留学生闻之，非常愤慨。前此希望清廷维新变法者，至是多萌革命之想，独军国民教育会干事满州人长福、湖北人王璟芳，竟携该会会员名册诣北京向清政府告密，各得厚赏，由是凡列籍该会者，咸慄慄自危，革命思潮遂駸駸乎有一日千里之势。

黄轸与刘揆一

是时留学界中有湖南善化人黄轸，号近午，后改名兴，别字克强，湖北两湖书院学生，而梁鼎芬之高足弟子也。少有大志，以官费渡日，在宏文书院肄业速成师范，军国民教育会成立时，为会中发起人之一。闻清廷媚俄事故，义愤填膺，遂联络同志回国大举革命。初与同乡刘揆一、杨笃生、徐佛苏诸人，于甲辰春发起华兴会，为革命机关，湘籍留学生加入者颇不乏人。其对于革命运动方法，仍取法唐才常、林圭，拟专从联络哥老会入手，以刘揆一昔年在乡，曾由哥老会行堂谢寿祺之介绍，获交于大龙头马福益，故办邀刘回湘协同进行。刘衡山人，系宏文书院第二届速成师范生，毕业后，遂与黄联袂返国开始活动。

最初之筹备

当唐才常运动哥老会时代，哥老会最有力之大龙头为王四脚猪，又号王四爵主，其势力由两湖达于镇江。王死于庚子一役，马福益袭其位，刘揆一于东渡前曾一度解其危困，故与发生关系。黄刘返湘后，运动益力，同志陈天华、章行严、谭人凤、刘道一、萧堃、柳继贞、宋教仁、胡瑛、柳聘依诸人各分途进行。黄设明德学堂于长沙北门正街，聘直隶人张继、福建人翁巩、江苏人秦毓鎰为教员，皆同志也。又设东文讲习所于小吴门正街，为运动总机关，定期每日上午九时诸同志齐到讲集所 [注释：“讲集所”似应作“讲习所”。]，讨论进行方法。刘揆一在醴陵县充渌江学堂监督，经理各地发难事，杨笃生则驻上海，策应一切。

华兴会与同仇会

华兴会员先后加盟者四五百人，多属学界分子，于联络秘密会党，极

不便利。黄刘等乃于华兴会外，另设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仿日本将佐尉军制，编列各项组织，黄自任大将，兼会长职权；刘揆一任中将军，掌理陆军事务；马福益任少将，掌理会党事务。浏阳普集市于每月某某等日，例开牛马大会，届期各乡村群以牛马犬豕各种兽类赴赛，莅会者凡数万人，为湖南全省有名之墟集，与会群众泰半隶哥老会籍，故哥老会亦规定是日为拜盟宣誓之佳节。同仇会即于同日举行马福益之少将授与式，由刘揆一代表会长黄軫，亲给马以长枪二十挺，手枪四十挺，马四十匹，并监督宣誓，仪式庄严，观者如堵。自是哥老会员相继入会者不下十万人，声势在庚子唐才常一役之上。

起事之策略

黄刘马等之大计划，预定于甲辰九月清太后万寿节日，在长沙、岳州、衡州、宝庆、常德等处，分五路起事，先期在省城万寿宫之皇殿下，预藏大炸弹一具，候全省文武官吏届时到场行礼，即行燃放，以期一网尽之，然后各路同时发动。一切布置，略已就绪，讵于万寿节前十馀日，有会党何少卿、郭鹤卿二人以机事不密，在湘潭县城被县吏逮捕，其大体计划亦被探悉，湘潭县令即飞报湘抚俞廉三告变。驻湘潭之哥老会行堂有号飞毛腿者，知事已泄，乃走报马富益。马时驻湘潭属之茶园铺矿场，距县城五十里，得讯后，即令飞毛腿驰赴省城，告黄刘使速戒备。省城距茶园铺一百四十里，飞毛腿于一昼夜间竟能奔驰一百九十里，洵属名不虚传。

党人之出险

黄近午寓明德学堂对门，刘揆一寓保甲局巷彭希民宅。得警后，以各处准备未竣，不得已匿迹他所，以避清吏搜索。未几湘抚派兵查缉各党人寓所，全城骚扰。黄乃避居吉祥巷耶教圣公会，由牧师黄吉廷、同志曹亚伯保护出险。刘亦绕道赴汉口，得免于难。马福益则由湘潭逃往广西，次年春由桂返湘，欲谋再举，卒为湘抚端方所擒杀，留东学界特开追悼大会以纪念之。计是役用费在五万元以上，概由黄刘二人筹措，二人即因此举破家云。

第二十二章 甲辰万福华枪击王之春

万福华略历

万福华，安徽寿州人也，性豪侠，少慕朱家郭解为人，慨然有剪除奸佞之志。与同乡吴春阳交最密，吴为革命党之急进者，万日与游，故亦醉心革命，居恒惟吴马首是瞻。甲辰某月随吴自皖莅沪，由同乡荐充某学校教员。是时黄克强、刘揆一方自长沙脱险，先后行抵上海，遂与同志陈天华、郭人漳、张继、徐佛苏、章行严、苏凤初、夏时、林万里诸人组织秘密机关于新闻路新马路馀庆里，旅沪各省革命党员常假该处为议事所焉。万因吴春阳之介绍，结识黄刘陈等，知彼等皆革命实行家，极致钦崇，亟欲立功以自见，未几而有枪击王之春之事。

枪击王之春情形

桂抚王之春自癸卯年欲借法兵平乱，大受两广人士及京官之反对，即已失职居沪。旋复有勾结俄人侵略东三省之举动，国内志士闻警，异常悲愤，咸欲得其肉而甘心焉，万其一人也。以此种国贼不速剪除，国将不国，遂决计行荆柯聂政之事。先向友人假得手枪一挺，并探悉王住跑马厅新马路昌寿里，于是日伏王宅左右，谋伺隙诛之。詎王深居简出，即有时外出，亦以侍从颇众，无从下手。乃于十月十三日冒王友赵某名义，派人持请客单邀王会饮于四马路金谷香西菜馆。王不之疑，是日午后七点钟乘马车应招，至金谷香，即登楼，以主人未到，匆匆下。万预在梯旁相候，见王下，急举枪击之，同时大骂王之春卖国贼，吾代四万万同胞行诛，声震四邻，观者如堵。时一弹掠王头上过，王并未受创，迨万再举枪时，则已为王之差弁王清泉所擒，手枪即被夺去，一时巡捕大集，而万遂被拘入狱矣。

黄兴等之被逮

住居馀庆里之同志，闻万入狱，乃派章行严赴西牢慰问。时捕房正多方侦万之同党及居址，因章探问，遂得跟踪至新闻路馀庆里，大事搜索，并将寓所居人全数逮捕，押至捕房候审所。计被捕者有黄克强、陈天华、张继、郭人漳、章行严、徐佛苏、夏时、林万里、苏凤初、朱启陶等十余人，独刘揆一适以事外出得免。郭人漳为现任道台，所交官绅，多属政界权要，故郭等被系未久，即有泰兴县令龙璋向会审公廨保释，上海道袁海观亦亲访英总领事要求释放，故郭等十余人遂得不问事由，全数开释。就中黄克强一人自长沙莅沪，未及一月，湘省方悬巨赏缉之，此次被逮，乃用伪名虚报，故中西官吏无有知其为著名革命党者。黄及刘揆一、陈天华、张继、徐佛苏诸人经此役后，遂皆避地日

本。黄刘陈张等先后发起同盟会，徐佛苏则与立宪派发生关系，日为新民丛报作文。

审讯与判决

万福华被捕后，旋在会审公廨开讯，承审员为清同知黄耀宿及英国副领事德为门。律师雷满代表原告王之春出庭主控，万之亲友亦延爱礼司代为声辩。时有王之差弁王清泉出而作证，谓十月十三日晚，王大人因有友邀往金谷香西菜馆宴叙，即偕差弁及马夫同至金谷香楼上十六号房。见只有一东洋装束之华人在座，不见主人，因即下楼。其人追至楼下，即将手举一六门手枪，向王大人欲击，幸枪为衣袖所绊，弹未放出。差弁即上前擒住万手，后经马夫帮同拿获，唤到华捕，拘入捕房，由捕头在枪内取出弹子五枚。当万举手欲击时，口中大呼要打死卖国贼云云。复有华捕声称，万被拘入捕房时，曾问以持枪作何用，万言欲击王之春，因王前在桂抚内欲借法兵平乱，故拟将伊处死等语。被告律师乃起言原告王之春不肯到堂，殊不合律，原告不到，则证人所言应作无效，原告律师驳之。此案开讯多次，卒由承审员宣告审判终结，随下判辞曰：万福华谋杀未成，自应照律惩办，今当发往西牢监禁十年，并罚作苦工。万闻之遽大呼曰：“我之为此，实为国家大局起见，何罪我为？求仁得仁，我得其所矣。”于是昂然随巡捕而去。万居狱中，尝与囚犯数人阴谋越狱不成，伤印度巡捕一名，会审公廨乃更增加监禁期限为十五年。民国建元后，皖省革命党员联名请袁世凯向上海租界当局交涉释万，因万曾越狱伤捕，租界当局引为口实，久未开释。后经交涉多次，万始获重见天日。

第二十三章 香港中国报及同盟会

革命报之元祖

香港中国日报为革命党机关报之元祖，自己亥（清光绪二十五年）以迄辛亥，此十三年中，凡兴中会及同盟会所经历之党务军务，皆藉此报为惟一之喉舌。中间遭遇无数之风潮及重大之阻力，均能独立不挠，奋斗不懈，清英二国政府终无如之何。考兴中会最初宣传品，只有扬州十日记一种，己亥间尝用中国合众政府社会名义，颁发传单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属华侨，请其协助革命，此外见诸文字者，殊不多睹。自乙未广州一役失败后，孙总理久在日本规画粤事，重图大举，知创设宣传机关之必要，始于己亥秋间派陈少白至香港筹办党报，兼为一切党务军务之进行机关。是年冬，此报遂发刊于香港士丹利街门牌二十七号，即中国日报是也。出版后，陈自任总编辑，杨少欧、洪孝充、陆伯周等辅之。除日刊外，另发行中国旬报，卷末附以讽刺时事之歌谣谐文等类，曰鼓吹录。其后海内外报章多增设谐部一栏，盖滥觞于此。是报出版之初，所有经费皆仰给于总理。己亥庚子间，党人及日英志士奔走香港、惠州、日本、南洋之间，至为忙碌，大都由中国报招待供应。嗣惠州义师瓦解，报馆之经济能力亦受影响，殆有不支之势，其赖以维持不坠者，则同志富商李纪堂之力为多。

郑贯一与新闻界

香山人郑贯一向任横滨清议报编辑，因与冯自由、冯斯栾等创办开智录，鼓吹革命，遂为梁启超所遂。总理乃函荐郑于中国报，辛丑（光绪二十七年）郑归自日本，发挥其新颖思想于陈旧之文字堆中，极受社会欢迎，实为粤中报界放一异彩。郑为人豪迈不羁，任中国报笔政数月，即辞职另创世界公益报，继又弃公益报而另创广东报，均无所凭藉而以独力成之。两报皆鼓吹革命，而投资者皆非革命党人，特表同情于革命而已。是年中国报移于上环永乐街，总理于十二月初九日由日本乘日轮八幡丸至香港，寓报馆三楼，旋于十五日赴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自乙未广州一役后，港政府即有禁止总理五年入境之令，期满后，总理尝于庚子年过港，仍禁止登陆。此次到港，虽未受港吏干涉，然离港未久，港政府又复重申禁令，至辛亥反正始行撤消。

陶模与洪全福

中国报虽发刊于香港，而销场之畅旺，则有赖于广州。盖港中商人多缺乏政治思想，于偏重政治之报纸，绝不措意，故中国报出版数年，港人购阅者不满千数。惟广州之政学两界，则已渐趋改革一途，其所持政

见多视中国报为正鹄，而尤以陶模督粤时代为特盛。陶雅重新学，任吴敬恒、钮永建为幕僚，其黜陟属吏，恒以中国报之评判为标准，故中国报在粤销场，以是时为最佳，仅督署一处销售至二百余份。清季督抚在粤政绩，以陶为差强人意，中国报与有力焉。陶去粤数月，即有党人洪全福、李纪堂、谢赞泰、梁慕光、李植生等谋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除夕在广州发难，是役出资者为李纪堂一人，总理及少白均未预闻。事后广州岭海报记者胡衍鶚大放厥辞，痛斥排满革命为大逆不道，中国报记者陈诗仲、黄世仲乃严辞辟之，双方笔战逾月，于民族主义之阐发，收效非鲜。

两党报之笔战

壬寅夏间，中国报以留日学界之革命思潮异常蓬勃，特聘冯自由为驻东通信员，故留学界消息，以中国报之记载为最详。甲辰年（清光绪三十年），康有为命徐勤发刊商报于香港，大倡保皇扶满主义，中国报乃向之痛下攻击，康徒气为之慑。是时世界公益报、广东报、有所谓报、东方报、少年报等先后出版，民党在言论界遂渐占势力。惟中国报以维持困难，乃由容星桥介绍与文裕堂印务公司合并，迁于荷理活道。公司设总理三人，以李纪堂、陈少白、容星桥三人分任之。及乙巳抑制美约事起，广州香港等处总商会各举派代表磋商与美商会参订修约问题，各代表乃公聘何启、陈少白二人为顾问，遇事辄就报馆请益焉，是为革命党与商界机关接近之嚆矢“嚆矢”当作“嚆矢”。。

粤路风潮与禁报

乙巳冬，中国报复由荷理活道迁至上环德辅道。翌年春，粤督岑春萱决将粤汉铁路收归官办，为粤路股东黎国廉等所反对，遂捕黎系狱，并禁止粤中各报登载反对言论。于是大股东陈席儒、陈赓虞、杨西岩等乃在香港组织粤路股东维护权会，函电各方极力抗争，中国报及港中各报均力助股东，攻击岑春萱之违法占权，异常激烈。岑于莅粤之初，颇重视中国报，对于行政用人之批评，间有采纳，及为港报反对，遂下令禁止各报入境，中国报在粤之销场，遂为之大受打击焉。虽其后多方设法，有时或可秘密运粤，然直至辛亥年反正以前，终未公然取消禁令，其关于主义上之损失，殊非浅鲜。陈杨等设会争路数年，为之谋主者即为中国报总理陈少白。粤路经此次风潮后，因官商冲突，争端不息，路事卒无所成，岑春萱实尸其咎。

同盟会之组织

乙巳七月，同盟东会京本部“同盟东会京本部”似当作“同盟会东京本

部”。成立。总理以庚子后内外党务久已停顿不振，遂于八月初十日特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至香港，组织香港、广州、澳门等处同盟分会。冯至港，即与陈少白等筹备成立，虽兴中会员亦须一律填写誓书，众举陈少白为会长，郑贯一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是年先后加盟者有陈少白、李纪堂、容星桥、郑贯一、李自重、李树芬、黄世仲、梁扩凡、温少雄、卢信、廖平庵、陈树人、李孟哲、邓警亚、李伯海诸人。时李自重与史古愚、伍汉持、陈典方、崔通约等设光汉学校于九龙，提倡军事教育，屡招港吏干涉。是年冬，总理偕黎仲实、胡毅生、邓慕韩等赴西贡，舟过香港，假法邮船，约诸同志开会讨论党务。适是时中国报与有所谓报因抵制美约事意见不合，互相攻击，冯自由调处无效，总理乃约陈少白、郑贯一至法轮，劝令和解，陈郑从之。未几郑死于疫，香港各界人士开追悼会于杏花楼，莅会者千数百人，郑之深得人望，可见一斑。

黄克强与吴崑

乙巳十一月，黄克强自日本至港，寓中国报，旋取道赴桂林，易名张守正，号愚臣。时郭人漳方任桂林巡防营统领，黄与彼为旧盟，故欲说其举兵反正，郭颇有意，以与陆军小学监督蔡锷不睦，虑为所乘，卒不敢动。黄于蔡亦属故交，尝居间调处，令其合作，均不见听，遂怏怏归香港。寻赴新嘉坡，与总理筹商进行方法。及丙午夏间，鄂同志吴崑奉日知会刘贞一、冯特民命至港，欲访黄协议鄂省军事，因黄未返，乃在中国报守候两月。黄回，以饷项不足，令吴返鄂，传语各同志静候。复有同志梅霓仙自桂林来，谓郭人漳部待款而动，请黄接济，黄亦遣其返桂，嘱令听候时机。

康同璧之涉讼

丙午七月，文裕堂以营业不佳，宣告破产。先是保皇会员叶惠伯代表康有为之女同璧，在香港法院控中国报以毁谤名誉之罪，要求赔偿损失五千元，此案涉讼经年，迄未解决。中国报搜罗康有为师徒棍骗证据，极为充足，颇有胜诉之望，惟英律凡被告无能力延律师抗辩，即等于败诉，讼费须由被告负担，故文裕堂如破产，则所附属之中国报亦须拍卖，以供讼费之需。冯自由以此举于民党名誉关系至巨，乃求助其岳翁李煜堂，得其助力，事前以五千元向裕堂“裕堂”当作“文裕堂”。购取中国报，始得免于拍卖。新股东为李纪堂、李煜堂、李亦愚、潘子东、伍耀廷、吴东启、伍于簪、麦礼廷诸人，八月中国报迁于上环德辅道三〇一号，冯自由任社长兼总编辑。时总理对于康同璧讼案，主张继续抗诉，特由南洋汇款一千元于陈少白，使延律师力争。陈以讼事牵缠，费

时失事，不欲再事兴讼，故此案结果遂为无形之失败。

三民主义之来源

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始见于总理所撰之民报发刊词，惟从来未有简称为三民主义者，有之，自冯自由始。丙午春，香港各界人士以陈天华为反抗日本取缔学生规则愤而投海自杀，特开追悼会于杏花楼，冯自由撰联挽之曰：“生平得爱友二人，星台（天华字）殉国，近午（克强字）何之，可叹吾党英才，又弱一个；灵爽凭健儿五百，公武（南洋同志通函向讳称孙文二字曰公武）鸣钟，自由不死，誓覆虏酋政府，实践三民。”联为陈少白手书。自是三民主义四字遂常见于中国报论说及代理民报之广告，海内外各报亦渐有采用之者。惟乙巳冬冯自由有论文曰“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文长二万馀言，其时尚未有三民二字出世也。胡汉民至己酉冬尚语冯自由，讥三民二字之名词为不通，然今日已为举世所沿用矣。

同盟会之活动

丙午冬同盟会改选干事，冯自由当选会长，党务日渐发达，至丁未年而尤盛。是年为同盟会在粤桂闽三省最活动时期，由香港派出代理主盟员多名，分赴各府县收揽党员，推广势力。许雪秋、詹承波、郭公接等赴潮汕，设通信处于汕头至安铁街路公司；郑子瑜、陈佐平、温子纯、周毅军等赴惠州，设通信处于归善水东街广荣号；姚雨平、张伯乔、朱执信、赵声等赴广州，设通信处于制台前张大夫第；张谷山、萧惠长等赴嘉应，设通信处于兴宁城兴民学堂；黄旭昇、何克夫、莫伟军等赴北江，设通信处于连州三江墟两等小学；刘古香、张铁臣、韦立权、刘培钦等赴广西，设通信处于浔州大黄江埠广亨号及柳州弓箭街富贵陞旅馆、梧州大南门外文明阁等处。此外赴澳门者为刘樾杭，赴福建者为黄乃棠、林菊秋。就中尤以姚雨平、张谷山之运动附城军队，及许雪秋、邓之瑜“邓之瑜”应作“邓子瑜”。之运动惠潮会党，为成效最著。是时会所尚未设置，一切党务皆在中国报处理之。及戊申正月改选干事，冯自由仍任会长，黄世仲庶务，谢心准书记，乃新设会所于皇后大道马伯良药肆四楼。河口失败一役，党员黎仲实、梁恩、高德亮、麦香泉、饶章甫、陈义华、关人甫等先后被越南政府递解至港，均由会所招待一切。计丁戊两年在香港加盟者，有张静江、黄伯淑、倪映典、方紫柁、谢英伯、林伍、余丑、余通、卢岳生、李是男、李海云、周觉、葛谦、谭馥、严国丰等二百馀人，独张静江宣誓时，要求减去誓约内“当天”二字，谓其笃信无政府主义，不信有天，因破格准之。

丁戊两年之军务

总理自庚子惠州一役失败，从辛丑至丙午之六年间，革命军务殆完全停顿，至同盟会成立，始复着手进行。丙午间，黄克强亲入广西，说郭人漳反正，刘道一、孙毓筠、杨卓林、胡瑛等先后赴湘鄂苏扬各地，有所活动，均无所成。至丁未春，各地同志受萍浏革命军之感应，皆踊跃思动。适郭人漳奉粤督命，从桂林调驻广东罗定，总理、克强得冯自由电，认为绝好时机，即偕胡汉民、汪精卫、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南游，二月初一日抵香港。克强、精卫、萱野留港，拟入肇庆，促郭人漳率兵反正；池亨吉则偕留学生方瑞麟、方汉成、乔义生等赴潮汕，助许雪秋起事。克强居松原旅馆数日，张伯乔自广州来，谓郭又调驻钦州，粤吏探悉克强由日抵港，已备文向港督要求引渡等语，而松原旅馆亦忽有粤史派来侦探窥伺其间。克强以郭已他调，留港无用，乃命胡毅生随郭赴钦相机行事，自返日本。精卫则移居普庆坊机关部，与刘师复、廖平子同寓。于是许雪秋、邓子瑜、刘师复、王和顺诸人，先后分赴广州、汕头、归善、钦州各地极力进行。计丁未一年，许雪秋、陈芸生等所经营者有三月潮州城之役，四月黄冈之役，九月汕尾之役；邓子瑜所经营者，有五月七女湖之役；王和顺所经营者，有八月防城之役；而刘师复则以谋炸李准牵制清军之故，于五月初一日因制弹失慎，炸去一臂，被逮系狱。此外大事之可纪者，则有黄冈义师首领余纪成被清吏以强盗罪名控之香港法院一事，此案涉讼七月之久，至戊申正月始获胜诉出狱。又十月田桐、何克夫等自香港携带革命军债券一箱赴越南，在海防被法人扣留，后由总理向越南总督交涉，始获发还。时克强方计划在钦州发动，其弹药多由香港密购，运赴海防供应之，故自香港同盟会成立以来，是年实为军事上最活动之时期。及戊申四月河口义师失败，党人被逐至新嘉坡、香港者至众，新嘉坡、河内、香港三处机关部收容抚养之不暇，更无余力为再整旗鼓之计划，故河口一役以后，党中元气大伤，对内军务几乎完全停顿焉。

天讨案与二辰丸案

丁未六月，香港华民政务司以中国报经售民报特刊天讨，附有清帝破头插画，谓为煽动暗杀，欲提出控诉。冯自由力抗，卒以没收所存天讨了事。至八月，香港议政局通过禁止报章登载煽惑友邦作乱文字专律，然中国报言论不为少屈，盖英人只禁谈排满革命，若易以民族主义及光复等名词，非彼等所能了解也。戊申二月，澳门华商柯某租借日轮二辰丸私运军械图利，船至澳门海面卸械，被清军舰捕获，日葡二政府以清舰越界捕舰，各提出严重抗议，卒由粤督向日领谢罪释船了结。粤中各

界以外交失败，大愤，群主抵制日货以惩之。独中国报力排众议，谓对于日本可以抵制之理由极多，不当借运械助党一事为口实，并详举国际公法以相质证，由是舆论渐为转移。盖中国报认军械能否入境为革命党之生死问题，凡有妨碍革命党进行者，不得不悉力以排除之也。

民生书报社之发展

戊申以前，香港同盟会忙于军事，不欲在港内大张旗鼓，招收党员，以避侦探耳目。自河口失败，军事停顿一年有馀，遂得专心党务，改取开放主义，以广收同志为务。至己酉（清宣统元年）二月，乃迁会所于德辅道先施公司对门，仍因避免侦伺起见，榜其名曰民生书报社。党员日常开会讨论进行，不复如前之秘密。在粤分机关，则由高剑父、徐忠汉、梁焕真、潘达微等筹备成立，会务亦颇发达。是年香港两地加盟者，有刘一伟、黄轩胄、关非一、陈元英、湖津林、巴泽宪、马达臣、谭民三、何剑士、陈逸川、何辑民、陈自觉、陆觉生、梁藻如、莫纪彭、刘守初、李文甫、林直勉、梁焕真、潘达微、罗道膺、杜药汉、陈瑞云、朱述唐、黄侠毅、张志林、陈哲梅、李以衡、马小进、黎德荣、廖侠、李昌汉、陈俊朋、李少穆、洪承点、陈炯明、孙武等二千馀人，就中以倪映典所招致新军兵士居大多数，惟无册籍可考。至十一月书报社以会所过狭，复易名少年书报社，迁于中环德辅道捷发四楼。

南方支部与新军之役

己亥九月，香港同志以各地党势日盛，建议于香港分会外，添设南方支部，以扩大组织。遂推举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书记，林直勉会计，会所设于黄泥涌道。未几，倪映典自广州来，报告运动新军成绩，约期反正。支部乃电邀黄克强、谭人凤、赵声等来港，共图大举，总理亦自美汇款接济。筹备既竣，而新军忽因口角小故，与警察闹事，竟酿大变，倪映典以制止不及，遂临时举旗发难，事败，死之。港同志乃开追悼会于黄泥涌道，以表哀思。是役同志伤亡颇众，牺牲至巨，败后七八月始复从事军事上之活动。此一年中，各省同志来往香港者，陆续不绝，洪承点于安庆失败后逃港，寓书报社；孙武自鄂赴汕头，有所经营，过港时，冯自由宴之于陶陶仙馆，始加盟于同盟会；河南人程克在日本谋杀满清侦探，王金发在上海手诛勾结清吏陷害同志之变党节员“变党节员”似应作“变节党员”。汪公权，均避匿至港，同寓湾仔东海旁机关部。

时事画报之复活

广州时事画报为鼓吹民族主义杂志之一，创于乙巳年，出版一年而停

刊。己酉秋间，谢英伯、潘达微等以林直勉之助，重组该报于香港。林东莞人，与莫纪彭、李文甫等于己酉三四月入党，因与其叔父争产兴讼，即以所得资助。时事画报复活，并于中国日报股金及南方支部开办费均有所资助。时事画报刊至十馀号而止。

冯自由之游美

中国报自丙午以后，纯属商人资本，从未受党部津贴，而于同志之接待供应，尤形繁剧，大有竭蹶之势。冯自由乃迁报馆于荷理活道二百三十一号，以图节省。继以支持不易，于庚戌春提出辞职，旋改就北美云高华埠大汉日报之聘。自后中国报遂由南方支部以公款接办，另派李以衡为司理，香港分会亦改选谢英伯为会长。冯于离港前，始将历年所藏入党盟书千数百纸缴存南方支部，然已破裂不全。盖冯为避免港探搜查，密将各盟书藏于睡枕之内，枕为绿豆壳制，几经磨擦，遂成片段。此项盟书于辛亥反正后尚存贮广东国民党支部，至民二八月龙济光入粤，始付一炬，今冯自由尚有副本存也。又冯于丁戊二年料理军务收支账目，计收入四万八千六百九十二元一角七分，支出四万九千二百三十四元六角九分，除付萱野军械费旅费一万二千元、许雪秋两次起事费约七千元、余纪成案讼费约六千元、余绍卿起事费一千五百元、黄耀廷起事费一千二百元、邓子瑜起事费三千一百元、曾仪兴等起事费六百元、邓荫南五百元、电汇黄克强一千元、汇宫崎寅藏三百元、池亨吉取九百五十元、电汇总理四千三百元、代购运赴海防毛瑟枪弹及制弹机九百五十元等项之外，其余皆属诸同志舟车旅馆租金给养抚恤邮电购物各种费用之需。比对收支两项，不足五百四十二元五角二分，系由中国报垫付。此项总账细目，亦于冯离港前列表向总理呈报。

辛亥一年之活动

庚戌新军一役败后，黄克强、赵百先等颇形懊丧，南方军务停顿者几及一年。黄赵同赴南洋，拟弃粤而图滇，总理及谢逸桥良牧兄弟乃约黄赵会于槟榔屿，决议再集巨款，经营粤事，黄赵乃先后返香港，重图大举，即辛亥三月廿九之役是也。是役耗款十七八万元，革命军统筹部迭接华侨汇款，异常活动。海外各埠及内地各省同志来港效力者，络绎于道，港中设招待机关数十处，投效人数之充斥，及运械事件之忙迫，自有革命史以来所未有也。及义师失败，人心口奋，香港居民心理对于革命党向不重视，至是亦为大义所感，同情于革命党者，比比皆是，而中国报销场亦大为增加。时保皇党之商报复乘机排斥革命，鼓吹立宪，中国报乃根据法理事实严词辟之，文多出朱执信手笔。是年五月，卢信归自檀岛，南方支部以管理报务诸形棘手，乃委中国报于卢，令集资接

办。及九月广州光复，卢始移报馆于广州。

革命之三时期

按香港革命党及中国报之历史，可类别为三时期：从己亥至乙巳之七年，兴中会及中国报事务由陈少白主持之，是为第一期，在此期间，中国报经费多由李纪堂担任；从丙午至己酉之四年，同盟会及中国报事务由冯自由主持之，是为第二期，中国报经费则多由李煜堂补充；从庚戌至辛亥之二年，为第三期，时同盟会已分为南方支部及香港分会之二机关，支部专理军务，由黄克强、赵百先、胡汉民管理，分会专办地方党务，由谢英伯、陈逸川等先后主持，中国报则自冯自由退后，即由南方支部以公款维持，然仍有赖于李煜堂之资助也。至辛亥五月，复由卢信、黄时初等措资接办，九月移于广州。及癸卯八月，陈炯明以粤省独立失败，中国报遂被龙济光封禁出版。

第二十四章 欧洲同盟会

湖北学界与留欧学生

吾国留欧学生以鄂籍占大多数，盖湖北兴学最早，学生多富于感情冲动性，第一二批留日学生戢翼翬、傅良弼、吴禄贞、刘成禺等首先主张革命，又值《三十三年落花梦》《新民丛报》（壬寅以前）《中国魂》诸书畅销内地，一时学者靡然从风。会俄人逼改新约，留东学生蓝天蔚等有拒俄义勇队之组织，武昌学界大愤，乘机集会于曾公祠，为极激烈之演说，武汉人心大震，寻为当道禁阻，然自是湖北学生界遂暗中成一革命团体矣。其中坚分子为李书城、时功玖、贺之才、胡秉柯、朱和中、孔庚、史青、曹亚伯、魏宸组、耿观文、冯特民、时功璧、陈同如诸人，李书城秘密联络军队，孔庚密为代派新民丛报，曹亚伯藉教会为护符，以日知会为宣传机关。时邹容以革命军案被锢西狱，贺之才乃间道赴上海，密携革命军数百册回鄂，散布鼓吹，几罹不测。鄂当道以学界趋向革命，时思有以远之，乃于癸卯冬择其中好事者数十人，遣派东西洋留学。于是朱和中等被派赴德，贺之才、史青、魏宸组、胡秉柯等被派赴比。未几，李书城、耿观文、时功玖、孔庚等亦被派赴日。计湖北学生先后被派赴德法比各国者百数十人，留欧学生十九属鄂籍者以此。

留欧学生与孙总理

贺之才等赴欧前，适刘成禺自日本至上海取游美护照，语贺等曰：孙先生方由美赴英，兄等此行，可与之会晤，共商大计。因作函为贺史胡魏四人介绍。贺等抵比后，被清使杨某禁之一室，如待小学生然，抗争数月，始获自由。因以刘之介绍函寄伦敦荷兰公园英人摩根家，约总理来欧。时总理尚未离美，贺等数月后始得覆音，云正欲赴比一游，惟缺少川资云云。而刘成禺亦有函贺等，告以总理困状，嘱为设法，贺等乃召集同学募资援助。时比国留学生不过三十余人，德国二十余人，法国二十余人，于是尽力凑集，比国得四千馀佛郎，德国二千馀马克，法国得千馀佛郎，即由贺电汇总理，并电邀朱和中赴比。总理得款，遂兼程渡欧，贺之才与胡秉柯亲至比国东海岸之哦斯丹埠相迓。

比京革命团体之组织

总理既至比京，寓史青家中，与贺魏朱胡等畅谈数日夜，所言皆革命进行方略及建设事业。朱和中以向新军运动为入手之方，并历述吴禄贞等历年在鄂运动之或绩；总理则以改良会党为入手之方，并列举事实为证。辩论多次，双方渐接近，认为有双管齐下之必要。贺等旋又介绍喻

毓西、孔庆叟、陈宽沆、刘荫蓓、李藩昌、李仁炳、胡铮、王治辉、程光鑫等相见，彼此极为融洽，总理因提议组织革命团体，众皆赞同。惟朱和中对于总理所拟誓约稿之天运纪年，魏宸组对于当天发誓一层，略有诘辩，总理多方解释，认宣誓手续为非常重要，众始无异议。遂次第亲书笔据，其文曰：

具愿书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天运年月日某某押（指印）

主盟人孙文

誓毕，总理乃与在场十余人一一握手，欣然道喜曰：“为君道喜，君已非清朝人矣。”同时总理亦亲书同式誓文一纸交贺等收执（按此纸至今尚存史青处），并授与同党晤面时各种秘密手式口号，如问君从何处来，答从南方来；问向何处去，答向北方去；问贵友为谁，答陆皓东、史坚如二人云云。是时会名尚未确定，但通称革命党三字。直至乙巳年冬，得东京同盟会本部来函，谓已确定会名为中国同盟会，于是德法比三处始一律通用同盟会名号。

德法二国之革命团体

总理旋偕朱和中赴德国，由朱介绍入党者，有刘家侗、陈匡时、周泽春、马德润、王发科、王相楚诸人（一说谓德润始终不肯发誓立据）。由德返英，入党者仅有孙鸿哲一人。转道赴法，由陈宽沆陈宽沆与陈宽沆似为一人。先期介绍唐豸，复由唐介绍汤芑铭、向国华等加盟。由是德法二京均有革命团体之继起，而党人之气势为之一振。

总理之外交活动

总理在巴黎时，欲与法国军政当局有所接洽，以旅囊空空，不得已再求助于留欧同志。于是各党员乃再发起筹款，供总理国际酬酢之需，计巴黎得千馀佛郎，柏林千馀马克，比京二千馀佛郎。于是总理始得专心办理外交，尤以对法国参谋部之交涉最得手。丙午年法国参谋部尝派武官多人，偕中国革命党员视察各省，欲对中国革命有所协助，即总理是时驻法交际之力也。

王发科等之叛盟

总理以留欧革命团体已告成立，而驻日同志频函促归，遂拟由巴黎取

道日本。行有日矣，会新任安南总督韬美(Doumer)与总理有旧，素赞助中国革命，总理因与法国殖民大臣有所接洽，尚未得要领，乃暂寓利倭尼街之瓦克拉旅馆，坐待好音。一日外出归寓，忽发觉被盗，其贮藏物事之小革囊被刀割一大洞，所有党员入会誓书及与安南有关之重要文件均被窃去。总理大惊，急电比京告贺等以状，贺等乃公推胡秉柯赴法，谋善后策，始查悉为留德学生王发科、王相楚等所为。发科为人最怕事，而又最好名，因是时学生风气以加入革命党为荣，故亦毅然随众受盟。既入党，又恐将来不能归国出仕清朝，因是万分懊悔，时思设计摆脱。适是时相楚与同省人周泽春不睦，互以匿名函相攻击，辄以盟事为题，因问计于发科。发科素惧祸，乃与相楚、陈康时同谋叛盟，遂相偕赴法，巧言说唐豸，唐不为动。继乃与汤芑铭、向国华合谋访总理，其本意拟向总理哀求发还誓书。值总理外出不遇，而见其惟一小革囊在焉，遂萌祛篋“祛篋”当作“祛篋”。之念，以小刀割之，尽攫所有，急携赴清使孙宝琦处，叩头哭诉，备言悔状。宝琦不欲遽兴大狱，命吴宗濂及二王将各盟书发还本人。或云宝琦之所以不加追究者，盖张人杰、夏循培二人进言之力，夏与宝琦为戚属，而张则方为使署商务随员也。时宝琦且斥发科等曰：“尔等加入革命党，是叛清朝也；又来首告，是又叛革命党也。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良心何存？”随令侍役将二王逐出。宝琦于查察此项文件时，发现总理与法政府交涉关于安南之重要函牍，大为惊异，遂急赴法外部破坏其事，并据以入奏，清廷以宝琦为能，而庆王且与联姻焉。是则二王之盗案，固大有造于宝琦也。事后总理语贺胡等，谓被窃后惶急之状，为伦敦使署被困以来所未有，一则数十同志之生命攸关，二则恐因此遂失却联络知识阶级之机会，三则安南事件为所破坏，深为可惜云云。方二王盗得盟书以归柏林，转以迫挟朱和中诸人。时朱已得法比二国学生报告，正开会讨论，而二王突至，朱乃暗令众人归功于二人，而转为二王危，谓上不得信用于清朝，下又结怨于革命党，将来必难免祸。二王大惧，转问计焉。朱乃令交出盟书，而愿以一身代为负责，二王从之。乃共缮一函致总理，诱罪于朱一人，以不知总理住所，仍浼朱代表，朱火之，阴结未叛之同志补写誓约，此事始告终结。其后王相楚、陈康时二人回国后，即已匿迹销声，惟发科后更名王燾，在四川某军为将官云。

新革命团体与公民党

当盟书被窃之消息传至比京，贺之才、史青等急召集同志，提议重书誓文事，与会者一致赞同。惟此后选择党员，异常郑重，品行有污及信仰不坚者，概从淘汰。计在比京重具愿书者，初仅有史青、贺之才、魏宸组、胡秉柯、喻毓西、刘荫蓓、李藩昌、李仁炳、程光鑫、陈宽沅十

人，在法者仅有唐豸一人，在德之朱和中、周泽春、钱汇春三人，于事后特至比国，与贺史等协商重组团体，遂亦加入。改组既定，众以总理东归在即，遂三次筹款为总理旅费之需。其后规定革命工作数事，一、党员每月各捐其学费十分之二，存储生息，以备革命之用，总理以后复渡欧二次，即赖此款为供给；二、每月聚会二次，研究革命方法及建设事业；三、设编译部，专司报纸上之宣传，使外人渐明瞭中国革命之宗旨。及总理抵日，同盟会东京本部宣告成立，贺之才、史青等鉴于王发科事件，乃于同盟会外，更另发起一公民党，为同盟会之过渡机关，其宗旨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三项，而平均地权不与焉。此党专为训练及联络同学中之有志者，以为加入同盟会之预备。公民党之中坚分子，为王鸿猷、高鲁、石瑛、黄大伟、石鸿翥诸人，其馀党员则湖北四川籍之学生占多数，厥后王鸿猷、石瑛、黄大伟、杨循祖即均由公民党而转入同盟会者。

新世纪报与无政府党

丙午丁未间留法学生李石曾、褚民谊，及留英学生吴敬恒等，有新世纪报之发刊，专提倡废政府、废宗教、废家庭之学说，为近代吾国人提倡无政府主义之鼻祖，奇谈快论，震动一世，而此报经济上之惟一供给者，则巴黎清使馆商务随员张人杰也。张与李褚吴等均无政府主义信徒，李褚吴三人在欧入同盟会，张则至丁未秋间，始在香港加入。张于乙巳年尝随孙宝琦参观比国烈日城大博览会，逢人必谈革命，驻比党员以其供职使署，颇有疑之者。丙午冬间，总理时方从南洋至东京，以经济困乏，与黄克强等束手无策，一日语克强曰：吾昔在巴黎邂逅一张姓友人，其人乃供职清使馆，而兼营古董业者，尝谓倘余至急需款时，可随时至彼一电，彼当悉力以应，今姑发电一试。克强闻为使馆人员，颇滋疑虑，然总理去电不过数日，而日金约九千元之汇款即由巴黎电来（似是三万佛郎），一时东京本部为之顿呈活气，是即张人杰第一次助饷革命之历史也。新世纪报内附设华文印刷所，出版品有世界大事、世界六十名人、鸣不平、夜未央、新世纪丛书等等，均属开发民智，提倡人道之作，六十名人之印刷，尤极精美，沪上至今无此佳品。

第二十五章 中国同盟会及民报

同盟会之成立

中国同盟会始创于欧洲德法比三国，而正式成立，则在日本东京。其时为乙巳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下旬，正当留学界革命思潮最蓬勃时代。是年夏秋间，总理自欧洲归抵横滨，各省学生从东京来访者，不绝于途。黄兴、陈天华、冯自由、张继、宋教仁、宫崎寅藏等更日夕往还，筹策国事，金以为非联合各省革命党员组织一大团体，决不足以推翻满清，各省学生之有志者皆赞成之。由各省学生之热心者转相号召，遂于六月二十八日假东京赤阪区虎之门黑龙会为会场，召集各省同志开一筹备会，讨论进行方法。是日莅会者有总理及黄兴、张继、陈天华、冯自由、梁慕光、吴春旸、程家桢、黎勇锡、胡毅生、朱少穆、但焘、时功玖、田桐、曹亚伯、马君武、董修武、邓家彦、张我华、孙元、何天炯、康宝忠、谢良牧、刘道一、蒋尊簋、张伯乔、汪兆铭、朱大符、古应芬、李文范、金章、杜之秋、姚粟若、宫崎寅藏、内田良平等五十余人，除甘肃一省外，余十七省人皆有到者。首由总理说明开会理由，并提议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因本会为秘密组织，恐为实行之阻碍，卒以讨论结果，简称中国同盟会。时有主张对满同盟会者，总理谓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众赞成。次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为誓词，某某数人于平均地权有疑义，要求取消，总理乃起而详细解释，卒以大多数通过。次由黄兴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于是会众由总理执行举手宣誓式。盟书原文如左：

联盟人 省 府 县 人 当

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失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天运乙巳年七月 日

中国同盟会会员

宣誓之外，总理并授以秘密口号“汉人”“中国物”“天下事”三事，随与各会员一一握手礼。继复由众公议各会员盟书于干事部未成立前，暂付托总理保管，而总理盟书则众推黄兴保管。将散会时，室之后部以会场人众，坐席卒然坍塌，总理谓此乃颠覆满清之兆，众大鼓掌欢呼。继以会已成立，当有宪章，乃推举马君武、汪兆铭、陈天华等为会章起草员，约于下次开会时提出。此同盟会成立第一日情形也。

富士见楼之欢迎会

是年七月十三日（阳历八月十三），留学界开大会欢迎总理于麦鞠町区富士见楼，莅会者千三百人，座无隙地，后至者多不得入。总理演说词详载民报第一号。留学界公然开大会欢迎革命党魁，此为第一次。

阪本邸之成立会

同盟会复假赤阪区霞关子爵阪本金弥邸开第二次成立会，会场与清公使馆密迩，会员多有误投使馆者。是日通过会章后，投票选举孙先生为总理，黄兴为庶务，陈天华为书记，宋教仁、程家柢等为交际，谢良牧为会计，邓家彦为执法部长，冯自由、汪兆铭等为评议员，曹亚伯、胡毅生等为各省主盟员。复提议发刊党报事，宋教仁以所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适被日政府禁止出版，愿改为党报，众赞成。议定每会员须捐助出版费五元，即民报是也。

冯自由赴香港之任务

八月十日，总理以广东为革命策源地，特派冯自由、李自重二人赴香港组织香港、澳门、广州等处同盟会分部，以扩张革命势力。并令冯主持香港中国日报编辑事务，是为同盟会派员回国之始。时李自重方任香港九龙光汉学校兵式体操教员，冯受任，即于是月搭蒙古轮赴港。其委任状原文如左：

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孙文特委托本会会员冯君自由、李君自重二人，在香港、粤城、澳门等地联合同志。二君热心爱国，诚实待人，足堪本会委托之任。凡有志入盟者，可由二君主盟收接。特此通知，仰祈察照是荷。

中国革命同盟会总理孙文押印

天运岁乙巳年八月十日发

戊戌庚子纪念会

九月八日，留学界一部开戊戌庚子死事诸人纪念会，粤人到者仅胡衍鸿等数人。胡演说历述康有为欺骗谭嗣同、唐才常及华侨之历史，如数家珍，发言一小时半之久，听者大为感动，一哄而散。演说词载民报第一号。

总理南游之旅费

是年冬，总理以赴南洋运动需款，乃向学界筹捐旅费三千元，由何斌兄弟、谢良牧、朱少穆数人捐助足数，遂偕谢良牧、胡毅生、黎勇锡、邓慕韩四人乘法轮赴越南。未几黄克强亦赴香港。总理旋至新嘉坡组织同盟分会，其后复游欧洲，丙午三月始由欧东归。

民报与取缔学生规则

民报第一号于是年十月二十一日（阳历十一月廿六日）在东京牛込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出版，先后充编辑者为陈天华、汪精卫、胡汉民、朱大符、章太炎、但焘、汪东、黄侃、汤增璧、刘光汉诸人。出版未一月，值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留学界大为愤激，陈天华于十一月十二日愤投大森海湾自杀，于是同盟会员对于此事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全体归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之耻辱，易本义、秋瑾、田桐、胡瑛等主之；一派主张求学宜忍辱负重，不可轻率废学归国，汪精卫、胡汉民、朱大符等主之。两派互相驳论，如临大敌，秋瑾、易本义等以是归国，结果卒为后说所胜。民报因学潮延期一月，第二号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历一九〇六年一月念二日）始继续出版。

章太炎之欢迎会

章炳麟因苏报案被判监禁三年，丙午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九日期满出狱，同盟会预派龚练百、时功玖等到上海欢迎赴日。七月十五日留学界在神田锦辉馆开会欢迎，到者二千余人。民报自第五号起，改推章担任编辑。

民报一周纪念会

民报于丙午年十月十二日（阳历十二月二日）在锦辉馆开一周纪念会，到者六千人，为留学界空前之盛会。黄克强主席，章太炎读祝词，其辞曰：

我汉族昆弟所作民报，倏载至今，适盈一岁。以皇祖轩辕之灵，洋溢八表，方行无阂。自兹以后，惟不懈益厉，为民斗杓，以起征胡之铙吹，流大汉之天声。白日有灭，星球有尽，种族神灵，远大无极。敢昭告于尔丕显皇祖轩辕烈祖金天高阳高辛陶唐有虞夏商周秦汉新魏晋宋齐梁陈隋唐梁周宋明延平太平之明王圣帝：相我子孙，宣扬国光，昭彻民听，俾我四百兆昆弟同心戮力〔注释：“戮力”当作“戮力”。〕，以底虜酋爱新觉罗氏之命，扫除腥氈，建立民国，家给人寿，四裔来享。呜呼！发扬蹈厉之音作而民兴起，我先皇亦永有依归。

民报万岁

汉族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祝词庄肃悲壮，人人感动。于是总理、太炎、宫崎寅藏、平山周、萱野长知、田桐、乔义生、覃振、刘揆一等二十余人次第演说，从晨八时至午后二时，众无倦容。散会时，各馈民报纪念特刊“天讨”券一枚。是日，总理演说词始谈民生主义及五权宪法，梁启超因此在新民丛报对民生主义大加非难，民报与之笔战经年，至十九号而止。

国旗方式之讨论

丙午冬，同盟会本部讨论中华民国国旗方式问题，总理主张沿用兴中会之青天白日旗，谓乃陆皓东所发明，兴中会诸先烈为此旗流血，不可不留作纪念。各党员亦提出他种方式，有提议用井字式，以表示井田之义者；有提议用金瓜斧钺式，以发扬汉族之精神者；有提议用十八星式，以代表十八行省；有提议用五色式，以顺中国历史上之习惯者。黄克强对于青天白日颇有疑义，谓形式不美，且与日本旭旗相近，总理争之甚力，且增加红色于上，改作红蓝白三色，以符世界上自由、平等、博爱之真义。仍因意见纷歧，迄未解决。后经章太炎、刘揆一设法调解，暂搁其议，于是各种方式仍存庶务刘揆一处，作为悬案。然自潮惠钦廉诸役举义以来，事实上皆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克强于钦廉镇南关河口广州诸役均为主帅，从无反对之表示，故在革命历史上，青天白日旗之为中华民国国徽，已成确定不易。及辛亥革命，共进会在鄂用十八星旗，陈炯明在惠州用井字旗，宋教仁、陈其美在宁沪用五色旗，皆不出同盟会旧存诸方式之一种。盖同盟会讨论旗式时，各省代表均一律□席，后以悬案未决，遂于辛亥光复之际，逞奇立异，各树一帜。如井字旗本为廖仲凯所提议，陈炯明与廖仲凯同属惠州，后有所闻，乃于惠州发难时改悬井旗，即其一例也。

著者按：现时坊间书报所载青天白日旗之历史一节，即著者辛亥年在美国旧金山大同日报旧作，可供参考。

清吏对学界之辣手

同年十二月，清江督端方因萍乡浏阳等处有日本留学生从中主持，特雇用留学生多人在东京侦探革命党举动，驻日清使杨枢亦派员二十名分往各学校侦察学生之高谈革命者，故丁未（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间，

早稻田大学斥退中国学生十九人，中央大学斥退二十人，徇杨枢请也。

革命书报之纷起

丙午丁未戊申（清光绪三十二三四年）三年间，留学界革命书报随民报而兴者，有田桐、雷铁崖、高天梅、柳亚子等之复报，宁调元、杨守仁、陈家鼎等之洞庭波，董修武、雷铁崖、李肇甫等之鹃声，吕天民、杨秋帆等之云南，景定成、陈家鼎等之汉帜，夏重民等之日华新报，但焘等之汉风，程克等之河南，卢信、黄增耆之大江报，刘光汉、何殷振等之天义报等等。此外关于革命排满之出版物，无虑百数十种，就中天义报为提倡极端社会主义之机关，吾国杂志之鼓吹社会主义者，以该报为滥觞。

总理离日之党潮

丁未正月二十日，日政府徇清公使杨枢之求，令总理出境，同时馈总理以赈仪数千元，东京股票买卖商铃木久五郎闻之，亦慨然赠送一万元（按铃木后任众议院议员，现已破产）。总理遂赴南洋筹画惠潮军事，濒行留给民报维持费二千元。同盟会会员章太炎、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白逾桓，日人平山周等对于总理受日人赈金事，大起非议。及潮惠钦廉军事相继失利，反对者日众，章等复有革除总理之提案，独庶务干事刘揆一力排众议，尝因此事与张继互相殴打。其后刘光汉复提议改组本部案，日本社会党员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主张尤力，故光汉等曾极力援引北辉和田二人充任同盟会干事，亦以刘揆一反对而止。同盟会本部事例，总理外出时，向由庶务干事代行职权，故总理初次离日，黄克强代之，克强离日，张继代之，张继离日，朱炳麟、孙毓筠、刘揆一先后代之。时刘以党内纠纷日甚，乃发函冯自由、胡汉民，请劝告总理，使向东京本部引咎谢罪，以平众愤，且引万方有罪罪在一人之古语为譬，冯胡亦然其议。诂总理复书谓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无引咎之理由可言。未几镇南关河口相继发难，东京党员纷纷归国，反对之声始渐沉寂。

政闻社开幕之武剧

丁未六月初八日（阳历七月十七日）立宪党人梁启超、蒋智由、杨度、陈景仁等开政闻社成立大会于锦辉馆，革命党员张继、平刚、陶成章、夏重民等号召同志多人，谋到场破坏其事。是日会众约千二百人，政闻社员约百人，中立派约百人，革命党员逾千人，大有反客为主之势。日本名士犬养毅等十余人亦被邀赴会，蒋智由先知有变不至，梁启超预雇日本力士保护，登台演说，一语未毕，张继厉声斥之曰：“马鹿

马鹿！”“马鹿”系梵语Mahallaka的日语译音，无知、愚蠢。日语亦以骂人，谓笨蛋、混蛋。于是平刚、陶成章、夏重民、马伯援等四百余人齐声喝打，嗾拥“嗾拥”似当作“簇拥”。向前，梁启超跳自楼曲旋转而堕，或以木履掷之，中颊。张继、平刚等遂跳上演坛，众大欢呼，政闻社员皆去赤带徽章以自明，陆续引去。张继于是大演说革命，场中形势一变，鼓掌而散。自是政闻社员纷纷回国请愿立宪，康有为、梁启超亦假此名义向海外华侨募款。至戊申六月廿七日，清政府竟下令将政闻社员法部干事陈景仁革职看管，七月复谕各省督抚将政闻社员一律严加缉捕，毋任漏网。

少数党员之异动

戊申己酉间，安徽党员程家桧受清肃王善耆铁良等驱使，欲以三万金收买革命党员若干，使供清廷之用。程告刘揆一，谓不妨受金，而勿为所用，革命党得此巨资，大利于军事进行，刘以不饮盗泉拒之。程自是为同志所厌弃，自赴北京向善耆有所活动。同时刘光汉、何殷振夫妇及汪公权三人受端方厚贿，相率叛党而降清。汪于戊申冬返上海，充清吏侦探，陷害同志张恭、陈陶怡，大动长江沿岸党员公愤，卒为同志侠客王金发所戮。至庚戌春汪精卫、黄复生等因谋炸清摄政王被逮，程出面尽力匡救，汪黄之得以不死，程之力为多焉。

民报封禁与复版

民报出版至第二十四号时，适清政府派唐绍仪为中美联盟专使，唐过日本，遭民报攻击，清使馆乃向日政府交涉，以封禁民报为请。日本虑中美同盟之成，足以妨害己国权利也，竟从清吏所求以媚之。时黄克强方由南洋至日未久，与章太炎、宋教仁谋，拟将民报迁往美国出版，黄章宋三人赴美护照已由美人宣教师某设法取得，旋因有他项计画，终不果行。民报停刊后二年，汪精卫于己酉（清宣统元年）十二月廿二日（阳历二月一日）以法国巴黎濮侣街四号总发行所名义继续出版，实则仍在日本印刷，仅出两期，至第二十六号而止。

总理到日之被拒

庚戌春间，总理自美至日，为清代理公使吴振麟所知，因请日政府拒绝总理入境。故总理到东数日，日政府即下逐客令，总理不得已仍赴南洋。

第二十六章 乙巳吴樾谋炸清五臣

革命潮与伪立宪

清季革命潮流，泛滥各省，满清政府鉴于内忧外患，亟思所以消弭之法。驻法公使孙宝琦首以立宪为请，各督抚中亦有主张者，诸王公大臣略为所动。乃于乙巳（清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命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藉以掩饰中外耳目，收揽人心。诏既下，立宪党人谓此为实行立宪之先声，莫不额手称庆，歌颂圣明，康有为且令保皇会易名帝国宪政会焉。

诛奸之决心

安徽人吴樾，号孟侠，桐城名家子，少有救世之志，及长，遍读革命排满书籍，乃醉心民族主义，极慕孙逸仙、章太炎为人，思欲结交而未得门径。甲辰岁，万福华狙击王之春于上海，吴闻之精神勃发，谓对付卖国贼，自当用暗杀手段，但制做卖国贼者为满州政府，擒贼擒王，不可不歼厥渠魁，以警馀众，王之春特一小卒，无狙击之价值，如此大才小用，未免可惜云云。未几清户部侍郎铁良南下，搜括民财，急于星火，东南各省元气大损，怨声载道。有志士王汉谋狙击之于顺德府，顾以警卫森严，无从下手，愤而自杀。吴闻讯，益为痛恨，慨然以后起自任。正在筹备间，而清廷忽有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之报，吴恐立宪告成，益不利于汉族，乃决以炸铁良之计划，转而施诸考察宪政之五大臣。初从日本购得短枪，继念短枪之效力不大，殊不足以尽歼载泽诸人，遂从友人学习制造炸弹及配置炸药方法，学成后，即束装北上，伺机而动。

实行前之著作

吴既立志行炸满奴，乃以所抱志愿详告其未婚妻，有“愿子为罗兰夫人”，及“欲子他年与吾并立铜像”之语。复于北上时，以其所见笔之于书，题曰暗杀时代，文长万余言，详见民报特刊天讨号。又于行事前十日，先后邮寄两书于未婚妻，其后书发挥反对满洲立宪之意见，尤为透辟。兹录其遗著原序如下：

予生八年即失母，惟二兄抚养之。数年兄亡，予父弃官为贾，至是迫于家计，不得安居。复奔走风尘间，集所得以为予弟兄教养之用。予年十三，遂慕科名，岁岁疲于童试。年二十，始不复以八股为事，日惟诵古文辞。有劝予应试者，辄拒之。年二十三，自念亲老家贫，里处终无

所事，乃飘然游吴，不遇，遂北上。斯时所与交游者，非官即幕，自不免怦怦然动功名之念矣。逾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学堂肄业，于是得出身派教习之思想，时往来于胸中，岂复知朝廷为异族，而此身日在奴隶丛中耶？又逾年秋，友人某君授予以革命军一书，三读不置，适是时奉天被佔，各报传惊，至时而知国家危亡之在迩，举昔卑污之思想一变而新之。然于朝廷之为异族与否，仍不在意念中也。逾时某君又假予以清议报，阅未终编，而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矣。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向人则曰西后之误国，今皇之圣明，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即自问亦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又逾时，得阅中国白话报、警钟报、自由血、孙逸仙、新广东、新湖南、广长舌、攘书、警世钟、近世中国秘史、黄帝魂等书，于是思想又一变，而主义随之，乃知前次梁氏之说几误我矣。夫梁氏之为满酋游说，有革命之思想者皆能详言之，无俟我哓哓矣。然予复恨梁氏之说之几以误我者，其误我同胞，当不止千万也。予愿同胞宁为梦不醒之汉族愚民，而不为半睡半醒之满洲走狗。盖梦不醒之愚民，其天良未泯，虽认贼作父，亦苦于不自知，一旦梦醒，究未有不欲杀尽逆贼而复九世之仇也。若半睡半醒之满奴，名则以玛志尼加富尔自居，实则吴三桂洪承畴之不若，甚至欲遂一己之利，甘作同胞之公敌，有告以宗旨之不正，而行事之皆私者，彼则积羞怒而成仇，遂不惜强词以夺理，昌言曰：国朝之制，满汉平等；又曰：满洲之政治为大地万国所未有；又曰：今皇仁圣，不惜牺牲己位，以立宪政。此等云云，盖欲断送汉族于无自立之一日，而为满洲谋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予于是念念欲杀尽此辈，而此辈皆汉人也，皆汉人而为满酋之奴隶也。满酋之使此辈为奴为隶，甘害同胞，以利异族，则满酋之手段不亦其毒矣。虽然，此辈为奴隶者也，满酋做奴隶者也，不清其源，而绝其流，又乌乎可？予于是念念在排满。夫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予遍求满酋中而得其巨魁二人，一则奴汉族者，一则亡汉族者。奴汉族者在今日，亡汉族者在将来。奴汉族者非那拉淫妇而何？亡汉族者非铁良逆贼而何？杀那拉淫妇难，杀铁良逆贼易。杀那拉淫妇其利在今日，杀铁良逆贼其利在将来。杀那拉淫妇，去其主动力；杀铁良逆贼，去其助动力。主动力无尽，而助动力有尽，予于是念念在杀铁良。然此念虽立，其如徒手无具何？势不得不稍候时日。逾时有万福华刺王之春案出，又逾时忽有刺客某刺铁良逆贼未成而遁，并有王汉谋刺铁良逆贼未遂，而先自尽报。之三子者，其志可嘉，其风可慕，然予不能不为之抱憾者。盖以万子之刺术固疎，而所指之事亦不过曰联俄之主义而已，夫以联俄之主义为非，则所是者必在联日，联俄主之满洲，联日亦主之满洲，满洲即

不可恃，日人又安可恃乎？试问今日我同胞其不欲自去奴隶之籍则已，苟欲去之，则必先事排满，而排外非所计也。若刺客某，则又不免失之于怯，虽其目的较万子为善，而于生死关头又不若万子之分明矣。若王子则心有馀而智不足，虽其一死足以加勉他人，而于事实上不免失之一筹。使于顺德失望时，即起身来京，或者卒成其志，究未可知；即不遇，亦可将铁良同类之人一刺之，以为代价，则王子不虚死矣。虽然，王子之死，非勉他人，乃勉我耳。予之存此志，已有数月（此志偶于友人某君前言之，计在万福华以前数月），王子复先我而行之，虽其不成，亦足见王子之志与我同也。王子有灵，当不使我复蹈万子之辙。今者予之枪具已自日本购来，其迟迟吾行者，一因此身之事务未清，二因其人受再次之惊，家居多所防备，拟缓数月，观其动静，然后就道。斯时友人某君知予之志，遂劝予笔之于书，以遗后世，以释人惑，予自维素不能文，即强为之，焉能言之成理，足以动人观听？且以我心之所求者在实事，而不在虚文，使来者皆事虚文，恐实事终无可成之日。予愿予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仆而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则予之死为有济也。然一念万王二子之后，竟未闻有接踵而兴者，则予当此发轫之始，似不宜不有所观感于同胞矣。今则迩来之所见，并信札之有关切于此者，亦连类及之，缀为若干篇，名曰暗杀时代。是为序。

清五臣被炸之幸免

乙巳八月二十六日，清五大臣载泽等自北京赴天津，拟取道放洋。当其至前门车站登车时，京中王公大臣送行者极形拥挤。吴樾预偕出东人张榕，伪饰仆人装，携炸弹登车，准备抛掷。诂列车与机关车相拍合之际，车身卒然后退，来客为之倾侧。吴之炸弹为撞针式，其针受此打击，未乃抛掷，已自爆裂，轰然一声，铁片四散。吴下身先震碎，即重伤死。车旁伤毙三人，载泽绍英同受微伤，伍廷芳时在车站送行，两耳亦被震伤。张榕以立处距离尚远，未罹于难。事变后，清廷大震，有诏令将所有外城工巡局委员及南营参将铁路车站委员等从严究办。徐世昌、绍英遇炸后不果行，九月清廷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享、顺天府丞李盛铎代之。

汪斡之被逮

吴殉义后，清政府迄不知刺客为何人，虽严督步军统领顺天府尹限期破获，久无消息。至十月，天津警察凭线在北京桐城会馆捕获吴之同党汪斡，始悉刺客为桐城人吴樾，而吴名乃大显于世。

第二十七章 革命方略

革命方略乃丙午年东京同盟会本部所编制，为一种油印品。丁未潮州黄冈及惠州七女湖二役，皆尝用之。及总理自日本赴越南，革命军之大本营遂移于东京河内，同时复将原稿重行修订焉。自是防城马笃山镇南关河口广州诸役所有一切规制组织文告等等，皆沿用勿替。兹编所载，即河内机关部修订之油印品也。照录全文如左。

军政府宣言

天运岁次 年 月 日中华国民军 军都督 奉军政府命，以军政府之宗旨及条理布告国民：今者国民军起，立军政府，涤二百六十年之羶腥，复四千年之祖国，谋四万万人之福祉，此不独军政府责无旁贷，凡我国民皆当引为己责者也。维我中国开国以来，以中国人治中国，虽间有异族篡据，我祖我宗常能驱除光复，以贻后人。今汉人倡率义师，殄除胡虏，此为上继先人遗烈，大义所在，凡我汉人，当无不晓然。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当与民变革。虽经纬万端，要其一贯之精神，则为自由平等博爱。故前代为英雄革命，今日为国民革命。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人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军政府特为其枢机而已。自今以往，国民之责任，即军政府之责任；军政府之功，即国民之功。军政府与国民同心戮力，以尽责任。用特披露腹心，以今日革命之经纶，暨将来治国之大本，布告天下“天下”应作“天下”。：

一、驱除鞑虏。今日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洲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义师所指，覆役政府，还我主权，其满洲汉军人等如悔悟来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杀无赦。汉人有为满奴以作汉奸者，亦如之。

二、恢复中华。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共击之。

三、建立民国。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共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四、平均地权。文明之福祉，国民平等以享之。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值，仍归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敢有垄断以制国民之生命者，与众弃之。

右四纲，其措施之序则分三期。第一期为军法之治：义师既起，各地反正，土地人民新脱满洲之羁绊，临敌者宜同仇敌忾，内辑族人，外御寇讎。军队与人民同受治于军法之下，军队为人民戮力破敌，人民供军队之需要，及“及”似当作“乃”。不妨其安宁。既破敌者及未破敌者，地方行政，军政府总摄之，以次扫除积弊。政治之害，如政府之压制，官吏之贪婪，差役之勒索，刑罚之残酷，抽捐之横暴，辮发之屈辱，与满洲势力同时斩绝；风俗之害，如奴婢之蓄养，缠足之残忍，鸦片之流毒，风水之阻害，亦一切禁止。每一县以三年为限，其未及三年已有成效者，皆解军法，布约法。第二期为约法之治：每一县既解军法之后，军政府以地方自治权归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选举，凡军政府对于人民之权利义务，及人民对于军政府之权利义务，悉规定于约法，军政府与地方议会及人民各循守之，有违法者负其责任。以天下平定后六年为限，始解约法，布宪法。第三期为宪法之治：全国行约法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兵权行政权，国民公举大总统及公举议员，以组织国会，一国之政事，依于宪法以行之。此三期，第一期为军政府督率国民扫除旧污之时代；第二期为军政府授地方自治权于人民，而自总揽国事之时代；第三期为军政府解除权柄，宪法上国家机关分掌国事之时代。俾我国民循序以进，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中华民国之根本，胥于是乎在焉。

以上为纲有四，其序有三，军政府为国戮力，矢信矢忠，终始不渝。尤深信我国民必能踔厉坚忍，共成大业。汉族神灵，久焜耀于四海。比遭邦家多难，困苦百折，今际光复时代，其人人各发扬其精色。我汉人同为轩辕之子孙，国人相视皆伯叔兄弟诸姑姊妹，一切平等，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休戚与共，患难相救，同心同德，以卫国保种自任，战士不爱其命，闾阎不惜其力，则革命可成，民政可立。愿我四万万人共勉之。

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关系条件

- 一、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
- 二、军都督有全权掌理军务便宜之事。

三、关于重大之外交，军都督当受命于军政府。

四、关于国体之制定，军都督当受命于军政府。

五、国旗、军政府宣言、安民布告、对外宣言，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不得变更。

六、略地因粮等规则，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惟参酌机宜，得变通办理。

七、以上各条，为军政府与军都督未交通前之关系条件，其既交通后，别设规则以处理之。

军队之编制

步兵

一、以八人为一排，于八人中设排长一人，副排长一人，共八人。

二、以三排为一列，外列长一人，共二十五人。

三、以四列为一队，外队长一人，副队长二人，号旗手二人，号筒手二人，共一百零七人。

四、以四队为一营，营长一人，副营长二人，鼓乐手八人，营旗手三人，主计一人，书记一人，共四百四十四人，排夫伙夫别计。

五、以四营为一标，外设标统一人，副标统二人，参谋六人，传令十二人，主计一人，书记二人，共一千八百人；炮队一，工队一，医队一，辎重队一。

骑兵、炮兵、辎重队、医队之编制，军政府未制定以前，标统定之；旅团以上，将来军政府定之。

将官之等级

第一级：都督，第二级：副督，第三级：参督；

第四级：都尉，第五级：副尉，第六级：参尉；

第七级：都校，第八级：副校，第九级：参校。

军饷

步兵 每月饷银〇〇元

副排长○○元

排长○○元

每队号旗手号筒手○○元

每营鼓乐手营旗手○○元

列长○○元

副队长○○元

队长○○元

营主计书记○○元

副营长○○元

营长○○元

标传令○○元

标主计书记○○元

参谋○○元

副标统○○元

标统○○元

骑兵队、炮兵队、医队、辎重队及排夫伙夫等月饷，军政府未发布以前，由其标统自定。

旅团长以上俸银，将来由政府定之。

战士赏恤

第一 赏典

一、记大功者

（甲）率先起义者，按其招集人数之多寡以定次数。

（乙）攻克城镇乡村者，按其占领地方之险夷广狭，及户口之多寡，以定次数。

(丙) 剿破敌军者，按其破坏敌军武力之大小，以定次数。

(丁) 降服城镇乡村及降服敌军者，与乙丙同。

(戊) 以城镇乡村军队反正来归者，与乙丙同。

(己) 防守城镇乡村力却敌军者，与乙丙同。

二、记功者

(甲) 杀敌数人其功显著者，按敌人之职分及数之多寡以定次数。

(乙) 俘获敌军者，与甲同。

(丙) 夺得敌军粮食器械马匹者，按其品质数量，以定次数。

(丁) 探报敌情冒险得实者，按其关系之轻重以定次数。

(戊) 交战出力者。

(己) 救援本军将士出险者。

(庚) 在营一年，能守纪律者，记功一次；每多一年，则多一次。

以上记大功及记功者，由军政府议定行赏。

为鼓励战士起见，军都督有随时行赏之权。

第二 恤典

(一) 凡交战受伤，以致残疾不能任职者，其退伍后，照本人现俸现饷赏给终身。

(二) 凡在军身故者，无论将校兵士，均查明本人之父母妻子女，每月给养贍费，父母妻养至终身，子女养至二十岁。所给之费，兵士视其立功多寡，将校视其官职高下。

军律

(一) 不听号令者杀。

(二) 反奸者杀。

(三) 降敌被获者杀。

(四) 私通军情于敌者杀。

- (五) 泄漏军情者杀。
- (六) 临阵退缩者杀。
- (七) 临阵逃溃者杀。
- (八) 造谣者杀。
- (九) 私逃者杀。
- (十) 任意掳掠者杀。
- (十一) 强奸妇女者杀。
- (十二) 焚杀良民者杀。
- (十三) 杀外国人焚拆教堂者杀。
- (十四) 勒索强买者论情抵罪。
- (十五) 私斗杀伤者论情抵罪。
- (十六) 遗失军械资粮者论情抵罪。
- (十七) 获敌资粮军械藏匿不报者罚。
- (十八) 私入良民家宅者罚。
- (十九) 盗窃者罚。
- (二十) 赌博者罚。
- (二十一) 吃鸦片者罚。
- (二十二) 纵酒行凶者罚。

略地规则

略地者，谓略定其地，上而省会，下而州县，凡前者满州势力所及，使由此归属于我军政府权力之下也。

第一 略地之分别

其分别有三：（甲）就于我军攻取而得者；（乙）就于义民响应者；（丙）就于敌之文武官反正来附者。其略地之办法各稍有不同，分类说明如下。

第二 略地之办法

(甲) 就于我军攻取而得者

一、树立国旗。就其所得城镇营垒，树立国旗，宣扬国威。

二、暂禁居民来往。于入城镇之始，下令暂时禁止居民来往，派兵士守视通衢，俟一二日后安民局设立，按户发给执照后，始许通行。

[说明] 此因入城之始，人心未定，暂禁其来往，一以便军队行动布置，二以免奸民乘机抢掠也。

三、缴收敌人军器粮食。所有清兵军器概要缴交，其营中所积聚之粮食，亦要缴出，然后听凭我军安置之。

[说明] 此时清兵已失战斗之力，然虑其藏匿军器粮食，仍然为患，故必严令缴出。

四、收取官印文凭及其文书册籍，封府库官业。官印文书等恐其散失，宜收取之，交安民局保存，其府库官业，则交因粮局点收。

五、破监狱释囚徒。破监狱尽释囚徒，谕以义师所至，满洲残刑苛法一切扫除，诸囚中无辜被祸者，皆复其自由；有罪者亦令自新，俾人民永不受苛法之苦。

六、设安民局。每县设一安民局，立局长一人，局员十人，顾问员十人，局员择用营中人或地方绅士，顾问员则皆以地方绅士充之，均听命于局长。

局中得雇用巡查若干名，其人数视地方之大小定之。安民局之事务，其急要者如下：

(一) 发布告。印刷安民布告，分贴当众之地，使人民晓知我军队之大义。

(二) 编门牌。循街之方面，由东至西，由南至北，按门发牌，宜左单右双，每街分左右统计其户数。

(三) 付通行照。每户发通行照一纸，每纸止许一人执用来往，夜出者必携街灯，其执某户之照出街，犯事惟该户是问。

(四) 查户口。由安民局派员偕同地方甲长街正人等清查户口，每户要实核其现在住居之人口，编载册籍。

(五)抚疮痍。其居民有因兵事受伤损者，或破坏家屋物业者，赈恤之。

(六)定流亡。居民有因兵事流离失所者，设法安置之。

(七)诘奸宄。如查有为满洲作奸细，及为妨害我军队之行为者，捕获送军前究办；查有强盗匪徒扰害居民者，捕获之后，重则送于军前，轻则由局究办。

(八)防火害命巡查周视，以防火警，其有存惹火之物者，尤要注意。

七、设因粮局。别有因粮局规则参照。

八、分别处置官吏。凡军到即降之官吏，保护其身家，愿留营者量才器使，愿还乡者厚给资斧，护送归家。其抗拒至力尽始降之官吏，则仅予免死。

九、招集地方精壮编入军队。按照军队编制之法办理。

十、相机防守。察看地方险隘，分别驻兵防守。

十一、通报军政府或就近大军，候派员接理，以布新政。

(乙)就于义民响应者

凡义民响应者，必将该处地方官诛戮，或捕送至军队之前，始为响应之实据。

凡义民响应投到，军队即派兵随往，办理之法如下：

(一)树立国旗。办法详上。

(二)点收官印文凭及一切官业。办法详上。

(三)设安民局。所有安民要务八项悉如上办法。

(四)设因粮局。

(五)将义民编入军队，与义军一体优待。

(六)相机防守。详上。

(七)通报大营。详上。

(丙)就于敌之文武官反正来附者。

凡反正之官，必将其官印文书及具有永远降服誓表送至军队之前，始为反正之确据。凡有反正者，该文武官投到军队，即由军队派员与该地方官协同权理政事，以待军政府接收改布新政。

该反正之文武官，照现在之廉俸倍给之，至于终身。如其才可用，别有任使者，其所得官俸不在此限。

因粮规则

第一 因粮局

(一) 每军设因粮局专司因粮之事。

(二) 因粮局因粮之标准，须每日以十人养一兵，凡军行所至之地，因人民之多寡，以定驻军之多少。

(三) 因粮局须设充公册、收买册、债券册、收捐册，除充公册外，皆须用三联单分类处理。

第二 因粮之法

(甲) 充公

(一) 一切官业。

(二) 反抗军政府之满洲官吏家产。

(三) 反抗军政府之人民家产。

(四) 以上三种由因粮局立册，将所充公产物之文契数量分类登记。

(乙) 收买

(一) 将境内一切可应军用之货物给价收买贮存，以便随时之用。

(二) 收买货物，若现银不足，可先给军中凭票，记载价额及结价日期，由因粮局支給。若过期不能支給，则从此起计五厘周息。

(三) 凡收货物，物主不得抗违，违者处罚。

(丙) 借债及捐输

(一) 凡军队所至，得与境内人民有家产者借用现银，以供军需。借款后，由因粮局发给债券，记载债主姓名籍贯住所及其数目，钤印为据，交债主收执。自给债券之日起，至迟以六个月，由因粮局偿还，若

满六个月限不偿还，则自满限以后起，给二厘周息。

(二) 凡境内人民家产过一万元以上者，由因粮局令捐十分之一，以供军需。五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四，百万元以上者捐十分之五，千万以上者与百万元者同。

(三) 凡因粮局认定当借债及捐输者，不得有违，违者处罚。

(丁) 军事用票

(一) 设军事用票发行局，附属于因粮局。

(二) 每军得度其收入财产之数，拨归军事用票发行局作按，发行军事用票。

(三) 发行军事用票之数，以倍于作按之数为限。

[说明] 例如军中收入财产共值银十万元，以之作按，发行军事用票二十万元，则军需可裕。所以发行之数限于二十万元者，因止有十万元者作按，如发票过二十万元以上，则不足以代表实银，而票之信用失，价值跌，或为空头票，发行愈多，此弊愈大，军队非惟不能多得一钱之用，反将可以发行无弊之二十万元票，亦失其用而至于坐毙也。

(四) 军事用票发行局得设发行员五人以上，由军都督指任之。

(五) 军事用票发行局设监查员十人以上，以债主捐主之负担最巨者任之。

(六) 发行员专管局中一切发行对换之事。

(七) 发行军事用票之先，发行员须通知监查员开会决议。监查员须查明军事用票之数，是否照第三条之规定如数相符，符则认可发行，如有违额滥发，不得认可。

[说明] 滥发之弊，前已言之，然当军需孔亟时，往往不免，故发行局制度不可不精密。发行员外，更设监查员，此监查员须于本地方利害最有关系者。因军队之财取诸地方，而发行军事用票，尤于地方财政有大关系也。债主捐主皆曾负担军饷者，倘再遇滥发，则受累更甚。故择其负担最巨者为监查员，凡发行军事用票，必须得其许可，如票数止较作按之数加一倍，则尚足以资对换周转，滥发则军队人民立受其害，宜阻止之。

(八) 发行员未经监查会之认可，不得发行军事用票。

(九) 凡经监查员开会决议反对违额滥发军事用票，军都督不得强行之。

(十) 军事用票每张银额最多不得过百元，最少不得过一元。

(十一) 军事用票之形式。

(十二) 军事用票须照每张定额使用，不得跌价。

(十三) 发行军事用票之后，俟将来军政府与该军会合时，由军政府调查该局发行票数，如与第三条定额相符，军政府下令将发行之票对换收还。

[说明] 军事用票发行之后，流通市面，与实银同一使用，然其本体无真价，不过代表实银，不能永久，必须有收还之法。惟军需浩繁，军事用票止能行用于军队权力所及之地，其与外国交涉，仍须用实银，故颇难常储实银，以备与人民对换。必俟与军政府会合之后，始由军政府之力以收回之也。惟必须所发之票，不逾第三条之定额（即有十万元之作按，始发行二十万元之票），始能收还，否则军政府亦不能填滥发之壑。故滥发之弊，足使财政纷乱，不可不慎。

(十四) 军政府下令后，人民得凭军事用票换回相当之实银，其详细规定，由军政府临时定之。

(十五) 军队所到之地，凡平日清政府所发行之纸币（银纸）概作为废纸。

(十六) 凡军中捐输，该捐主必须将军事用票缴交因粮局，不得以现银缴交。

[说明] 军事用票欲其流通市面，必须设此法。例如捐主捐十万元，缴纳时必须军事用票，则不得不将现银兑换军事用票，始能缴纳，则是军事用票有不能不流通之势。否则发行局自发行，人民自不使用，军事用票失其效力矣。

安民布告

天运岁次 年 月 日中华国民军 军都督 奉军政府命布告安民。军政府今日始能与我国伯叔兄弟诸姑姊妹相见于光天化日之下，为二百六十年来我汉人未有之快乐，未有之庆幸。军政府所以有此力量，能打破满洲

政府，悉由我汉族列祖列宗神灵默佑相助，使恢复我中华祖国，以有今日。军政府宗旨，第一是为民除害四字，大害不去，则小利不兴，故目前尤以除害为急务。我国民要脱满洲政府束缚，要将满洲政府所有压制人民之手段，专制不平之政治，暴虐残忍之刑罚，勒派加抽之苛捐，与及满洲政府所纵容虎狼官吏，一切扫除，不容再有羶腥馀毒存留在我中华民国之内。此种思想，为我中华四万万国民所同具，军政府首先起义，效力驱除，以为我国民发表此思想，所以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国民责任即军政府责任，军政府功劳，不外国民功劳，军政府愿与国民同心协力，始终不变。故军政府行动一切俱有纪律，军队所过地方，对于国民决不侵害，我国民不必猜疑惊恐。为士者照常求学，为农者照常耕种，为工者照常工作，为商者照常买卖，老少男女照常安乐居家，如果军队中有不法之人侵害我国民，即为贼害同胞，受害之人民，尽可控告到军队前，军政府必尽法惩治。如果国民中有不肖之人私通满洲，或作奸细，或作有害军队之行为，亦是贼害同胞，军政府查出实情，亦必尽法惩治。总之军政府为同胞出力，断无损我国民之理，国民既明白军政府宗旨，亦当安堵无恐。今日为军政府与国民相见之始，为此布告我亲爱之同胞知之。

对外宣言

中华国民军奉命驱除异族专制政府，建立民国，同时对于友邦各国，益敦睦谊，以期维持世界之和平，增进人类之福祉。所有国民军对外之行动，宣言如下：

- 一、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
- 二、偿款外债照旧担认，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
- 三、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
- 四、保护外国留居军政府占领之域内人民财产。
- 五、所有清政府与各国所立条约所许各国权利，及与各国所借国债，其事件成立于此宣言之后者，军政府概不承认。
- 六、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国害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
- 七、外人如有接济清政府以可为战争用之物品，一概搜获没收。

招降满洲将士布告

天运 年 月 日中华国民军 军都督 奉军政府命，布告于我国民之为满

洲政府逼迫以为其军之将校及兵士者：我辈皆中国人也。今则一为中华国民军之将士，一为满洲政府之将士；论情义则为兄弟，论地位则为仇讎；论心事则同是受满洲政府之压制，特一则奋激而起，一则隐忍未发。是我辈虽立于反对之地位，然情义具在，心事又未尝不相合也。然则今日以后，或断兄弟之情谊，而变为仇讎；或离仇讎之地位，而复为兄弟，亦惟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自择之而已。自国民军起，移檄天下，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炳然如日月，凡为国民，无不激昂慷慨，敌忾同仇，诚以国民军者，以国民组织而成，发表国民之心理，肩荷国民之责任，以主义集合，非以私人号召，故民之归之，如水之就下也。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非其本欲，特为满洲所迫，不得已而为之。此时满洲政府方又出其以汉人杀汉人之手段，驱之与国民军为敌，愿我国民思之：本中国人，而当满洲兵，以杀中国人为职，抚心自问，宁能不动乎？我国民勿谓为满洲尽力乃所以报国也，中国亡于满洲已二百六十馀年，我国民而有爱国心者，必当扑灭满洲，以恢复祖国。倘反为满洲尽力，是甘事仇讎，而与祖国为敌也。其身分为奴隶，其用心为梟獍，岂有人心者所忍为乎？我国民又勿谓既食满洲之禄，当忠于所事也。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及为满洲所夺，收中国人之财赋，以买中国人之死力，中国人效力满洲，而食其禄者，譬此家财既为强盗所夺，复为强盗服役，以求得佣值，境遇既惨，行为尤贱矣。是故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须以大义自持，知托身满洲政府之下，乃由一时之束缚，常怀脱离独立之志。际此国民军大起之日，正当倒戈以向满洲政府，而与国民军合为一体，方不失国民之本分也。彼满洲以五百万民族，陵制四万万汉人，而能安卧至二百六十年者，岂彼之力足以致之？徒以中国人不知大义，为之效力，自戕同种，故满人得以肆志耳。试观满洲入关以来，每遇汉人起义，辄用汉人剿平。杀人盈野，流血成河，皆汉人自相屠戮，而于满人无所损。举其大者，如嘉庆年间，汉人王三槐等举义，四川、湖南、湖北、陕西诸省相继响应，满洲政府势垂危矣，八旗之兵望风奔溃，禁旅驻防，皆不可用，乃重组绿营，招募乡勇，于是汉人杨遇春、杨芳等为之效力，屠戮同胞，死者亿万，川湖陕诸省遂复归于满洲主权之下。又如咸丰年间，太平天国起自广西，东南诸省指顾而定，西北则张乐行等风驰云卷，天下已非满洲所有，其师督大臣如赛尚阿、和春，一败涂地，事无可为。及汉人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练湘军淮军，以与太平天国相杀，前后十二年，汉人相屠殆尽，满人复安坐以有中国。凡此皆百年来事，我父老子弟耳熟能详者也。汉人不起义则已，苟其起义，必非满人所能敌，亦至明矣。所最可恨者，同是汉人，同处满洲政府之下，同为亡国之民，乃不念国耻，为人爪牙，自残骨肉，彼杨曾胡左彭诸人是何心肝？必欲使其祖国，既将自由而复为

奴乎？自经诸役以后，满人习知以汉人杀汉人最为上策，故近来怵于革命之祸，日谋收天下之兵权，以满人任统御，以汉人供驱役，一旦有事，则披坚执锐，冒矢石，当前敌，断脰流血者，皆汉人也。而策殊勋，受上赏者，则满洲人也。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苟一念及身为中国人，当知助异族，杀同胞，为天地所不容，可无待踌躇而断然决心者。且我国民苟助满洲，岂止为国家之罪人而已？即为一身计，亦无所利。盖满洲之待汉人，不过视同奴隶，即为之尽死，亦毫不爱惜。嘉庆年间，川湖陕之役，绿营乡勇立功最多，事后八旗受上赏，绿营诸将仅沾馀唾。至于乡勇，解散之后穷困无聊，半世当兵，战功尽为八旗所冒，口粮复为上官克扣，出营之后，工商诸业久已荒疏，无以谋衣食，穷而为盗，则被杀戮。于是蒲大芳等怨望作乱，杨芳、杨遇春念其战功，诱以甘言，使之降服，而满洲政府震怒，黜杨芳使率蒲大芳等远戍伊犁，其后密使人尽杀蒲大芳等数百人，无一得脱者。咸丰同治间，湘军遍于十八行省，所至戮力破敌。敌军既尽，湘军解散，克控口粮，饥寒不免，其至丰者，不过给三月口粮，不敷归家盘费，因此流离他省，父母妻子终身不复相见。而他省之人，以其当兵杀人，畏之如蛇蝎，视之为仇讎，见其落拓，则又斥为流氓，穷无所归，乃相结会，以相依赖，而满洲恶其结党，捕拿杀戮，不可数计。是故川湖陕之氛告尽，而乡勇失所；太平天国既覆，而湘军无归。乃知满洲政府之用汉人也，犹农夫之用牛也，既尽其力，则杀而烹之，无一毫人心相待，此其故何也？盖以同胞杀同胞，实为天下至贱之事，不惟为万国所鄙笑，同胞所切齿，即满洲人亦未尝不存轻贱之心，以为汉人相杀，乃其种性，宜其甘为奴隶，万劫不复。故既存轻贱之心，而对待之手段刻薄如此。即使身居重镇，屡立战功者，而偶违廷旨，缇骑立至，其他将校，受文官呵叱驱使，甚于仆隶。至于兵士所发口粮，不敷糊口，而一有战事，即责其死，是视之如虫蚁耳。世人见满洲刻薄寡恩，不重军人，皆知叹息痛恨，岂知欧美日本各国所以尊重军人者，以其为国戮力，倚若长城，故军人之名誉，军人之身份，皆为社会所矜式。至于满洲用中国人当兵，非以为国家之干城，不过专防家贼，故其军人以拥护仇讎为天职，以屠戮同种为立功，禽兽之行，宜为世界所不齿。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若犹有人心，当不待劝告，而决然倒戈反正，惟恐不速也，何用迟回审顾为？意者或误会国民军之旨，以为国民军既与满洲政府为敌，则凡满洲之将士皆所不容，虽欲反正，而无路可投乎？然同是汉人，地位虽殊，情义固在，且国民军当未起义以前，屈于满洲政府之下，与我国民之为满洲将士者，固无所差别也。宗国之亡久矣，举我同胞悉隶于异族之下，不能互相庇翼，而使寄食于仇讎，又不能速拯之于水火，斯已大负国民矣。何忍复校量前往，自相携二乎？为此布告天下：凡我国民

之为满洲将士者，若能顾念大义，翻然来归，军政府必推诚相与，视为一体。其以城镇乡村或军旅反正者，及翦除敌军心腹将校来归者，暨以粮食器械来归者，皆为国立功之人，当受上赏，其军至即降者，亦予优待。此皆赏典恤典略地规则等所一一规定者。其各激发忠义，以涤旧污，以建新猷，若犹有包藏祸心，怙恶不悛，甘为国民军之蠹贼者，则是自绝于中国，罪不赦。方今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磅礴人心，举国之人，益知明理守节，固非若昔日人心否塞之世。军政府提挈义师，肃将天讨，期将四百兆人平等以尽国民之责，亦与昔之英雄割据有别，固将使禹域之内，无复汉奸之迹。其满洲将士敢有奋其螳臂，以相抵抗者，必尽翦除，毋俾漏网。特虑其中容有心怀反正，而迟疑未决者，亦有身拥兵权，心怀助顺，而观望取巧，思徐覘国民军之强弱，以为进退者，凡此皆不胜其祸福之见，故就义不勇。今开诚布公，明示是非顺逆之辨，其各自择，毋得徘徊。如律令。檄。

附条件

一、以城镇乡村或军队反正来归者，按除“按除”或当作“除按”。赏典论功行赏外，并照现任廉俸加倍赏给，至于终身；如其才可用，别有任使者，其所得官俸不在此限。

二、军到即降者，保护其身家。愿留营者，量其才器使；愿还乡者，厚给资斧，护送还乡。

三、力尽始降者，仅予免死，以俘虏处分之。

四、不降者杀无赦。

扫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

天运 年 月 日中华国民军 军都督 奉军政府令，以扫除满洲租税厘捐之事布告国民：自满洲篡国，生民无依，憔悴于虐政之下，满朝知满汉不并立，犹水火不相容，故其倡言谓汉人强则满洲亡，汉人疲则满洲肥，处心积虑，谋绝汉人之生计，以制汉人之死命。汉人皆贫，则满人可以独富；汉人皆死，则满人可以独生。于是横征暴敛，穷民之力，逼之以严刑峻法，使我汉人非唯无以谋生，且无以逃死。昔者康熙年间，曾定永不加赋之制，其名甚美，欲以愚弄汉人。然所谓永不加赋，不过专指正额，于正额之外，悉收州县耗羨，以为己有，而令州县恣取平馀，其数五六倍于正额。且额外之征，罔知纪极，又于征粮之际，多立名目，每粮一石，加派之银至二三两。此外贪官污吏，私自加派，狼差狗弁，从中渔利者，不可胜数。故康熙年间，廷臣已言私派过于官征，

杂项浮于正额，分外诛求，民不堪命，当时初行此制，弊已如此，何况后日？名为永不加赋，实则赋外加赋，其绝汉人生计者一也。满洲入关之初，强侵汉人土地，圈给满人，室庐坟墓，在满人所圈地内者，悉为满人所有，汉人不惟失田丧业，无以糊口，且令祖宗暴骨，妻子流离，虏之离德，从古所无。其绝汉人生计者二也。八旗人众，计口给粮，不事营生，不纳租税，锦衣足食，皆取之汉人。我汉人无异为其牛马，辛苦所得者，尽以输纳，犹以为未足，劳力既尽，性命随之。其绝汉人生计者三也。既据北京，征固本京饷，以为首邱之计。又岁括金银亿万，密藏诸陵墓中，自顺治至今，为数无算。以四海有限之财，填诸虏无底之壑，致令货币不能流通，财政日匮。其绝汉人生计者四也。自康熙朝定制永不加赋，其子孙托言恪守祖制，而于征赋之外，暴敛无算。乾隆朝纵容各省督抚，恣为贪殃，殃民取财，剥肤吸髓，概置不问。伺其宦囊既富，则借事治罪，籍没家产，尽入内府，谓之宰肥鸭。遂贪诈成风，内自朝廷，以至阉竖，外自督抚，以至胥吏，皆以贪赋为能，以害民为事。乾隆末年，嬖臣和珅一人之家产至数万万，民穷财尽，四海骚然。其绝汉人生计者五也。自太平天国起义东南，虏率其贼臣死相抗拒，军兴费无所出，遂创厘金之法，一物之微，莫不有税，商贾困惫，物价腾贵。当时宣言事平裁撤，乃事平之后，非惟不撤，且益增加。政府视为利藪，官吏视为肥差，骚扰搜括，民无宁日，商务不振，交通阻隔。其绝汉人生计者六也。自与万国交通以来，不知外交，屡召战祸，丧师辱国，除弃民割地之外，益以赔款。甲午之役，赔款连息四万万，庚子之役，赔款连息九万万。政府无力，则令各省摊赔，于是各省督抚借此为名，举行杂捐，剥民自肥，自柴米油盐，以至糖酒诸杂项，皆科重税。居陆则有房捐，居水则有船捐。民不堪其苦，屡屡激变，则辄调兵勇，肆意焚杀，洗村铲地，以为立威之计，思之伤心，言之发指。其绝汉人生计者七也。广借外债，浪费无纪，息浮于本，积重如山，犹不知警惧，任令疆臣各自募借，其所开销，复无清算，收入愈多，亏空愈大。试观欧洲日本各国何尝无国债？然经理得宜，利多弊少，未有若虏臣之紊乱者。循此以往，国力将弊。其绝汉人生计者八也。罗掘之术既穷，遂不顾廉耻，公然欺骗，造昭信股票，诱民出资，既而勒令报効，不践前言，反覆无信，诈欺取财，行同无赖。其绝汉人生计者九也。四海之内，人民流离失所，辗转沟壑，而深宫之内，穷奢极欲，日甚一日。据最近调查，自乙未至庚子，颐和园续修工程，每年三百馀万两；虏太后万年吉地工程，每年百馀万两；戊戌秋间，虏太后欲往天津阅操，令荣禄修行宫，提昭信股票款六百馀万两；辛丑回京费二千馀万两，辛丑后兴修佛照楼五百万两，虏太后七旬庆典一千二百万两，另各省大员报效一千三百万两。共计此数年之内，虏太后一人所用，已盈九

千餘万两。辛丑至今，又阅数年，其费用可比例而知。所饮食者，汉人之脂血也；所寝处者，汉人之皮革也。汉人家散人亡，老弱填沟壑，丁壮死桎梏者，皆断送在深宫歌舞中耳。其绝汉人生计者十也。凡此十者，皆荦荦大端，人所共见，其他苛细及缘附而生者，尚不悉计。乃知虏之贪残无道，实为古今所未有。二百六十年中异族陵践之惨，暴君专制之毒，令我汉人刻骨难忍，九世不忘。虏之待我汉人，无异豺虎食人，肉尽则咀其骨，必使其无子遗而后快。我汉人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者，其可矜孰甚焉？今军政府与我国民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大兵所至，举满洲政府不平等之政治，摧廓振荡，无俾遗孽，凡租税厘捐一切不便于民者，悉扫除之，俾我国民得怡然于光天化日之下。俟天下大定，当制定中华民国之宪法，与民共守，其与虏朝相异之处，可预与国民言之。在昔虏朝贵满而贱汉，满人坐食，汉人纳粮；民国则以四万万人民一切平等，国民之权利义务，无有贵贱之差，贫富之别，轻重厚薄，无稍不均，是为国民平等之制。在昔虏朝行虐，暴君专制之政，以国家为君主一人之私产，人民为其仆隶，身家性命悉在君主之手，故君主虽穷民之力，民不敢不从；民国则以国家为人民公产，凡国家之事，人民公理之，由人民选举议员，以开国会，代表人民，议定租税，编为法律，政府每年豫算国用，须得国会许可，依之而行，复以决算报告国会，待其监查，以昭信实。如是则国家之财政实为国民所自理，国会代表人民之公意，而政府执行之。譬如家人既理家事，必备家用，轻重缓急，参酌得宜，较之虐君专制，横征暴敛，民不堪命者，真有主仆之分，天壤之别。是为国民参政之制。是故民国既立，则四万万人民无一不得其所，非惟除满洲二百六十年之苛政，且举中国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之治，一扫空之。斯诚国家之光荣，人民之幸福也。愿我国民各殫乃心，勉成大业。布告天下，俾咸知斯意。

第二十八章 丙午萍浏之役

起事之地点

湖南之醴陵、浏阳，江西之萍乡、万载等县，向为湘赣两省哥老会党聚合之渊藪。甲寅九月马福益、黄克强、刘揆一等谋起事于长沙，即以该数县会党为凭籍。马为哥老会大龙头，素受会党所宗仰，自是役失败后，该处会党油然而萌革命排满之思想。乙巳冬，马潜由广西返湘，欲在浏阳再图大举，事泄为端方所捕，施以酷刑，然后杀之。各地会党闻之大愤，留日学界且大开追悼会于东京，并刊布马所规定之革命军纪十馀条，以继承先志为务。至丙午而有萍浏多役。

起事之原因

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吾国中部凶荒，江西南部、湖北西部、湖南北部、四川东南部，皆陷饥馑，尤以湘赣两省接酿“接酿（釀）”当作“接壤”。之萍醴浏数县为甚。该处工人因受米贵减工之打击，对于地方官吏深怀不满。洪江会党头目李金其、萧克昌、姜守旦、龚春台、王胜诸人向受马福益之指道，久有揭竿之志，马殉难后，进行仍不少懈。是年九月间，有留学生蔡绍南、刘道一等自日本回国，在浏阳、醴陵、衡山等处鼓吹革命，李萧等闻之，志益坚决。至是以为有机可乘，遂运动萍乡矿工率先发难，为各县倡。萍乡县大安里本为昔年哥老会邓海山起义之所，事平后，经前赣抚德氏令萍乡县令每年按季亲往偏僻村庄巡视一次，为思患预防之计。诂日久玩生，任该县者视同具文，李金其遂在该县麻石一带，聚集洪江会党数千人，约期十二月大举。乃于事前失慎，卒被清吏追捕，在醴陵属之白鹭潭溺毙，萧克昌亦被清吏设阱诱杀。姜守旦、龚春台等迫不及待，遂突然先期发难。

起事之声势

是年十月十九二十日等，党军先在湖南浏阳县属之高家头、金刚头，江西萍乡县属之高家台等处，聚众起事。二十一日攻占萍乡县属之上栗市，二十二日复占宜春县属之慈化，焚黄圃司署，赣军巡防左队胡管带应龙与战，大败，全军溃散。不数日醴陵、浏阳等县纷纷响应。该党分为三股，在萍乡起事者多煤矿工匠，在醴陵起事者多防营兵士，在浏阳起事者多洪福齐天党（即洪江会），每股约万人，以浏阳一股为主力，其旗帜均称革命军，各兵士头扎白巾，手持白旗，声势浩大。在浏阳督师者为龚春台，其檄文曰：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岁次丙午十月吉日，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

锋□都督龚，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照得鞑虏原系东胡异族，游牧贱种，自汉隋唐宋以来，久为我中华汉族之寇仇。有明末造，鞑虏逞其凶残悍恶之性，屠杀我汉族二百馀万，据我中华，窃我神器，奴沦我同胞，我黄帝神明之胄，四百兆之众，隶于奴界，已二百六十年于兹。汉族为亡国之民，中华隶犬羊之宇，凡我叔伯昆仲诸姑姊妹，曷任伤心。太平天国起义师于广西，誓必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以雪灭国之耻。乃曾国藩、胡林翼等不明大义，罔识种界，认盗为父，呼贼作君，竭湘军全力，自戕同种，致使汉族得恢而复湮，胡氛将灭而又振。湘人之罪，涸洞庭之水，不能洗其污；拟衡岳之崇，不能比其恶。凡我湘人，实无以对于天下。今者划清种界，特兴讨罪之师，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冀雪前耻，用効先驱。特数鞑虏十大罪恶，昭告天下，以申挞伐。

虏鞑逞其凶残，屠杀我汉族二百馀万，窃据中华，一大罪也。

虏鞑以野蛮游牧之劣种，蹂躏我四千年文明之祖国，致列强不视为同等，二大罪也。

虏鞑五百馀万之众，不农不工，不商不贾，坐食我汉人之膏血，三大罪也。

鞑虏妄自尊大，自谓天女所生，东方贵胄，不与汉人以平等之利益，防我为贼，视我为奴，四大罪也。

鞑虏挟汉人强满人亡之谬见，凡可以杀汉人之势，制汉人之死命者，无所不为，五大罪也。

鞑虏久失威信于外人，致列国乘机侵占要区，六大罪也。

鞑虏为藉外人保护虏廷起见，每以汉人之权利赠给外人，且谓与其给之家奴，不若赠之隣封，七大罪也。

鞑虏政以贿成，官以金卖，致政治紊乱，民生涂炭，八大罪也。

鞑虏于国中应举要政，动以无款中止，而宫中宴饮，颐和园戏曲，动费数百万金，九大罪也。

鞑虏假颁立宪之文，实行中央集权之策，以削汉人之势力。冀固虏廷万世帝王之业，十大罪也。

其余种种罪恶，不能尽书，特举大略，以昭天讨。凡我汉族同胞，无论老少男女农工商兵等，皆有殄灭鞑虏之责任，务各尽尔力，各抒尔能，以速成扫除丑夷恢复汉家之鸿业。至现在为虏廷吏者，宜革面反

正，出郊相迎，若仍出曾胡之故智，为虏出力者，以虏鞑观之，歼杀无赦。现在为虏廷将弁营勇者，宜闻风响应，倒戈相向，若仍湘军之故智，死力相抗者，以鞑虏视之，歼杀无赦。本督师建立义旗，专以驱逐鞑虏，收回主权为目的，凡本督师所到之处，即汉族恢复之处，农工商贾，各安其业，不稍有犯；外国人之生命财产，竭力保护，不稍有犯；教堂教民，各安其堵，不稍有犯。当知本督师只为同胞谋幸福起见，毫无帝王思想存于其间，非中国历朝来之草昧英雄，以国家为一己之私产者所比。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利权，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此等幸福，不但在鞑虏宇下者所未梦见，即欧美现在人民，亦未曾完全享受。凡我同胞急宜竭力，以扫除腥羶，建立乐国。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汉族者，世界最硕大最优美之民族，被鞑虏奴隶之，宰割之，天下之耻，孰有过于此者？况鞑虏用意险恶，自咸同以来，利用以汉人杀汉人之手段，当锋刃御炮弹者，汉人；论功行赏，握要权执大政者，则仍满人。我汉人何罪，当为满奴；汉人何劣，当被鞑虏食其肉而吸其血？故鞑虏一日不歼灭，即主权一日不收回，汉族一日不存活。今政府已立，大汉即兴，鞑虏罪恶贯盈，天下不佑，凡我汉族，宜各尽天职，各勉尔力，以速底鞑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成功。用申大义，布告同胞。急急如律令。檄。

浏阳党军于二十二三等日，在文家市、牛石岭、红绫铺、水南市、官庄等处同时发难，迭占据南街市、西乡、潭塘、高址、官眼、大光洞各地，与萍乡上栗市及条山关党军相呼应。驻萍乡、浏阳、醴陵数县湘军各路统领梁国桢、吴廷瑞、崔朝俊、赵春廷等，屡为所败。于是蔓延至醴陵、九溪、衡山、宜春、万载各地，湘鄂赣苏各省督抚大为震动。清军最先往攻者，为袁州府统领袁坦所部兵一万六千人，袁州城几为一空。江督端方复派统制徐绍桢统兵赴援，计有步兵一联队，炮工各一队，马兵辎各一小队。鄂督张之洞派第八镇十五协协统王得胜率二十九标、三十二标炮队二队，合湘赣两省防军，总数不下四五万人，分赴萍浏醴数县围攻。自洪杨以来，清军出兵之众以是役为最。

同盟会之接应

是役萍浏党军之仓卒举事，原非接受同盟会东京本部之命令而发动。即刘道一、蔡绍南之回湘鼓吹革命，亦只出于个人热心，非有一定之具体计划。故总理及克强得讯后，始先后派遣宁调元、胡瑛、杨卓林、孙

毓筠、段书云、权道涵、廖德璠、李发根诸人分赴湘鄂苏皖赣各省，联络军队，急图响应。刘道一在衡山乡中，闻萍浏起事，始赴长沙有所计划，为抚署游击熊得寿逮捕系狱。清吏用酷刑讯供不得，遂以刘佩章所镌锄非二字定狱，旋加害于浏阳门外。禹之、谟宁、调元亦在湘被逮，禹被害，宁判监禁终身。胡瑛在鄂被逮，监禁终身。杨卓林在扬州被逮，直供革命党不讳，即加害。孙毓筠、段书云、权道涵等在南京被逮，李发根、廖德璠在扬州被逮，均监禁终身。此外派回者多未能达目的地。萍浏党军因此缺乏知兵善谋之人之指导，卒难与清军抗衡，殊可惜也。

失败之原因

先是党军首领原拟分三路进兵，一据浏阳醴陵，一进窥长沙，一据萍乡之安源矿路为根据地，一由宜春万载东出瑞昌南昌诸郡，以攻略苏皖。及萍乡一军先期发难，浏醴继之。其指挥者皆会党首领，素乏军事学识，故起事后，虽屡败清军，然终不能占领县城，且队伍凌乱，人自为战，殊非新练清军之敌。徐绍桢所统江南新军中多革命分子，赵声、倪映典亦在军中，拟相机为党军效力，詎党军未经训练，散漫无常，虽欲互通消息，亦苦无门径可寻，卒致爱莫能助。事后，赵倪诸人莫不引为憾事。

宗旨之复杂

萍浏党军虽号称革命，而内部异常复杂。姜守旦、龚春台之檄文，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惟另有一部，则自称为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一称民国，一称帝国，虽同以排满为号召，而其宗旨及名义，亦各不同。是役之不能一致拒敌，以图进取，殆非无因。兹并录当时新中华大帝国恢复军檄文如下：

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布告天下檄文

自明室不竞，汉统中斩，犬羊窃据禹鼎，腥羶弥漫中原，四百馀州，胥遭屠毒之祸；二百余载，不睹日月之光。虽然，夷狄猾夏，何代蔑之？罪大恶极，穷凶极暴，上干天心，下悖人道，为天诛天讨所必加，九征九伐所不赦者，未有如现世觉罗满清之甚者也。昔在胡元将亡，中原豪杰起，我大明太祖高皇帝，扬三尺之剑，奋七尺之躯，以淮右布衣，赴义淮上，遂能扫荡胡虏，复我冠裳，洵所谓志继虞夏功过陶唐者也。今满虏之罪，浮于胡元；中原人心，响于明祖，诚英雄豪杰建功立业之候，志士仁人奋迹雪耻之秋也。至今岁洪水横流，滔滔皆是，我同胞因之丧家失业转徙沟壑者，北跨兖豫，南及江淮，哭声震于郊原，饿

殍载于道路，使闻者酸心，见者堕泪，皆莫非天厌胡运，降此厉灾，以示洗污除旧之征。惟是非常之举，贤者慕之，愚者惑焉，况满贼窃据已久，鬼蜮日深，惯用以汉杀汉之毒技，坐收渔人两获之功。故前人有格言曰：“汉人作官，谓之太平鬼；汉人当兵，谓之替死鬼。”兹即征之目前天下共见共闻之事。问：庚子以来，为彼满贼出死力，保残局，内得罪于同胞，外见忌于暴邻，有如袁世凯、岑春萱诸人者乎？今即免死狗烹，鸟尽弓藏，非我辈举义湘南，彼等今已不知窜流何所，遑云稍留体面，聊保闲散之声也哉？今征调兵勇，日有所闻矣，然亦不过曰湖北出兵几何，江苏出兵几何，江西湖南出兵几何而已。而荆州南京之驻防，不闻出只人匹马者何也？夫我辈之起，志在驱满贼耳，今彼乃舍最近之荆州南京驻防，而必以我兵敌我恢复军者，其居心何等，不问可知也。然则我同胞亦可以自反矣。昔宋祖黄袍加身，实当出征之际，大丈夫生逢乱世，攀龙鳞，附凤翼，图像凌烟阁上，列坐凯旋门前，亦云得时则驾，弃逆效顺而已矣。至豪迈公子，豁达少年，亦当知唐室龙飞晋阳，盖以太宗为嗣子；汉家崛起丰沛，毕有大造于太公。化家成国，达权即所以守经；因祸得福，致人不为人所致。勿自委于无寸尺柄，明祖亦徒步布衣；勿畏胡虏毒焰凶张，胡元实跨欧兼恶。夫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而非夷虏之中国也。今与我四万万同胞约：有能起兵恢复一邑者，来日即推为县公；恢复一府者，来日即推为郡主。至外而督抚，内而公卿，有能首倡大义，志切同胞者，则我四万万同胞欢迎爱戴，如手足之卫腹心，来日不惜万世一系，神圣不侵，子子孙孙世袭中华大皇帝之权利，以为酬报。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或时以鞭扑相加，叱责相遇，亦不过望我辈之肯构肯堂，而非有奴隶犬马之心。我同胞即纳血税，充苦役，犹当仰天三呼万岁，以表悃忱爱戴之念。窃惟我三湘风气刚劲，人知礼节，意必有衡岳降生拯济同胞以□□胡虏其人者。南达浔桂，西通巫峡，纠合同志，北定神州，戮为虎作伥煮豆燃箕之泉獍。兹□奉心，图欲取姑与之英杰。待舟楫一备，粮械已整，出东路者，由巴陵以洗荆州之□穴，然后通徐沛，过开洛，捣幽燕以系□于之颈，责彼尝我扬州嘉定千百万之生命；平□漠而擒颡利之渠，责其尝彼坐食安摹数百年之奉□。明祖下燕之檄曰：为我者永安于中华，背我者自陷于夷狄。今日之事，内地之驻防，必诛戮净尽，以绝后日夷狄窥伺覬觐之心；塞外之孽，宜略从宽大，以示中华天地覆载生成之量。檄到之地，我同胞其投袂而起，共复中原，用成我新中华大帝国，不亦麻乎！

失败之情形

党军起事之初，不数日集众至数万人，占据三四县，声势之大，为历次义师所未有。是时喧传占领长沙之说，内外人莫不额手相庆。十月廿七日，清廷更下旨特派江西臬司秦炳直节制三省各军，驰往扰乱地方相机剿办。乃党军得地后，惟困守萍浏醴三县，并不向外发展，人数虽众，而所持枪械，仅由各地方团防局夺获二三千杆，余众多以本竿及旧式刀枪为武器。以区区二三千枪而敌四省节制之师，相持匝月，交战二十余次，虽失败犹有馀荣。萍浏醴各县被清军合围聚攻后，党首萧克昌、龚春台、蔡绍南等，或阵亡，或擒杀，党军由是解体。清军乃大举清乡，杀戮平民万数千人，向清廷虚报邀赏。然革命风潮自是泛滥于长江沿岸各省，有一日千里之势，清廷虽迭兴党狱，终无如之何也。

党人之生死

此役起事之范围，关连湘鄂赣苏四省，故党人先后牺牲者极众。据事后调查，在赣被擒加害者，有萧克昌、蔡绍南、陈年苟、胡友堂、田永山、叶其意、李明生、熊明球、王长发、王景贤、曾勇发、邓廷保、刘治昌、王霁亭、沈益古、魏辉月、郑琨、钟寿山、廖甲凤、马月卿、沈嗣训、陈长友、邓连发、刘麻子、刘家有、胡文焱、张明才、吴盛发、袁连珍、刘德华、黄月谱、张观兰、何思明、池茂才、林秋牙、赖家逋、周元祥、刘子宾、梁本山、王新古、张大响、祝厚维、李淮卿、欧阳满、荣清松、欧阳培植、曾緞藻、廖淑保、姜守正、谭狗仔、张本裕、房兴全、欧阳景言、李棠彬等，在湘为龚春台、刘道一、王永求、陈显龙、邓王林、张四皮、禹之谟、李世亿、瞿光文、彭茂春、汪月波、陈寿山、钱星保等，在苏为杨卓林、江佑泉、龙见田、曾斌、袁有升等。监禁者在赣为李昌年等，在湘为宁调元、任智诚、陶承祉、胡春、李福斋、王易、张宾卿、宋运汉、凌瑞勤、张近维、张近云、张近棠、张近洗、张承湖、黎春燠、卢心渐、魏中友、邓三、刘洪彬、刘云棠、春树汉、僧同学、刘其仁、魏永秋、吴发涌、秦增寿、袁篮亭、李金友、孙鸿均、孙家惠、孙家文、谭松亭、罗如嵩、李栋彬、陈维煊、赖家新、僧正侃、魏新发、李喜发等，在鄂为朱子龙、刘家运、胡璜、梁钟汉、曹玉英、谢九、吴子铨、殷子珩、刘贞一等，在苏为孙毓筠、廖德璠、李发根、权道涵、段云书、傅义成、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黎贵兰、徐福荣等。此外各省悬赏通缉者为姜守旦、龙定、陈绍庄、王胜、陈金宗、黄度武、柳际贞、刘林生、郑先声、李燮和、卢金标、刘震、黎兆梅、喻桂林诸人。

清吏之文告

附录清吏关于萍浏起事各项文告如下。

(其一)赣抚吴重熹致湘抚岑春蓂报告军事电

宥二电悉。昨电想亦达。均系实情。现两奉严旨诘责，饬将吉匪党合力擒拿，歼除净尽，倘有贻误，惟该督抚是问。湘军已到四营云，而赣军不及，若再专顾安源，势愈蔓延。幸胡朱两管带廿五赴上粟市一带迎剿，两次击毙匪二百余名，余匪溃逃，兵单未敢穷追。并闻浏城南五里，湘军亦毙二百余匪，匪势稍衰。醴陵令又来函，约与湘军会剿，因有湘军两营直趋麻石，约廿六可到，是以袁统领又带团勇六十人赴前敌助剿。现计在前敌者为前营一半，后营一哨，及昨日到吉安防营两哨，袁州协标兵六十人，此外调拨袁州之后营两哨。因闻匪窜宜春慈化瑞金等处，又为该县带团防剿，尚有吉安防营四哨日内当可到。省军已电带沿途饬催，再支持数日，省军一到，即可分拨。刻又遵旨派秦臬司再带常备军三百名明日驰往督办。熹。念八日。

(其二)江督端方奏报出兵电

承准念六日电，奉旨：江西湖南交界地方匪党声势猖獗，着端方、张之洞、岑春蓂速派得力营队，飞饬会剿等因，钦此。查萍醴匪徒倡乱，迭接该处路矿局派湘赣来电，即经电商吴抚、岑抚，厚集兵力会同剿办，电商张之洞，由鄂派兵援力，兼顾路矿。一面已饬江南三十四标全队整装以待，并电告吴抚，务多派得力之营，合围拿灭，免酿燎原。赣省兵力不敷，立行拔队往援。钦奉前因，即饬将业经戒备之第九镇第三十四标步队三营，炮工各一队，马队辎重各一排，混成一枝队，即于今夜开拔，分三起上驶，在九江换船进湖口，至南昌遵陆前进。三十四标操练较久，标统艾忠琦人亦稳练，第九镇统制官徐绍贞曾在江西统兵，于萍乡袁州一带情形较熟，派令督率前往，相机堵剿，兼可与赣军协商合力，妥为布置。鄂军由岳州至湘潭，道取萍醴铁路，宁军由南昌袁州以达萍乡，两路夹进，庶期克日蒞事。仍当与张督、吴岑二抚斟酌机宜，妥筹办理，仰副朝廷慎固南陲至意。谨请代奏。端方。念八日。

(其三)湘抚岑春蓂奏报军事电

浏阳醴陵二县会匪滋事，前月廿八日续将布置剿捕情形电请代奏在案。兹恭阅电传，初一日奉旨：张之洞电奏悉，据湘抚及萍醴来电匪势倍炽等语，著岑春蓂懍遵前旨，严饬各军赶紧力办等因，钦此。伏查湖广总督电奏，即系指春蓂前奏浏阳之永和市、牛石岭窜匪更多，经梁国桢率队进剿，枪毙三百余名一节而言。前于电奏后，醴陵官寮之匪，当被管带吴廷瑞营剿散；其踞麻石者，亦为崔朝俊所部击退。该匪率众千余，复趋官庄，潭塘亦有窜匪八九百人，赵春廷一军分头迎击，在

距官庄数里之芦婆岭接仗，轰毙甚多，先后擒获匪目杨帮丰等四名正法，余由县审办。该县出示解□缴票，首悔者七百余人。浏阳匪徒自念三夜在南街市击退后，与羊松造另股，均窜聚西乡，弥沈光约千余人，经梁国贞所部蒋温二弁督饬什勇，从高岭攀援而上，枪毙悍匪十余人，匪即奔退。廿七日徐振岱所部胡梁二弁探知高址聚匪亦多，前经剿捕，毙六十余名。是日东秩小源大圣庙亦有匪盘踞抢掠，经梁营易杨二弁率队截击，毙匪十八名。匪首姜守旦即万飞鹏，与其党共二千余人，聚于大旗山寨，山上设有伪将台一座，借毛氏祠内藏储火药军械。该处山岭千寻，地势极险，念九日经易李二弁率队，由旁包抄而上，直入匪窝，将祠屋伪台焚毁，击毙数十名。该党等复窜永和市，三十初一日，由易弁与常备军队官王正宇、夏占魁分路合剿，死伤各百余人。姜守旦率党逃往官眼大光洞等处，现在跟踪追剿。统计前后共毙匪目土绥乾等四名，余党二百余人，擒获张积总等十二名，正法；夺获马二，刀械无数，胁从解散二百余人。我军阵亡什长瞿洪胜等三人，受伤八人等情禀报前来。春莫查浏醴二县会匪，迭经官军进剿，击毙甚多，惟该二县山深树密，道路纷歧，而浏阳通省要隘尤多，省城重地，关系紧要，湘省兵力本单，即“即”似当作“既”。应兼顾省防，又须保护路矿，及驻扎浏阳近省各路，以为屏蔽。节节分布，势难全行调赴前敌，是以匪徒不免此击彼窜。鄂省初派三营二队，现均到湘，开赴醴萍，路矿更足资守护，所有续队三营，均与湖广总督电商，即以驰赴浏阳会剿，庶可一鼓而除，以杜分窜。现在长善二县各乡民情，均属安谧，省城防务已悉心筹布，并将各营出力弁勇分别赏给银两，俾资激励。除仍严饬各将弁督率什勇，赶紧分投剿捕，期早扑灭。请代奏。

(其四)鄂督张之洞悬赏缉党扎文(鄂督张扎臬司文)

为扎饬悬赏严拿会匪事：照得近来长江一带，乱党滋多，前承准军机处电传钦奉谕旨，严拿会匪党羽，当经通饬钦遵在案。十月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各处会匪起事，其头目即系该匪一党，现已派拨大兵驰往剿办。叠接北洋大臣袁、湖南抚院岑先后函电，访闻会匪党羽潜布长江一带，意图勾结逆党起事，近有大头目王胜、陈金等匪，由湘潜来鄂境，请严防密捕等因。准此。该匪等纠党倡乱，实属罪不容诛，亟应严拿重办，以正国法，而遏乱萌。合亟扎行出示晓谕，悬赏严拿，并详列该匪姓名踪迹，分别赏格。如有将后开真正匪首擒获送辕者，立即照□赏发；其知风报信因而拿获者，照原开赏格减半发给。本部堂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为此札行该司，即便饬属遵照，切切！此札。

计开赏格

王胜，系湖南大头目，年三十六七岁，长沙人，身中面圆，无须，假辫；陈金，与王胜同行，年三十二三岁，湘潭人，身矮，面胖，无须、假辫；姜守旦即万飞鹏，年约五十馀岁，系浏阳东乡人，瘦，有须；陈绍庄，年约五十馀岁，亦系浏阳一带人，身高大，无须，像极凶恶。拿获以上各匪者，各赏银一千两。

宗黄又名夏灵，年四十岁，系长沙富商，为黑帮头目；刘家运，系湖北全省会首；曹玉英，年廿九岁，系沙市油皮富商，为沙市会首；黄度武、柳际贞、刘林生，以上三名系湖南匪目；郑先声、李燮和、朱子龙、萧克昌、卢金标，以上五名系长江一带之匪目。拿获以上名匪者，各赏银五百两。

(其五)湘抚岑春蓂奏获革命党刘道一电(湖广总督咨直隶总督函)

查得逆首孙汶谋为不轨，其党为黄近午、柳际贞、刘林生诸人，当分饬地方文武严密防缉。旋据抚标右营游击熊得寿缉获刘道一即炳生，又号锄非，解由臬司督同长沙府审讯。据供刘林生名揆一，又名棣华，是其胞兄。该匪均系游学日本官费生，林生与孙汶曾商议革命，孙汶到日本开会，该匪慕孙名亦往，遂与黄近午、柳聘侬及湖南人万飞鹏、广东人冯自由、湖北人刘家运、日本人白浪滔天及不知姓名四五十人，均入会为革命，其会名曰中国同盟会，办法以广收党羽为要。孙汶为会长，黄近午为副会长，并担任为南洋群岛中国人开学堂，藉以诱令入党，预备筹款，购办枪炮。湖南人王延祉、宁调元、陈力度均在其内。柳聘侬与章炳麟同办民报，以冀蛊惑人心。孙汶现在日本东京牛込区民报社左近地方。并据供称取汉书“非种必锄”之意，故号锄非等情不讳。查该犯所供，逆迹昭著，即饬就地正法，用昭儆戒。此等匪党行踪诡密，到处勾结煽惑，潜图不轨，实为大局之患。民报湘省早经查禁，刘林生已电驻日杨使勒令退学，并确查黄近午等如尚留学东京，均令退学，电饬沪道截拿，并电咨沿江沿海各省一体严缉，即饬各关认真密查，以期消患未萌。刻下浏醴股匪业经一律击散，可无他虞。现钦遵迭次谕旨，严饬各军队搜捕著名匪党，实行清乡。俟办理就绪，即另行恭折奏报。所有拿获谋逆学生正法缘由，谨祈代奏。岑春蓂叩。丙十二月十七。

(其六)江督赣抚会奏萍乡革命军起事情形折

光绪三十二年十月间，萍乡县境与湘省各界地方，突有匪徒蠢动，及宜春万载等县，势甚猖獗。经赣抚臣吴重熹节次调兵往剿，并奴才端方遵旨派兵，与鄂军分投赴援，暨奴才瑞良抵任后，督饬搜剿续办各匪，以及举办清乡一切事宜，叠经奴才等撮要随时电奏在案。现在匪患已

平，人心大定，谨将办理情形缕晰陈之。伏查湘赣连界各属，近年会米粮昂贵，生计维艰，人心不免浮动，而游勇痞棍时复往来其间，习知长江一带洪江会匪歌诀，即立为会名，散卖票布，诱惑乡愚，以为诳骗钱财之计。其无知良民误为入会可保身家，亦不免投身入党。湖南醴陵匪首有李经其者，为奴才端方向在湖南巡抚任内拿获正法之马福益死党，常游荡于浏阳、醴陵等处，曾与萍乡上栗市之匪首饶有寿、龙人杰，万载之龙定往还，纠合姜守旦、龚春台、沈益古、胡有堂、吕光华、廖淑保等，欲为马福益报仇。适有游学日本暑假回籍之蔡绍南，乘间以革命演说，李经其等遂假以为名，自称为革命军。原约上年十二月间起事，军分三股，一踞浏阳以进窥长沙，一踞萍乡之安源矿路以为根据之地，一由万载东窜瑞州南昌诸郡，援应长江。以军械无多，未敢遽然发事，为浏阳县知县所闻，会营追捕，李经其落水溺死，其党羽饶有寿等乃促令姜龚两匪先期窃发，会函致安源著匪首萧克昌率令工党六千人以应，萧以动非其时，未之允许。而湘赣边境群不逞之徒，乃叫号附和，一时湘赣接壤之境，遍地皆匪，远近相传，动称数万。此该匪起事之情形也。其时赣边营勇仅有扎上栗市者两哨，湘边浏阳醴陵两境防营亦未调齐，匪即先扰浏阳之麻石、文家市、金刚头，继扰萍乡之高家台、上栗市、桐木，后窜入宜春之慈化等处。适吉安巡防队左军统领袁坦巡察玉屏乡，经前抚臣吴重熹电飭督率原驻萍乡安源之巡防左军前营管带胡应龙迎剿，调拨驻袁州之巡防左军后营管带朱鼎炎带队驰往会剿，电飭该县会绅多招团练，以资保卫。并由省派常备军——标第二营管带刘清泰率全营兵队，取道临江，袁州原驻新昌县之常备军一标第二营管带董作泉率队二百人，取道瑞州上高万载，分途趲程前赴萍乡。特委巡防内湖水师右军统领候补道张季煜督办防剿，派出各军，均归节制，俾一事权。一面电飭驻吉安之中左各营，拔驻袁州，听候调遣。并电商湖南抚臣岑春蓂派军乘轮舟至醴陵浏阳会剿。当匪踞各处之初，并未肆行劫掠，所至只索军械粮食白布等。所劫裹头白布白旗号衣，书革命军先锋后营军前营等字样，旗书革命军、洪福齐天等字样。匪械有刀，有小手枪，有台枪鸟枪，间有来福毛瑟等洋枪。内有游勇，阵队亦仿洋操，到处张贴伪示，纠人入会，语甚悖逆。正剿办间，接奉电旨，飭臬司秦炳直前往萍乡堵剿，遵飭该司带常备军一标第二营三百人，即以该标统刘槐森领之，于十月初七日行抵萍乡驻扎筹办。此前抚臣征调布置及匪党窜扰之情形也。该匪初起，势甚猖獗，所到之处，胁民为匪，云集响应；未至之处，谣言四布，人心惶惶。尤虑勾引安源矿工，联络声势。十月二十一日有匪三千余人聚上栗市，该处防营以半营抵御，毙匪二名，众寡不敌，兵力少挫。厥后匪之窜入慈化者，焚毁黄圃巡检衙署，经驻瑞金巡防左军后营赵春芳带队迎剿，毙匪数十名，擒获李明生熊明

球二名正法，匪始退入桐木。又经由吉安调驻之右营管带许登云率带兵队，在宜春县瑞金慈化一带进剿，毙匪多名。其在上粟市者，经巡防队左军前后两营合力攻击，历两时之久，毙匪二百余名，夺获匪械旗帜甚多，匪势为之一挫。又在普安山桐木两次合剿，匪益不支，全将裹头白布拉去，充作民人。或窜匿山谷之中，或回浏阳境内，群集于中山岭红绫铺等处，湘军亦屡次得捷。而匪之聚于文家永和等市者，焰犹未息，探知萍乡有备，遂并力以图万载，赖□前拨新昌防营二百人，秦炳直所带刘槐森部下兵三百人，均从此路同赴前敌，得以遏其来路。时奴才端方遵旨派陆军步队三营，马队辎重各一队，炮队工程队各一队，共二千余人，委第九镇统制徐绍桢为司令官，率同标统艾忠琦乘轮赴九江，易舟至省。其第一队由南昌先行进发，民间争传大兵将到，群匪震懼，遂窜伏于浏阳一隅。经长沙续到常备军两营搜剿，匪从靡然而散。其溃匪有窜入义宁州铜鼓厅一带者，由该州县会同巡防队左营李国斌，并调派该处防堵之常备军二标二营袁楚英，截获二十余名，于是赣境已无成股之匪。此迭次剿办之实在情形也。方匪势之正炽也，侦探匪情颇注意于安源煤矿，袁坦督巡防队前营，分一半至案山关搜剿，以一半留驻矿地，势虽岌岌，而逐日工作未停；湖南抚臣岑春蓂就近派管带李振鸿带队九十人来驻安源保矿，而湖南督臣张之洞派第八镇协统王得胜、标统李襄邻率步队三营，炮队一队，先于十一月初三日抵萍；另派步炮队各一队，专驻安源。合之宁军之陆续到萍者，兵力顿厚。先是前抚臣吴重熹接直隶总督臣袁世凯密函，谓萧克昌为匪中头目，近投安源营中充线，党羽甚多。以该匪既与矿工声气相通，办理稍有不密，必至有碍矿务，牵动全局，遂密告臬司秦炳直，相机拿办。迨宁鄂军到，足资镇慑，该臬司即密商矿务局员林志熙，会同王得胜、李襄邻，并督饬胡应龙设法捕获萧克昌，斩之。去一渠魁，人心大定。复将矿工人切实稽查，各具保结，无保者退百余人，分别送回原籍，以杜后患。又据获匪供称，该匪自接仗败后，巨目为陈绍庄，以伤重抬回，不知存亡。先后拿获之赣匪大头目，如饶有寿、龙人杰、沈益古、胡有堂、廖淑保、魏宗全等二十余名，皆起肇乱，抗拒官兵，罪恶昭著，讯据供认不讳，均于军前正法。其小头目及得受伪职各匪，讯明伏法者，约近百余人。其情罪较轻分别予限监禁者，亦八十余人。虽姜守旦等因追捕严紧，窜往平江逸去，现仍饬令严密购缉，并将演说革命之蔡绍南一体严拿。而数月以来，鄂军扎湘之边境，宁军扎赣之边境，深得协同搜捕之力。此安矿保护无恙叠获诸匪之各情形也。惟是匪虽溃散，其零星之匪，潜匿他邑，深恐死灰复燃。十一月初十日，徐绍桢到赣，吴重熹以南昌九江营伍抽调过多，形甚空虚，商留宁军一营驻省，以资兼顾，并嘱拨兵分队至义宁州铜鼓厅，查有匪踪，即行会剿。其开赴匪乡之兵队，随时与赣

军实力搜捕。曾由宁军拿获著名会党陈祥友、刘先、张珍绍、王俊骐、李昌谷、李昌年等，分别惩办。当秦炳直未到萍乡之际，由张季煜分饬各管带连合乡团，严拿匪首，免治胁徒，遇有聚集之区，立即痛剿。并亲率两队出案山关，沿途搜索。又由袁坦分饬前营回驻安源，分防芦溪一带；后营驻桐木，分防秋江杨岐山黄土；左营驻上栗市，分防案山关；中营两哨，分防清溪璠江。袁坦亲驻上栗市，相机策应。秦炳直以萍地兵力已厚，虑万载兵单，为匪所乘，调派刘槐森前往湘潭黄茅堵剿，兼派董作泉分扎黄茅慈化等处，购线缉匪。所有袁州府属之萍乡、宜春、万载等县，均与浏阳接壤，该地方文武各官叠与湘省营县商同剿办，以防此拿彼窜。此各军分股防堵搜剿之情形也。至秦炳直驻萍乡搜剿以来，体察地方情形，匪已溃散，谓治乱之道，宜宽严互用，一以查拿解散为主因，剴切晓谕，将匪徒区分三等：凡勾引拜会焚掠劫杀者为头等，罪在不赦，特悬重赏缉拿；其一时附和，而平日非甘心从逆者为次等，准其引拿首要立功赎罪，无立功仍按律严办；若仅被诱胁入会，并未为匪者为三等，准其缴销票布，祷神誓悔，取其团旗保结，给予护照回家安业。并即酌定清乡章程及严禁烟赌等条例，发各营县绅耆等，饬令切实遵办。一面知会湖南、醴陵、浏阳等县，同时并举，各清各乡。张季煜即驻萍乡、宜春、万载三县适中之地，访查纠察，俾该员等不得操切以图功，亦不许因循而貽患。历三阅月而清乡始竣。其时徐绍楨于上年十二月，因宁军各营有需商办整顿之事，经奴才端方饬先回宁，其督率军队及协同清乡等事，即责成标统艾忠琦接办。嗣因清乡大致就绪，户册亦将造成，臬司秦炳直以省署积牍已多，亟待清理，经奴才等于正月十八日据情电陈，钦奉电旨，准其回省，仍留张季煜驻萍料理。现在各处清乡一律办竣，民情安堵，各军陆续撤回，张季煜携带清乡册籍业经回省，鄂省尚有一营暂驻安源矿地，亦极安静。此办理善后之情形也。伏思此次匪乱，凶焰鸱张，逆谋狡獪，始若颇思一逞，虽尚无深固巢穴，快利枪械，惟军以革命为名，意图煽惑响应。去冬奴才端方拿获匪党袁有升、杨卓林等，讯据供称系由逆匪孙汶暗中勾结，倘或日久未平，潜有精械，后患何堪设想？仰赖圣上威福，各军将士效命，得以指日扑灭，扫荡妖氛，所有在军出力文武各员，不无微劳足录，合仰恳天恩，准其分别保奖之处，出自逾格鸿施。谨奏。（奉朱批：准其择优酌保，毋许冒滥云云。）

第二十九章 丙午南京之党狱

江南新军之革命潮

江南新军自癸卯留日义勇队成立及苏报案发生后，即有爱国志士投身军队中，宣传革命排满之说，士卒从而附和者颇不乏人。及乙巳东京同盟会成立，上海旋亦组织分会，益派同志多人，分赴江南各地，从事军界之运动。新军将弁如赵声、倪映典、林述庆、柏文蔚、冷遯、杨希说诸人，均先后入党，在江南军界占有一部分势力。赵任管带时，日在珍珠桥营部高谈革命，军学两界同志恒假其地为宣传机关。及擢任标统，从者益众。事为满将舒清阿等所知，乃嗾使江督端方将赵等一一撤差查究。赵倪失职后，赴粤供职，复被端方电告粤中防范，卒致不安于位。柏文蔚则以东走满洲得免。盖江南新军革党将领之见疑，其大原因在于丙午总理派乔义生偕法国武官巡游长江各省，调查军队势力一事。乔等至南京时，尝访问军警界同志接洽一切，以是为督署密探所悉，故端方得以从容防范，使革党在江南数年不能有所措施，与湖北日知会之横被摧残，同出一辙。

萍浏革命军之接应

丙午十月萍浏一役，本无谋定后动之具体组织，故革命党东京本部事前并未与闻。及既发动，本部始先后派孙毓筠、杨卓林、权道涵、段澐、廖德磻、李发根、胡瑛、宁调元等分赴苏皖浙湘鄂各省运动起事，为萍浏义军之声援。而上海党员刘震、黎兆梅、滕元寿等复联络长江一带会党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傅义成、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徐福荣、曾斌诸人，密谋在南京起事。詎机事不密，各种计画均为虏督端方所破，除刘道一、宁调元、胡瑛等在湘鄂被逮之外，孙杨权段诸人相继就擒，鲜有幸免者。端方初疑江南军界与革命党相通，及获孙杨等，复有所闻，遂对于军界多方设法防范，第九镇新军营弁因此受嫌撤职者颇众。

杨卓林等之被逮

杨恢号卓林，偕李发根、廖子良三人由日本回沪，拟运动苏浙两省及会党起事。因与驻吴淞标统周维藩为旧交，亲往游说，使之反正。周允赞助革命，而不愿担任发难。杨失意返沪，旋误结识江督密探萧亮、刘炎二人，萧刘向奉端方命，专在沪查探革命党，冒认会党头目，佯投入会，故设陷阱，使人入彀。杨等不知其诈，被诱至扬州，在某茶楼遇捕。旋在客店搜出炸弹八枚，制造炸弹药料多件，及杨代撰孙文致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都督刘及总执法兼参议事萧等照会数通。其文云：

建立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孙为照会事：照得本总统自提倡大义以来，寻以驱除胡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幸我海内外同胞咸知满人为我汉族不共戴天之讎，各抱热诚，共张挾伐。或同盟起义，或歃血誓师，如风之行，如响斯应。本年十月南军树帜，率三湘子弟为天下先，大兵所至，箪食壶浆，具征人必思汉，天意厌胡。凡我同胞，际此尤为千载一时之机。会本总统历年奔走欧美诸洲，运动联合，现今如英法德日美等国，上自政府，下至人民，均极倾心赞助，愿进东亚文明之幸福，而保全世界公共之平和。故本总统对于内地各同志会党已具有实力者，一律照会通知，发给关防，以期义旗共举。本总统得调查部报告，闻贵军精养有素，蹈厉无前，如长江大河，必有一泻千里之势。本总统具大期望于贵军，贵军亦即负大责任于中国。替天行化，神武不杀之谓仁；伐罪吊民，温肃并行之谓道。凡大军所到之处，严禁侵犯奸淫，俾农工商贾各安其业。更严禁妨害外国人之生命财产教堂商埠等，俾外人不得乘机至内地。学堂工厂，尤必极力保护，以应民心。军中入等，应知此举专以驱逐胡虏，收回主权，为同胞谋幸福起见，非以国家为一己私产者所比。为此合行照会贵军，厉兵秣马，速举义师，其应用军械，本总统自当源源接济，不至有匱。并给军事关防，以资信守。务期同心同德，以戕胡虏之命，而赞中华民国之功成。用伸大义，布告同胞，须至照会者。

右照会

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总执法兼参议事萧

计开

军事关防一件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岁丙午十一月二十六日行

另有照会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都督刘公文一件，文与前同，不重录。

杨廖李三人被逮后，经端方派员严讯，三人各有供词，据清吏所发表者照录如下。

(其一)杨卓林供词

国民杨卓林，我是孙文之副将军。杨卓林，革命党，从政治革命。阅欧史，法国卢梭云：不自由无宁死；佛家云：众生一日不出地狱，即余一日不出地狱。白种□我黄种，卓心存保黄种之议，俟百年史家评论。廖子良、李发康两人乃我骗来造教习的，受我之害，拖累无辜，恳各位

审判官保全二人生命。制造棉花火药之硝酸酒精各药水，是我同萧刘买的。

十二月十六夜卓林供(其二)廖子良供词

学生廖德磻，号子良，年二十二岁，湖南醴陵人，住居西乡石亭，自去年八月十五日往日本。到东京时，杨卓林即来迎接，学生并不认识，继又与学生同寓。——常言道人生在世，总要仁义二字——果然平常钱米不稍吝惜。至九月间夜在学生房中，道伊是革命党中最有势力的人物，并道伊先未读书时，在外游荡，得晤□江一带会党的总头目，一年四季，无一时不是有大钱用，无一日不有大块肉大碗酒吃。此次出洋，特为会孙文的，孙文果识人才，即授我为副将之职。学生初闻大为惊骇，久而久之，屡有所闻，故不觉成为惯习。十一月间，日本取缔事出，同乡即议抵制不成，全体归国，学生故于二十与同邑四人回国。当临行时，作林即到横滨学炸药，至如何学法，学生不得而知。学生今年在中国公学肄业，四月间杨作林即回申，到公学会学生，迫学生入会，学生当时畏之未应，既又运动马君武劝学生，至于再三，学生方允之。学生允后，作林即往南京各军队内演说运动，九月间又到河南、天津、北京等处运动，后又到浙江、江苏等处运动，后即到沪寓法界鼎吉里夏寓总机关部，住有几天，得萍醴起事的消息。孙文即有信与作林，使往广东起事响应，以牵制官军，作林以无经济不果。后闻萍醴事败，到粤之举，拟作为罢论。正思议间，适萧亮、刘炎二人来投孙文，而孙文在东京，萧刘二人即欲往见，作林即止之。萧刘即索得投孙文的凭据，作林即代给萧刘赵三人照会与关防各二件，于是议往扬州。作林即力劝学生同往，学生以事有关身家，不敢应之。后学堂放年假，学生欲归家省亲，以家乡祸起，家中信息毫无，屡次寄音，有如泥牛入海，消息毫无，因此之故，学生亦不敢回家矣。奈何财产告罄，欲守株不能，作林遂以三十元之金接济。

十二月十一在总机关部，作林持一个铁球与学生视，学生即问为何物，作林随答之曰：鹅蛋子。再问之，始曰是炸弹壳。学生又问此是何人的，作林曰是萧刘在上海机器局所买者。以上所述，皆可执证杨作林。据作林说，伊十五岁出身当兵，十八九岁始读书进学堂，稍染有一点新学派的气息，倡言种族革命，故孙逸仙封他为副将，伊就诩诩然自鸣得意，今岁又牵引学生入革命党。

此次萍醴事起，皆系孙逸仙之原动力。当起事时，孙即派某某等为上海总机关部，又派有朱容卿(广东人)、文秀华(福建人)、刘镜堂(湖南浏阳人)、宁文昭(湖北襄阳人)到萍醴主谋。作林本系孙逸仙派他到广东

起事，作林因萍醴事败，遂止之。后萧亮、刘炎二人来申，决意来投孙逸仙，作林即为之主，刻有印信三颗：一、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总参议赵(绅士)之关防；二、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总执法兼参议事萧之关防；三、南洋淮扬等处革命军都督刘之关防。拟在长江一带起事，(由瓜州出江)乘南京之虚。湖南之党已成流寇，难以扑灭，若长江事起，广东响应，湖南之党又可复兴矣。由九江至萍乡一带，皆系洪江会之藪，他如曹州之马贼，嘉应之帮党，东三省之鬍子，皆系联络一起。淮扬党起，必先取扬州之粮，从后从瓜州出江。某某乃革命党之执法部。闻作林所制炸药之种类甚多，略举如左：

银入硝酸，或水银入硝酸，或木棉入硝酸，或酒精入硝酸。

闻杨作林之言，吴樾之事未成，伊必成之。

炸弹之事，学生实未得其详，不过十一日下午，在作林寓看见如鸡蛋形之铁球一个，学生即询其何物，作林随应之曰：蛋子。学生求其实，作林始曰：炸弹壳。学生又询其内装何物，作林答曰：此非尔所知。学生即究其故，伊曰：此物最危险，非经试验者不可轻使。后伊复出一张字纸与学生看，乃制炸药之一种，大概是用水银溶解于硫酸，滤干即得。以之如何用法，学生不曾过问。

此回到扬州，学生有十分之八九不愿。因李发群怕作林荒唐，不敢独随，故竭力挽学生同行一往。至于到扬州为何事，则曰聘学生等当教员开办学堂，继则曰为游历起见。不意祸从天降，学生等坐瓮不知，时也命也？及到扬州落客栈，学生等与刘炎到酒楼用餐，斟酒未干，巡警将学生等三人缚束矣。(其三)李发根供词

李发根字芋禅，籍隶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东乡，年三十岁，家居东乡火查江境，父亲李青蕃，由拔贡中举，殿试考取景山官学教习，现任云南知县。学生向来在家读书，于去年八月间东渡日京，肄业宏文理化，夜班东京实科学学校，日班理化专科。杨卓林向不认识，到东京后始面识。于十一月中旬到上海，适杨卓林在沪，这杨卓林系孙文党，伊在横滨学习英文，又闻学炸药，学生未得实在。伊自东京回，在上海组织革命机关部，孙文赏伊陆军大将，与萧刘扎委一通，并有印信三只交萧刘赵收用。至于长江会匪多少，学生不得实情，但有欲响应萍醴之事。嗣因萍醴事败，又无军装火药，以致未动，此系闻杨卓林之实在情形也。学生与廖梓梁此次到扬州，作林谓到萧刘处过年，踏看该地情形，以见其势力，为日后之预备(谓该处系一村落后，有数十人家，无一不与同类，并各有土枪兵器)。该处离扬州八十里，学生不知其地名，据杨卓

林说，该处伊亦未到过；闻萧刘二人说，平常有数千人在外抢劫，悬在离扬州二百里之外，所以该处数十年来，未曾犯案。学生在东京听柳颂云说孙党之好，以爱国保种平均地权为宗旨，故学生亦入之。现在带来之炸弹壳模样，闻萧子翼与彭卓林说在上海某铁店中做成。尝闻杨卓林说，此样不好，要桶杯形方合用，其中安银爆药，先须以胶水调药入之，方保危险，不然，身边不可带也。其银爆药有将水银与硝酸合成者。柳颂云在东京正则英文学校。

法兰西租界鼎吉里第七号王寓，杨作林常住此处，又英租界留学生招待所张保卿处，作林亦常往。

上海机关部任事者为朱光环、张保卿、朱保康、高某、蒋保勳。

李发根谨状

杨等讯供后，端方判称杨恢于三十一年游学日本，投入孙党，授为伪副将军，令往各处运动；李发根、廖子良游学日本，喜谈政治革命，被杨煽诱入会，未授伪职。杨即就地正法，李廖各予监禁五年等语。杨竟就义于此役。

孙毓筠等之被逮

孙毓筠于黄克强离日时，曾代理同盟会本部庶务干事职。丙午冬偕权道涵、段澐二人回国，时总理尝在牛込区寓所为孙设筵祖饯。孙等归抵上海，旋赴南京，欲于军界有所活动。抵宁未久，即被警察跟踪拿获。端方以孙曾捐道员，且属大学士孙家鼐之姪，与有世谊，故待遇较他犯略优，且有意为之开脱。以是研讯之结果，从犯之权道涵、段澐判处永远监禁，首犯之孙毓筠反得从轻监禁五年，谓其主张政治革命，并未为匪，俟限满察看，再行酌核办理云云。照录清吏所发表之三人供词如左。

(其一)孙毓筠供词

孙毓筠，号少侯，年三十八岁，安徽寿州人，向住寿州城内郝家巷，父于辛卯年故，母庚子年故。去年九月妻汪珩携带两儿赴日本留学，长儿十五岁，次儿十三岁，均在晓星中学校肄业，汪珩在奎文女子美术学校习造花编物专科。毓筠今年三月始赴东，拟入早稻田大学文科，在校外预备英文日本文，须两年工夫始能入校。幼时承父教训，年十五入学，报捐同知，分省试用(在正阳盐票减成案内报捐)。后又托人在天津捐局加捐道员，因款未缴齐，核准与否，尚不可知。弱冠后随堂叔少鼎

比部(名传爽,去年秋间已故),讲习阳明之学。年二十三,父歿。居丧时读楞严圆觉等经,皈向佛法。二十五岁多间大病,遂闭门遍览大藏时法相宗各经论,新由日本取回(五代之乱,中国经论遗失者数十种,法相内如成唯识论述记、因明疏、唯识枢要等皆遗失无存),专心研究相宗,兼习华严。承杨仁山居士认可,丁酉岁决意出家。杨居士闻之,致书毓筠,谓如果发愿度生,即在家亦可,何必定在沙门?毓筠得书后遂止。壬寅岁与族人共建藏书楼,备人阅看。甲辰年创办小学,岁捐款数百金。至去年九月,因经费竭蹶,遂归并寿州中学。今年十月安徽提学使赴东,邀毓筠回国,在安庆建立佛学堂。此次同伴只有权段程三人。拟在宁勾留数日,即往安庆,与沈学使商办佛学堂事。因途中感寒病作,尚未起身,今晚遽被逮捕,所供是实。

日本外部告杨使曰,贵国革命党购买日本军火(已购军火值价十四万金),系由商人经手,政府不能干涉,但贵国海关可于此时严密搜查,勿令入境。军火系日本人包送,大约总由上海,南洋则由新嘉坡、爪哇,孙逸仙自往运动,法国军火输入,大半由琼州。如何运法及运至何处,尚不得其详细。香港运送不便,凡非鄙人所明晓者,不敢妄对。琼州一路输入之军火,大半在潮州,惟潮州何地收藏,何人经营,不得而知。

凡有虚言及知之而不肯尽言者,定遭天殛,非孙氏子孙也。

×××号××,沉潜好学,办事切实可用,此人并非孙文党羽,今岁随李木斋星使出洋考察政治。

江南始终必有事变,但不知何时耳。

孙逸仙住横滨山下町百〇〇番地,现在改住东京牛込区筑土町租屋,党羽约万馀人,多上中社会。孙文此次本欲联络饥民,以图内应,但事机迟,不能如志,因此事早未预备,故措手不及耳。

秋操起事之说(即镇江哥老会长),是哥老会故造谣言,欲图骗钱(骗孙文之钱)。前纸答语,直抒胸臆,毫无所隐,午帅怜才,有意保全,身非木石,宁不知感。不肖之志,惟在救国,不论用何手段,但能有利于国,虽艰难险阻,亦所不辞。但数十年来目击官场情形,腐败不堪,虽有绝大本领,一入其中,即棘地荆天,无所措手。观此次改革官制之难,可以概见。况能力薄弱如毓筠者,何能有所裨助?不肖之意,以为午帅果有保全之意,但愿披缁入山,从此不与闻世事,无论何党何派皆一概断绝关系。不肖弱冠时,即有出家之志,虽为尘网所撻,一时未能骤脱,此志终未迁改。黑暗世界,厌弃已极;妻子财产,毫无留恋。区

区之心，尚求鉴察。毓筠谨状。

第二次供云：道员系前年托人在北洋报捐，指分直隶，未缴捐，免保举，尚未核准。

自吴樾死后，年少之士钦慕吴之大名，欲步后尘者日多一日。此种人较空谈革命者更为激烈，愈杀愈多，俄国虚无党之风，行将大盛于中国，此亦专制政体所养成者。宪政一日不实行，此事即一日不绝。况铁宝臣辈实行排斥汉人政策，官制改革新案出现以后，形迹昭著，有目皆知。年少之士，见满汉终无平等之望，激烈之气更加十倍，其心但求能去满洲一二当大位者，至于其人如何，果与铁帅同志与否，不暇问也。

据何道传述，午帅意甚怜才，欲利用以达立宪目的，而解散革命党羽云云，不肖深感高谊。但平日所挟之主义，非有意与朝廷为难，只求以激烈手段，要求政府能得真正立宪，俾四万万人同享幸福，不致如印度朝鲜为人奴隶，万古不复。此目的能达，虽粉身碎骨，亦所不悔。不然，世受国恩如不肖者，岂肯甘冒不韪，居乱臣贼子之名而不辞哉？此次到宁所谋之事，既已败露，日前已据实直供，甘伏国法，如此而死，可谓得所，尚复何言？但与不肖同志者，已遍海内，诛不胜诛，前者虽仆，后者仍继。朝廷所以制驭人民者，不过能生死人，至于热心国事，愍不畏死，虽有严刑重法，亦何所用？不过结怨愈深，为丛驱爵，使天下有志之士尽入于革命暗杀之一途，将来之祸，更有不忍言者。惟望午帅只诛渠魁，其余概不株连，勿为一网打尽之计。否则愈杀愈多，岂能尽人而诛之乎？不肖此生已矣，所不瞑目者，国家基础未固，真正宪法不知何日能以成立，满汉交讐于内，列强将乘隙夺我国权，不至灭亡不止。此恨虽历万古，岂能填哉？死期将至，言尽于此，伏希鉴察。孙毓筠谨状。

第三次供云：铁良、良弼、舒清阿，此三人为保皇革命两党所最忌者，目的皆在此三人。

实行部长孙文，副部长黄兴，暗杀目的注于午帅者，实孙文与黄兴两人，而黄为尤甚。暗杀主义者，即所谓个人主义，凡实行此主义者，非如革命党必须有大团体，即如去秋吴樾之事，知之者不过一二人。(指实行部而言)盖此事一经多人共谋，多至漏泄也。海军公所炮弹之事(实系有放炸药者)，究系何人所为，至今尚未调查得实，不敢妄举以对。

暗杀团体分三部：一筹款部，一造药部，一实行部。

三部中人，姓名各不相知，实行部临时由会长命令指派。三部皆系上

中社会人，造药部须研究理化数年，实验既久，然后能胜任。实行部皆少年气盛，迷信海盖尔巴枯宁哲学，或崇拜荆轲聂政诸人，不惜牺牲生命，以殉名誉。若年长阅历稍深，即不能任此事，故实行部中人皆年在二十五前后者。

此次回来之段权两君，皆系堪任实行部者(此次并未带炸弹来)，此两人尚求午帅羁縻之。

凡陆军中人，苟非有大过犯，不可轻于撤退。彼居职时尚希望迁升，虽有异志，不敢轻举妄动。若一经撤退，希望顿绝，即不免怨望。此后陆军中人，望午帅加意羁縻，推诚相待，可免将来祸乱。

不论保皇党革命党(政治革命种族革命)，皆以暗杀(爆裂弹)为手段。

政治革命者，不论政府为满为汉，但其政治不能改良，国民不能自由，即要将政府推倒，变置政府。种族革命者，但以满政府为目的。(满政府而衰，固要革，满政府而善，亦要革)，孙文主之最力。黄兴原名轸，去秋放炸弹者为吴樾，字孟侠。

此次立宪改制，尽属一篇空文，海内人心均大失望，即向持中和主义之人，亦大半倾向于革命一边。总之不得真正立宪，人心万不能平，即革命之祸终不能免。

冯自由在香港主持粤省一切事务。

能任临时实行部之人，湖南安徽两省人最多，余非此道中人。权道涵、王延旨(湖南人现在东京)、段云、柳聘依(湖南人住东京牛込区筑土八幡町三番)、金旭(安徽人)、陶茂宗(安徽人)、黄赞亭(湖南人)、稽亭(湖南人)，现已监禁等皆是。

现在警察亦在危险地位，彼等目的所注者，能免暗杀与否尚未可知，凡在陆军为孙文暗中招致党羽者，大半皆系东京士官学校毕业生，闻有五十余人，但姓名不能记忆清楚。

(其二)权道涵供词

道涵等此次归来，系黄兴代筹百念元。

孙文之党，在上中社会者，不过千人，下等社会则不知有若干人。此上中社会之人并非孙文死党。实行部有炸铁良语，前云下关搜查甚严，何以此次我来，并未搜查？城门关闭，止须小洋二角，即可开门放人，深为诧异。

所有暗杀实行部中人相片，我来时均已付之一炬。

××为人学识俱优，热心任事，现在东京组织一党，发行机关报，(名曰××××)提倡□求立宪主义。

炸弹系购自日人名小室者，此人住东京牛込区，现价十个，须三百元方购得来，因无钱故取不来也。

黄翼无此人(凡与此字同音皆无)。此间真无炸弹。

实行部中人，非三年不尽知道，涵所知者，潘赞化、傅家珍(在成城学校)、邓瑞、黄近午即黄兴(与孙文同住)、张继、易义谷、宁调元。

所谓实行部中人者，非人人足能放炸弹，盖血气未定之人多故也。

本意初七日即归家省亲。

孙文如归国，必先到广东，因别处无渠心腹之人。一旦归来，恐有不测，如广东事已起，得胜之后，方来长江。此系道涵意想，亦渠所必然。

在东京时，闻人说孙文发十馀封英文信，系给何处何人，则不知也。盖渠与心腹人通信，大抵以英文，防外人耳目。

广东起事在何时则不知。

吾等能否助渠，渠亦不问。渠自有办理此事之心腹人，大都在两广及南洋群岛。

筹款及军火非在东京革命党不得知，即渠之来东京，不过以一片激烈之谈动人听闻耳。吾等此次乘海轮时，曾遇爪哇一中国商人，系到日本游历者，彼大骂孙文为不信实之人，想是保皇党一派。

孙文心腹之人在东京者姓邓，忘其名。

(其三)段云书供词

段云书，字子翔，二十三岁，安徽寿州人，住城南孟家岗坊之石家集，家有老母及兄嫂，并无弟妹。家世经商，于三十一年游学日本之同文书院，后为经济所窘，遂于九月间归国。今年十一月复往东京，住二日而返，与孙少侯偕行至南京，住长安栈，于十二月初六夜九时被逮。

宣行部云实不知，云不过一普通会员耳。前日有所不言者，以有应守

秘密之义务也。云如有虚言欺枉阁下，苍天殛余以雷霆，豕生狗养，非人类也。

云(癸卯)二十始知有革命之事，自闻此论，心颇饫之。盖以大丈夫不能留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余好身手，绝不欲以庸庸终也。但此时徒有空谈家，并无所谓革命结社者在何处也，然欲一见革命党人，不啻大旱之望霖雨也。年二十一(甲辰)，于自由平等之说益迷信，而家庭之革命遂起，盖余家家人及老母皆爱余，余欲出而求学，藉以物色一革命英雄而与之游，家人不余许，余终奋迹以出，而至安庆，欲入武备练军，造一军人之资格，此余家庭革命之历史也。

入武备练军不果，遂变计而为日本之游，遂于乙巳年之三月，得孙君少侯助余百金，而东渡焉。四月初抵日本，见留学界之腐败，并无所谓英雄豪杰者遇于余前，盖举目皆势利小人苟且偷安者流也。某月孙君逸仙至日本，学界欢迎大会，余亦在焉。是时余尚在革命范围之外，越数日，得入中国同盟会，而为革命党人矣。九月底，余挟炸裂弹(计六枚)返上海，寓新大方栈，盖欲步北京车栈之后尘，然而无机可乘。住数日，遂寄炸药于黄仁(浙江人此人已到温州)之处而返里，时则腊月上旬矣。此入革命党后之一段历史也。(去年曾经孙少侯带来一枚，到此地试放，据云不行，现尚存五枚。)

今年丙午正月间于上元之次日出，老母及家人皆下泪，余亦耿耿，然而大丈夫雄心万斛，未尝少作儿女态也。至上海晤孙君少侯，言此刻无计可施，只有暂时蛰居，以俟机会。而孙君赴日本，余遂隐于芜湖之安徽公学，名段昭焉。以后无所事事，得藉暇晷涉猎中国书藉，于静安文集最好之，而于世情少冷淡矣。曾有浪淘沙词云：

“措大坐堂庑，游神尚古，大地周□干净土。无论生□又生人，相将□□。放眼不堪睹，尘沙莽莽，□河山破碎无裨补。怕听寒夜月三更，呜乎杜宇。”

余所以起此观念者，大半自阅静安集后，世情已冷，以为世界种种事体，皆系人盲目之运动。

使世界一日有人类，即一日不得和平，然每一触不平之事，即又为之伤心，盖出世之心，尚未十分解决也。故此次来宁之心，不过如御长风，以消遣胸怀。假使能有万一成功之日，使吾民稍脱困苦之日，使余目不睹伤心之事，且不闻受屈之言，然后抱一二卷残书以慰藉天年，留些许言语，使后人知所脱离困苦，则于愿足矣。

云至今日，可以誓终身不与世事；即欲多生一日者，亦只欲求一宗学问以贻后人。

阁下若能使云达其目的则万幸，不然惟视死如归耳。阁下之为人，可为吾国宦途人首屈一指，真所谓鹤立鸡群者也。云眼孔之小，犹足见阁下高明，有以天下之佩公钦公者多多也。囹圄中燃无玻璃罩之煤油灯，于卫生上最有妨碍，倘能永远改良，亦阁下功德无涯也。自新所云虽未曾入视，想亦用此项灯油，亦乞一律改良，是所至祷至祝。

南京此时无炸药，可断言者。云所携之炸裂弹，盖在温州，他处若有，云不知。既在温州，上海即无此物。故此次来宁，未曾携来。对午帅感情最坏者，大约为湖南人，云故不注意。云抱此志最单纯，故注意之人甚少，惟铁良、良弼而已。

著者按：各供词系当日上海各报转载南京照片全稿，据云字句行款，一依原本，故颇有不可解处，阅者谅之。

袁有升等之被逮

萍浏义军发动后，尚有留日学生刘震、黎兆梅、滕元寿等回国运动哥老会头目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曾斌、傅义成、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徐福荣等在苏省发难一事。袁有升等九人于十月一日间先后在南京被捕，主谋之刘黎滕三人幸皆知风逃避得免。端方派宁垣巡警中路某区长研讯，均供认存有票布两箱，交通孙党不讳，随判将袁江龙傅四人就地加害，傅赵江黎徐六名分别监禁。此处叙述似有误。杀害及监禁九人中，“曾斌”未述及，疑受害四人当为袁江龙曾，监禁六人为傅赵江黎（二人）徐。事后曾呈请军机处代奏，文云：

近因萍乡醴陵匪徒倡乱，长江一带伏莽素多，尤虑乘机勾结，密图应附，昨经方密饬员弁，拿获票匪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傅义成、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徐福荣九名，起获票布伪印。讯据供该匪正龙头为东洋士官学校自费学生郑震即刘春江，副龙头为黎兆梅即黎肃清，该匪袁有升为会办，江佑泉为执堂元帅，龙见田为圣贤，傅义成为盟证，会中经费按年由孙文接济。今在沿江各处煽惑。旋又拿获票布曾斌一名，据供在会为坐堂大爷，其票系孙逆党羽滕元寿散给各等语。查该匪等一系孙逆伙党，一系孙逆党羽滕元寿主使，领受票布，希图煽乱，实属悖逆不法。袁有升、江佑泉、龙见田、曾斌四犯名目较大，罪不容诛，已饬就地正法，以靖人心。并将傅义成监禁，俟拿获黎兆梅时备质。余犯赵太周、江载春、黎贵和、黎兰、徐福荣等五名情节较轻，分别监禁，递籍管束。刘震现在东洋留学，已电杨使查明，该犯如果尚在

士官学校，即令退学。兆梅湖南宁乡人，据傅义成等供，现回湖南运动，已电岑抚密拿务获。滕元寿系东洋装，曾自称已入洋籍，现回日本，已派得力员并追拿，诚恐闻风在东洋避匿，不易就获。此外逆党头目，不止一起，踪迹诡秘，侦探甚难，业经至电湘鄂赣皖督抚协商密捕，务期净绝根株，用抒宸廑。谨请代奏。

龚镇鹏等之监禁

丁未南京将弁学堂学生安徽龚镇鹏、江西王□、湖南王南福，因在校内高谈革命，被监督缪永山告发，江督周馥亲讯，初判监禁十年，后由南洋官报局总办张通典从中设法，改为监禁六月。

第三十章 日知会

日知会与耶教

庚子唐才常败后之第四年，岁次癸卯，湘鄂两省之革命志士复组织日知会为运动机关，初主其事者为耶稣教牧师胡兰亭、黄吉亭等。时武昌、汉口、长沙等处均有圣公会为耶教宣讲所，武昌圣公会设于高家巷，胡兰亭主之；长沙圣公会设于吉祥巷，黄吉亭主之。而革命团体之日知会即附设其内。盖是时清吏畏欧美人及外教如虎，革命党鉴于前次唐才常之失败，不得不利用外教为护符，以向各方面宣传运动焉。

日知会之势力

胡黄两牧师藉说教之机会，日向绅商军学各界鼓吹其革命排满之思想，收效甚巨。一时两省志士，如鄂之刘贞一(号敬安)、冯特民、曹亚伯、吴贡三、朱子龙、季雨霖、殷子衡、李亚东、梁钟汉、石志泉、吴崑，湘之黄兴、刘揆一、禹之谟、胡瑛、宋教仁、易本义、陈天华诸人，皆陆续入会，至为踊跃。就中刘贞一、冯特民二人主持武昌、汉口两处会务，尤为得力，清军统制张彪部下之兵弁入会受教者颇众。

日知会与华兴会

甲辰间，黄兴、刘揆一为联络哥老会之故，另组华兴会及同仇会为起事机关，会中首领颇多日知会人物。九月事败，黄兴潜避于长沙吉长巷圣公会，赖同志黄吉亭、曹亚伯之助，间关出险，日知会之力为多。

日知会与同盟会

乙巳八月，东京同盟会成立，日知会会员为全国革命党大团结起见，一律加入，两会遂合并为一。湘鄂两省之日知会会所亦即同盟会机关，党员较前益盛。丙午夏间，刘贞一、冯特民以联络军界，渐臻成熟，特派同志吴崑赴香港访黄兴商议发难事，黄适往南洋，冯自由乃款吴于中国报，令候黄回取进止。两月后，黄自新嘉坡返，乃授吴以方略，使回鄂积极筹备，候华侨款集，即可大举。鄂省同志闻吴回报，非常鼓舞。讫因法国武官演说事，大起当局之疑，卒致数载经营，尽付水泡，殊可惜也。

日知会与法武官

在萍醴起事之前数月，孙总理因法国政府有意协助中国革命，特商由法参谋部派遣武官多人，偕中国革命党员巡游长江沿岸及粤桂湘鄂滇蜀

各省，调查革命党实力，以便相机协助。时被派随法武官欧极乐巡游长江各省者为山西人乔义生，乔等到鄂省时，刘贞一等在武昌圣公会开会欢迎，法武官演说革命，异常激昂。党员闻法政府有心协助，莫不兴高采烈。座中军界同志到者极众，清将张彪闻亦变装杂群众中刺探消息，而巡警道冯启钧亦有密探日夜侦伺，即以当日开会情形密告鄂督张之洞。张以事涉法人及耶教，未敢遽下毒手，只派税关洋员某人随法武官行踪，在津沪航程中窃取其旅行笔记及报告书，为对外交涉之证据。适萍浏党军大起，遂乘势大兴党狱，而日知会自是不复存在。

武昌之党狱

张之洞既侦悉日知会为革命党机关，乃出示严禁日知会，并悬赏通缉刘贞一，指为湖北全省党首。刘号敬之，又号静菴，向主持日知会阅书报社，曾在统领黎元洪营中办文案，识者颇众，惟不知为革命党，故无有疑之者。迨直督据税关洋员某英人报告，侦知日知会办事人及地址，迅电张之洞严行查缉，张即派督捕营弁冯启钧在圣公会会堂对门售玉器之张瞎子家中，将刘之父与父弟一并拿交江夏县监禁。并照会美国领事，于十一月二十九日由张彪、冯少竹率营兵四五百人围困圣公会堂，将刘搜获。并检出名册四巨本，多系军学界中人。同时复先后逮捕朱子龙、梁钟汉、胡瑛、季雨霖、李亚东、孙鸿钧、吴贡三、殷子衡等多人。朱原名成，字松平，沙市人；梁号镇堂，汉川人；胡字经武，又号精一，湖南人。均日知会主要分子也。独冯特民于事前赴新疆得免。刘等被逮后，张之洞派武昌府赵楚江，督署委员郑保琛，及江夏县夏口厅等在武昌府衙门五福堂严刑取供，以刘为领袖，用刑多次，均供认实行革命不讳。张以清廷将行立宪，欲博时誉，从宽定罪为永远监禁。刘贡一“刘贡一”当作“刘贞一”。、朱子龙二人竟瘦死“瘦死”似当作“瘐死”。狱中，胡瑛等至辛亥武昌起义，始获重见天日。经此役后，日知会在鄂机关遂被摧残殆尽，鄂中革命党员于是另起炉灶，重新组织共进会及文学社，以为革命机关云。

第三十一章 革命党与欧美志士之关系

革命党与英国志士

中国革命党在历史上与外国志士之关系，以日本为多。欧美人士之协助中国革命，如法人那非易之助美，美人白齐文之助太平天国，殊不多觐。考外人之对于中国革命，有所尽力，以乙未广州一役为始。其时参与广州起义计划者，有香港德臣西报记者黎德及士蔑西报记者邓勤，均英人也。是役所撰英文对外宣言，即黎德及高文二氏起草。及丙申年总理至伦敦，被囚于驻英清国公使馆，赖其师康德黎之援助，得以出险。康氏之仗义，虽纯然出于师生之谊，然于中国革命亦恩人之一也。其时总理在伦敦识一英国少年名摩根者，颇有志于东亚维新事业，总理约其赴华，摩根慨然允之。至己亥庚子间遂来华访总理，总理命陈少白、李纪堂招待之于香港。庚子总理来往日本香港南洋之间，摩常追随左右，颇得其力。其后摩以革命党经济渐困，供给不周，颇有去志。香港保皇党员闻之，阴助以旅费，摩遂与康徒发生关系。然未几康徒供给亦断，摩于是怅然归国。乙巳春初总理自美渡英，亦尝寓于荷兰公园摩家，其后遂无所闻。壬寅洪全福广州一役，英人之预闻其事者，有香港每日西报记者克银汉，是役之英文宣言书即由克氏亲手点石印版。及洪失败，在港党人被英警逮捕者颇众，后由英京殖民部令港督释放，克氏与有力焉。

革命党与法国志士

革命党与各国当道发生关系，以法国为最。壬寅，法属安南总督杜美托驻日法使招总理往见，总理以事未往。是年冬，河内开设博览会，总理因往一行，并约陈少白会于河内。以总理款绌，特求助于李纪堂，李慨然助款一万元。总理到越时，适杜美已离任回国，嘱其秘书长哈德安招待甚殷。乙巳总理自英至巴黎，谒杜美，商协助中国革命事。杜美为介绍于法京政党要人，颇为得力。当时留欧学生贺之才、魏宸组、胡秉柯、史青等尝捐资充总理之外交酬酢费，故革命党对法外交之得手，留欧学生与有力焉。丙午总理自南洋赴日本，舟泊吴淞，法国驻华武官布加卑预奉巴黎陆军大臣命赴法轮求见，传达法政府赞助中国革命之好意，叩总理以各省革命之实力，及军队联络之成绩，总理告以大略，并请其派员相助，以办调查联络之事。布氏乃于驻天津法国参谋部，派定武官七人归总理调遣。总理于是命廖仲恺驻天津，助布氏调查中国革命实力及翻译各报所载革命消息，黎勇锡(仲实)与某武官调查两广，胡毅生与某武官调查川滇，乔义生与某武官调查长江沿岸各省。廖仲恺居天津数月，以其妇何氏电招，遂归东京，不再预闻同盟会事。己酉至北京

应试，得授法科举人，旋赴吉林，在吉抚陈昭常署内供职。辛亥复至北京殿试，得授七品小京官，分发学部，即榜上列各廖恩煦者是也。黎仲实偕法武官入桂，在桂林晤黄克强、郭人漳、蔡锷，在龙州晤钮永建，互有接洽。乔义生于乙巳年结识总理于伦敦，返国后任武昌三十一标军医长，时得总理电，令引导法武官欧极乐调查长江沿岸各省革命党实力。及法武官抵武昌，乔与刘贞一等假高家巷圣公会之日知会阅书报社开会欢迎，武昌军界中同志到者，座为之满。法武官演说革命，非常激烈，乔为通译。莅会者颇有一二侦探混入人丛中，一说谓新军统制张彪亦变装入座，以是尽得其实。刘贞一、朱子龙、季雨霖、梁钟汉、胡瑛等即以见疑被捕。其后乔随法武官漫游长沙、沙市、九江、南昌、南京、上海、厦门、福州各地，备受当地同志欢迎。归途闻武昌日知会运动失败，始避往日本。时鄂督张之洞因有所闻，特派海关洋员英人某尾法武官欧极乐之行踪，在津沪舟中与之纳交，欧不之疑，所藏革命党调查记事录竟被某英人窃取以去，张之洞遂据以入奏清廷。其中所言虽不尽实，然革命党在南方各省军队之潜势力，不免为之受一极大打击焉。清廷得报，乃向驻北京法使大开交涉，法使于事前本无所知，乃请命于巴黎，谓何以处分布加卑等，法政府令勿过问，清廷无如之何。未几法政府更迭，新内阁不赞成此种政策，乃取消天津参谋部，而召回布加卑等，此事始告终结。又总理于丙午二月(阳历一九〇六年一月一日)曾印刷革命军债券一万枚，此项债券只有百元一种，乃用英法二国文印制。丁未秋间总理在河内闻法商允代销售，乃电香港冯自由令派人送赴海防，冯乃托田桐、柳聘侬、谭剑英等携往越南。至海防时，竟为法国海关扣留，总理于是派员谒越总督，告以此物乃彼所有，越督立下令放行。其时河内法商颇有营中国革命之投机事业者，镇南关之役，有法商担任发行革命公债二千万，惟约定第一期款须于占领龙州时过付，迨革命军失败，此事遂成水泡。是役从军者，有法国退闲武官狄氏，亦义士也。河口之役，法商底波洋行亦有如得蒙自则军械军饷皆可接济之言。要之法人协助他国革命之义举，诚为英美人所不及，征诸历史，固斑斑可考也。

乔义生之自述

与法武官同游南方各省之党员三人，以山西人乔义生为最有关系，据其自述游历各地情形颇详，录之如在：

一九零四年冬，余在英京识孙先生。当时余正毕业英京医科大学，因闻孙先生提倡中国革命，遂立志加入革命党焉。三月后，余奉孙先生命归国，就湖北武昌卅一标军医长(黎元洪为协统)，在军中代售民报、猛

回头、警世钟等书，以期发挥革命大义于军人中。又发起每星期二五演讲会于各营中。复与刘贞一、季雨霖、蔡济民等创办日知会，附设于武昌圣公会。另办留日预备学校。不及半载，凡军官及军佐入会者已逾二百余人。一九零六年六月，余接孙先生一电云，有同志法国军人欧极乐 (Captain Ozil) 来武汉调查革命党情形，请妥为招待等语。余乃偕吴崑、刘贞一、张佩绅诸同志在汉口竭力招待，并在武昌圣公会内开欢迎大会。欧君用英语演讲革命为救国之良策，余为翻译，听讲者有各界人士四百余人，中有清吏侦探在焉，未几即将开会及演讲各情报告于鄂督张之洞矣。次日余偕欧君赴长沙，有同志周志麟多人招待，遂开会演讲三日。旋赴沙市，有同志朱松萍招待，半夜招集各同志在一庙内开演讲及欢迎大会。数日后复回汉口，及再渡江至武昌，始知日知会被封，一切同志不知下落。两日后，余偕欧君至南昌，有蔡公时同志等十余人招待。由南昌到九江，则有马丁二同志招待。三日后赴南京，有警界中蔡同志等数人招待。后由南京赴上海，有法租界工部局局长马勒特 (Captain Mlallet) 招待，并有朱少屏同志介绍各同志。一星期后余复偕欧君赴福州，有该地电报局张同志招待，开欢迎会并介绍各同志。及赴厦门，有厦门日报林同志招待。后余偕欧君乘船遄返上海，欧君回天津，余本拟再返武昌，及阅报乃知张之洞已下令将余通缉，其文曰：查有乔义生勾通法人，私运军火，图谋不轨，着各地严拿，赏格五千两云云。又闻刘贞一已被拿捕入狱，各机关均被官府封闭，于是余不得不避往日本。抵东京后，承北方诸同志优待，余得以无旅费告乏之忧。时余由东京致函天津法国同志欧君，述余不能往鄂之故，欧君复函，嘱余速往天津，因廖仲恺东渡不来云云。余乃以赴津事告孙先生，孙先生极为赞成。余正准备动身，忽接欧君来电，令暂缓行，并云事已泄露。随接欧君函云，伊自南返津时，北京政府因得张之洞报告，即派英人侦探，每日不分昼夜，侦伺左右，后竟贿通随欧君南下之厨役，某晚欧君离办公室时，忘关锁室门，次日发觉一切南方通信皆被人偷去等语。不久北京政府忽致电法国政府严重交涉，大意谓贵国不应派人干涉我国内乱，而欧君即因此事被调任安南。迨欧战发生，欧君慷慨从戎，卒捐躯报国。余每念及欧君对于吾国革命之热诚，不胜钦佩之至。以上所述，为余投身革命之实地工作，其间约二年余。其后孙先生语余，谓北方及长江各省皆不可去，旋派余及方君汉城赴广东汕头，与潮州许雪秋同志等同谋起事，意欲先占潮州及汕头等处，时在一九零七年也。

革命党与美国志士

辛亥前总理数度游美，尝有向美人筹借革命军债之计划，然此辈美人大都为一种投机之掮客，并无真实资本，总理与之接洽多次，绝无成效

可言。当美洲保皇会最盛时，美人颇有赞成中国维新事业者。壬寅年梁启超作新大陆旅行，鲍炽为之通译，极力向美人鼓吹代清延“清廷”或当作“清廷”。招兵保救光绪皇帝之说，有三藩市退职武官福近卜者竟为所动，遽向保皇会报名投效，梁启超乃用中国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封福为中国维新军大元帅。及至罗省技利埠，复有在野军事批评家堪马利求谒，梁惊其盛名，亦以维新大元帅封之。事为福近卜所闻，以一职不容有二，遂向梁严辞诘责，由是福堪二氏各登报相骂，竟成一出取帅印之活剧。福乃将梁所给委任状印版登报，下有梁启超亲笔署名，旧金山大同日报及香港中国日报皆转载之。辛亥总理渡美，堪马利以保皇会欺诈迭出，不足共事，乃求谒总理，愿为中国革命之助。时堪所著《美日战争未来记》一书出版未久，风行一时，总理亦深重其人，适武昌革命军起，总理遂邀其联袂回国。元年南京总统府成立，时有外国高等顾问堪马利者，即其人也。又总理于甲辰年渡美时尝见厄于清领事及保皇党关员，被留于天使岛木屋者数日。旧金山致公堂黄三德、唐琼昌乃延律师那文向美政府抗议，得以五百金保出候讯。那文与华侨感情素洽，与致公堂尤有关系，民国成立后，民党更得其助力不少。

第三十二章 革命党与日本志士之关系

日志士与总理

吾国革命党于革命运动时代，得外国志士之助，为力不少，日本志士其最著者也。初总理于乙未前在檀香山纳交于日本耶教牧师菅原传，及广州失败东渡，乃介绍菅原于陈少白。陈寓横滨山下町五十三番文经商店，取名服部次郎，渐与日人有志者相往还。先由菅原介绍识曾根俊虎，曾根为日人中最有心中国事者，自称原籍山东，为先儒曾子后裔，著有《太平天国战记》一书，篇末载太平天王洪秀全遗言，谓余志虽不成，然不出五十年，必有大英雄出自东方，继吾志而驱逐满族，恢复故土等语。观此可知曾根对中国之抱负矣。陈复由曾根而识宫崎弥藏、寅藏兄弟。未几总理自伦敦至日本，时宫崎、平山周、可儿长一三人曾于丙申年以犬养毅之推荐，被派赴中国调查各省民党情形，刚事毕归国，遂访总理于横滨，握手言欢，共商大计。旋约总理同居于东京麹町区，因其时日本尚为租界制度，不许外人杂居内地，三人乃求助于犬养平冈二氏，以聘用华语教习为名，得免警察干涉。后复迁至早稻田。总理于是渐与彼都人士相结纳，如东亚同文会副会长副岛种臣、进步党首领大隈重信、犬养毅、尾崎行雄、大石正己，及头山满、秋山定辅、内田良平、伊东正基、末永节、副岛义一、寺尾亨、户水宽人、福本诚、山田良政、山田纯三郎、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清藤幸七郎、岛田经一、萱野长知、池亨吉、中野铃木、安川犬塚、久原诸人，均先后订交，直接间接，颇得其助。宫崎、平山于丁酉秋间，以联络中国各省志士，再游中国，总理复迁横滨。

日志士与康梁

宫崎、平山既到上海，乃分道而行，平山向北京，宫崎向香港。平山在烟台与毕永年相遇，因同船至天津，偕赴北京。未几戊戌政变事起，康有为自北京遁香港，梁启超逃入日本公使馆。平山闻讯，乃使梁乔装日人，偕同志山田良政、小村俊三郎、野口多内等挈之出险，同至天津，投日轮东渡。抵日本五日，宫崎亦偕康有为从香港来。于是康梁师徒皆赖日人之力得免于难。平山、宫崎因总理及康梁对于国事意见，未能一致，乃欲居间调停，使两派联合谋国。总理曾偕宫崎访康，康匿不见。陈少白亦访康，徐勤代康谢客，适梁启超自外返寓，竟导陈入见。时康有为称奉清帝衣带诏，以帝王师自命，意气甚盛，视总理一派为叛徒，隐存羞与为伍之见。以是日人斡旋之善意，终无从着手。

日志士与大同学校

日本政党之标榜支那亲善政策者，为进步党，而党中诸首领则以犬养毅为主张最力。犬养对于革命保皇两派，皆目为新党，一视同仁，始终取调停主义。总理自横滨迁居东京，犬养实为东道主。徐勤任大同学校校长，因与兴中会派不惬，该校董事多怀退志，几致解体，乃推犬养为名誉校长，以维系人心，犬养亦徇其请。戊戌秋间，两派意见日深，势同水火，犬养乃亲至横滨作和事老，无功而回。己亥梁启超赖华侨郑席儒、曾卓干等资助，创高等大同学校于东京，任校长者为柏原文太郎，犬养之左右手也。庚子汉口一役，殉义者三十余人，该校学生实居多数。就中如林述唐、秦力山，尤坚持民族主义，不得谓其与保皇党有关，即遽指为非革命党也。故犬养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直接间接，恒发生关系，可称为中国国民党之益友。

日志士与汉口之役

己亥春，毕永年、唐才常先后至日本，康有为命唐回国运动哥老会起兵勤王。唐濒行，告平山曰：湖南哥老会有起事之兆，因接急电，故归，初不言其实。平山则以为革命军欲起事，必四方同时并举，令敌应接不暇，始为有力；今各处未准备，独湖南一隅举兵，必不利。因与同志议，谋欲缓其事，遂偕毕永年赴上海。既乃查悉与保皇会有关，颇怀不满。适是时林述唐、秦力山亦由日返国，经营长江军事，平山与毕同赴湖南，欲联络哥老会，遇林述唐于汉口，乃偕游长沙、浏阳、衡州各地，晤哥老会目头“目头”或当作“头目”。李云彪、杨鸿钧、李堃山、张尧卿、辜鸿恩诸人，即为言兴中会之宗旨及孙总理之生平，并约云彪等同赴香港商议大计。次年毕偕哥老会头目七人至港，开兴中、三合、哥老三党首领联合会，平山与有力焉。唐才常初至上海，假日人田野橘次郎教授日文名义，创设东文社，实则为自立会之运动机关。田野初任横滨大同学校日文教员，后在澳门充知新报译员。日人之助康梁者，以田野为最，在上海出版之同文沪报，亦田野所创。未几病终于上海，时才常尚未失败也。与才常在汉口同时被逮者，有日人甲斐靖一人，后由鄂吏解送驻汉日领事开释。

日志士与星洲之狱

庚子二月，菲律宾独立军起，总理欲率党员及日本同志至岷尼刺助之，因购军械事被骗于日人中村弥六，卒无所成。时惠州义师将次发动，总理乃偕宫崎、平山、远藤、福本、原口、山下、伊东、大崎、岩崎、伊藤诸人先后至香港，欲乘香港警厅戒备稍懈时密入内地，指挥起事。乃因宫崎在新嘉坡被康有为疑为刺客一事，香港政府下令严防总理登岸，总理及宫崎诸人因是折回日本。先是宫崎主张孙康两派合作之说

甚力，得总理同意，乃偕清藤亲赴新嘉坡访康有为，欲以词动之。诂香港康徒闻宫崎曾到广州访刘学询，疑与粤督李鸿章有所结托，遽以电康，谓宫崎奉李鸿章命来新行刺，康乃求当地英官保护，宫崎、清藤甫入境，即被警察逮捕入狱。数日后总理自西贡驰至，遂向英官设法保释，联袂赴港。自是日本志士皆称康有为为无情汉，无复有唱道孙康合并之说者。

日志士与惠州之役

总理偕宫崎至日本，旋平山自上海来，报告长江活动情形，遂偕平山再赴上海，欲使长江沿岸会党与惠州一军同时发动，以分清军之势。诂到沪一日，适值唐才常在汉口事泄被执，长江一带加紧戒严，无可着手，遂又折回日本。抵长崎后，因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有协助中国革命之意，乃转渡台湾，与平山同寓台北新起街。儿玉密令民政长官后藤新平与总理接洽，许以起事后设法暗助，总理乃急电郑士良，令即发难，并率兵从东江沿岸取道向厦门前进，以便由台湾接济军械。不料惠州义师发动旬日，日本政府忽告更迭，新内阁总理伊藤博文对华方针与前内阁大异，竟禁止儿玉与中国革命党接洽，且不许武器出口。总理以一切计画尽成泡影，不得已离台湾他适，同时派山田良政赴惠州郑营报告军事。山田入惠后，因失路为清兵所害。日人殉义于中国革命战者，山田为第一人。

日志士与军事学校

癸卯总理自南洋至日本，因留学界同志欲入东京士官学校而未能，乃就商于日野熊藏大尉。日野为日本陆军后起之秀，于最新式之波亚战法极有心得，且能仿德厂方法制做驳壳十响连发枪及木炮种种，日人之能制驳壳枪者，以日野为始。总理平日最留心研究波亚战法，故与日野尤为志同道合，闻总理言，愿力助革命党组织军事学校，并引其友小室健次郎为辅，是即青山附近所设军事学校所由起也。惜乎学生十四人中各树派别，开办数月，内讧迭起，卒致中道解散，令日野大为失望。否则革命党有此军事训练机关，人才辈出，进步更未可限量。

日志士与同盟会

乙巳秋总理从欧洲东返，宫崎出迎于横滨。旋组织同盟会于东京，宫崎、内田同为第一日之发起人。第一次会场之赤阪区黑龙会及第二次会场之子爵阪本金弥邸，皆宫崎假自日人者也。其后平山、萱野及社会党员和田北辉等次第入会，宫崎、平山旋因日政府金总理事不睦，和田北辉党于刘光汉，谋入同盟会本部为干事，以刘揆一不赞成而止。

日志士与潮镇二役

同盟会成立后，日人从总理及黄克强奔走国事者，只有萱野长知、池亨吉二人。丁未潮州黄冈之役前后，二人居香港清风楼甚久，池且偕乔义生赴汕头，寓幸阪施馆“施馆”或为“旅馆”之误。逾月。时因革命党经费困乏，供给不周，竟至鬻所携英文书以自给。是年五月，池有至友某日人律师在台湾为本地巨富林某之财产管理人，谓可代筹巨款，以助中国革命。池得书，由港赴基隆，旋电约胡汉民赴台取款，胡乃变名应召。诂至基隆，赴郵便局楠濂方访池时，则事机已泄，无功而回。池复应总理之招赴越南东京，充英文秘书。其人于英国文学为极为深造，尝却其戚伊藤朝鲜统监之聘，而从总理。革命方略所拟之英文对外宣言，即出其手笔。镇南关之战，池随总理、克强历险登山。失败后归国，著有《支那革命实见记》一书，与宫崎所著《三十三年落花梦》同为中国革命史料不朽之作。

日志士与汕尾之役

萱野居香港时，赖有旧友垣内在湾仔业医，每遇困厄，恒得其助。钦廉之役，冯自由派同志赴钦州，向垣内假得日人护照，为出入关津之护符。携护照者不知如何失落，辗转入粤吏之手。粤吏遂藉此向广州及香港日领事大起交涉，日领向垣内追索究竟，垣内大困，卒以谎言被盗塞责。萱野于丁未五月奉总理命回国购械，为钦廉义师之需，以钦州白龙港接械不便，乃变更计划，拟克期运至惠州汕尾港，接济许雪秋起事。诂因清舰戒备严密，不如所愿，不得已折回日本。是役总理仅由冯自由手汇给日金一万元，而萱野及日本同志定平伍一、前田九二四郎、金子克己、三原千寻、松木寿彦、望月三郎等押运之械，为新式村田枪二千杆，弹药一百二十万发，手枪三十枝，为中国革命史从来未有之利器。载械之轮船幸运丸乃神户航业商三上丰夷向友人借用，为此役损失不资。三上为萱野挚友，亦有心人也。萱野面多麻痣，自号凤梨，自言日俄之役，奉彼国参谋部命赴东三省专联络马贼，以扰乱俄军后方，每于战败时，恒以易经及春画二物自娱，大足振作其勇气云。

第三十三章 革命党与菲律宾志士之关系

总理与菲岛独立

戊戌(阳历一八九八年)某月，美国对西班牙宣战，以陆海军攻击西属之菲律宾群岛及古巴群岛。菲律宾独立党首阿坤鸦度与美人约，率其部下举兵叛西，而美人则助菲人独立。及西军败绩，美人竟悔约，据菲岛为己有焉。菲人大愤，转以拒西之师拒美，因武器缺乏，竟为所屈。继乃密派彭西(Ponce)为代表，赴日本购取军械，希图再举。彭西知总理与日本民党素有关系，遂由香港友人介绍于总理，商议购械方法，且托以全权。总理时以规画军事，多不如意，闻之大喜，乃提议率党员至菲岛，投独立军助其成功，事成后，由菲人协助中国革命，以为报酬，菲代表及中日同志咸赞成之。于是派宫崎以购械事就商于犬养毅，犬养曰：凡私运军火者，必备警吏之耳目，吾与汝非其才，商人又贪利而忘义，宜择友人中诚实而具商人之手腕者任之。沉思良久，复曰：“使中村弥六当之如何？彼近屡对余言菲岛事，或有意于此，盍往说之？”宫崎从其言，中村慨然允诺，于是购械及租船事皆由中村负责办理。而总理与中村之间，则以宫崎、平山二人为传达机关。中村为现任进步党干事，兼众议院议员，亦日本名士之一，众咸以为付托得人矣。

布引丸之沉没

庚子某月，中村由大仓会社购得军械，复向三井会社雇一轮船曰布引丸，载运赴小吕宋埠，有日人同志高野及林二人乘船率之。诂是船驶至浙江海面，忽以沉没闻，高林二氏死焉。日人之有志赴菲从军者，尚有平山及现职武官远滕等七人，幸未遇险。菲代表彭西及总理诸人闻船械俱失，极形懊丧。中村谓可以再试，务求达目的而后已，总理仍托以重任。迨军械二次购得，则以日本政府监视严密，无法输运，至菲岛独立军一蹶不振。此物尚存贮大仓商店，竟无所用。总理乃商诸彭西，欲借该械供中国革命之需，菲代表欣然赞许。

中村弥六之骗案

惠州革命军起，总理自台湾电宫崎，令将菲岛独立军所购军械，火速设法运至战地。宫崎乃派远滕向中村交涉军械事，中村托故他适，而使远滕自赴大仓商店取械。大仓直告以此物尽属废铁，只可售给外国以求利，绝不能施诸实用。远滕至是始觉察中村之诈，遂以告犬养、宫崎，于是构械“构械”当作“购械”。之黑幕顿然暴露，众皆集矢于中村焉。总理自台湾返日，始知其事，乃要求大仓给还械值六万五千元，以期宁人息事。大仓谓中村得利甚巨，只允出价一万二千五百元取回原物。犬

养、宫崎、远藤诸人皆以中村见利忘义，攻击益力。旋又发见中村伪做函件印章等事，尤动公愤。事为万朝报所闻，遽将中村之欺诈行为尽情披露，举国为之骚然。犬养以此事于进步党名誉有关，派人讽中村自行脱党，中村不允，犬养遂以总务委员之权力，强将中村开除党籍。

头山满之斡旋

总理以中村拒绝偿款，乃延辩护士善“善”当作“三善”，见《宫崎之报告书》。梅井二人，欲向日本法庭起诉。后经详细研究，乃知此案关系中日菲德四国，将酿成极大之外交问题，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适头山满出而斡旋，不欲此案扩大，以致震动一世观听，总理从之。遂允收回中村偿款一万三千元，草草了事。一场风波，遂尔停息。然宫崎因此事竟为日本诸同志所责难，恶声四起，犬养特设宴为之调解，席间宫崎与内田大鬲，各拔刀恶斗，宫崎额为所伤，经旬始愈。菲代表彭西于独立军顿挫之后，移居越南西贡，与总理仍往还不绝。

宫崎之报告书

宫崎因此次购械事见疑于其国同志，特致函总理详细解释，照录如左。

逸仙先生足下：辱交于兹，已四年矣。以大君子之容人，而效奔走于三色旗之下。谋事不成，屡遭蹉跌，然不足以灰仆之心也。乃者谗口中伤，恶声四出，以先生知仆之明，本不待乎陈辩。第吾二人心性尚未至乎至圣灵通拈花微笑之境，距离又远，难保无风云阻隔，故谨述中六事件之经过于左右，表明心事。先生若有疑乎？愿得此以解之；无，则笑而弃之。

方先生在台而电促军器也，仆与远藤、木翁豫想方法，皆知急送之难，然其始中六实以全权独当交涉之冲，未由窥其机奥。适中六有巡游某地之说，远藤遂诘以准备而止其行，否则请代理人而当此事，彼不得已而嘱远藤以委任状，此远藤出中六而与小仓相接之原因也。

远藤访小仓要求弹丸授受之事，彼曰，时有不利，故不能引渡；远藤曰，今当急送之时，岂费代价而无权催送？彼曰，品物虽属于君，然定运送之机，我权内之事也，是在与中六所契约之简条中。远藤闻之，且惊且怪，强求检查实品。彼曰：此品今在□□仓库，虽吾不能易见，且二百五十万品如何检查？远藤曰：吾奉职陆军，略谙此道，可以方法鉴定之。彼悄然曰：此品原废物，不如输国外，以占巨利，此中六所贻与君等之利益也。远藤闻言，益惊且怪。盖小仓之意，误以远藤为与中六

同臭之人。于是驰告木翁，又以电话招仆，至是而中六之非行明矣。

小仓与中六既肥私而误公，则弹丸之运送如何乎？乃电告先生。而先生复命曰：急送代金。至是木翁乃亲访小仓，彼曰：以一万二千五百金买返可也。翁曰：对于六万五千而所偿不及五分之一，未免太酷。彼急遮之曰：否！吾所受者五万金，而此五万中之利润犹多归中六，与夫关于中六方面之人。于是知中六之所私实不少，乃强请出三万金，彼乞暂缓回答，继请再献二千五百，卒许以一万五千金而买返此丸。

木翁谓余曰：中六之罪不可逭矣。虽罪而责之何益？若“若”或应作“不若”。设法使彼以所肥者仍献于公，合之小仓之一万五千金，以应前敌之急。然彼常貌为贫而介，苟直接交涉而使偿金者，决裂之事也。宜示意小仓，使中六与彼为表面之谈，冀小仓或有劝告，藉小仓之名而出金，其如何？

方惠州之军报起，仆与远藤早至横滨，既屡闻胜利之电，魂飞肉跃，实恨不能飞渡支那海，而奔走麾下，虽梦中絃索，如闻大军凯歌之声。而所以绊此躯者，实中六之事也。中六归而仆往见，依木翁之意而演谜语，实则要其所肥之一万五千金也。彼似略有觉悟，允与小仓谈判。

次日复访中六，未得要领。而木翁以电话招余，则远藤亦在，于是中六之驰骤乃与吾辈日远。

远藤报告曰：吾面中六，适彼访小仓而归，见余愤然曰，木翁不义无情之伦“伦”系詈辞。！至小仓而言吾者何事乎？吾与彼为政友，而视之曾商人之不若。言次，殆如狂人。窥其意，盖彼至小仓而劝出金，而小仓亦以彼所行之非为劝，于是不得不取证木翁之言(即五万金与六万五千金之别)。彼自知众口不理，狼狈周章，而演此狂剧。然而此一事也。事之外犹有事，则私书私印之伪做是也。翌日仆访中六，而远藤先至，伪为不知，而问小仓之返答，彼强言厉色曰：吾自后不与弹丸之事。仆问以故，彼复骂木翁，仆晓之曰：事非木翁而归孙君，非孙君一人之私，而天下之公义也。君与木翁有争，异日可也，今奈何以私愤弃天下之公义，尔不速了此事？彼复如狂剧者，揭无条理之言，仆遂怒之，与远藤怒骂而出。于是第一平和之手段破。

中六既不可理喻，而小仓亦非愿舍其资者。但事前与小仓及德商之间所换之品物交换书，又不能不烦中六。于是日北任其劳，由中六之手，而得德商之书，以了结小仓之方面。中六既奋自弃之勇，而张背水之军，与木翁为敌，乃游说党之一角曰，木翁之伤吾，欲摧旧“摧旧(舊)”或应作“摧毁”。革进党之势力也。此时木翁犹秘中六之非，而

世皆知木翁与中六不善，且有诘问事实者，渐为党中之一问题，而木翁犹不轻发，惟密告党之二三领袖。时则先生已从台湾归，而揭发私印私书之伪做。

一日，有小岛君忽然来访仆，谓仆曰：昨日中六求会见于吾，吾未见中六久矣，其必关于君等事件者，访之如何？此日木翁出游仙台，不在，仆往劝归，告曰：中六外强而中干，其意欲应机，使吾当调停之役。翁闻言甚喜，于是复从事于平和之落着。

既而中六托小岛君来，求会见于木翁，翁答曰：会见，可也；然吾与中六不单见，须有一二友人之临席，就麻翁、莫北、冈浩中选之，会见之地亦于三人之家。乃定莫北家中，而请麻翁之临。至期，翁使仆作伪造书之写本，怀之而临会场，归报曰：中六之演说甚长，其巧辩足以饰非；说毕，余无言，惟出二伪书示之，彼不能御，遂服罪。

此会为秘密之会见也，素不发表于人，亦为中六守秘密之德义。况中六既服其罪而愿偿，则一缕希望又自此生矣。何图朝报偶揭中六之非，将驱逐于名誉之世界，而绝政治的生命。其狼狈无论，又偶有更石君求会见于披，君以胆力鸣，彼有罪恶而恐怖也固矣。中六之意，以为是木翁所教，翁欲自明，惟有乞记事之中止，且宽期面会。而朝报竟不止其锐锋，并伪做书而亦暴露，此非对于中六死刑之宣告乎？于是彼益采毒血之决心，而第二平和之手段亦破。

中六之方面如此，而木翁之方面又有新生之问题，则于党内之处分中六事也。自伪做书一显于纸上，向翁而促此处分者极众，翁亦无由曲庇。窃劝告以退党之事，中六不允，乃以总务委员之权利而除之。

平和手段既破，所存者最后之一策耳，起诉是也。而中六曩对木翁而言偿，故先生携书而访中六，而中六之答如彼，先生怒之而欲起诉，乃托法律之事于三善君，复以更石所荐无报酬之梅井君为副，此仆与先生共历之事也。

仆等既采最后之决心，以对中六之毒血，而却以二木君之一言而转向者，此不得不述于先生者也。二木君者，仆之亲戚也，送书招余时，富井君亦在座，二木君曰：“君之意欲陷中六于死地乎？”曰：“否”。“然则木翁如何？”曰：“与仆同意。”彼掉头曰：“木翁之穷迫中六，实过酷矣。曰新闻，曰除名，以此二事，天下既目木翁为无泪无血之人，今又闻起诉中六，是岂欲斩中六而反自伤乎？”仆随辩事之经过，而曰：“木翁岂不知一身之利害，但思对于孙君，而克尽自己之责任，不得已而出于此。”彼甚有解色，忽一变其语调曰：“然乎？是实君所以酬木翁知遇

之时矣。”仆问其故，彼答曰：“吾悉木翁之心事较他人为多，然居外部而观，则多疑木翁为无情。且中六鬼蜮之技，虽不可遁，然君非曾一信赖而依托以大事者乎？彼有罪，君等不明之责，自在其中。何不大君心胸，以迎中六，且使木翁脱世人之疑？”仆闻言心动，然知中六奸智，能对敌情而弄缓急，故所言终无济也。临去，彼云中六今日来乞调停。

既无“既无（無）”或当作“既而”。木翁电招仆，言麻翁来访，力言穷追之非，吾反驳其言，彼去，使吾传言会君于红叶馆。此日盖与先生一会于小岛之寓，访辩护士三善而不值者也。麻翁之言，略如二木，仆略述其事之不得已。翁曰：“事情吾知之，但我木翁之良友也，想君亦然。而君，孙君之至友也，君与木翁致力于异乡亡命之士之高义，吾甚感动。但中六与木翁亦为多年政友，如为活孙君而杀中六，是岂仁者之所为乎？木翁云吾弄奸智，而啜亡命志士之膏血，不有可洒之泪，是理也。理虽有理，然人间之泪不洒于理，而流于情，君等若强遂行其决意，则世人之同情宁倾于中六，却上木翁以无泪无血之徽号。夫何不勒马悬崖，以保全木翁之誉，而遂孙君之事？倘君有是心，吾请当中六方面，顾君不言额之多寡，以便取偿。”余诺之，此实平和之着之再起者也。

麻翁又曰：“君若容我之请，则中止起诉。”仆曰：“非也，余等约三善之会谈，犹馀二日，想君与中六之谈，一席可决。”仆又曰：“吾甚疏于金钱之事，愿得好顾问。”乃推小岛君。二日后，仆与先生往访三善，乃知对于中六之罪虽有定法，然事涉隐谋，关于日清菲德四国问题，关系之人又不可不受多次之讯问，至于终局，约费数年。故先生之意亦动，又恐为中六所知，乃故示麻翁以进行起诉之状。终以中六之一万三千金来，草草结局。此又仆与先生共历之事也。

事实如前所陈，今请括言其要：则不杀中六，而立义于先生者，木翁最初之希望也；宁杀中六受无泪无血之嘲，而立义于先生者，木翁最后之决心也。而救中六于九死，复欲自出千金以补中六，而先生不受者，麻翁之至情也。仆不幸而承乏于其间，又不幸而洞察两翁之心事，又能知先生之状况，故毅然愿当其冲，绝不感觉如何困苦也。

仆言尽于此矣。中六之起诉不成，而仆反若起诉先生者，知先生之笑其愚也。然使仆至于此愚者，谁乎？陈其情于左右，希与先生之交情完于万世也。先生其鉴之，幸甚。

著者按：宫崎原书所举姓名，多用隐语，以著者所知，中六即中村弥六，木翁即犬养毅，麻翁即头山满，小仓即大仓，更石为内田良平，日

北为福本诚，尚有数名待查。

第三十四章 浙江志士与革命运动

文学鼓吹与会党运动

甲午中日战后，浙江风气大开，杭城诸士子日受外来思潮所刺激，渐知以办学设报为务。自余杭章炳麟迭主时务、昌言、亚东各报笔政，省中士绅以章氏邃于国学，多为感动，由是提倡设立学校研究中西科学者，颇不乏人。庚子拳祸既息，浙人以官私费赴日本留学者，相望于道，时支那亡国纪念会、青年会、军国民教育会诸爱国团体缤纷并起，留学界主张革命者日见其盛。湖北、湖南、江苏数省学生各用本省名义发刊杂志，咸以民族主义相号召。同时浙籍学生孙翼中、王嘉榘、蒋智由、陈榘、蒋方震等，亦有浙江潮月刊之组织，持论激昂，不让他省，而主持上海爱国学校者复多浙人。及章氏驳康有为政见书出，苏报案随之，革命言论轰动一世，民族思潮亦大澎湃于浙省各府县，言新学者，遂多倾向革命一途，癸卯壬寅之间，尤为特盛。是时革命志士已渐由言论而趋于事实，孙翼中、龚宝铨、陶成章、张恭、敖嘉熊、魏兰、徐锡麟、秋瑾诸人以浙省会党林立，大可为军事进行之助，遂深入内地，从事联络。虽其时会党派别繁多，且各立门户，不相统属，而源流皆出洪门，咸具反清复汉思想。嗣经诸志士勉以大义，莫不翕然从风，愿作革命军马前卒。自是各属会党咸勃勃思动，自辛丑白布会濮振声之闹教，以迄戊申梟党余孟廷之发难，浙省会党揭竿起事者，时有所闻，即诸志士奔走鼓吹之力也。故言浙省革命事业，可分为文字鼓吹及会党运动之二途径，兹分别述之。

孙翼中与罪辫文案

清季浙省文字狱，以求是书院之罪辫文案为最早。求是书院创于辛丑年，乃杭城士绅所倡建，院中国民第四班教员孙翼中，字耦耕，别号江东，杭县人，生平主张排满最力。暑假“暑假”似当作“暑假”。时四五两班学生合组一作文会，翼中出一题，名曰“罪辫文”，内有一篇中有本朝字样，有一学生史某改为贼清，翼中不置可否。事闻于劣绅劳乃宣，及驻防旗满学生申权瓜尔佳金梁诸人，金梁乃进禀浙抚，控告教员孙翼中、陈汉第轻蔑朝廷。浙抚下令查究，汉第乃用反攻计，谓旗人出禀抚院，有干例禁，且又无凭据，妄陷多人，理当反坐。浙抚以事关旗人，乃与将军商议，将军以金梁妄违例禁，遂薄惩之。事逐止。此案结后，翼中虽得无事，然不能居杭，乃就绍绅陶濬宣之聘，主讲席于东湖通艺学校，革命思潮因之以传入绍兴。未几偕友数人留学日本，值青年会组织伊始，高树民族主义之标帜，翼中以同乡王嘉榘之介绍，入为会员。旋与蒋智由、王嘉榘、蒋方震诸人发刊浙江潮杂志，风行一时。癸卯夏

返国，主持杭州白话报事，益为清吏所忌。丁未，诬以他故，欲系之于狱，踉跄逃走得免。

苏报与萃新报案

苏报案事起，章炳麟入狱。章之文章学问素为浙人所崇拜，故此案之风潮影响于青年思想，至巨且速。金华志士张恭、刘琨、盛俊等亦倡办一旬报，以开通民智为务，名曰萃新报。严州知府锡纶，满洲人也，以该报讥刺时政，乃进禀浙抚，谓该报出语狂悖，请封禁以正士习。浙抚下令封禁该报。张恭等事前得杭城同志报告，预将该报门面改易，得免于难。恭字伯谦，别号同伯，曾应试中癸卯举人。少有志革命，恒以联络会党为职志，特投身终南会为会友。寻在会中渐得势力，乃与同志沈荣卿、周华昌等另创一山堂，定名曰龙华会。其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成效日著，张恭之力为多焉。

敖嘉熊与新山歌案

诸志士鼓吹革命之方法，在乎多运革命排满书籍散布内地，文言与白话并进，文言体则有驳康有为政见书、扈书、革命军、湖北学生界、新广东、新湖南、浙江潮、江苏等，白话体则有猛回头、警世钟、黑龙江、新山歌、孔夫子之心肝等。新山歌为敖嘉熊所编，嘉熊字梦姜，一字咸愚，平湖人，少负奇气，戊戌政变后，以时局日危，与王嘉榘、蒋方震等十余人倡一时事研究会，名浙会。庚子拳祸起，国势岌岌，嘉熊自平湖迁嘉兴，以改良农业，振兴教育为己任，遂与唐成卿、祝心如诸人创办学稼公社，及竹林小学校。壬寅，始着手于革命运动。癸卯正月，至上海入爱国学社，极为诸同志推重。爱国学社解散后，嘉熊归嘉兴，倡设演说教育二会，暗鼓吹革命。复用白话文体编著新山歌一书，为运动下级社会之需，士商会党多受感化。丙午四月，嘉熊友陈梦熊组织明强女学校于乐清县。梦熊亦革命党人，因在校演说革命，并散布新山歌，为劣绅胡倬章指控于知县，谓梦熊乃哥老会匪，在嘉兴与敖姓结党谋乱，事败逃归，在女学校布散邪说，即以新山歌为证。何令遂派差弁往拿梦熊，而梦熊已闻风避去。此案牵连及于嘉熊，藩司宝芬、温州知府锡纶均满人，更欲因之以兴大狱。梦熊在日本闻之，恐累及嘉熊及他友，自到杭城投案。适宝芬调任山西藩司，温州著绅“著绅”或为“耆绅”之误，下一处同。或犹言“著名绅士”，非误。孙贻让等为梦熊力保，嘉兴著绅陶葆廉等亦为嘉熊剖白。巡抚张曾别探知胡倬章平日声名恶劣，因坐倬章以诬告之罪，革去职员，何令亦撤任。此案起于丙午四月，至丁未三月始结。

曹阿狗与猛回头案

革命书籍之散布内地者，以陈天华所著猛回头为最盛，外间输入不足，内地亦往往有自行翻刊，私相分送者。甲辰后，农工平民亦多心醉革命真理。丙午六月，有金华人曹阿狗者，素性任侠，闻革命之说而悦之，求入龙华会为会员，副会主张恭与以猛回头一册。阿狗得之，讽诵不辍，因到各处演说，为仇家所闻，控之于金华县。县令某不欲深咎，知府满人嵩连闻之，索阿狗于县署，亲自提讯，欲穷其源，以绝根株，严刑榜掠，体无完肤，阿狗不屈。嵩连无法，乃仅杀阿狗以结此案。复广出告示，严禁逆书猛回头，阅者杀不赦，以阿狗为例。因而索观此逆书之人益众，乡人多辗转向上海购阅云。

会党之派别及源流

浙江秘密会党之盛，不让闽粤湘鄂诸省，而其派别名色之多，则又过之。溯其源流，远在清初。当康熙初叶及中叶之时，浙东沿海义师抗拒最烈，张煌言歿后，有一念和尚者，明之遗民也，别名张念一，尝创设一秘密会，谋反清复明，以浙东之大岚山为根据地，更联络浙西之天目山，江西鄱阳湖之戈陈，江苏太湖之盐梟，其势力所及远达于山东曹兗二府。授太仓王某为兵备副使，奉朱三太子为元帅。不幸突遭破败，赍志以没。顾其部将仍以继承先志为务，二百年来，日在浙省各府县组织势力，潜滋暗长，派别繁多。惟宗旨渐晦，鲜有远大之计划以企图恢复者。及太平天国之师入浙，党人反清复明之思想因而复活，自后揭竿起事，高唱排满者，时有所闻。然各分门别户，不相团结，故旋起旋仆，成效不著。至戊戌庚子二次变乱之后，遂有革命志士乘时奋兴，日以联络会党为事。由是诸会党乃渐浸染民族民权两种思想，而满清末祚从此多事矣。今略举诸会党之名色派别及历史如下。

(一)终南会。终南会亦名终南山，由湖南传入江西，由江西传入浙江衢州与福建建宁，其势力最盛。庚子衢州起事之刘家福，即会中之第三级职员也。凡万云、龙华、伏虎、玉泉、关帝诸会，咸为其分系流派也。

(二)双龙会。双龙本名万云会，亦曰万云山，其所以称双龙者，因票布上画有二龙故。其本部在处州，会主为一拳教师，名曰王金宝，青田人。甲辰十月金宝死难，其师弟吴应龙，丽水人，代统其众。

(三)白布会。当太平天国兴兵时，温州平阳人蔡某谋反清独立，倡建一会，名曰金钱会。瑞安大绅孙衣言亦隐具独立思想，以倡办团练为名，又组织一秘密会，名曰白布会。后以清将左宗棠占领杭城，衣言知

时机已去，乃解散其会，严禁属下不许在温州传布。于是其属下隐改其传布之方向，流而入于严处二府。壬寅年间起事失败之濮振声，即此会首领。

(四)伏虎会。此会为终南会之别支，亦曰伏虎山。总部设于台州，会首曰王锡彤，为宁海县附生。初以排外为宗旨，于庚子辛丑之际屡闹教案，清吏曾悬赏至八千金捕之。癸卯以后，受革命党人之陶镕，乃易排外而为排满。尚有别部在宁波奉化，由其友杨某主持之。甲辰冬，附入于龙华会为其分部。

(五)龙华会。龙华会亦称龙华山，其本部设于金华，为终南会之别支。先是终南会正会主曰何步鸿，副会主曰朱武，本湘勇营官，以罢职而寄寓金华者。永康沈荣卿与金华张恭、缙云周华昌，皆入其会。庚子春，恭与其友兰溪蒋乐山至杭州读书于紫阳书院，适唐才常之弟才中自湖南来，与恭及乐山相遇，因以富有票授之。二人受票归，将放行，而汉口之变闻，遂置富有票不发，仍理终南旧业。其后步鸿卒于永康，朱武亦离浙江，于是荣卿与恭、华昌等遂自开一山堂，定名曰龙华会。先是金华有谣曰：“若要天下真太平，除非龙华会上人。”三人之以龙华名其会，实欲以应谣也。荣卿为正会主，恭与华昌为副会主，金华八县咸有分部。命红旗管理其事，用五言四八句为字号次第，而以中间一字为总红旗，督理一县党军事宜。馀四字分作东南西北四区为散红旗，分头理事。如另有事故，则特派亲信干员以统理数县事宜，事平则去之。党徒号称五万人，实则三万数千人。其别部之在台州者，仙居则有应师杰，天台则有陆显元，均各领有五六百人，号称精锐。在处州缙云则有吕嘉益，徒属凡三千余人。其他绍兴之诸暨、嵊县、青田、温州等县亦有分部，但其势力甚微，不能自树一帜也。会中规例：若有别部山堂来归附者，均以藩属之礼遇之，不直接统辖。其党自壬寅后屡起风潮，屹然不动。秋瑾之所恃以为大本营者即此会。及丁未五月绍兴之败，遂成一不可收拾之局矣。

(六)平阳党。平阳党本名平洋党，其党魁曰竺绍康。竺字酌仙，为嵊县文生，因与本地土豪蔡老虎有杀父仇，特组织此会以图报复。其本部在绍兴嵊县，徒属之数号称万人。其别支主任者曰王金发，王字季高，亦嵊县武生，乃绍康友，在日本大森体育会毕业归乡后，谋创办团练，以图起革命军者也。

(七)私贩党。以上各党均出自天地会，号称洪门，又曰洪家，亦称洪帮，俗讹作红帮。此外另有一派私贩在苏松常太宁广镇杭嘉湖之间，即所谓盐梟也。其一切组织法及口号暗号咸与洪门异，号称潘门，亦曰潘

家，又别称庆帮，俗讹作青帮，盖由其巨魁潘庆得名。内分三派：一曰主帮，系浙东温台人；一曰客帮，系皖北江江人，又别号巢湖帮，以别于温台帮，凡江南皖南浙西之流氓光蛋咸属此流派。丁未之冬，戊申之春，与清兵相角逐之余孟庭、夏竹林等，皆此私贩党也。潘庆本为贩卖私盐之首，其源亦出洪门，因与专捕私盐之哥老会徒湘勇立于反对地位，故别树一帜。然犹未尽忘其木本水源之意，故凡潘门兄弟遇见洪门兄弟，其开口语必曰潘洪原是一家云。

癸甲两年之会党运动

革命志士之着手会党运动，始于癸卯甲辰二年。而运动之主要人物，则有孙翼中、龚宝铨、陶成章、敖嘉熊、魏兰数人，成章其最著者也。成章字焕卿，会稽人，素志中央革命。庚子入满州，壬寅居北京，屡谋入陆军学校，以鼓舞军界，均不获如愿，乃转而从事于会党运动。癸卯归浙江，赴台州访伏虎会首王锡彤，不遇。冬十二月，魏兰归自日本，兰字石山，云和人，亦有志于光复事，由平阳人陈蔚业介绍与成章结识，遂联袂至杭州，寓于下城头白话报馆。是时主白话报笔政者即为孙翼中，与监禁在仁和县署之白布会首领濮振声素有交谊，陶魏由翼中介绍往见振声，相谈颇洽。振声为成章出介绍函数通，名片数十纸，谓之曰：持予名片至新城、临安、富阳、於潜、昌化、分水、桐庐等处，沿途均有照料。此癸卯十二月二十九日事也。翌年甲辰正月，成章、兰历游富阳、桐庐、分水、建德、寿昌、汤溪、龙游、遂昌、松阳各地，以至云和，详探各种秘密社会之内状，且遍谒白布会诸头目。兰至家倡办先志学校，聘成章为教员。成章居云和两月，遂与兰之堂侄毓祥及其友关石原由丽水、青田至温州府城。先是龚宝铨偕其友陈大齐亦至温州活动，寓于平阳古鳌头之小城学校，既与成章遇，遂相偕至上海。旋赴嘉兴访敖嘉熊，陶敖缔交，亦即在此时。魏兰于成章去后，赴处州府城运动吴应龙，偕应龙至北乡访双龙会首王金宝，并在府城遇缙云人丁嵘车，得闻龙华会沈荣卿、周华昌等之义侠，遂偕嵘车至缙云县城联结李造钟等，旋复结伴至壶镇拜访吕熊祥、吕嘉益等。所到之区，兰皆演说人种之分，民族之说，听者莫不感动。熊祥字逢原，别号东升，其家开一小杂店，名吕万盛，性好交游，熟识秘密社会情形。其族侄嘉益尤喜抑强扶强“抑强扶强”当作“抑强扶弱”。，与永康沈荣卿武义周华昌为莫逆交。兰因加益之介绍，遂赴永康得交于沈荣卿而返。秋八月，兰偕其侄毓祥赴上海，道经处州府城，遇陈梦熊、冯豹。陈冯亦受敖嘉熊托至处有所活动，于是同会集于沈荣卿家。荣卿名乐年，一名璜，荣卿其字也，其徒属尊之曰荣哥，清吏误哥作古，遂即以荣古之名行文通缉也。荣卿家为本地富户，纳粟入监，喜交结，其始结有百子会，后入终南

会，递升至会副。后与友张恭、周华昌另开一山堂，名曰龙华会，势力日盛，而家道亦渐中落。其人性情豪迈，能得士心，有心腹曰吕阿荣。其在东阳诸县事宜，则以陈魁鳌、赵永景任之；其在武义诸县事宜，则以周华昌等任之。华昌外号金海，仗义疏财，深为会友爱戴，所办会务，条理整然。荣卿尚有一重要机关所曰胡鹿笙杂货店。魏兰既纳交于荣卿，更由荣卿介绍入金华见张恭于永庆班中。恭初设千人会，后入终南会，复与荣卿、华昌共发起龙华会，其信用之人，则有吴琳谦、刘永昌、徐顺达，而以顺达为最。恭之机关所有二：曰金阿狗茶店，曰求庆戏班“求庆戏班”当作“永庆戏班”。未几兰等邀恭共至杭城，再由杭趋嘉，以访龚宝铨，因与敖嘉熊相识。寻至上海招成章，时成章方在温州，闻信过上海，共商金衢严处温台六府会党联合大举之策。自是六府会党咸盘马弯弓，待时而动矣。

组织温台处会馆之计画

癸卯上海爱国学社解散后，敖嘉熊归嘉兴，寻赴温州，历台州宁波以归。谋握地方上财兵二权，以次组成独立之军，且以交通浙东西之各秘密会党，遂有温台处会馆之设立。先是浙东温台处三府主客乡民，因纳粮置产事，屡起事端，清吏复以客民为可欺，横征暴敛，无所不至。嘉熊以诸府田地，客民殆居半数，而温台之人又素以强悍著名，欲因是以倡办团练，设计握地方上兵权，统其事于温台处会馆。复可由温台处会馆出面，为客民代输租税，客民畏官吏侵陵，必乐归赋税于会馆，使为代纳，则又可因是以渐握地方上财权。一旦有事，即用所办团练以卫乡里，而以所收入赋税充兵饷，是不烦一甲，不费一文，安坐而致独立之形势也。设谋既定，遂以宁辑主客乡民及安置客民使无失所之词，游说清吏及温台处绅董，官绅咸赞成其议。嘉熊因使温台处绅董连名具禀清吏为会馆立案，己为先出资以助成之。方集议时，陶成章自上海访龚宝铨，宝铨引之见嘉熊，因与筹商浙江独立军事，意见相同。金谓浙江非可自守地，欲在浙举义，非先注意南京不可，而安徽又居南京上游，上接两湖，下通江浙，又不可不先有以布置之。于是嘉熊又欲于嘉兴温台处会馆成立后，再设立分会馆三处：一建于松江，而以苏州、松江、常州、太仓之秘密党会附入焉；一建于湖州，而以宁国、广德、严州、衢州之秘密党会附入焉；一建于杭州，而以於潜、昌化、新城、临安之秘密党会附入焉。复拟以别策招致镇江泉党，以窥南京。右翼集广德、宁国□军以窥南京，左翼更用衢处之秘密军队，预备出江西以上隔两湖，届时义旗一指，四省感应，则南京势成孤注矣。又用暗杀以扰乱之，是可战而降焉。温台处会馆发议为甲辰六月，其成立则在是年九十月间，所有执事人员皆聘同志任之：推魏兰为总理，毓祥、丁嵘、陶成

章、吕熊祥、赵卓、陈乃新、魏毓番、魏仲麟、冯豹、陈梦熊等为执事员。名为温台处会馆，实则一纯粹之革命机关部也。嘉熊思欲团结人心，莫若宗教，乃更立一祖宗教，作福书祷词及各种秘密暗号。为瑞安人沈梧斋藉端挟制，魏兰出为调解，冯豹以剑劫梧斋而取其凭据，事乃已。其后梧斋自往湖州放票，为清吏所掩执，供词连嘉熊，清吏不欲深究，仅收禁梧斋友于狱而罢。乙巳四月，嘉熊迭遭家难，商业亦复亏折，温台处会馆因之不能维持，乃尽出其妻簪珥等物以济之。复无济于事，于是办事诸人逐渐走散，豹、梦熊归乡，魏兰赴爪哇，成章、宝铨、熊祥诸人入绍兴，助徐锡麟设立大通学校，而温台处会馆之事业遂空。丙午二月，梦熊新山歌案发，事连嘉熊，赖著绅陶葆廉力救，得泯其事。丁未五六月安庆绍兴二案先后发，清吏咸注目嘉熊，幸不连及。浙路借款风潮起，嘉熊以声望见推为商会理案董事。惟以历年奔走革命及社会事业，素为清吏及劣绅所忌，屡谋倾陷之，不得，乃改用暗杀之计。戊申二月初九日，嘉熊以事晚出不归，十六日其尸见于嘉兴府城北乌桥港，年仅三十五。嘉熊死而浙西江南一带之革命事业为之大受打击，其友瑞安人徐象黼竟仰药以殉。

甲辰起事计画之顿挫

甲辰秋湖南黄軫、刘揆一、杨守仁等谋在长沙起事，期为十月初十日。预告蔡元培，欲浙江协约共起。元培以告陶成章，成章即偕魏兰、魏毓祥等赴嘉兴晤龚宝铨、范拱薇等，商进行方略。议既定，复至杭州，趋兰溪，入金华布置一切，拟后长沙期约三日起事。先以计袭取金衢严三府，然后由严州出安徽以扼南京，由衢州出江西以应长沙，而用金华之师以堵塞杭城之来兵，且分道以扰绍兴、宁波、湖州各县，以震撼苏杭。筹备略竣，而长沙之消息无闻，成章大疑，遂疾趋杭城刺探，始悉长沙事已于九月二十六日败露。乃急访金华以按秘其事，然其时龙华会会主沈荣卿已以其谋告诸双龙会山主王金宝，且劝以处州应之，偕衢州之师以共出江西，金宝遂令部将管马德约各党徒预备发动。又传檄遂昌管事周某，使率其属先取遂昌，预备出江西以为各路义师之前导。周某又出示晓谕遂昌清吏，令筹办欢迎酒席。县令飞报浙抚，杭城下戒严令。值党人宣布起义停顿，金宝始解散其属，然清吏已悬赏金二千购之。其友程象明贪利忘义，甘为眼线，密报清吏，获金宝于桐庐，遂于十月某日加害于处州城，党人在处州之经营为之一挫。成章、魏兰等事定后，仍进行不懈，分头入永康、丽水、东阳、魏山、玉山尖、夏家菴、天台、平镇、黄严、海门各地，联络当地会党。先是浙东屡闹教案，自党人灌输以革命思想，遂易其排外之心为排满。至丙午以后，清吏始渐警觉，然大势已去，防不胜防。未几，遂有丁未六月绍兴秋瑾之

役。

丙午杭州之查拿党人

陶成章于丙午年春在东京入同盟会，旋被推为民报社编辑兼发行人。是年五月返国，偕龚宝铨同寓西湖白云庵。至九月初旬再来，则下榻于杭州城内白话报馆。时杭城忽风传成章等已召集上八府义士三千，将于十二日袭取省城。满藩司宝芬以浙江党人遍地，屡欲借故以兴大狱，既闻此事，即下密札于杭州知府三多，令速究办。警察总办某道谒浙张抚请示，张抚畏事，不欲深咎，即由幕中人传言，嘱成章等他适，成章等越二日始离杭。自是党人机谋渐露，不若以前之活动。十月初旬徐锡麟亦来杭谒抚院，张抚拒不见，盖疑之也。

大通学校之继起

自温台处会馆无形解散后，浙省党人之革命机关部遂移于绍兴大通学校。其主动人曰徐锡麟，而龚宝铨、陶成章、陈则军、吕熊祥、赵卓、陈伯平、竺绍康等，咸为之助。此校发议于乙巳三月，而开学则在八月二十五日。其学科首重兵式体操，特设体操专修科，凡有志者均可入学，期以六月毕业。开学后，宝铨、成章等乃遍招各县会党头目入校练习兵操，为军事进行之预备。金华、处州、绍兴三府之党会头目多负笈来学，为一时之盛。吾国各省秘密会党之能受正式军事教育，盖自此始。丙午三月，锡麟为实行捐官计画，亲入北京大事活动，离绍兴时，以校务托之曹钦熙、吕熊祥二人。后钦熙辞职，余静夫、姚定生先后任总理。至丁未七月，诸办事人请秋瑾主持校事。瑾既就职，规模一新。盖曹余姚等均不谙会党情形，穷于应付，瑾则果断有为，不独多招会党六百余人来习兵操，且令女学生亦受军事教育，号称女国民军，以是大招清吏疑忌。丙午三月，杭城大吏假盘察仓谷之名，派委员至绍兴密查，诸办事人幸事前得报，预将武器移藏他处，得免。瑾经此事后，益复召集各处会党至绍兴计事，并与安庆徐锡麟相约克期大举，于是大通学校更成为革命军之大本营矣。会锡麟在安庆失败，瑾亦以屡改师期为虏所乘，卒及于难。大通学校被清吏封禁后，诸办事人或逃或匿。幸开会之初及举行毕业式时，本城官绅均到校拍照纪念，故旧日入校之学生得免波及。

丁未各地义师之失败

丁未五月初五日，秋瑾既在绍兴就义，其相约举事之各地党人亦先后失败。嵊县军务由竺绍康、王金发、裘文高等主持。是年三月间，裘文高不待绍康通告，遽召台州义勇，由东阳至嵊县扎营于西乡廿八都村，

树革命军旗帜，杀死清军哨官李逢春等数名，兵士数十名。杭城清吏派兵来援，文高乃率众入东阳而去。于是清吏始悬重赏以购绍康、金发，而绍康、金发游行自如，清吏无如之何也。武义县党军督办员为刘耀勋，因五月二十六日举事之约期泄露于外，县令钱宝镕急电杭城请兵，省吏派参将沈棋山捕拿党人，耀勋一无预备，二十二日为清军所擒，遂及于难，党人死者三十余人。金华军务先由秋瑾派徐买儿办理，买儿事前因与人争田产事入狱，及举事有期，买儿友倪金欲劫牢以出之，不戒于言，为清吏所闻，被执戮死，而金华之师遂不能起，是为五月二十三及二十四日事。兰溪党人闻绍兴师期，谋集众袭破县城，以接应金华之师，适安庆事发，金华已布戒严令，乃皆散走。清吏因之分头搜乡，并涉及各寺院，汤溪、浦江各县亦大受骚扰。缙云党人于大通学校遭难后即揭竿而起，清军屡为所败，其首领吕熊祥以孤军不能久持，乃命其徒属退居于仙居乡落，暂得保全实力。经此役后，浙江会党元气大伤，就中龙华会受摧残最甚。伏虎、白布、双龙诸会团体尚存，然其势已渐涣散。平阳、私贩二党屡伤首要，亦一蹶不振。

戊申后党人之活动

戊申春夏间，浙江革命党人欲联合江浙皖赣闽五省各秘密会党，结一大团体，定其名曰革命协会。因各派意见不一，久未就绪。是年冬，清帝后死，党人谋乘机起事，因绌于经费而止。翌年春，云和人张伟文与鹿水人阙麟书欲联络会党大举。伟文至乐清运动黄飞龙，在永嘉之南溪，为温防统领梅占魁所捕，送之杭城，下狱。麟书亦因书信牵涉，被系仁和狱中。时当道视处州人尽革命党，凡寓杭城旅馆之处州人多被拿捕。其后麟书以无确证，庚戌年始保释出狱，伟文则至辛亥光复始行开释。

张恭之狱

己酉年夏，党人陈其美、张恭、王金发、周淡游、褚辅成等，在上海有所计画。事为刘光汉、汪公权所闻，光汉鼓吹排满有年，为有名之文学家，时任民报撰述，以为其如何振所挟持，且与章炳麟、陶成章意见不合，遂变节归上海，密充江督端方侦探。是乃以所得报告端方，端向英租界当局交涉，派巡捕查抄党人机关，捕去张恭一人，周淡游、褚辅成以变服工人得免。王金发怒挟枪见光汉，将杀之，光汉惧，许以必为保全张恭，恭因不死。光汉由是不敢再至上海。汪公权以为无虑，仍至上海侦探党人举动，卒为金发枪毙，闻者快之。

第三十五章 光复会

光复会之起源

光复会成于前清甲辰(清光绪二十九年)之冬，而源流则出自癸卯(清光绪二十八年)留日学生所设军国民教育会。先是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所发起之支那亡国纪念会既遭日本政府解散，留日学生董鸿祎、叶澜、周宏业、秦毓鎰、王嘉榘、谢晓石、胡景伊、萨端、冯自由、苏子毅诸人乃创设青年会，以为之继。留学团体之揭橥民族主义为宗旨者，青年会实为滥觞。及癸卯春，俄人迫清廷缔结满洲条约，留学界大愤，有志者遂倡议组织义勇队，自行赴满拒敌，学生多签名赞成之。青年会为谋扩张其党势，咸入义勇队为干事。后以日政府不许别国人在其国有军事行动，乃改义勇队名目为军国民教育会。旋闻清廷欲逮捕学生请愿代表，各会员以满虏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其中有一部组织暗杀团，欲先狙击二三重要满大臣，以为军事进行之声援，所订规章，极为严密。浙江留学生之为团员者数人，龚宝铨其一也。宝铨既返国，遂在沪招集同志组织机关部。时中国教育会会长蔡元培方从青岛归上海，觐知其事，乃求入其会，愿与合作，团员非常欢迎。于是更将规章详加修订，定名曰光复会，又曰复古会，并推举元培为会长，壁垒为之一新。适陶成章自内地再渡日本，道经上海，宝铨与成章为莫逆交，且频年运动会党，咸与共事，元培亦知联络会党非成章莫属，因同约成章入会，成章从之。由是绍兴商学界及各属会党头目相与订盟者，大不乏人。元培以敖嘉熊素负重望，亲至嘉兴邀之订盟，嘉熊许其有事相助，而不入其会。成章尝介绍魏兰入会，因事不果。徐锡麟于是年冬十二月至上海，见元培于爱国女学校，遂亦入会。秋瑾则于丙午冬为反对日政府取缔留学生规则事归国，始由锡麟介绍入会。此光复会成立初期之大概情形也。

光复会与同盟会

当光复会成立之时，正为万福华枪击王之春之时。黄兴、刘揆一等因谋在长沙起事失败，时亦遁走上海，谋另组新党，为卷土重来之计。会王之春案起，牵涉新闻路徐庆里机关部，黄刘等遂俱匿迹日本，以避其锋。光复会既成立，与会者独浙皖两省志士，而他省不与焉。会长蔡元培闻望素隆，而短于策略，又好学，不耐人事烦扰，故经营数月，会务无大进展。加以敖嘉熊所创设温台处会馆成立未久，浙东各府志士咸荟萃于是，隐然奉嘉熊为领袖。嘉熊既不入光复会，则温台处会馆一日存在，光复会即不能大有施为，势使然也。乙巳四月后，嘉熊迭遭家难，所营商业亦复亏折，其创设温台处会馆之原定计画，悉成泡影，而维持

经费亦无以为继，因之此会馆遂成无形的解散。陶成章、龚宝铨乃入绍兴，佐徐锡麟倡办大通学校，吕熊祥、赵卓等亦随之行。锡麟素有大志，且勇敢沉毅，为同志所钦仰，其组织大通学校也，即欲利用为起事机关。及既成立，而浙江革命军之大本营遂由温台处会馆而移于大通学校，即光复会本部之事权，亦已由上海而移于绍兴焉。是时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已历数月，浙江人入会者有蒋尊簋、秋瑾数人。成章于丙午东渡，旋即加入，且见推为民报之发行人。元培于同盟会成立之初，已由本部指定为上海分部创办员，因是光复会员泰半入同盟会籍。独锡麟志大心雄，不欲依人成事，且因捐官办学二事与成章意见不洽，故卒未入会。秋瑾于乙巳七月由冯自由介绍入同盟会，且被推为浙省主盟员，为浙人入同盟会之第二人。是年冬由日返国，复由锡麟介绍入光复会，因与锡麟订约合作，故一切进行规画，咸以光复会名义行之。然于丙午冬萍浏一役前后，同盟会本部派遣归国运动湘鄂苏各省起事之刘道一、杨卓林、孙毓筠、胡瑛诸人，瑾皆与之约期同举，亦概用同盟会章制。则可知是时革命党员对于光复同盟之名义，固无畛域之见也。及萍浏革命军失败，徐秋二人遂协议决用光复军名义在浙皖二省企图大举，不及半载而有安庆、绍兴之二役。

大本营之设立

光复会之大本营即绍兴大通学校是也。先是徐锡麟尝于癸卯春赴日本观大阪博览会，与陶成章相识。归国后，复与嵊县平阳党会首竺绍康相结。寻复入光复会为会员。锡麟所居里曰东浦，其乡人倡办一小学校，名曰热诚，于各普通学科均不甚研究，特注重于兵式体操，锡麟偕其友陈志军亲自督率以训练之，又从南京兵轮上雇一军乐家来教授军乐，乡人因之叠生谣诼。锡麟父鸣凤闻而恶之，然本学校系绅士公立，无术可以解散，且又以学生年纪尚小，故暂置之。乙巳三月，蔡元培族弟元康自上海至绍兴，告同志以劫钱庄助军需之法，同志均以为然。锡麟闻而识之心中，即向同志许仲卿借银五千元，至上海购买后膛九响枪五十杆，子弹二万颗，声言枪二百杆，子弹二十万。其购此枪也，先向知府熊起蟠领取公文，言明系各学校体操所用，明日张胆雇挑夫十馀名，直过杭城，警吏皆不过问。既至绍兴，乃寄存于府学校。复往嵊县请竺绍康选同志中之强有力者二十人，派赴绍兴，每人给费二十元。遂回东浦与志军等商议，欲立一学校以为此二十人容身之所，且为藏赃之地。就商于东浦附近大通桥旁大通寺方丈，借其屋宇数间以为开办学校之用。事为锡麟父所闻，即言于该寺方丈，不许借屋宇以与其子。正徘徊间，而陶成章、龚宝铨自嘉兴来，乃共同商议至府城谒豫仓董事徐诒孙，商借豫仓空屋数间，为开办学校之用，贻孙从之，锡麟父闻而莫如之何，

遂将存寄于府学校枪杆尽数移至豫仓。绍康偕其徒二十人，如约而至。择日开办学校，资由许仲卿出，仍其旧名曰大通学校。是时敖嘉熊所办温台处会馆经费支绌，势将停顿，成章乃招吕熊祥、赵卓等先后入绍兴襄理大通学校事。于八月二十五日开学。会稽平水人陈伯平新自福建还，闻其事，亦来入学。锡麟开办大通学校之本意，原为劫钱庄助军需匿伏藏获之所，嗣以同志中无能通驾驶术者，遂罢其事。锡麟又欲于开学日集绍兴城大小清吏尽杀之，因以起义，请成章以告各府党人，咸为同时响应。成章以浙江非冲要地，欲在浙江起事，非先上通安徽，并以暗杀扰乱南京不可，因力劝之而止。成章主义改成师范学校，设体操专修科，不论其为何府何县人，皆可入学。因亲至杭州学务处递禀，请其转达三司，谓东西洋各国尽征民兵，号曰国民军，然皆系中学校及高等小学校卒业者，兵式体操习之有素，故一行号召，即能成军。照我国目前情形，不能不行征兵之制，然市民村乡罔识步伐，据生等意，以谓欲行征兵，须先倡团练以为基础。今特设立大通师范学校，内设体操专修科，凡有志者均可入学，六月毕业，即行各归本乡倡办团练，以为征兵预备。清吏信为然，可其请。成章、宝铨、熊祥三人复遍游诸暨、永康、缙云、金华、富阳各县，邀诸会党头目至大通学堂学习兵操，于是金处绍三府会党到大通受兵式教练者，络绎不绝。成章乃又为厘定规约数条，凡本学堂卒业者受本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成为光复会会员。凡党人来者仅习兵式体操专修科，均以六月毕业。文凭由绍兴发给，面上盖有绍府及山阴、会稽两县印，又盖大通学校图章于末，背面则记以秘密暗号。其开校及卒业时，悉请本城官吏及各有名士绅到校行开学及卒业式，设燕飧之礼，官绅学生同照一相，送府县及各学校留纪念。凡所以挟制官场士绅学界之法，无不详细周到。故是时同乡士绅虽有窃窃私议者，然皆不敢直言招祸。其后本校发生各种之风潮，皆能屹不为动，亦即因是之故。至皖案发后，学校随之破坏，而旧日入学之学生亦缘是关系，不致横被株连。

捐官之计画

大通学校成立后数月，成章见绍兴同志中颇有资本家，复提议捐官学习陆军，谋握军权，出清政府不意，行中央革命及袭取重镇二法，以为捣穴覆巢之计。锡麟伟其说，相约五人捐官学陆军，五人者何？即徐锡麟、陶成章、龚宝铨、陈志军、陈德毅“毅”或系“毅”之误，下一处同也。以年齿高下，锡麟为长，成章次之，志军、德毅又次之，宝铨居末。由锡麟运动许仲卿出资，遂往湖北谒其戚原任湖南巡抚俞廉三。是间廉三正欲得浙江铁路总理之职，又素以顽固为人所唾弃，思欲一雪其耻。锡麟知其隐衷，即以此两端之。廉三中其说，因为代纳粟捐官，复

致函介绍于署浙抚满将军寿山。锡麟既归浙江，遂造抚院谒寿山，觐知其愚而贪，乘其言词吞吐之际，即纳贿三千金。寿山嘱幕友批准五人学习陆军之禀，复为致一函于驻日公使杨枢。新浙抚张曾劄“劄”或当作“敷”。从湖北起辕时，廉三复再三重托之，谓锡麟系其表侄，余人则均为其好友。锡麟等遂先后至日本，同行者除其妻振汉外，有陈伯平、马宗汉等十三人。既抵东京，锡麟以短视不合军人资格见拒，乃改谋入陆军经理学校，复不得。遂又拟学习警政，并谋陆军学校及军正司令等差使。成章谓非直接统军不能行事，否则结合暗杀团，以扰乱北京，亦是一计。议久不洽。先是锡麟等离绍兴时，以校内经理事宜托之曹钦熙，照料金处两府学生事宜托之吕熊祥。原约六月毕业后，体操班即行停止，届期诸生咸如约归里，或办体育会，或开团练局。成章欲乘时闭歇，以免日后之破露，因是与锡麟等意见不洽。绍康、熊祥、卓等亦欲藉此多制造军事人材，均不愿停办。于是再由绍康等各自转招其徒党到大通学校开体操班，一仍前日之旧。是为丙午三四月间事。未几成章以疾偕宝铨归国，养痾于西湖之白云菴。熊祥自绍兴来见，成章力言欲兴革命军，非可以学校为大本营，学校不过为造就人材计，今人材已足，不若归乡倡办团练。然熊祥等均不能用其言也。是时锡麟已先回上海，至湖北见廉三，又归浙江见寿山，寿山又为之介绍于其岳庆亲王奕劻，廉三又为锡麟言之于张之洞，之洞亦为介绍于袁世凯，世凯疑之，拒不见。本欲需次湖北，因安徽巡抚恩铭在山西为知府时，颇得廉三青目，相结为师生，又系奕劻之婿，与寿山为连襟，故遂改省分发安徽。引见后，特至满洲见侠客冯麟阁，寻归浙江见张曾敷，曾敷亦已疑之，不之见。乃往安徽候补，藉廉三力荐力，因得武备学校副总办差。是时已为丙午之冬间矣。

大通学校之风潮

大通学校初建时，徐锡麟、陶成章等料理内外一切事务，规则极为整肃，绅学两界均无间然。及诸人赴日本，锡麟以校事托之曹钦熙，钦熙一老书生，不识党会情形，未能处理之，然诸人之遗规犹存，故延至第一班学生毕业时，尚不至大起风潮。及第一班学生毕业后，复由竺绍康、吕熊祥、赵卓诸人另招各府生徒来入学。绍康、熊祥本非郡城人士，因与本地学界不甚和洽，其校内学生亦渐生主客之嫌。钦熙辞职，余静夫为总理，静夫局外人，校中党人以为不便而攻去之。旋由绍康介绍其友姚定生来代静夫为总理，定生于会党情形亦不熟悉。由是学校内风潮汹涌，学生分两派，一派袒定生，一派攻定生。其始仅口舌相争，争之不已，竟至执刀械斗，继乃持刀出校横行街市，各自寻仇斗殴，官绅学生咸莫敢过问。寻有人为之调解，定生辞去总理，其事始平。职是

之故，外人咸目之曰强盗学堂。是为丙午九月间事。丁未正月诸办事人请秋瑾主持校事，瑾乃设体育会，欲令女学生皆习兵式体操，己为督率，编成女国民军。绅学两界皆反对之，女学生亦无至者。瑾不得已，乃多招金处绍三府党会头目数十人来体育会学习兵操，学生群至野外练习开枪，于是二万之子弹骤减至六七千粒。瑾亦自著男子体操军衣，乘马出入城中，士绅咸不悦瑾所为，群起而与之为难。瑾有众学生后援，与诸士绅力争，士绅虽不能敌，而其恨益滋矣。当锡麟等赴日之后，校中师生与光复会之关系日渐疏远。嗣秋瑾来主是校，亟亟以发展党势为务，而其势始一振。丁未三月，清吏闻有革命党人啸聚于大通学校，乃假盘察仓谷之名至绍兴密访。办事诸人闻信，即将一切机密文件及枪械移至他处，清吏盘察一无所得，徒手而归。于是秋瑾更得从容布置，为所欲为矣。

安庆起事之失败

徐锡麟莅皖后，以见知于恩铭，迭获军警要差，方谓权势日重，大有可为，然转不能见谅于光复会各同志。盖陶成章、龚宝铨等以锡麟求进太速，疑为功名心重，宗旨不定，渐非议之，而成章反对尤力。锡麟不为少动，仍进行不辍。是时皖省无光复会之组织，军学界中赞成革命者，寥寥可数。独芜湖有安徽公学，始创于甲辰年冬，刘光汉、陶成章、龚宝铨、张通典、段昭、柏文蔚、陈由己诸人后讲学其间，提倡民族主义，不遗余力，皖人之倾向革命，实以该校为最早。锡麟莅皖时，张通典方任芜湖中学监督，皖中党员咸假该校为活动机关，以故锡麟在安庆进行诸事，亦大得其力。又有湘人张伯寅者，世居安庆，与锡麟为莫逆交，有大宅在城内，锡麟每次开会，常假张宅为会场。皖省同志如兵备处提调胡维栋、马营排长常恒芳、督练公所学员龚镇鹏、兵弁孙希武诸人，皆与往还。惟锡麟作事深沉，机不外露，以同志陶成章等之见疑，益滋戒惧。居皖半年，对于光复会事务从未实行推广。会友之投皖相助者，亦只陈伯平、马宗汉二人。值星期日虽常召集巡警学堂教员学生于讲堂为爱国之演说，然其意在灌输最新智识，以激荡思潮，而于种族之大义，惟隐隐流露于辞气之间而已。校中生徒闻其纵谈时事，莫不奋发，然亦多莫明其宗旨之所在。盖锡麟办事与秋瑾不同，秋瑾性情豪迈，不畏人言，主持大通学校不过数月，而校中生徒及所联络之会党头目，皆令一律入光复会，故会务进步极速，而革命之风声大露；锡麟则条理细密，措施审慎，其初对于安庆军学界中同志，以关系尚浅，既不敢与商机密，即在光复会旧友，除在浙之秋瑾等数人外，亦鲜与联络。及改任巡警处会办事及巡警学堂堂长，恩铭且为之奏请加二品衔，始渐著手于实行工作。时江督端方防范革党至严，屡电皖抚，使协同购缉。

锡麟恐日久生变，乃密约瑾克期举事，且邀浙沪及侨日光复会员之健者迅速赴浙相助为理。期五月二十八日。是日为省中大小官吏齐集警察学堂观毕业式之期，预期可以一网打尽。詎恩铭忽下令改期二十六日，锡麟虑事泄，乃不待各地同志集合，即皖城军界同志亦未与闻，遽与陈伯平、马宗汉仓卒发难，于行礼时枪击恩铭于讲堂，死之。遂率学生占领军械局，以弹缺援绝被逮，为清吏所杀，伯平、宗汉亦同殉焉。说者谓设使恩铭不改期，则各地同志可依时集合，为锡麟助，观礼时大可一网尽之，无或幸免，如是则全城无主，锡麟可以发号施令，为所欲为，其成效当不止此。理或然欤？

浙省起事之失败

秋瑾以丙午年十二月十九日偕王文庆到金华兰溪见蒋乐山，是为运动秘密会党之始。翌年丁未正月复任大通学堂总理，遂再事秘密会党运动，由诸暨经义乌至金华府见徐买儿、徐顺达，复欲见张恭，不果而去。三月初旬，复出诸暨道东阳，过永康，以入缙云，寻归绍城。以函召金处各会党头目入绍兴计事，并令加入光复会为会员。初欲于四月间起兵，寻改五月初旬。复亲至杭城运动军学两界，使为内应预备。未几，复又改师期为五月二十六日，且另订战时军队规则，未及颁布，而难已作矣。事详瑾本传。此外嵊县、武义、金华、兰溪各地亦先后失败。清吏大索首要，株连极众，各地会党头目殉难者大不乏人。其幸免者亦多远游海外，暂避凶锋。光复会经此一役，元气大丧，殆呈一蹶不振之象。

党人之生死

皖浙两案事发，清廷震恐，各疆吏于是大兴党狱，缇骑四出，党人先后殉难者，指不胜屈。最著者则有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秋瑾、刘耀勋、徐顺达、张篆飞、裘文、高大开、聂李、唐倪金、高达、高逵、吕观兴、邵荣、王汝槐、裘文高、张岳云、余孟亭、夏竹林、张蓬莱等百余人，前后战死者几达千人，而被累死者不计焉。皖案各处购拿者，在长江上下诸省，则有徐振汉(即徐王氏，锡麟之妻)、沈钧业、方世钧、陶成章、陈志军、陈德毅、龚味荪等七人。浙案浙东各府查拿者，则有张恭、沈荣古、周金海、倪国圻、阿根、施炳奎、李买儿、金阿秋、徐顺年、陈锡铨、徐大买儿、阿牛、吕阿荣、章钰昌、水木癩子、方汝林、赵密甫、邹克宽等十八人此十八人姓名底本未加标点，今以己意加之，或有不确者，请阅者谅解。其中“倪国圻”或当作“倪国圻”。。金华处州三府特别购拿者七人，竺绍康、王金发、吕逢樵、赵密甫、裘文高、张岳云、陶成章等。南京特电上海严拿二人，陶成章、龚味荪。

戊申十二月南京特电各省查拿者四人，张恭、王金发、竺绍康、陶成章。

南洋之光复会

皖浙两案起于中国同盟会成立后第三年，时章炳麟已出狱东渡，陶成章亦在日本。二人均任同盟会及民报重要职务，故民报载徐锡麟、秋瑾起义事独详，而光复会员亦多隶于同盟会籍。丁未以后，陶成章、王文庆、沈钧业、魏兰诸人以党祸先后避南洋，成章迭任新嘉坡中兴报、仰光光华报记者，文庆、钧业、兰等亦任荷属学校教员。成章因与总理意见不洽，乃重组光复会于南洋英荷两属，各省同盟会员之失意者纷然而之，于是各埠分部陆续成立。新嘉坡有许雪秋、陈芸生，泗水有沈钧业、王文庆及蒋报和、报礼昆仲，文岛檳港有李柱中、曾连庆、李天邻，尤以潮嘉两府人物为特盛。盖潮州人许雪秋等于潮汕失败后群聚南洋，对于总理左右颇多非议，会其时陶成章组织光复会，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雪秋、芸生等深表同情，由是光复会势力为之一振。戊申河口之役，总理尝派汪精卫、邓子瑜二人至荷属文岛筹款接济，大受当地光复会员排击，收效甚微。精卫所以愤然入京躬行暗杀，即受是役刺激所致云。

李柱中与光复会

李柱中号燮和，湖南同盟会员之健者也。甲辰长沙之役及丙午萍浏之役，均参与其事，清吏尝悬赏缉之。丁未春间，自日本至香港访黄克强，有所计画，旋应荷属文岛檳港中华学校之聘，充教员数载，深得华侨信仰。陶成章在南洋发起光复会，大得其力。庚戌秋间，黄克强南游，力劝柱中及文岛诸同志消除意见，为国合作，柱中等素敬仰克强，从之。故辛亥三月廿九之役，荷属华侨亦慨助巨款，柱中与有力焉。柱中旋偕陈方庆诸人至广州谋炸巡警道王秉恩，以响应义师，因举事延期而止，后由同乡张通典援助出险。

上海之光复军

辛亥九月十三日上海反正之役，陈其美与李柱中同为主动。柱中运动湘籍防军，尤为得力。其美先率民军敢死队冒险攻江南制造局，为清军所擒。柱中闻警，乃令预约之防军立即反正，出陈于险。事定后，其美被推为沪军都督，驻吴淞。粤军济字营与柱中早有联络，亦同日反正，推柱中为吴淞军政分府，称光复军。即以光复会统系得名。

光复会之结局

辛亥革命军起，光复会员在各省统领军队者，浙江有浙军总司令朱瑞，江苏有吴淞光复军司令李柱中，广东有汕头民军司令许雪秋、陈芸生。自陶成章在上海被刺，遂丧失其主脑，势渐瓦解。朱瑞旋任浙江都督，以疾去世。李柱中解职闲居，后为洪宪请愿帝制六君子之一。许雪秋、陈芸生在汕头，与同盟会员之领军者不合，势成水火，时总理尝一度致电粤督陈炯明为之排解。其后雪秋、芸生卒不免为清总兵吴祥逵所杀。兹附录民元南京政府为排解同盟光复两会争端事致粤督及同盟会电如下：

广东陈竞存都督及中国同盟会公鉴：近闻在岭东之同盟会光复会不能调和，日生轧轹。按同盟光复二会在昔同为革命党之团体，光复会初设实在上海，无过四五十人，其后同盟会兴于东京，光复会亦渐涣散。二党宗旨初无大异，特民生主义之说稍殊耳。最后同盟会行及岭外，外暨南洋，光复会亦继续前迹，以南部为根基，推东京为主干。当其初兴，入会者本无争竞，不意推行岭表，渐有差池，盖不图其实际，惟以名号为争端，则两会之公咎也。同盟会实行革命之历史，粤人知之较详，不待论述；光复会有徐锡麟之杀恩铭，熊成基之袭安庆，近者攻上海，复浙江，下金陵，则光复会新旧部人皆与有力，其功表见于天下。两会欣戴宗国，同仇建虏，非只良友，有如弟昆，纵前兹一二首领政见稍殊，初无关于全体。今兹民国新立，建虏未平，正宜协力同心，以达共同之目的，岂有猜贰而生阅墙？为此驰电传知，应随时由贵都督解释调处。同盟光复两会会员尤宜共知此义。虽或有少数人之冲突，亦不可不慎其微渐，以免党见横生，而负一般社会之期许。切切。总统孙文，正月三十日。

第三十六章 丁未安庆徐锡麟之役

徐锡麟略历

徐锡麟字伯荪，浙江会稽东浦乡人也。幼矫虔器，过手辄毁，父憎之。年十二，挺走钱塘为沙门，家人踪迹得之以归。读书慧，善算术，尤明天官，中夜常危视列宿，所图天象甚众。又自为浑天仪，径三尺，及所造学校地势图，然未尝从师受也。稍长习田农事，闻崑山多圻土，欲往开治，不果。旋以诸生中副榜，既复悔之，乃专从事教育，尤热心桑梓公益。创办之始，邑人喷有烦言，久之渐钦其识。庚子夏，义和拳起于北方，锡麟在乡谋办团练，为人所尼，中止。辛丑九月，锡麟见举为绍兴府学校算学讲师，知府熊起蟠敬重锡麟学问，招为门下，任之甚专，锡麟由是得发抒其才。寻转副监督。在校四年，弟子益亲如家人。曾乘间至日本考察大阪博览会，顺道游东京。是时正值俄约问题兴起，留学生自编义勇队，受日政府干涉，改名军国民教育会。浙江学生因章炳麟言革命入狱事，开会于牛込区赤城元町清风亭，锡麟出资赞助其事。会中遇陶成章、龚宝铨，相谈颇洽，散会后即偕其徒张某访成章于驹込追分町浪花馆，成章导之以见松江钮永建，相谈宇内之大势，锡麟大悦，颠覆清政府之念由此益专。遂购图书刀剑以归。归益尽力公事，与同志数人建蒙学于东浦，名曰热诚。又规建越群公学，复设一书局，遍置各种书籍，号曰特别书局，欲以其所出书强售各学校，为人所挤，退副监督任。锡麟尝置一短銃，行动与俱，俄人既寇辽东，锡麟闻之恸哭，画俄人为的，自注丸射之，一日辄试銃数十次，由是枪术至精，弹无虚发。其狙击国仇之素志，盖非一朝一夕矣。

革命之经营

甲辰冬，锡麟以事过上海，寓于五马路周昌记，因至虹口爱国女学校访蔡元培，陶成章亦在焉。时元培与皖宁诸志士组织一秘密会，名曰光复，邀锡麟入会，从之，成章因尽以己所经营者告之。锡麟归绍兴，乃从事于会党之联络，尽交其酋豪，旁及金华诸府，由是草泽间往往知其名。次年正月与弟子数人游行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自东阳至缙云，昼行百里，夜止丛社，几及二月，多交其地奇才力士。归语人曰：游历数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尚可为也。初，绍兴城中有大善寺，天主教会欲得之，阴搆诸无赖，胁寺僧署质券，为赁于教会者，绍兴士大夫皆怒弗敢言，锡麟愤而登坛宣说抵拒状，众欢踊，卒毁券，教会谋遂衰。锡麟念士气孱弱，倡体育会，月聚诸校弟子数百人习手臂注射。复以浙省会党知识浅暗，非加之教练，以兵法部勒，不能为用，乃与成章、宝铨等建立大通师范学校于绍兴，于普通科目外，尤重兵式体

操，六阅月而课毕，由是绿林豪杰麇集其间，而势力亦益盛，官吏莫之知也。

军政界之活动

大通学校成立后一年，陶成章提议捐官图得政权之策，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锡麟、宝铨咸赞成之。因向富户许仲卿假资，前后得金五万元，锡麟捐纳道员，成章、宝铨及陈志军、陈德毅等亦各获知府同知等职。锡麟遂偕马宗汉等十三人赴日本，因外务省通商局长石井菊次郎之介绍，求入联队，不许；欲入振武学校，以短视不及格。居数月归国。是时章炳麟系上海狱二载，将届期满，风传清吏将行贿赂狱卒毒杀之，锡麟为之奔走调护，设百计以谋出之，不得。复东渡日本，与成章、陈伯平等图入陆军经理学校，又不成。时嘱其友某学造纸币，曰：军兴饷匱，势将钞略，钞略则病民，亦自败，洪秀全事可鉴也。今计莫如散军用票，事成以次收之。然军用票易作伪，宜习其彫文纤缕，令难作易辨，子勉学之。议既成，遂与陈伯平、马宗汉归国，旋偕曹钦熙北上，出山海关，遍走辽东吉林诸部，至辄览其山川形势，见侠客冯麟阁，与语甚洽。是岁淮安徐海大饥，锡麟援例加纳捐资，以道员赴安徽试用。锡麟志在攫得政权，倾覆满虏，故初得道员，对于各省督抚无所不游说，自袁世凯、张之洞及浙江巡抚张曾敫、湖南巡抚俞廉三，皆中其说，为通关节书。镇浙将军满人寿山亦受锡麟倭刀，为其用。乙巳冬到安徽，岁暮即主陆军中学，逾年移主巡警学校，日中戎服自督课，暮即置酒请诸军将士，又买衣服，给弹丸，诸生益尊崇锡麟，虽军士亦多欲附者矣。安徽巡抚恩铭谓锡麟能，奏请加二品衔，然闻人言日本学生多隐谋，稍忌之。先是锡麟初至安庆，所得武备学校差使，每月所入不过数十金，不敷所用，乃遣其妻归乡。又以未娴官场陋仪，屡为同僚所窃笑。欲联结兵营，则又口操绍兴土音，事多隔阂，郁郁不自得。屡欲掉首返浙，同乡僚属劝留之。锡麟亦以与浙抚张曾敫交涉已稍有破裂，恐归杭城，亦复难收效果。正在徘徊观望间，俞廉三又以函嘱恩铭，称锡麟有才，务加重用，恩铭答廉三，以门生正欲重用之，毋劳老师悬念等语。遂即改徐为警察会办。所入较多，锡麟因得稍行布置。寻恩铭又加授锡麟以陆军学校监督之职，因其行为奇特，为收支委员顾松所疑，谗之恩铭，恩铭不信，召锡麟戏之曰：人言汝革命党，汝其好自为之。锡麟答曰：大帅明鉴。自是锡麟内不自安，而急欲发动之心与时俱进矣。

先期发难之原因

锡麟与秋瑾原有皖浙二省同时起事之约，时秋瑾在浙运动已告成熟，遂派陈伯、平数数往来浙皖之间，约锡麟克日大举。五月初旬，伯平偕

马宗汉同至安庆，寓于锡麟公馆，日夜谋起革命军，尚未有成议。十二日伯平、宗汉至沪，瑾自绍兴来，告伯平以危机已露，并订五月二十六日师期，伯平即以函告锡麟，未几遂与宗汉乘轮返安庆。锡麟先接伯平信，知事已露，不能中止，然欲后浙江师期二日举事，因恩铭欲赴其幕友张次山母八旬寿辰，而张母生日适为五月二十八日，锡麟不得已乃改为二十六日。锡麟之不能稍忍须臾以待时机者，非仅为浙江师期之约订也。先是沪上侦探捕获党人叶仰高，仰高景宁人，吕熊祥之同乡也，因与熊祥有交，得略识光复会秘密内情，既为侦探所获，递解至南京，端方派员讯问，仰高将所知者姓名供出，且言已入官场。然仰高之所供，又非其人之真名，乃系会友函件往来及外人交涉所假定之别号，是为店名，并非人名，然又取其与人名相近似者。端方不知其故，即将此等名姓电告恩铭，嘱其严拿。恩铭以锡麟为警察会办，召与商议，即以端方之电文示锡麟，而不知其间之一人，即系锡麟之别号。乃佯为不知，即辞恩铭归堂，召巡警数名，授以恩铭所授人名一纸，使其细为察访，于是面覆恩铭云：职道已派人查拿去矣。恩铭信之不疑。锡麟知事机已迫，稍一退步，前功尽弃，屡欲乘机起事，既闻浙江之约，乃决计先杀恩铭，以求一逞。又以其时皖省虽有常备军两标，其第一标方从事于操练，未发枪械；第二标又悉新征之兵，不谙操法。缉捕巡防各队兵军人少，其余练营则行伍空虚，未经训练，无事坐食而已。故在此时发难，亦为机不可失。于是阴约各机关速为准备，订期五月二十八日同举。

起事之计画

二十八日本为巡警学堂兵生班举行毕业式之期，连日校中考试将竣，照常应由巡抚亲临大考，以便拨充站岗，为东西两区巡警地步。徐锡麟即欲于是日尽杀恩铭及诸满员，此外文武各官可以不鞭而驱，不策而驰，事定即溯江直下，袭取南京为根据地。会恩铭以二十八日须祝幕府张次山母寿，令改期二十六日，锡麟力言为期太促，赶办不及，恩铭传收支员顾松问之，松唯唯从命。锡麟虑坚持则谋将泄，而从之则后援尚未至，顾业已无可如何，不如先发以待天命，遂从之。期近，日召诸生演说时事，慷慨激昂，继之涕泣。惟以时日太促，所约他处同志多未至，而皖中同志某某等则以关系尚浅，未敢预约，与密谋者仅伯平、宗汉数人而已。二十六日晨，锡麟早起，偕伯平、宗汉到巡警学校，召集学生演说，谓我此次来安庆，专为救国，并非为功名富贵到此，诸位也总不要忘记救国二字，行止坐卧咸不可忘，如忘救国二字，便不成人格。反复数千言，淋漓痛快，闻者悚然。然众学生咸不察其命意之所在。既而又曰：余自到校以来，为日未久，与诸君相处，感情可谓和洽，余于救国二字不敢自处于安全之地位，故有特别意见，再有特别办法，拟从

今日实行，诸君当谅余心，务祈有以佐余而量力行之，是余所仰望于诸君子也。语皆而退。

枪击恩铭时情形

是日晨八时，恩铭即到校，为时特早，未几三司道府县各印委人员五十余先后至。九时恩铭将升座阅外场操演，锡麟请先考内场功课，恩铭率司道等入第三进礼堂。锡麟戎服立阶上，伯平、宗汉立堂侧，先由官生等列队行鞠躬礼，恩铭甫回答毕，兵生正拟行礼，锡麟遂向前行举手礼，随呈学生名册于案上，即云：“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盖与伯平、宗汉二人预约之暗号也。恩铭方愕然，询曰：“徐会办从何得此信？”语未毕，伯平上前猛向恩铭掷一炸弹，不爆发，恩铭惊起。锡麟曰：“大帅勿惊，这个革命党，职道终当为大帅拿到。”恩铭曰：“何人？”锡麟即俯首向靴统内拔出手枪两枝，握左右手向恩铭施放，曰：“即职道也。”恩铭惊骇问曰：“会办持枪何用，岂要呈验乎？”语未毕，而子弹已至。文武两巡捕摇手阻止之，而弹亦至。锡麟之本意欲以一枪击死恩铭，当即转向左以击藩司，复向右以击臬司，而令伯平、宗汉分击两旁侍立之各道府州县官。不料其眼近视，不能识其命中与否，遂向恩铭乱放，伯平、宗汉亦随之而乱放。恩铭身中七枪，一中唇，二穿左手掌心，三中左腰际，余中左右腿，皆非致命伤也。文巡捕陆永颐、武巡捕车德文抚卫恩铭不去，锡麟用枪击恩铭时，永颐以身翼之，身中五枪，均中要害，德文亦受重伤。弹尽，锡麟归室内装弹，恩铭左右背负恩铭将逸出，伯平自后追放一枪，由尾闾上穿心际。藩司冯煦命戈什背负恩铭入轿中，两足拖于轿外，狼狈抬回抚署。恩铭犹能大呼务将锡麟拿获收监。司监文武各官，道员巢凤仪伤腿，首府龚镇湘伤背，余皆乘机溃走，或由后院折墙而出，或由前门逸去。锡麟先命门者关门，门者不从命，致诸官得以逃走，锡麟怒击杀门者。顾松已逃至门外，由宗汉捉回，叱令跪，松叩头乞命，锡麟叱为奸细，连劈数刀，不死，由宗汉用枪毙之。恩铭既回署，立延教会同仁医院英医生戴璜，命取出子弹。戴璜答以非剖腹不能出之，恩铭时已不能言，惟以手指腹，促其速割，乃一剖再剖，不见弹之所在，未几遂死。

拒战及被擒情形

当变起时，人情恐慌特甚，锡麟手握双枪，从容施放，口中犹称大帅放心，故礼堂以外，皆不知枪声所自起，一闻刺客二字，各官乃鸟兽散，多不知是锡麟所为也。恩铭既逸出，锡麟即拔刀临礼堂，拍案大呼曰：“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诸生惊愕不知所为。锡麟率伯平、宗汉二人，左执刀，右持枪，横目视诸生，大呼立正，向

左转，开步走。各学生从锡麟出校，欲先至抚署，闻已有备，乃折回至军械所，锡麟领前，宗汉居中，伯平殿后。其在锡麟后之学生均弃枪逸去，从入军械所者三十余人。军械局提调候补道周家煜投库钥沟中而逃。锡麟入据后，命伯平守前门，宗汉守后门，将护勇尽行杀死。令学生取局中所存新旧各枪炮试用，皆不得手。复命开仓取枪杆子弹，以觅匙不得，莫能为用，仅将巨炮五门运出装子弹，亦缺去机铁一块，遍寻无着。时藩臬各司购捕锡麟，悬赏至三千金，顷之又加至七千金。锡麟因虚有枪炮，无所用之。正躁急间，清兵已至。初至者为新军，其队官与锡麟颇有交谊，与锡麟部各举枪行礼，殊无敌意。继至者为巡防营，统兵者缉捕营管带杜春林、中军兼巡防营标统刘贞等，向锡麟部取攻势。锡麟督学生拒战，自十二点钟起直至四点钟止，伯平死。宗汉谓锡麟曰：“事已无成，不若焚去此军械局与清兵同烬。”锡麟曰：“我辈所欲杀者满人，若焚去军械局，即是不辨黑白，全城俱烬矣。”遂不许。未几清兵破墙而入，缉捕营勇死者三名，伤者数十人。学生死者一名，伤者数人。军械所库房坚固，未易攻破，清兵多不敢上前。藩司冯煦派道员黄润九、邑令劳文琦前往督催，依然不进。冯煦乃出示：获锡麟者赏万金。于是各告奋勇，将军械所打开，竟无一人在内，但见锡麟军帽戎衣而已，知已改装出走，报至抚署，清吏各相顾失色，寻为哨弁杜某弋获于军械“军械”或当作“军械所”。第三重室内。宗汉去半道，亦被逮，先后捕系学生及役夫二十一人。复于巡警学堂锡麟寝室内起出光复军大旗一面，上书四言韵语，寓光复起义之意；子弹四箱，枪械多枝，刀三十把，讨虏大元帅印一颗，光复会军政府告示百餘张，并党人书信八件，又在锡麟公馆搜获炸弹数枚，书信多件，中以沈钧业及其弟伟函件为最多。是役也，清吏死者即为恩铭、顾松、陆永颐诸人，受伤者有巢凤仪、龚镇湘诸人；学生死者三人，伤者数人；清兵死者百余人，革命党人之死者仅有三人，即锡麟、伯平、宗汉是也。

审讯及供词

锡麟解至督练所，即由抚幕张次山、藩司冯煦、臬司联裕同讯。联令锡麟跪，锡麟曰：“尔还在洋洋得意，若慢走一刻，即被余杀。”冯煦曰：“中丞为汝之恩师，汝何无心肝乃尔？”锡麟曰：“彼待我诚厚，然私惠也；我之刺彼，乃天下之公愤也。”煦又问曰：“尔究系孙 之党否？”曰：“孙 不足以指挥我，此事尽我与我友宗汉子光复子所为。其随攻军械所之学生实不知情，当时我以枪迫之，不得已而随行。我之罪，我一人当之，寸磔我身可矣，幸毋累他人。”因问曰：“新甫（恩铭字）死未？”臬司联裕给之曰：“未也，仅受微伤耳，经医诊治已全愈，明日当亲自讯尔。”锡麟闻言，垂首不语。联裕又曰：“尔知罪否？明日

当剖尔心肝矣。”锡麟悟而大笑曰：“然则新甫死也矣。新甫死，我志偿。我志既偿，即碎我身为千万片，亦所不惜，区区心肺，何屑顾及？”且指联裕曰：“尔幸不死。”联裕大震几踣。既而曰：“杀尔固无济，即‘即’或当作‘既’。不济，尔庸何伤？我本拟先杀恩铭，次端方，次铁良、良弼。”冯煦曰：“尔平日常谒见抚台，而不击之于私室，乃至今日始击之，何也？”曰：“署中私室，学堂公地，大丈夫作事须令众目昭彰。”又问其同党共有若干，坚不答。更问教习中有同谋者否，曰：“此辈为衣食起见，无一足与谋者。”因授以纸笔，谓曰：“请自书数语，备作供辞可乎？”曰：“可。”其供辞经清吏发表如左。

我本革命党首领，以道员就官安徽，专为排满而来，投身政界，使人无可防觉。满人虏我汉族将近三百年矣。观其表面立宪，不过牢笼天下人心，实主中央集权，可以膨胀权势。然实满人之妄想，以为一立宪即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国人程度不够立宪。以我理想，立宪是万万做不到，若以中央集权为立宪，越立宪，我汉人越死得快。我只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自然汉人强盛，再图立宪不迟。我立志排满已十馀年矣，今日始达目的。本拟杀恩铭，再杀端方、铁良、良弼，为汉人复仇，乃竟于杀恩铭后，即被拿获，实难满意。我今日之意，仅欲杀恩铭与毓钟山（名秀）耳。恩铭已击死，可惜便宜毓钟山。此外各员均系误伤，惟顾松系汉奸，他说会办谋反，所以将他杀死。赵廷玺他要拿我，故我亦欲击之，惜彼走脱耳。尔等言抚台是好官，待我甚厚，诚然。但我既以排满为宗旨，即不能问满人作官之好坏。至于抚台厚我，系属个人私惠；我杀抚台，乃是排满公理。此举本拟缓图，因抚台近日稽查革命党甚严，及当面嘱我拿革命党首领，恐遭其害，故先发以制之。且欲当众将他杀死，此外文武官吏不能不服从我，直下南京，可以势如破竹，我从此可享大名，此实我最得意之事。尔等再三言我密友二人，现已一并拿获，均不肯供出姓名，将来不能与我大名并垂不朽，未免可惜，所论亦是。但此二人实有学问，在日本均知名，以我所闻，在军械所击死者为光复子陈伯平，此实我之良友，被获者或系我友宗汉子，向以别号称，并无真姓名。若尔所说已获之黄复，虽系浙人，我不相识。众学生程度太低，无一可用之人，均不知情，尔等杀我，刳我两手两足，将我全身砍碎均可，不要冤杀学生，彼等皆是为我诱逼使然。革命党虽多，在安庆者实我一人，为排满事欲创光复军，助我者仅光复子、宗汉子二人，不可拖累无辜。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也不配使我行刺。我自知即死，将我宗旨大要亲书数语，使天下后世皆知我名，不胜荣幸之至。

供毕，清吏复讯马宗汉，宗汉不屈，后经审问多次，乃供云：

马宗汉，字子畦，年二十四岁，浙江馀姚县人。胞伯叔马斌系两榜进士，补广东德庆州，署鹤山县，殉难。祖名道传，祖母徐氏。父名云骧，曾入学，母陆氏。祖父已故，父母俱存。娶妻岑氏。兄弟二人，兄名宗周。我二十一岁蒙陈学台考取入学，我三十一年岁底出洋，到东京进早稻田大学预备科。去岁三月因接家书祖母病重，即乘轮回浙，与同里陈伯平结伴，同坐三等舱。陈伯平又名渊，字墨峰，现改名陈澄，字伯平。适徐锡麟亦坐该船头等舱，锡麟向与伯平相好，我由伯平介绍始认识锡麟，彼此交谈。他主革命为汉族复仇，劝我亦持此主旨，我面允而心未许。至上海寓周昌记栈，次日我先由甬回家，他们说欲回绍，以后未曾会面。至上年岁底，徐锡麟来一函云会办陆军小学堂，叫我即来皖，我未答。今岁四月初七日我至上海，应浙江铁路公司股东会，又遇陈伯平，说徐锡麟现在会办警察，有函叫他去以襄警务，约我同去。我说未习警务，去有何用？他说徐锡麟在皖声名颇著，恩抚亦重之，即非警察，亦有别事可就。我遂同陈伯平于五月初三日到皖，寓于徐锡麟公馆内。徐锡麟与陈伯平密说，不过说革命而已。十二日徐锡麟叫陈伯平往上海购物，我因在此无事，即与陈伯平同往，仍寓周昌记栈。有一天陈伯平叫我同去买印字机，至念一夜间，我回栈见陈伯平适藏手枪，我问何用，他说卫身必须，遂收藏衣箱内。念五日午前到皖，径至徐公馆。陈伯平着人至学堂请徐锡麟回，密语多时。徐锡麟说明恩抚台至学堂看操，可开枪打死他，就起革命军。我说怕不能，他说都布派好了，你不要怕，你到此地，不由你不答应。并说打死抚台后，他就是抚台，逼他们投顺，他们亦不得不服从他。他又说打“打”或当作“打死”。恩抚台后，可占军械所、电报局、制造局、督练公所，他们无兵符，无军械，无路可遁，及南京得知，我已早到南京矣。所惧者，打死恩抚台后，学生逃散矣，我只要将门口断住，不许他们走散，就可成事。排满告示是陈伯平做的，杀律是徐锡麟拟的。告示先印一张，嫌字小，错字亦多，又由陈伯平改作的。每件印刊四五十张，我亦帮同印的。陈伯平与徐锡麟拿出五枚小枪，约六七寸长，每枪装子五粒，陈伯平拿一枝枪，将子安放好，递给我藏在身上，又将枪子一盒。其余四枝枪是徐锡麟、陈伯平分带身上。徐锡麟夜半回学堂宿，陈伯平与我在徐锡麟公馆宿。念六日九点钟时陈伯平约我同到学堂，先到潘教习房，潘因天热，叫我们脱大衫，我们恐露出裤袋内手枪，说要见会办，不肯脱。复到石教习房，石也叫我脱衣，我们也不脱。坐谈一会，并吃点心，那时恩抚台就到了，徐锡麟叫我同陈伯平到东边房内。恩抚台到堂上来，我合陈伯平站在房门外，闻有枪声，知是锡麟开放。陈伯平拖我衣，令我跟他一同出来，陈伯平也把枪开放，我害怕不敢开放。此时恩抚台已被打倒，只见跌跌倒倒，纷纷乱跑。徐锡麟向大众说：“不要怕。”他即将那

戴金顶的人罚跪，说他是奸细，并拿出几封信，说是害恩抚的凭据，旋由陈伯平收纳怀中。学生们问此人是那样？徐锡麟说他是刺客打恩抚台的。遂拿出洋刀将此人砍伤，陈伯平又打一枪，登时死了。徐锡麟就唤学生们跟他来听他号令，到大堂拿出枪来，每学生给枪子一把，先唤他们归队。学生们不愿去，复使陈伯平手拿双枪，把学生们赶来，才有四五十人，也有拿枪没领子的，也有几人没持枪的。徐锡麟言我们警察有保护治安责任，唤学生们跟他去，不能私逃，逃者即杀。徐锡麟手持洋枪在前督队，我在中间与学生们同走，陈伯平在后押队，同到军械所。除沿途私逃，约剩学生二三十人。锡麟言守住军械所，事即可成，即派几个学生拿枪守住大门，不准人出入。陈伯平在前门，因我胆小，令与无子弹学生守后门。复闻开枪声，我出视外面兵到，知不能敌，见学生们皆有怨言，旋皆踰墙而走，我也害怕，亦踰墙跑去，被兵役拿获，约在一点多钟时候。以后徐锡麟、陈伯平我均不知。念八日大帅命我至军械所认尸，始知陈伯平已经被兵丁打死了，又知徐锡麟已正法了。我被执时改名黄福者，自知罪大，恐累及家族耳。及认尸时先言马子畦者，希望不再追究马子畦耳。至于徐锡麟革命同党光复会名目，我均不知情。现获之徐伟、卢宗岳，我皆在日本会过的。徐伟是徐锡麟胞弟，卢宗岳是锡麟作绍郡学堂教习门生，于五月初十日间锡麟发电唤来，为谋警察差事，我亦知道的。今蒙严讯，所供是实。

就义时情形

时各司道聚议，欲援张汶祥刺马新贻例，剖心致祭。联裕、毓秀皆主先挖心后斩首之说，劳文绮附和之，冯煦力持不可。曰：“斩首，国法也；挖心，私刑也。不得以私废公。”然卒不能阻之，遂定斩首后再挖心。当晚由宋芳宾、劳文绮监斩于东门辕下，时年三十五也。复将心挖出，置碟内供于恩铭尸前。卫队某并取其肝烹而食之，谓味既“既”似当作“极”。美。三司幕友皆绍兴人，为锡麟同乡，闻有剖心之说，先将锡麟之阴囊击碎，故割头剖心之时，锡麟已宾天久矣。其尸旋用四块板封钉，置于露地，大雨倾盆，一日夜不止，二十七日午前始掩埋于北门外。锡麟临刑前，先拍小影，而神色自若，曰：“功名富贵，非所快意；今日得此，死且不憾矣。”马宗汉系狱五十日，清吏穷问党羽，拷掠楚毒，均所供如前，卒未供开一人。至七月十六日，清吏杀之于安庆狱前。

党案之株连

清吏既杀锡麟，遂严究同党，大兴党狱。从锡麟书籍检出书信多件，中以沈钧业及其弟伟函件为最多。钧业本锡麟学生，师生交情甚密，锡

麟与之谋事者；伟系锡麟母弟，与其兄不和，嗣因见乃兄为道员，始与通信，然信内言非关革命事宜，不过措辞暧昧，遂为清吏所疑及之耳。未几，清吏获一卢宗岳，宗岳亦锡麟之门徒，其来皖城，实由锡麟招之勤办警务，不期适逢其会，遂遭拿问。宗岳与伟同来，伟实见俞廉三于湖北，求为介绍于端方，欲谋出身之路。舟至大通，闻锡麟闯事，过安庆不登岸而去，被获于九江。后宗岳以无罪省释。伟深以此事恨其兄，乃更迁怒其嫂，供称其嫂王氏与秋瑾同主张革命，且供出锡麟同事人陶成章、龚味荪、陈志军、陈德毅、沈钧业及秋瑾诸人，继又牵及锡麟有交之绅学界数十人。清吏据其供辞，遂电浙抚请搜查大通学堂，及查拿陶陈龚沈秋等，而绍兴之狱以起。徐妻王振汉以留学日本得免，江督端方犹亟亟捕徐父，冯煦力持异议，据其谕子书有忠君爱国之语争之，得免。端方对于此案力主严办，冯煦升授皖抚后，意主宽大，不欲多所株连，人心稍安。徐伟系狱数月，旋亦释放，兹附录徐伟供词如下：

徐伟年三十二岁，浙江山阴县人，住东浦。祖父已故，祖母易氏，年八十五岁。父亲凤鸣，字梅生，别号双呆主人，年五十三岁。兄弟七人：长兄锡麟，号伯荪，癸卯本省乡试副榜；生员行二，号仲荪，己亥年蒙文学宪考取入学，娶妻陈氏，生有一子，年尚幼稚；三弟锡麒，号叔荪，娶妻汤氏；四弟锡骥，号季荪，娶妻潘氏；五弟号培生，六弟号藁生，七弟叫念一，均年幼。有四妹，仅二妹出嫁于张姓。大嫂是同县柯桥王倍卿之女，曾往出洋，改名振汉。生员家有田地一百亩，值钱七八十千文，又在绍兴开设天生绸庄，资本约六七千银子，是生员家独开的。锡麟用钱过多，父亲把他分出，馀产未分。锡麟于癸卯年同绍兴府学堂东文教员日本人名平贺深造到日本大阪赴博览会，才认识陶焕卿、龚味荪，回国后即放言无忌，父亲屡次教训他不听，所以把他分出，因锡麟曾出继于已故伯父为嗣也。乙巳年锡麟先办体育会及绍兴学堂，每月会操一切。锡麟又办大通师范学堂，陶焕卿、龚味荪同住大通学堂，沈钧业即复生任教科。有会稽人陈子英出资开办，陈淑南亦从中襄助。生员见其时时演习兵式体操，心窃危之。锡麟常开演说会，主张民权。那年夏间，生员因科举已停，游学日本法政大学，锡麟与陶焕卿、陈子英、龚味荪、陈淑南、陈墨峰即陈渊到日本，初想进联队，不得进去；后想进振武，因体格不合，又未得进去。才倡革命排满等邪说。陶焕卿曾习日本催眠术，作有中国民族消长史，在各书坊销售，与龚味荪、陈子英、陈淑南、陈墨峰并锡麟散布邪说，尽人皆知。生员因宗旨不合，屡劝锡麟，不听。锡麟自回本国后，曾到东三省一次，至其所谋何事，及光复会情形，生员实在不知，陶焕卿、龚味荪、陈子英、陈淑南四人谅无不知。此四人与锡麟交甚密，以革命为口头禅，按照革命“革命”疑

当作“革党”或“革命党”。拿办，明正典刑，决不冤枉。现在锡麟已诛，将来拿获陶焕卿等，若供有生员同谋入会事，情愿甘伏法无怨。大嫂徐王氏到日本后，改名振汉，与女学生秋瑾为友。秋瑾屡次演说，以革命排满为宗旨，振汉遂为所愚，亦主革命。上年三月间，大嫂同锡麟回国，麟麟“麟麟”当作“锡麟”，下一处同。才以道员分发安徽，屡次致书生员，皆有中国腐败须整顿等语，生员屡次劝他切勿鲁莽疏略，实因在此。在日本时与沈馥生即沈钧业会过，他谈起麟麟信言，锡麟在东三省亲见满汉不平，可以运动马贼应援等事。所以生员致锡麟信内，劝其与馥生通信尤要留意等语。总以为空发狂论，竟不料作此乱臣贼子之事，牵累父母，万死不足蔽辜。生员委实无同谋知情等事。锡麟又有信云，安徽军界学界无可整顿，想回浙江办学堂，可以自由。生员信内所称浙皖办事兄自酌定，生员不敢操末议数语，即指军界学界而言，实未预知谋为叛乱等事。生员于今年五月十九日到神户，坐神户神奈川丸船二十三日到上海，与卢钟狱“卢钟狱”之“狱”系“岳（嶽）”之误，其他几处同。会遇，说接锡麟电即来皖，他想来安省图一警察差事。生员本想往武昌见表伯俞廉三，托其于毕业后谋一效力地步，带有水晶图章等物致送表伯，因便道安庆看望锡麟，才邀卢钟狱到周昌记栈房同住，以便结伴到皖。因卢中狱无钱，生员帮他同写船票，二十七坐新丰二号官舱，上船时即见新闻报内载安抚于二十六日看操，被枪击伤，生员以为学生放枪误伤。船到大通停泊，听闻抚台被人谋害，凶手系道员徐，并说凶手已被拿获正法，生员知道必是锡麟闹事，恐被连累，遂不敢到安庆。问卢钟狱可上岸否？他说既到此，只可上岸往看友人。生员知道他无钱，遂借洋五十元备作回浙盘川，生员遂改买汉口船票上行，路过九江，经警局查拿解到安徽的。听说生员父母因锡麟事受累，如果蒙网开一面，生员愿以父母之罪加于生员之身，虽死不辞。至现获之马子畦，在日本见过几次，他到安庆先不知道，是到案后见面才晓得的。锡麟信内提及陈墨峰要到安庆，生员因墨峰素有多学名誉，故在锡麟信内提及的。墨峰本名渊，及生员到安徽，始知改名澄字伯平。女学生秋瑾，绍兴人，前在绍兴府演说，主张民权，不愿立宪，并与陶焕卿等时相往来，是晓得的。若现在绍兴起事，实不知情。今蒙严审，生员历次亲书供单，均照此供，实不知锡麟光复会名目，并没预闻谋为叛逆及知情不发情事。家中父母们也不晓得锡麟所做事情，求恩典。再陶焕卿、龚味荪、陈子英、陈淑南、沈钧业、陈墨峰等是锡麟革命同党，生员是知道的，将来拿获，可以对质。此外同学同乡不是“不是”当作“是不是”。革命党，不敢妄指，所供是实。

光复军告示

清吏搜获锡麟所制光复军告示多件，录其原文如左。

为晓谕大众，翦灭满夷，除暴安民事：维我民族立国千年，文明首出，维古旧邦。乃自满夷入关，中原涂炭，衣冠扫地，文宪无遗，二百馀年偷生姑息虐政之下，种种难堪，数不可罄。近则名为立宪，实乃集权中央，玩我股掌，禁止自由，杀虐志士，苛虐无道，暴政横生，天下扰扰，民无所依，强邻日逼，不可终日。推厥种种罪由，何莫非满政府愚黔首虐汉族所致？以是予等怀抱公愤，共起义师，与我同胞共复旧业，誓扫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义兵所临，秋毫无犯，各安旧业，我汉族诸父兄子弟各安生业，无庸惊疑。如本军军士有来侵犯者，可首告军前。本 当治以应得之罪，勿稍宽纵。至若有不肖匪徒妄讥义师，结众抗衡，是甘为化外，自取罪戾，当表示天下，与吾汉族诸父兄子弟共诛之。此谕。共和二千七百五十二年 月 日 给。

满人不降者杀

反抗本军者杀

乘机打掠者杀

造谣生事妨害治安者杀

仍为汉奸者杀

清吏之文电

彙录是役清吏往来电文如下。

（其一）恩铭遗折

窃奴才以庸愚之质，迭荷圣恩，擢膺疆寄，自上年三月底抵任后，深维时艰孔亟，非奋发不足图强，故将兴学、练兵、巡警、实业诸要政同时并举，业经迭次奏陈。适值晋北水灾，筹赈筹捐，辛苦经营，十阅月甫能告竣。本年沿江一带，梟会各匪，遍地充斥，加以孙党勾结，时虞蠢动，奴才迭派员弁四出侦缉。五月望后探得孙党密运军火，经由江浙皖南各处，当经电知督臣端方一体严缉。奴才特派专员，按照所由道路密为搜捕，并面谕文武各员严加防范，淳告会办巡警处试用道徐锡麟，令其缉拿革命党。詎本月二十六日巡警学堂甲班学生毕业之期，奴才于辰刻率同司道亲往考验，方整齐行列之际，突见徐锡麟率领外来死党数人，皆手持双枪，向奴才连环轰击，相距不及五尺，声称今日起革命

军。奴才受伤甚多，随同之文武员弁死伤各数人。奴才当即回署，仍示以镇静，以安民心，一面谕飭各营队分途严防。詎徐锡麟遁入军械所，又复添队围攻，业将大概情形电奏。奴才受伤虽重，而神志颇清，语音亦朗，犹冀不至于死。乃经西医启视，除左手右腿腹部三伤外，左右胯首及下部复有枪伤四五处，皆已前洞后穿。而腹部一伤，枪子未出，奴才自觉子往上行，将攻心际，西医云非剖开不能取出。奴才今年六十有二矣，奏刀之际，生死尚不可知，特令奴才之子咸麟至前，口授此折。奴才死不足惜，顾念当此世变方多，人心不靖之时，不得不竭尽心力，以报国恩，奴才死不瞑目。徐锡麟系曾经出洋分发道员，思以其系前任湖南抚臣俞廉三之表侄，奴才坦然用之而不疑。任此差甫两月，勤奋异常，而不谓包藏祸心，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非惟奴才所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惟是仕途庞杂，流弊滋多，出洋之学生良莠不齐，奴才复愿我皇上进用之时慎选之也。奴才身受其祸，或足以启发圣明。至于奴才在安徽所办各事宜，法政师范各学堂，次第毕业；所练混成一协步队，编成骑炮工辎各营队，亦克期可以就绪；军械马匹尚须添购，奴才又订造兵轮一艘，正在估价绘图；垦牧树艺及丈量沙地两事，大利所在，已有端倪。继奴才任者当能匡所不逮，无俟奴才赘言。奴才自在山西行在获覲两宫，仰承圣训，自后迭蒙迁擢，均未召令来见，犬马念主，从此更无重见天日之期。望阙长辞，此恨何极。伏枕哀鸣，不胜哽咽悽怆之至。谨奏。

（其二）藩司冯煦致清政府电

北京外务部军机处钧鉴：安抚恩铭晨被巡察学堂会办徐锡麟率外来死党轰击数伤，延至未刻出缺。徐锡麟拒捕已就获，据供系革命党首，蓄志十馀年，先杀恩铭，后杀端方、钱良、良弼，并无别语。徐锡麟未便久稽显戮，立即在辕门前正法，援张汶祥刺马新贻办法，剖心致祭。恩铭口授遗折，另折代呈。除将印信封存外，所有安徽巡抚因伤出缺，应请速赐简放，请代奏。安徽布政司冯煦宥。

（其三）藩司冯煦再致政府电

北京外务部军机处钧鉴：昨以抚臣为徐匪枪伤出缺，当将徐逆拿获正法电请代奏在案。查昨日在场被击殒命者，文巡捕陆永颐，巡察收支委员顾松二人；被伤者有候补道巢凤仪、安庆府龚镇湘、武巡捕车德文三人；各官随从人役亦多有受伤者。巡兵为徐匪胁往军械所者，不过三四十人。省城人心汹汹，徐匪正法后，随即安贴，现张告示专办罪首，不牵涉旁人，学界军界均尚安静，似可保安，请代奏。安徽布政司冯煦叩沁。

(其四)江督皖抚会奏电

北京军机处钧鉴：辰密，承准钧电开，奉上谕：安徽匪党滋事，著端方等督率派往各员妥为布置，散胁擒渠，所擒馀党，迅即讯明奏办等因。钦此。查徐匪系浙江山阴县人，去岁报捐道员到省。本年二月委巡警处会办，五月二十六日学生毕业，恩抚莅堂大考，徐匪遍请司道府等至堂宴会，拟先宴会后行毕业礼，饮酒时闭门，为一网打尽之计，恩抚不准。自疑谋败，即放炸弹，不燃，旋与其党陈伯平各持枪向恩抚猛击，恩抚身被数伤。同时救护恩抚者，文巡捕陆永颐受伤身毙，武巡捕车德文受伤，候补道巢凤仪、安庆府龚镇湘各受伤而不甚重。煦与司道等护恩抚回院，尚大声飭令速捕徐锡麟，因受伤甚重，即于是日未刻出缺。徐匪旋又击毙巡警处收支委员顾松，指为奸细，迫胁学生往军械所。煦与司道所派之缉捕巡防各队，将军械所围住，拿获徐匪，自供蓄志排满等情不讳，立即正法。旋在该匪寓搜出伪示及誓单，语大悖逆。匪党陈伯平在军械所击毙，马子畦当场缉获。除当场格杀外，先后拿获学生及夫役二十一名，提讯内有学生四名夫役三名误拿，已开释，馀犯分别禁押候讯。二十八日于下午水轮船码头搜得火药六十七斤，匪未获。各局所均派营队守护，地方安静如常。除添派安徽候补道许鼎霖会同皖省司道及朱道恩绂提犯审办，务得确实供据电奏外，所有续办情形，谨请代奏。端方、冯煦冬印。

第三十七章 丁未绍兴秋瑾之役

秋瑾略历

秋瑾字璿卿，别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会稽人，隶籍山阴，幼随其父宦于闽，旋复随父入湘。年十八，嫁湘人王延钧，延钧入资为部郎，需次北京，瑾与之俱，生有子女。因赋性豪侠，笃信新学，与延钧意见不合，经同乡戚属陶大钧、陈静斋为之和解，不得。乃与延钧约定分家产，瑾得万金，即以之经商，所托非人，尽耗其资。乃尽以所有首饰托大钧妾荻意为变卖集资，东渡日本留学。甲辰三月至东京，初入留学生会馆日语讲习所学习日语，继肄业于青山实践女学校，渐与留东之革命党员相往还。因与湘人刘道一、刘复权、仇亭、王时泽，蜀人彭春阳，赣人曾贞等十人相结为秘密会，以反抗清廷恢复中原为宗旨。闻冯自由、梁慕光在横滨组织三合会分部，遂与刘彭诸人报名加入，受封为白纸扇之职，即俗所谓军师也。是年冬，陶成章以事赴日，瑾由其戚陈某介绍，识之于旅次，知成章与敖嘉熊、龚宝铨等运动浙省会党有年，因叩以所运动事，成章尽以其所历告之，并为介绍同志机关二处，一函致上海蔡元培，一函致绍兴徐锡麟。乙巳春间，瑾回国省亲，遂谒元培于爱国女学校。旋往南京，欲运动资本家辛某之子汉，无效，乃复归沪。由沪旋绍，见锡麟于热诚小学校。瑾之归里，本为筹学费计，既抵家，求给于母，母家固不中贲，勉为筹数百金付之。瑾得资，复至日，时湘人陈范以苏报案关系避居横滨，其二妾湘芬、信芬均浙藉，系出故家，瑾以其有玷同乡名誉，乃使脱离陈氏范围，并劝同乡学生助以学费。其天性义侠，略见一斑。未几徐锡麟携其妻王振汉东渡留学，瑾为之照拂一切，锡麟归国，振汉仍留日。

革命之运动

乙巳七月，东京同盟会成立，瑾由冯自由介绍入党，浙人入同盟会者，以蒋尊簋为最早，瑾其第二人也。是年冬，日本文部省颁布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湘人陈天华蹈海死，各省学生多倡归国之说，瑾主张尤力，遂偕易本义等相率返国。旋倡议中国公学于上海，藉以安置归国学生。复与敖嘉熊、吕荣祥、丁懌年诸人相交，由嘉熊荐充浔溪女学校教员，因与女学生感情不洽，辞去。复由徐锡麟之介绍，乃入光复会。时董鸿祎方在南洋爪哇办学，屡招同志前往相助，王嘉榘、汤调鼎、陈华等先后就聘，瑾亦有行意，陶成章、龚宝铨力止之。瑾乃倡议中国女报于上海，又与中国公学教员陈伯平等租屋于虹口祥庆里为运动机关，因制炸药失慎，伯平伤目，瑾伤手，是为丙午八月间事。是年冬，萍浏革命军起，各省革命党集议上海，欲起兵为援，瑾与议焉。瑾以浙事自

任，乃还绍兴，入居大通学校。大通学校为金处绍三府会党人荟萃之所，瑾时与各会党首领约，俟湘人举事后，即出为应援。谋既定，乃偕王文庆赴诸暨、义乌、金华、兰溪各地为号召。十二月十九日至金华，寓于金阿狗家，并访会首蒋乐山有所计画。未几归绍兴，闻刘道一、杨卓林、胡瑛、宁调元诸同志相继失败，非死即囚，接应之举，顿成瓦解，遂益愤恨，决计不假外助，独行举事，而运动益力。

起事之规画

丁未正月，绍兴大通学校因办事乏人，众举秋瑾为督办。开学之日，知府贵福及山会两邑令皆莅堂致颂词，贵福并赠瑾对联一联，曰“竞争世界，雄冠全球”，瑾于是益得畅所欲为。正二月间，瑾屡往来杭沪运动军学两界，其方法不外藉会党之声气以鼓舞军学界，复以军学界之名义歆动会党，而以大通学校为其中枢。三月间，瑾又亲历金处诸邑两次，既归大通，复函召金处各属会党入绍兴计事，并令在体育会演习兵操，前后相继至者凡百余人。瑾所最信任之会首为义乌吴琳谦及金华徐买儿、武昌周华昌，卒得三人之力，因之呼吸灵便。筹备略竣，乃改约束，颁号令，分光复会职员为十六级，以七绝诗一首为表记，诗曰：“黄祸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不使满胡留片甲，轩辕依旧是天骄。”凡从黄字起，讫于使字，皆有表记，例如黄字为首领，首领五人，即以推徐锡麟等；祸字为协领，无定员，瑾自居协领；源字分为统，以洪门首领任之；溯字为参谋，以洪门红旗等任之；浙之以下为部长副部长等职。各职员均以金指环为记，指环文字即以己职衔之代名词籍入“籍入”或当作“嵌入”。之，或以A、B、C等英文字母代之。其势力所及，上达处州之缙云，亘金华全府，而下及于绍兴之嵊县，金华府之金华、兰溪、武义、永康、浦江等县实为其中心。是月之末，风潮起于缙云、武义、永康之间，瑾命大通学校职员赵卓复至武义一带运动，即推举本城绅士刘耀勋督办党军。四月初，瑾复编制各洪门部下为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字为八军记号，因与诸同事定议，先由金华起事，处州应之，俟杭州清兵出攻金处，即以绍兴党军渡江，以袭省城，军学界为内应；若攻杭城不拔，则返绍兴，入金华道处州，出江西，以通安庆。既谋而行，定期以五月二十六日，后易为六月初十日，金华诸处仍为二十六日之期。五月初，绍兴党人裘文高遽召台州党军由东阳至嵊县，扎营西乡，树革命军旗帜。二十一日武义党案发，二十三、四金华党案又发。当风潮急时，瑾使陈伯平赴安庆告锡麟，锡麟知事急，乃于五月二十六日乘机杀恩铭。清廷震骇，大索党人，于是大通学校遂陷于四面楚歌之下，岌岌不可终日矣。

大通学校之搜捕

安庆之师既败，瑾于六月初一日阅上海各报始悉其事，于是执报纸坐泣于内室，不食亦不语，又不发一令，有劝之走者，不问其为谁何，皆大诟之。是时金华府之党军已尽破坏，而处州之消息未来，嵊县党军则又别成一旅，校中诸学生相议早日举事，先杀贵福，占领绍城，而后再图其余，尤胜于束手待毙。瑾则力主必待嵊县之兵来然后举事，且分遣体育学生二十余人往杭城分头埋伏，以为内应，于是藩篱尽撤，而其势益孤。先是绍兴士绅胡道南等与瑾平日有夙怨，风闻瑾有交结平洋会党谋乱情事，遂乘机向贵福告变。贵福亦早有所闻，因未知其确，不能发难，至是遂微服宵行上省请兵。浙抚张曾敫据报，立派巡防营统领李益智率第一标兵渡江，赴绍兴围捕。当拔队时，李将各兵身上及随身各物件皆搜索无遗，恐其有通党军者，以故兵营中极形骚扰。事为武备学生所闻，遣使飞报于瑾，瑾于初三日得是信，乃率诸学生将枪械藏过。初四日上午九时王金发自嵊县来，与瑾商酌十日举事之约，午膳毕，从容而去。未几即有党军侦探队归报，言清兵已来，瑾使再探，回报往东浦，瑾信为然。学生咸劝瑾出奔，瑾不答，学生于是散去者数十人。时蒋纪适从兰溪来，见状大惊，乃牵瑾裙向之索川资，瑾无以应。正纷乱间，而清兵已到门矣。

清吏之惨杀

清兵既至学堂前，不敢遽进。又有学生劝瑾向后门乘船渡河走者，瑾不应。瑾令诸学生及办事人先走，于是有出门前“门前”似当作“前门”。冲敌而去者，有自后门渡河而逸者。清兵攻入前门，不意为学生击死者数人，伤者数人。学生死者二人，瑾居内舍为清兵所执，同时被捕者有教员程毅，来宾蒋纪，学生徐颂扬、钱应仁、吕植松、王植槐等六人。贵福使山阴令李宗岳讯瑾，瑾不作一语，于翌晨四时就义于轩亭口下。盖贵福畏之，不敢稍留片时也。贵富遂又用严刑提讯程毅，毅不屈，定监禁三年。蒋纪愿作奸细赎罪，清吏不可，乃解回原籍，定监禁一年。其余诸人各定监禁二三年不等。程毅，河南修武人，己酉夏卒于狱。尸出，鳞伤遍体，见者莫不酸鼻。瑾既被害，暴尸道路无敢收葬者。其女友徐寄尘、吴芝瑛等收其遗骸，葬之西湖，清吏恶之，满御史常徽上疏请夷其塚，清吏恐激民变，乃阴嘱其兄桐出名迁柩，以还绍兴。己酉冬，其子自湖南来，迁瑾柩归湖南，与其夫延钧合葬焉。瑾死时年三十一。

党案之株连

是役株连者众，以学界为尤甚。大通学校前任监督孙德清久拘不释，勒捐洋五千元，得出狱。富绅许仲清被拿在押，亦捐洋十万元乃免。复捕系同仁学堂学生八人，戏捐公所及附设之学堂干事员与学生亦捕去八人，毓秀震旦各学校皆迫令解散，而贵福之刑幕陈某、山阴知县李钟岳均以争此案不平，被撤逐。及省委道员陈翼栋至，查阅案件，亦有责言，并调查嵊县无乱耗，请撤兵。贵福承张抚旨，持不允，于是浙人大哗。张抚不自安，遂求调，乃移抚江苏，苏人拒之。更调山西，晋人又拒之。张知不见容于世，乃乞病居鄂（张乃鄂督之洞之兄子）。贵福亦援例求调，乃移守安徽之宁国，宁国人亦循例拒之，遂不知所终。胡道南旋为人所杀，李益智焚死于粤之大沙头花艇中。

各路义师之失败

各地会党与秋瑾约期举事者，有嵊县竺绍康、王金发，台州裘文高，武义刘耀勋，处州吕熊祥，金华张恭、蒋棻飞、高达、高逵、倪国圻、徐买儿、徐顺达诸人。绍康、金发本约秋瑾以六月初十日统军入绍兴，未及期而案破，乃避往台州。裘文高因假其名揭竿而起，清军屡为所败。党军支持数月，十月十六日文高率台州义勇数百人，大败清将刘庆林之师于白竹村，获刘庆林，斩之以徇，杭城大震。浙抚派一标三营管带张某、一标二营马志勋督军赴援，文高拒战不利，复由嵊县退军至东阳，入仙居而散。武义自五月间已纷传党人起事之说，县令钱宝镕闻信，急电杭城请兵，浙抚命已革参将沈棋山统兵赴之，党军督办员刘耀勋一无预备，遂及于难，乡民无辜被清军杀戮者三十余人。是为五月二十二日事。金华党军因徐顺达、徐买儿事前以他事入狱，其友倪金欲劫牢以出之，事泄，为清吏擒捕，志士死者数十人。及七月以后，蒋棻飞、高达、高逵等聚众于马陵山，谋复仇之法，遂遣使结严卫二府之白布会、终南会，约与共起。浙抚闻讯大惊，急调沈棋山兵自东阳往攻，棻飞、达、逵击破之，棋山仅以身免。寻杭城增派新军赴援，棻飞、达、逵以饷械俱穷，苦战不得出，相将死焉。处州府属缙云党军届期亦举事，吕熊祥以各地相继失败，恐不能大有为，乃命其徒属退入仙居，徐图后举。

光复军之文告

是役秋瑾手撰光复军军制颁谕文及普告同胞檄各一通，录之如左。

（其一）光复军军制颁谕文

芸芸众生，孰不爱生？爱生之极，进而爱群。盖种族之不保，则个人随亡，此固大义瞭然，毋庸多赘者也。然试叩我同胞以今为何时？则莫

不曰种族存亡之枢纽也。再请而叩以何以可以免此存亡之问题？则又瞠然莫对，否即以政治改革为极端之造化矣。嗟夫！欧风美雨，咄咄逼人，推原祸始，是谁之咎？虽灭满奴之种，亦不足以蔽其辜矣。夫汉族沉沦二百有馀年矣，婢膝奴颜，胁肩他人之宇下，有土地而自不知守，有财赋而自不知用，戴丑夷以为主，而自奴之。彼固倘来之物，初何爱于我辈？所难堪者，我父老子弟耳。生于斯，居于斯，聚族而安处，一旦瓜分实见，彼即退处于藩服之列，固犹胜始起游牧之族，奈何我父老子弟乃听之而不闻也？年来防家贼之计算，著著进步，美其词曰立宪，而杀戮之报，不绝于书；大其题曰集权，而汉人失势，满族梟张。呜呼！人非木石，孰不爱生而爱群？逼于不获已，则只能守一族之利益矣。彼既弃我种族，置之不问之列，则返报之道，亦所当为，奈何我父老子弟见之不早也？某等菲薄，不敢自居先知，然而当仁不让，固亦尝以此自励。今时势阽危，确见其有不容已者，于是大举报复，先以雪我二百馀年满族奴隶之耻，后以启我二兆方里天府之新帝国。宗旨务光明而不涉于暧昧，行军务单简而不蹈于琐细。幸叨黄帝祖宗之灵，得以光复旧族，与众更始，是我汉族自当共表同情也。

北路总元帅统辖各部，北路第一师团司令长，第一第二第三；中路总元帅统辖各部，中路第四师团长此处“长”字疑衍。司令长，第五第六第七；南路总元帅统辖各部，南路第八师团司令长，第九师团司令长。军职等级分八军，用“光复汉族，大握“握”当作“振”。国权”八字以编制之。

统带光字军大将，统带光字副将，行军参谋，行军副参谋，光字中军，光字左军，光字右军，光字中佐，光字左佐，光字右佐，光字中尉，光字左尉，光字右尉。复，同上；汉，同上；族，同上；大，同上；振，同上；国，同上；权，同上。

肩章白月，中书左右字样，并书号码。自大将以至佐尉等皆用胸带，如西洋悬挂宝星之斜，胸带以颜色分别等差，黄色为首，白次之，红又次之，浅蓝又次之。

旗用白色，中大书黑色汉字。

顺旗，小三角形，内书复汉二字，黄地黑字并盖图印。

钤记长方形，暂作木。

令用竹牌，计八支，面写光复等八字之合同，两支合写，一支由统带执守，一支由本营执守，以证传令者之真伪。

文书用暗码，紧要事用电码，加五十号防泄露。

(其二)普告同胞檄

嗟乎！我父老子弟其亦知今日之时势为如何之时势乎？其亦知今日之时势有不容不革命者乎？欧风美雨，澎湃齐来；满贼汉奸，网罗交至。我同胞处于四面楚歌声里，犹不自知，此某等为大义之故，不得不剴切劝谕者也。夫鱼游釜底，燕处焚巢，旦夕偷安，不自知其濒于危殆，我同胞其何以异是耶？财政则婪索无厌，虽负尽纳税义务，而不与人以参政之权；民生则道路流离，而彼方升平歌舞；侈言立宪，而专制乃得实行；名为集权，则汉人尽遭剥削。南北兵权统操于满奴之手，天下财赋又欲集之一隅。练兵也，加赋也，种种剥夺，括以一言，制我汉族之死命而已。夫闭关之世，犹不容一族偏枯之势，况四邻逼处，彼乃举其防家贼媚异族之手段，送我大好河山。嗟乎！我父老子弟盍亦一念祖宗基业之艰难，子孙立足之无所，面深思于满奴之政策耶？某等眷怀祖国之前程，默察天下之大势，知有不容已于革命，用是张我旗鼓，戮彼丑奴，为天下创。义旗指处，是我汉族应表同情也。

清吏之文电

皖浙党军先后失败，其事先由浙起，及后乃由皖及浙，而党祸之株连，则浙较皖为尤惨酷，今彙录是役清吏往来文电如下。

(其一)浙抚致贵福电

准江督电，大通学堂徐匪死党必多，祈即掩捕。徐伟已在九江拿获，电到即行拿匪查堂，搜起证据。

(其二)浙抚再致贵福电

该堂主持竺姓及王金发，校长秋姓，均应查拿。

(其三)浙抚三致贵福电

淮安庆电，据徐伟供，锡麟同党陶焕卿、陈志军、陈德毅、龚味荪、沈钧业、徐振汉，与秋瑾同主革命，均应查拿。

(其四)浙抚四致贵福电

据金华嵩守电称，武义获匪聂李唐等供出党羽甚众，内有赵密甫，缙云人，在大通学堂司帐，勾通大通学堂党羽，希图接应起事，请饬查拿。

(其五)金华府致处州府电

武邑匪扰，获犯供出周今海即周华昌，赵密甫即赵卓，均贵属缙云人，赵在绍郡体育会司帐，勾通起事，请饬密拿。

(其六)贵福致浙抚电

抚藩臬宪钧鉴：越密。兹据胡道南等面称，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吕凤樵、竺绍康等谋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号酌仙，平阳党首领，羽党万人，近已往嵊县纠约来郡，请预防等语。

(其七)贵福再致浙抚电

卑府星夜请兵，蒙派到郡。今日申刻往大通学堂及嵊县公所起军火，该匪等开枪拒捕，兵队还击，毙两匪，并获秋瑾及余匪六人，起出后膛枪二十五杆，子弹数百枝“枝”或当作“枚”。，夺获秋瑾六门手枪一支。探得该匪等因徐匪刺皖抚后，谋俟竺匪纠党到开会追悼，即行起事，知其事者惊惶万状。现讯秋瑾供，坚不吐实。查看该匪亲笔讲义，斥本朝为异族，证据确。徐党程毅亦供秋瑾为首，惟尚无起事准期。若竺匪一到，恐有他变，恳请将秋瑾先行正法，余匪讯有实据，再行电禀。又供大通学生全体赴杭，请戒备，福。微。

(其八)浙抚致处州府电

徐锡麟在绍郡所办大通体育学堂学生，衢处为多。平日四出勾结为乱，现在查办，势必散走衢处，应密告镇守，即饬查拿首要，无忽。

(其九)处州府覆浙抚电

电敬悉。遵即密告镇县查拿，卑府四月杪奉臬宪密扎，即募警兵三十名，在绍郡一带侦获。惟卑属地广，无一防勇，拟恳拨勇一队备调，以资震慑，即赐电覆。

(其十)金华府再致处州府电

金属匪徒滋事，获匪供出举人张恭即伯谦，散票结党，现闻逃匿贵属宣平、绍兴、嵊县等处，请饬县密拿。

(其十一)绍兴府致处州府电

敝郡女匪秋瑾勾结绍兴、嵊县匪竺酌仙即绍康、王金发及缙云人吕凤樵，谋在郡起事，已获秋瑾正法，竺王吕尚未获，请饬县严缉各匪，务获究办，至禱。

(其十二)处州府复绍兴府电

夜电敬悉。已饬宗令密拿，务获解究。嗣后如有指拿缙云匪徒，祈径饬宗令，免泄密机。事重要，特此密布。

(其十三)处州府致浙抚电

初十投递请兵，计邀鉴核。匪党踪迹无定，蒙谕调温勇，顷李管带在青田拨三棚，一棚留郡，余往缙云，自是无勇敷调。卑府拟募五百，求发后膛枪百杆，并予月饷，乞电示遵，俾弁飞领，以安人心。

(其十四)浙抚再致处州府电

据绍守禀：匪首竺绍康又戕毙哨官，革匪裘文高、张岳云改扮学生，逃匿处州。大通武备学堂分校，系吕逢樵所办，速即饬查的确，掩捕各匪，并察访有无藏匿军火，仍委妥员赴缙云严密查拿。又前电赵宏甫一名已否拿获？均覆。顷又电温州王管带拨队赴处矣。

(其十五)处州府复浙抚电

号电敬悉。查卑府并无大通学堂，缙云壶镇体育会半日学堂，一系吕习常，一系吕熊祥即逢樵，于四月开办。卑郡自月杪奉臬道密扎府县认真查访，凡有形迹可疑者，无不细加盘诘。所有府城体育会及私立之警察学堂，缙邑之体育“体育”或当作“体育会”。二处，及吕逢樵所设之半日学堂，均于五月二十日勒令停止外人寄宿。李管带率勇到郡，丽水由黄令，缙云由宗令，会同严密查拿。惟各匪及赵宏甫均先□颺，至裘张二革匪亦经四处线缉，获即锁解，卑府决不敢养痍贻患。壶镇素称匪藪，防队拟请永驻，合并附陈。

(其十六)闽督松寿、浙抚张曾敷奏报秋案折

窃查浙省会匪向有九双双龙等项名目，迭经拿办，迄未尽根绝株。其党散布各处，而以金华府属之武义、永康、东阳等县，台州府属之仙居，绍兴府之嵊县，处州府属之缙云、青田、松阳、宣平等县为最多。近来风气日坏，竟有士流败类，与学界中之倡言革命者联合肇乱，由是匪势益盛。臣密饬所属查拿，迭据金华府县禀报，查得该匪党羽甚众，其号召头目如徐买儿、聂李唐、王汝槐、吕观兴、张岳云等均极犷悍，并有学界中人，如竺绍康、吕凤樵、赵宏富、沈荣古、许道亨等，及举人张恭、廩贡生刘耀勋、廩生王金发、武生倪经等，皆以士流而为党目。是股匪徒皆穿学堂体操黑衣，肩章缀有汉字。又据署武义县钱宝镕，衢防统领已革广东补用副将尽先参将沈棋山，会同亲督弁勇拿获匪

目聂李唐、刘耀勋等，讯认与绍兴大通学堂体育会勾结谋乱，搜获旗帜票布号衣军械革命告条等件。查大通学堂系逆匪徐锡麟所办，体育会附设该堂之内，即经电飭绍兴府确查。随据该守贵福来省面禀，据绅士察报，大通体育会女教员革命党秋瑾及竺绍康、吕奉樵等约期起事，竺绍康回嵊纠党来郡等情。复接安徽抚臣冯煦来电，缉获徐锡麟之弟徐伟，据供锡麟妻王氏游学东洋，改名王振汉，与秋瑾同立革命等语。查核皖省犯供，与本省获犯所供、绅士所报，均属相符，适先所派军队到绍会府查办。旋据该府督同山阴、会稽二县带队前往大通学堂及嵊县公局搜查，该匪胆敢开枪拒捕，兵通还枪击伤数人，拿获秋瑾及程毅等六人，当场搜捕悖逆字据，起出洋枪药弹多件。查阅秋瑾各字据，内有革命论说、小说、诗稿、伪檄文、伪军制，所编八军以“光复汉族，大振国权”为号。该府县亲提秋瑾查讯，诘以匪党共有几人，坚不吐实。惟称论说稿是我所做，日记手折亦是我物，革命党之事不必多问等语。讯之程毅等，亦供系秋瑾为首，当场将秋瑾正法。其金华各属匪徒，并据沈棋山续获要匪二十余人，金华、永康等县亦擒获匪目倪经、徐买儿、王汝魁、吕观兴等多人，讯明禀请就地正法，余匪解散，由臣先行摘要电奏在案。嵊县匪徒拒敌官军，致戕哨长把总李逢春，兵勇亦有伤亡。经该县拿获匪首张岳云等多名，讯认与革命党勾结不讳，禀由臣电飭正法。臣维浙东地势深阻，伏莽向多，秋瑾意在劫掠，非有逆谋。即革命党邪说各处流行，然亦但有空言，未敢显然谋叛。此次秋瑾等乃以学界女子，于国家预备立宪时代，提倡革命，借体育会聚众谋乱，私蓄军火马匹，勾结土匪，同时滋事。金华、武义、永康等属，以及绍兴之嵊县各处，响应拒捕戕弁。又分遣竺绍康、王金发等赴嵊纠匪谋劫郡城，其意固不专在掳抢。犹幸武义获匪供出实情，秋匪现诛，余党解散，得以迅速蕲事，不致燎原。在事之员，办理尚属得手，现在地方安谧，人心亦靖，仍督飭各府县严缉逸匪究办，不得稍涉疏懈，亦不得妄事株连。其被胁被诱并非甘心从逆者，如能呈缴匪票，咸予自新；再能指出首要各犯，及其军火所在，拿获起出，仍行给赏。一面谕飭官绅速办团防，清查内匪，以杜窝匪，而资保卫。此次该匪等倡言革命，约期起事，非寻常盗贼可比。经沈棋山督队剿捕，排长蓝翎拔补千总黄福星、武义汛把总陈桂林，首先拿获匪首聂李唐、刘耀勋，究出大通体育会勾结情形，逆谋尽露；排长拔把总补刘寿崑随同剿匪，擒斩最多，均不无劳足录。黄福星拟请免补千总，以守备尽先补用，陈桂林拟请在任以千总尽“尽”或应作“尽先”。补用，刘寿崑拟请免补把总，以千总补用，以示鼓励。此外出力稍次员弁，由臣酌给外奖，阵亡弁勇应请飭部照例分别议恤。程毅、徐颂扬、蒋继云讯非同谋，惟交结匪类，素不安分，程毅飭县监禁三年，徐颂扬、蒋继云各监禁一年，限满交保约束。应钱仁讯

系被诱，受伤未愈，吕植松年轻无知，王植槐系属误拿，饬县分别递回省释。至臣前次电奏兵队击毙数匪，现据绍兴府会委查明系格伤数人，其一因拒捕被格，受伤甚重，不能取供，旋即身死，报由山阴县验明棺殓，至今尚无尸属出认。其一系石宝煦，取保调医，业已平复。与一即应钱仁，应请更正。谨奏。

（其十七）绍兴府暨山会两县会禀浙抚文

敬禀者：案照卑府奉饬督同卑山会两县会营查拿卑郡大通学堂附设育会女教员革命党匪秋瑾讯明惩办一案，曾将办理情形折补禀宪鉴，并声明程毅等俟讯明禀办在案。旋因卑前山阴县李令钟岳奉饬卸事，未及随同讯办。卑职允贞抵任，即经卑府督同卑职允贞、瑞年等饬提程毅等六人到府，当饬卑山阴邑忤作验明应钱仁合面不致命，右后肘有枪弹伤一处，由骨缝进子穿透不致命，左肘骨缝弹子已出，有药敷盖，未便揭验，填单饬医。馀均提验面臂周身，均无拷痕刺迹，随提犯悉心隔别研讯。程毅即翹轩、徐颂扬、蒋继云即子雨、应钱仁、吕植松，分隶河南修武并嵯县、金华、缙云县等，五品军功王植槐系警察毕业，现充杭州正警捕兼管拘留所差，因请假来绍探友，致被误拿。程毅于光绪二十八年科试，蒙河南学宪林考取入学，旋因科举停止，在河南省城高等学堂肄业，三十一年九月后到上海投考中国公学，取入普通科肄业。蒋继云于光绪十年在广东省捐纳监生，至于何案内报捐，记不清楚。旋经由粤游幕后，遂转回原籍，在于杭州省城闲住，与缙云人吕凤樵认识妇人秋瑾，即王秋氏，先经游学日本国，遂在东洋纠合同志创立革命党，回华后在上海开设女报馆，邀陈伯平即陈墨峰为主笔，陈墨峰能制炸药。程毅、蒋继云各在杭沪与秋瑾先后相识。三十二年间秋瑾又在上海借中国公学之名创设学会，藉以勾煽同志，结为党援，因无经费，拟赴湖南省劝捐。适吕凤樵于五月间为蒋继云函荐秋瑾处襄理，先给盘川十元。蒋继云随赴上海祥升公客栈秋瑾寓所投递荐函，秋瑾接见后，交出中国公学捐簿一本，嘱其同往湖南等省劝捐，必须用强硬手段向绅商捐足银数万两，方足敷办学之用。蒋继云因见秋瑾行为叵测，且同寓均系西装留学生，时露破坏主义，遂即措辞回杭，在本省铁路公司内充当弹压江干工人员，旋因患病告退。后闻秋瑾系邀嵯县人竺绍康即酌仙又名牛大王同去办捐，得钱不少，且闻秋瑾已纠合同党五六千人，内多有钱之人。秋瑾有一种手段最为凶狠，每于无意之中将人拉作朋友，稍一莫逆，伊将其党中革命悖逆论说、诗词等件托人抄写，秋瑾即得了凭据，人均不敢不依。其党内各省均派有大头目，陈伯平系党内大头目，最热心而不怕死，浙省头目即系秋瑾，金华举人张恭伯谦亦系内地头目。各头目均有金印戒一个，上镌英文为暗记。秋瑾之金印戒曾为蒋继云见过，惟英

文何字，不能认识。又有湖南张兆卿，本领最高，能制炸弹，并深知孙汶踪迹底细。北洋车站炸弹案，秋瑾亦系同谋。其同党以东洋留学生为多，杭州均寓荣华客栈，别处亦有分寓。上年秋瑾在诸暨册局设立体育会，兼充教习，延杭州人张乾即刚忱为体操教员，缙云人赵洪富即赵卓为司帐，兼充学监。科目专尚体操，会同学生共六十人，以嵊县及金处一带之人为多，均由吕凤樵、竺绍康、王金发等运动而来，操衣裤均用黑色，遂有徐颂扬、应钱仁、吕植松等先后到绍入会肄业。程毅于五月初一日上海公学放暑假“暑假”当作“暑假”。后即行动身，至初三日到绍，诣大通学堂探访总办孙秉彝即德卿，即被挽留，暂寓该堂。二十日秋瑾将体育会移入大通学堂附设。秋瑾因其党内羽翼已众，本拟五月起事，因须等东洋留学生暑假回华方能定局，是以改于七月间在杭州起事，并约各府党人同时扰乱。经赵洪富屡以前言向程毅运动，并劝其入党，程毅因素持改良社会主义，宗旨不同，即向覆绝。嗣因赵洪富于二十四日回家，托程毅暂代学监，程毅情不可却，勉强应承，张乾亦即回杭。竺绍康、王金发时常来堂，秋瑾悖逆诗稿等件曾为程毅所经见，又因秋瑾有暴动情形，经程毅再三向劝改正，秋瑾不但不听，反斥程毅不知公理。至五月底，程毅见报载有安徽徐锡麟暴动之事，因知大通为徐某所办，恐被牵连，决意返沪，经秋瑾再三挽留。以时值暑假无事，又因盘川无著，无奈逗留。时有嵊县学生徐兴凤，并不知姓之光朝，闻知秋瑾有七月起事之说，即约逃走。秋瑾查知，即嘱大通司帐之黄介卿函知竺绍康，将徐兴凤等寻获处死。并告知堂内各人，此后如再有逃走及泄漏秘密言语，定将此人治死除患。以故学生闻言害怕，相约缄口。六月初三日，王金发到堂探望，遂即他往。初四日秋瑾闻有兵到绍，令嵊县仙岩人鄢发先将堂内洋枪子弹全行藏匿，学生亦纷纷各散。其时适有蒋继云、王植槐先后由杭宁分路到绍访友未遇，遂同至该堂探望，秋瑾即留吃午饭，其时尚有学生三棹。由学生来堂通知营兵前来搜查军火，秋瑾得信，即携去六门手枪放入衣袋，备好皮包，正拟逃去，蒋继云向其商借盘川缠住。经卑府等先行访闻，稟请拟兵来郡，督饬卑职等会同徐管带率队诣堂搜查，詎堂内不知何人开枪拒捕，标兵不得不开枪还击，当场击毙一名，受伤数名，拿获女匪秋瑾一名，夺获秋瑾六门手枪一杆，及搜出手折并悖逆字据，暨获程毅等六名，余由后门逃逸。又在堂内夹弄屋顶等处先后搜出洋枪子弹马匹，一并由徐管带同犯押解到府。当经卑府督同卑前山阴县李令暨卑职瑞年提讯，秋瑾供认蓄意革命不讳，即经电稟请示，奉饬先行正法，经转饬李令钟岳遵办，并将办理情形稟□宪鉴。兹卑职允贞抵任，经卑府督同允贞、瑞年等，复提程毅等六名隔别研讯，得悉前情。再三研诘，该犯等佥称或因暑假游历到绍，以致逗留；或因谋事未成，觅友借钱而来，不期而遇。委实不知

情，亦无入党同谋助势情事。连日熟审，反覆开导，紧供如前。证以到绍日期，及质之徐颂扬等，供亦相符，似尚可信。伏查生员程毅虽讯止到绍访友被留，暂寓大通学堂，且到堂未及一月，秋瑾之谋为不轨，先不知情，亦无同谋助势情事。迨赵洪富向其运动入党，是秋瑾逆谋已露，既谓宗旨不同，不允入党，自应即行离堂，乃竟不知远嫌，为赵洪富暂代学监，因循逗留，显系甘心与匪与伍，实属罪无可辞，本应从重惩办。惟既奉宪台札飭，凡误入会党自行投首缴出枪枝证据者，概予从宽，即首要各犯能自首愿充眼线另拿巨魁者，亦得宽免等因，自应将该犯稍从宽典。应请将生员程毅衣衿转请抚宪□请湖南抚宪转飭提学司查明通详褫革，飭发山阴县监禁五年，期满察看能否改悔，再行核办。徐颂扬虽讯不知情，第与匪人王金发等往来有素，又被招入该会肆习体操，其非安分之徒，甘入匪藪，已可概见。蒋继云深知秋瑾等谋逆内容，其与该女匪往来已非一日，不问可知。惟该监生甫经到堂即被拿获，先不知秋瑾有起事逆谋，其供无同谋助势情事，似尚可信。且一经提讯，即将秋瑾隐情据实供明，究非始终隐匿，情尚可原，自应量从宽减，应请将蒋继云监生先行斥革，与徐颂扬各发回原县监禁三年，限满察看核办。惟念蒋继云甫于是日到绍访友未遇，转至该堂借钱，致被拿获，且秋瑾信息灵通，若非该监生借钱缠住，早经免脱，难以弋获。又据供出该党中首要姓名住址暗记，得以按指查拿，而该监生又自愿充作眼线指拿徐党赎罪，其情不无可原。可否将该监生免予治罪，取具的实妥保，充作眼线，随同指拿首要，以赎前愆之处，出自宪裁。应钱仁乡愚被诱，受伤颇重，吕植松年幼无知，其来会演习体操，无非为学业起见，并无他意。秋瑾如何谋为，均审不知情，自应从宽免其治罪，由县赶将应钱仁伤痕医痊，分别递回原籍取保释放。五品军功正警捕王植槐先由卑府开释，以省拖累。所有在大通学堂及体育会搜出洋枪子弹，并孙秉彝呈缴洋枪子弹，卑府现拟筹募巡勇，应请暂行留郡配用，俟将来巡勇裁撤，再行呈缴。抑卑府更有请者，前次拿办秋瑾，供证确实，毫无疑义，只以谣言不一，各报馆据以登载，致起浮议，经卑府将秋瑾罪状剴切晓谕，搜获证据，刊刻传单，明白宣布，谣言渐息。现今审办程毅等，虽已供证确鉴，然拟罪之允当与否，不得不慎益加慎之，以免枉纵，而昭核实。可否仰乞宪台批飭该犯等解省厅候提勘覆核，抑或派委大员来绍提犯复鞫“鞫”似当作“鞠”。明确，再行定义，以昭详慎之处？听候宪裁。除将当场击毙一名由卑职允贞赶将相验缘由填格通详，并将受伤之石宝煦飭保医治伤症，审明保释，一面仍会营悬赏购线严密缉拿逸匪竺绍康等，务获究报“究报”或当作“究办”。外，合将督审拟议缘由开折录供，暨搜获枪弹清折肃录禀呈，仰祈察核，俯赐批示祇遵，实为公便云云。

第三十八章 丁未刘思复谋炸李准

刘思复略历

刘思复，广东香山县人，少有大志，好学能文，十五岁应童子试，补博士弟子员，旋抛弃举业，专研究科学及算术，饶有心得。壬寅年（清光绪二十八年）与同邑志士徐桂等创设演说社于石岐城，鼓吹改革，邑中士子多为感动。复倡办女学校一所，不顾旧绅士之剧烈反抗，毅然以改良社会振兴女学为己任。甲辰年（清光绪三十年）赴日本留学，渐与留东革命党人相往还，益有志于光复事业。乙巳秋，东京同盟会成立，遂亦列名册籍。丙午夏秋间，同盟会决议在粤大举，留东粤籍学生纷纷回国从事革命运动，刘亦其中之一人。初至香港主持东方报笔政，旋与安怀学校教员丁湘田订立婚约。丁未春，汪精卫自日本至香港，与冯自由、李纪堂等设机关于香港普庆坊，刘亦移寓其内，相与研究实行方法，未几遂有丁未五月初一日广州凤翔书院之爆炸事件。

谋炸李准之进行

丙午（清光绪三十二年）二三月间，香港同盟会机关部以同志郭人漳已奉清吏命调驻钦廉，同志赵声亦由江南来粤担任新军重要任务，而许雪秋、邓子瑜等更积极进行惠潮两府发难事宜，不日可以大举，惟闻清廷新任粤督之岑春萱行将莅粤，水师提督李准日以拿捕党人为能事，此二人均为党人大敌，非去其一，不足以消灭阻力，而张革命党之声势，因有选择实行委员，专任此项任务之议。刘思复久有是志，居日本时，尝苦心研究制造炸药之学，至是遂毅然自荐，引为己任，冯自由、汪精卫等咸赞成之。刘受任后，初在中国日报四楼密制炸药，继以试验不便，乃移至宝庆坊机关部，偶因试验失慎，为水银炸药击伤脸部，遂往澳门就医，而谋炸计划一时为之停顿。迨脸伤既愈，乃偕李纪堂赴屯门青山实行掷弹试验。

实行机关之设置

刘最初之实行计画，原定于惠潮两地军事发动期间同时著手，嗣因脸伤未愈，延至四月旬，始赴广州觅地布置一切，先由香港机关部派张谷山、张伯乔、朱执信、胡毅生诸人助刘进行。张谷山字如川，五华人，向在嘉应州充当教员，提倡革命最力，是时方在广州租定城内旧仓巷凤翔书院，组织一长乐留学公所为运动学生军队之枢纽。因设置实行机关事，偕张伯乔至香港，与刘会商进行方法，与议者有冯自由、胡汉民、李纪堂、刘樾杭（思复族兄）诸人。决议李准方由汕头班师回粤未久，应即行诛以示威，使张谷山担任在凤翔书院附近觅一僻静地所，以

为实行机关之出发点，张伯乔、朱执信则担任侦查李准每日来往必经之要路，以便相机行事。于是张于四月二十六日遄返广州。旋刘又得张伯乔报告，探悉李准于每月朔望二日清晨恒赴总督衙门参谒，每行必乘怒马疾驰，大可邀之于道等语，遂不待张谷山回报，二十九日径乘轮至省，由谷山就凤翔书院中择一静密之房舍居之。复亲往踏查制台衙门水师行台二处之来往街巷道路，以便著手。又与伯乔相约，如于五月初一早亲见李准已赴督辕参谒，即到凤翔书院门外报刘以暗号，而刘即可密伺李于要道而截击之。盖伯乔所居即在制台前张大夫第，李之来去行踪均不能逃过其耳目也。

制弹失慎之经过

刘所用炸药及铁弹均由香港制就，分别携至广州。炸药有银粉水银粉二种，铁弹则为螺旋式，用时始用砂粒混合，然后配以铁壳。五月初一早，刘先装成炸弹一具，及配置第二具时，铁壳之螺丝边因有馀药散落纹上，稍遇摩擦，立行轰炸，刘被爆伤面部及左手下部，五指全废。谷山闻声往视，则见刘尚挺然矗立，身首足皆鲜血狼藉，乃摇手语刘，使勿出声，自往邻近之图强医院，求医生伍汉持速往诊视。继复赶回书院，拟代刘收拾馀物，免被军警搜获。是时刘已横卧床上，榻畔洋毡角上尚置有已配成之炸弹一具，见谷山复来，乃命其将炸弹贮入室外之便溺缸，谷山依言行事。未几，同寓之学生工人闻声大集，附近之站岗警察亦来，伍汉持则挈医学生陈逸川、周演明、黄又夔数人匆匆而至，见刘伤状，初以为被人用枪击伤，并未疑及炸弹爆裂所致。刘自称三水人李德山，及伍问以如何致伤，则瞑目不答。在旁之警官谓非通报警局查验不可，谷山知事趋严重，遂托辞出外，驰赴朱执信宅报警。图强医院学生陈逸川等察视伤者时，见床边籐篮内贮有铁弹二枚，知为党人所为，因见床席下露出书信数件，即收入衣袋内藏之，忙乱良久。警察因发见铁弹，渐疑伤者为革命党人，巡警道龚心湛令暂舁伤者入韬美医院疗治，俟伤愈然后审讯究办。刘入院后，法国医士恐伤势延及全体，乃将其左手下部全行割去。清吏审讯数次，均自称三水人李德山，因试验化学受创，绝不肯供招真姓名。其后因刘之聘妻丁湘田自香港到院探病，粤中各报相率揭载，世人始知所谓李德山者即为刘思复。

炸弹案之牵连

与此案有关系诸人，张谷山逃至朱执信宅，割须易服后，即绕道佛山，然后乘轮赴香港，到中国日报告变。冯自由闻讯，乃派党员数人至粤，联络韬美医院侍役，谋乘间援刘由医院后门水道出险，卒以警察防范严密而止。粤吏初严缉谷山，李准风闻此案以己为目标，主张从严究

办尤力。因谷山无法弋获，遇“遇”似当作“遂”。疑与图强学校有关，特派军警大搜该校宿舍，无所得，仅检获美州云高华埠华英日报记者崔通约致校长伍汉持函一件，中有“今日欲谋革命，非革命思想普遍人心不可”一语，指为与革命党人来往之证据，即将伍汉持拘去。伍时在法政学校肄业，法政学校校长夏同龢及教员杜之枬等闻之，乃联名具函为伍保释，而伍狱始解。刘全愈后，粤吏研讯多次，均无左证，遂判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焉。

张谷山述炸弹案经过

民国二年粤省举行国会选举，伍汉持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时有人以丁未凤翔书院炸弹案伍有意陷害刘思复为词，登报攻击，张谷山闻之，乃将此案始末详细补述，以释谣诼。照录如下。

前阅报载本会部长胡汉民先生告白一则，曰顷有自称旅港同志电捏会员伍汉持君谋陷刘思复事，早经刘思复君登报辩明；又曰，如同志中古应芬、叶夏声、谭民三、杜之枬、刘一伟诸君均知其详各等因。是则伍汉持并无谋陷刘思复事，当可见信于各同志矣。虽然，事关六七年之久，直“直”似当作“至”。今犹有疑伍君为谋陷者，犹有待于支部长登报辩明，是必犹有人未释然于心者，盖亦由于此一段信史未尝一大白于天下故也。顾欲征比“比”似当作“此”。一段信史，不可不将本案关系人逐一证明，并本案之前因后果一一表暴于天下。按兹事主动机关为冯自由、汪精卫、胡汉民诸君，省中暗为照料者则为张伯乔、朱执信、胡毅生诸君，失败后从中维持调护则为杜之枬、古应芬、叶夏声、谭民三、刘一伟诸君，从中奔走营救者则为谢英伯及某女士诸君。然彼时精卫往外埠，汉民、自由亦在港，即伯乔、执信、毅生因事起仓卒，当时亦未在场，至古叶谭杜刘诸君，则属于事后营救。是诸君于当日事起之实际实况，均属未甚明瞭。即反问之刘思复君，时在痛苦之际，亦未能知其因由也。然则欲知当日之实际实况及伍汉持有无谋陷刘思复事，是不能不证之当日在场同人，及与刘伍之双方关系人也。当时在场同事与刘伍二君双方关系若张伯乔者，其人已死，今已无从跟究。惟其人尚存而能以口笔将本案前后始末逐一证明之者，其人为何？曰张谷山氏。谷山固当日在场同事与刘伍二君双方关系人也。今日将不厌烦琐，举此一段信史，为诸君一一详告，可乎？刘思复炸案发生为丁未年五月初一日晨六点钟事也（著者按：谷山所述炸案时刻，似与事实未符，因谷山到图强医院延医时，伍汉持方与学生聚集早膳，粤俗早膳固无在六时左右者，据陈逸川所述，谓早膳在八时左右。以著者推测，当以陈说为适合。又据张伯乔事后亲语著者，谓是早思复起床稍晏，彼过凤翔书院门外报信

时，不见思复，直至李准由督署返寓，思复仍未出，故是日邀击李准之机会经已错过云云，则炸时决非六点钟又一实证），兹事虽小，其连带关系影响极大。窃自孙中山先生于乙巳之秋组织中国同盟会于日本，阅一年丙午秋冬之间，党势已遍及全国，以民报鼓吹于前，以日本留学生诸同志相继归国实践于后，盖自丙午秋冬间即渐入实践时代矣。时则汪胡二君回港驻办进行各事，此外留学诸同志亦皆联翩归国，分道扬镳。刘思复君者，日本留学回国实践之一人也。谷山于乙巳冬加盟入会，丙午在嘉应教习师范，专为运动会员与鼓吹三民主义起见。至冬间，适潮州许雪秋氏等以中山函令拟在潮举事，专员通知嘉应各同志，谷山因同谢良牧、李诗唐到汕，意在察看情势，相机进止也。嗣因实力未充，兼之许部徒党颇难约束，因相率到港，于中国日报社开秘密会议，议者多主张急进，而谷山尚意不谓然，因是回潮谋事，自为一路。而谷山则入省运动新军，又自为一路。抵省，军学各界接见，异常懽洽，知天下事大有可为，遂数数往来省港间，嗣由精卫、汉民、自由、执信、毅生诸君决定以谷山驻省垣为秘密运动之机关部。然是时但可为秘密运动，而表面上不能不另组一正当之名义，以掩清吏之耳目，因与军学各界商定，组织一长乐留学公所，订定章程办法，以谷山为之长，租定旧仓巷凤翔书院第三栋，是为长乐留学公所设置之原因。丁未正月初旬，潮州饶平等处事机败露，同志多走避在港，赵伯先君由江南改调来粤，初任督练公所提调，正月间改任燕塘新军标统。伯乔、执信、毅生诸君介绍谷山与伯先接洽，并在三元宫置酒欢会，商议新军办法。谷山以为新军界皆热血，气盛可用。伯先曰：新军官长陆军各学生必使到标部接见，联为一气，然后有议论，其徒然自称同宗旨者，均不可靠，必先令加盟入会，始得认为真正同志。由是如姚雨平、林震、张我权、何克夫、张醜村、刘古香以及在营在堂各军官学生皆相继加盟入会。又未几而潮州黄冈再举，而钦廉刘思裕亦起。时毅生运动广府属内会党颇为纯熟，清督调李准偕伯先往潮州，经伯乔、毅生与伯先商定相机援助。又未几调西路巡防郭人漳往钦廉，郭固同志，与伯先尤为密切交者，自西路回省，即由伯乔与郭商定，以为黄冈事已消灭，可以改调伯先一并往钦廉，如机会成熟，即合兵自西省出发，进窥中原。郭因商由谷山处调集谙练军事同志，如姚雨平、何克夫等一同前往，以备分派。此为以留学公所实司秘密机关之原因。当是时如广府属县，如东西北三江，如潮汕，如钦廉各属，皆有党员分头运动。郭部六营为新练军，伯先部新军一标，内一营为开花炮队，吾党实力渐充。粤大吏尸居不足为虑，与吾党反对者，厥为伪提督李准，日以捕党人为邀功名，其部下杨某且来往香港侦探吾党举动，声息灵通，为心腹之患。岑春萱奉伪朝命，实授粤督，六月时行抵上海。自由、精卫、汉民诸同志在港密谋，若岑春萱与

李准二者得炸其一，于粤省政界军界必有影响，彼时或即起兵进据广东，或各路蜂起，或吾党如郭赵二君得握最高兵权，天下事成败在此一举。议决，适思复在港制备炸药弹，曾在九龙山试验有效，遂毅然独任其役，而以谷山为之居停主人。时港中预此事者为精卫、汉民、自由、纪堂及思复族人，忘其名（著者按即思复族兄刘樾杭），省中预此事者为伯乔、执信、毅生诸人。议决后，谷山先回省，时为四月二十六日，相约谓学公所“学公所”似应作“留学公所”。复杂，应另觅一附近僻静馆地，以便装置炸药弹及其附属品，觅定后函知，即行来省。正在寻觅铺地租赁间，二十九早思复遽搭轮来省，携行李一夹“夹”似应作“大”。包，一籐篮，直入谷山卧房，即呼谷山起，一面饬伙夫备早餐，一面携谷山偕往督府水师行台二处之前后左右及来往之街巷道路。盖是时岑春萱尚未到粤，目的单纯属李准，察看来往必经之要路，以便相机行事也。并乘便告知伯乔，又至豪贤街告知执信，乃相携回寓草草早膳。膳毕，思复自籐篮内取出五加皮酒罐二，玻璃管一，及隔漏纸竹笕磁盆若干件。乃将酒罐内以水浸湿之药粉倒入隔漏笕内，隔去水质停干，以纸蘸药（实不见有药）用火试验，裂炸綦猛，并将弹壳四个拾出验视，其二如牛奶盒形，其二如鸡蛋形，随遣伙夫觅砂少许速回备用。先是谷山因学生及秘密机关往来人杂，同房不便，已改用与厅相对之房居之。当时因专意于秘密举动，同住如张伯伦、钟麟五等，已先令其回籍，只一陈敏孙同寓，住房则与思复相连。然敏孙亦就体育专修学校，每日黎明即须上课，所馀只一伙夫张标而已。凤翔书院房舍至多，前二栋及左厢与本厅楼上，均有各地不同志之学生寄宿，亦多未从中接洽，惟在书院范围以内，尚属不扰。是日伯乔、执信均到所说机密，晚膳前后谷山尚与思复言，此举可在省住定，从容布置，不必过于焦急也。又向思复曰：“独自一人为之乎？抑尚须他人帮助乎？”思复曰：“独任之，非他人所能助力也。”又问曰：“自身尚期保全否乎？”思复曰：“牺牲之，何可望保全也？”谷山察其志决计定，纯一不二，以为必成功无疑。诘翌早黎明六点钟时，轰然一声，非常猛烈，谷山甫从睡梦醒觉，噉啮一声，知事坏了。即披卫生衣，穿鞋跃出房门，而思复大声疾呼，连呼数句，视其房门则冲斜骤不克启，然已斜开见面，则思复尚挺然矗立，身首足皆鲜血淋漓，左手下垂，烂碎不见掌。谷山固向为同事人所许为胆大如斗，从容镇定者，是时摇手告思复曰，不要出声，我即叫医生来一语。即呼同寓敏孙，则已锁门上课去矣。呼伙夫张标，则出街买菜未回。仓卒飞跑至图强医院，直入内厅，则见伍汉持君正在餐台早膳，盖伍君每日早餐后即往法政学校上课也。谷山以极迫切之形状语告伍曰：“汝不要食饭，即携救急枪伤火药伤之药料前去我寓所救急。”彼欲再问，而已驰回。同时凤翔书院之公共伙夫亦往伍处请速救护，而我固

不能与伍君多问答数句者。一因寓所伙夫外出，同事均不在寓，面门户洞开；二因炸药弹尚未收拾停妥，惧有疏虞；三因楼上及左厢及下二栋寄宿多人，惧因轰声惊动，滋扰纷聚；四因炸声震动甚远，且非寻常声浪可比，惧站岗警察查视诘问。有此种因由，所以不及与伍君多言，遽行驰归，急切用力移动思复房门，始获开视木棚，房间床上地下皆鲜血狼藉不堪。时则思复已横卧在床，余见其神气尚清，亟问曰：“医生即来，所有应拾袭之物件即声明拾袭。”思复曰：“床头尚有一件东西至要紧。”余视之，则在毡角面上已装好一鸡蛋形之炸弹也。余曰：“怕其炸否？”思复曰：“碰硬则炸，入水则不炸，可轻轻拈至便溺处所轻轻放下，则不炸矣。”余拈至左厢便溺缸处，乃甫倒去之缸，绝无半点馀溺，又从左厢绕至右厢视使溺缸，是为半缸以上，乃将炸弹连手轻轻放落缸底，尚有少许停积溺泽，知甚停妥。至厅时，已拥挤多人，一为寄宿书院学生，二为书院伙夫工人，三为自外撞入贪看新闻之闲杂，四为站岗警察，亦即杂入三四名在内，而伍汉持亦已至。即由余引伍在房门察看，伍见状颇为骇异。余仓卒问曰：“怕死否？能即刻用药否？”伍曰：“似此何能医治？必死矣。”伍即问思复曰：“尔何许人也？”曰：“我三水人。”又问曰：“甚么姓名？”曰：“我李德山。”又问曰：“是枪伤是药伤？因何受伤？怎么利害闹到这个样子？”而思复则瞑目不置答矣。伍曰：“这般救么？究竟被人打伤，抑自己误伤？事关人命，非同小可。”在旁警察曰：“报局。”余即接口曰：“余将亲自往警局请验，尔等警兵无庸在此纷扰也。”是时伍已在房查验各种什物，谷山入己房内，忖事不了，而房内尚有二大书箱，均属革命书类，皮箱内尚存有盟单十馀纸，更为危险。先将盟单检齐藏在里衣，并有港纸十馀元，毫银七八元，拾藏衣袋，告知各人，着即听候我往警局带委员即来相验。彼时陈敏孙未回，张标回至门口，我饬其回所，谓所内有事，尔不必慌张，凡事可推在我身上，尔伙夫无干也，但须看守各物。出门后即绕道走豪贤街执信住家处，一妇人应门，嘱执信起，有紧急说话。执信见面，余即告曰：“思复误事矣，首身足俱伤，左手且全炸去。”执信曰：“何以会误事？”余曰：“大约是装置炸药，不觉一触即炸裂误事耳。”执信曰：“死否？”余曰：“现未死，大约必死无疑。”执信曰：“警察知否？”余曰：“有警察在旁，已拟报局，医生伍汉持在，伍以为必死，故我亦托辞报警察，乘机绕道过来也。”因搜盟单十馀纸交执信暂存。执信曰：“焚去。势至如此，以暂避为佳。”我说：“现港轮已开，惟有先走佛山耳。”执信曰：“走佛山是。用轿直到黄沙过艇落车。”余即饬役备轿。继思我中装有须，穿短卫生衫，穿鞋又不穿袜，不免令人起疑，乃向执信讨长衫一件。执信曰：“高短肥瘦不伦，虽有长衫何能穿得？”余曰：“不如将须剃去。”乃将案头纸刀及水池之水草草剃须。

剃毕轿至，即入轿放簾，绕小东门走黄沙，赏轿夫银二两。过艇入佛山火车，坐定觉腹饿，出钱买香蕉二条暂充饥腹。至佛山到盛记生号时，已十二点钟矣。郑云棠出招待，见余去须，且未剃净，郑机警，曰：“要打辫剃头否？”余曰：“一面呼发匠，一面备餐可也。”剃须及餐毕，携郑登楼密语以炸弹误事情形，并饬传吉照轩来，议定以吉送信及银到省接济陈敏孙与张标伙夫，及善后办法。郑即护送我再往省搭轮往港。是晚由佛山搭车复回省，用艇赶程，登轮即开，至港机关，则执信先到，在座。汉民、自由、纪堂及汉民夫人均在，详告以误事情形，翌日即由自由另派专员到省照科。以上即为谷山身亲境地之情形也。又翌日据省友报告书，谓余走后，该警兵亦到局报告，寻有警兵十余人到所监视，并一面转报总局。时则伙夫张标回寓，警兵即将伊扣留。未几敏孙亦上课归，敏孙固不知此中情形者，见状错愕，不知所措，警兵再三盘诘，委实茫然，而张标亦即乘机逃去。又未几，警察总局专员督兵多人前来，一面将思复送往韬美医院，将陈与书院司书伙夫及伍君一并留住带回警局审讯，关于炸弹物品及余之相片来往信函，暨公所章程簿册等等，概起回总局，此外服物，则派兵看管。并令警兵云：有人再到者即行拘留。其意盖尚以为我乘机再回。是时省吏震恐，下令通缉我，翌日各车站轮渡均已分布侦探，而不知我已在港也。时重要机密必由李准主持，闻李与伍汉持君先有嫌疑者，是夜派兵即围图强医院，穷搜证据，适自箱内起出一自美洲某君寄来之信，措词激烈，李准即拟以此函加罪，将伍收押。寻又围搜旧仓巷某店，如何情形，以无关系，未详。当审讯陈敏孙时，斤斤以我相片相穷诘，因相片中有题词，语涉激烈，旁纪年以黄帝，而不清帝，题词者为陈培琛，即敏孙兄弟，并非同盟会人，而清吏又欲因陈而加敏孙罪也。词曰：“廿纪新潮怒瞥，何来珠剑气？亭亭玉树，八尺须眉千丈气，击得自由钟住。更独立精神尚武，抛却巾衿披白毡，便屠龙。更便闻鸡舞，我自恨，儒冠误。人因积毁才方著，慨频年，同群鸟兽豸狼当，骨傲公卿才玩世，一扫臂肝虫鼠。且仔细商量出处，北望神州东望峤，趁华年，向海天翔翥。掉头去，莫回顾。”

陈逸川述炸弹案经过

关于此案经过，尚有当日图强书院学生陈逸川所述，足资参考，照录如左。

广州旧仓巷图强西医学校为伍汉持所创办，丁未五月初一日上午约八时左右，学生适吃早膳，突来一浓眉广颡，口上有髭，身長六尺之伟丈夫，操嘉应州音，大声曰：“邻巷青云里学生寄宿舍有一学生玩弄手

枪，自伤甚危，请速往救。”言毕而去。此伟丈夫前曾数次来校诊病，学生有认识之者。于是伍汉持即挈余及学生数人携药具出门。至则见伤者横卧床上，房中置木桌一，桌上满置化学器具，如隔水纸、安士杯、磁石、药舂等等，四围门扇板壁“壁”应作“璧”。皆有铁片穿过或嵌入，与来报者所云玩弄手枪自伤者不符，殊为可异。该校学生中有革命思想者，只余与周演明、黄又夔三人。先年余在香港唯一趣报，曾与刘思复会过数面，时余见伤者满面为血所染，模糊莫辨其为何如人。予甫入门，伤者见余连点首，予不以为意，但见情形如此，则已猜定为党人制造无疑。予即与周演明面请伍汉持趁警察未知，即舁回学校医治。伍云：事关学生谋杀案，须先报警，然后舁回学校，方合法律手续。盖伍时未见桌上各种化学仪器，疑为谋杀，故发是言也。余等时尚年少，识见幼稚，鉴别力亦甚薄弱，亦以为谋杀案，不敢与伍执拗。予于是再入伤者之房察视，见伤者左手五指已断，复见床边籐篮内贮有铁弹二枝“枝”当作“枚”。，则益信为党人所为。旋偶于床席下检得书信数件，乃即收入衣袋内，奔回校中私室展读。一致其妹者，一致其弟者，一致法政学校杜贡石及某樾者。致弟妹二函，除永别之言外，均有于某日决心歼彼群贼之语。致杜樾二人之函，则托将其寄存之书籍衣箱转交其弟妹者。予阅毕，即密藏于地。再往凤翔书院，则见警察数名已入伤者之房搜查，似已知为党人所为。遂问伤者姓名，伤者答云：李德山。时伤者伤势虽重，尚觉清醒，一若欲言而不敢言也者，为状滋苦。无何，巡官警长先后到，并奉巡警道袭心湛令，暂舁伤者入韬美医院医治，待稍愈，然后审讯究办。故当时各报皆载云有党人李德山制造炸弹图谋不轨，不知所云李德山即刘思复也。其籐篮内之炸弹，则由两名警察用一长五丈之竹竿贯而抬之，战栗面无人色。自此案发生后，社会纷传不一，有疑与图强学校有关系者，有谓李德山系图强学校学生者。是晚八时即有警局委员带兵士数名来校，遍搜教员学生宿舍，然皆无实据，独于伍汉持书案内搜出美洲崔某寄伍函，有“今日欲谋革命，非革命思想普遍人心不可”一语，遂指为与革命党人来往之凭据，竟将伍拘去。是夜学生惊恐异常，多不敢返校，独予则终夜将刘思复遗书用罗马字拼音译出，以备将来发表，而原函则焚去，不敢藏，恐再来搜查也。至翌日，学校忽接署名黄谷山者送来一函，字用铅笔写，内云：“凤翔书院巷内之溺缸下有炸弹二枚，请急取去，免伤害他人”等语，予疑此函必系来校报伤之伟丈夫所发。然予辈每有举动，尚在警察监视之中，故置诸不理。刘入韬美医院后，经审讯数次，不肯供招真姓名。无何，其未婚妻丁湘田到院探病，世人始知李德山即刘思复。刘既全愈，当道因无左证，飭令解回香山原籍监禁，伍汉持则由法政学校校长教员联名禀保，始获开释。刘至己酉年秋间，由陈景华设法营救，得以出狱，旋赴

香港。港中同盟会同志冯自由、谢英伯等开会欢迎于愉园，予适与会，因详询刘以当日情形，始明真象。盖刘蓄志暗杀已久，是日实欲伺李准回天香街公馆，路必经旧仓巷，乘间轰炸之。其炸弹所以失手，系因已制成一枚置于床畔毡角上，尚有一枚于炸药倾入弹内之后，一时不慎，偶有少许药粉散落弹口螺纹上，于旋转装置时，因受摩擦，故突然轰炸也。予后闻谢良牧言，所述伟丈夫其人者，系广东五华县人，姓张名谷山，面貌魁梧，豪侠好义，好读书，曾补廪，平时热心革命，创设学校于嘉应府城，特编辑种族历史，亲授学生，藉以灌溉革命思想于学生脑中，嘉属革命党之多，张与有力焉。其后由谢逸桥介绍入同盟会，进行益力。旋至广州，与姚雨平谋商革命进行，寄宿凤翔书院，将有所图。因刘案发生，被当局通缉，遂回乡暂避。辛亥岁粤省光复，惠州嘉应各属先后为党人占领，张之力为多云。

出狱后之事业

刘系香山县城监狱者两载。己酉夏，陈景华自暹罗归香港，冯自由知陈与豪绅江孔殷有旧，乃托陈为刘设法营救。江孔殷受陈托，因向当道说项，而出刘于狱。刘至香港，同盟会诸同志开会于愉园以欢迎之。辛亥八月武汉起义，粤中党人亟谋响应，刘与莫纪彭、林君复等首先运动驻香山前山镇之新军反正，自称香军。旋率兵向广州，闻张鸣岐出走，胡汉民已任都督，遂放弃兵权，不问政事，隐居于西湖白云菴者逾月。复鉴于旧时同志之热中权利，乃发愤宣传无政府主义，以为敝履功名之倡。初创设晦鸣学社发布各种宣传品，继又组织心社于广州，实行（一）不食肉，（二）不饮酒，（三）不吸烟，（四）不用仆役，（五）不婚姻，（六）不称族姓，（七）不作官吏，（八）不坐轿及人力车，（九）不作议员，（十）不入政党，（十一）不作海陆军人，（十二）不奉宗教之十二戒约。癸丑八月龙济光入粤，晦鸣学社被封，刘乃移居上海，编印民声杂志，专提倡无政府主义及世界语。甲寅民国四年三月以积劳成肺疾，卒于医院，时年三十有一，民声社诸同志特为营构墓地于西湖烟霞洞旁。

第三十九章 南洋华侨与革命运动

南洋革命党之起源

南洋二字之界说，解释各有不同。从狭义言之，则专限于英荷二国属地之南洋群岛；从广义及通俗言之，则此二字之范围至广，凡英荷二属群岛、菲律宾群岛、大洋洲群岛，以及越南、暹罗、缅甸、印度诸国，皆可统称之曰南洋。本书所载革命党之南洋运动，即从广义及通俗而言也。考我国革命党之初到南洋英荷两属，实在明末清初，其时明之君臣及郑成功父子先后失败于闽粤台湾各地，其遗臣义士遂多亡命于马来半岛及爪哇群岛。此辈足迹所及，辄组织秘密会社，以散播其反清复明之种子，即所谓洪门之三合会或义兴会是也。嗣太平天国失败，洪杨部将咸借南洋为逋逃藪，于是党势日盛，凡有华侨所到之地，莫不有义兴会所之设立，会员达数百万人。惟人数既众，流品日杂，所谓斩奸救国之誓词，仅成联盟拜会之口头禅，而好勇斗狠之事，所在多有。甚至各立门户，有同敌国，仇杀械斗，报不绝书。因之遂为当地政府下令解散团体，并没收其公积金。新嘉坡埠（又称星洲或叻埠）义兴福兴等会尝存贮公积金百万以上，即以聚众械斗案为当地政府所没收焉。自是各地政府咸悬为禁令，不许义兴会公然设立会所。然此辈仍巧立名目，密设各种机关，尤以农工二界为盛。其不忘宗国者，则仍与闽之漳泉、粤之惠潮嘉等处党人互通消息，时时助以军械及饷项。清末光宣之间，闽南粤东各县时有会党揭竿起事，实以南洋党人接济之力为多。又各埠义兴会产业未遭当地政府查抄者，只有柔佛一处，所值约数十万元，曾由陈楚楠等劝其拨充革命军用，因其办事人乏爱国心，故运动无效云。

杨衢云与尤列

乙未兴中会在广州起义失败，其首领杨衢云于是年十一月从香港至南非洲，沿途经西贡、新嘉坡、麦特拉斯、科伦布各商埠，交结其地义兴会会员，劝令加入兴中会。时义兴会员附从者颇不乏人，南非洲之尊尼士堡及彼得马尼士堡等处且有兴中分会之建设。然自丙申十月杨离南非赴日本之后，各地党务以乏人主持，陆续解散。庚子六月总理因日本同志宫崎寅藏为康有为搆陷入狱，特由西贡至新嘉坡营救，赖医学博士林文庆代向英吏说项，得以无事出境。总理昔年曾在伦敦与林订交，故是役大得其助，然其时林固非党员也。庚子闰八月惠州革命军失败，其将领黄福、黄耀廷、邓子瑜等均逃至星洲，兴中会员尤列亦跟踪而至，旋在牛车水单边街悬壶问世，华侨佩其医术，多称道之。尤渐向义兴会团体及农工二界鼓吹革命排满，闻者多为感动。旋发起中和堂于叻埠，为进行机关，分会遍设吉隆坡、怡保、壠罗、庇能各埠，从者日众。保皇

会机关之天南新报记者黄世仲、黄伯耀、康荫田等亦加入中和堂为会员，世仲且投函香港中国报自荐，遂由中国报延任笔政。中和堂会所所悬之旗帜即为惠州革命军所用之青天白日旗。吾国人所设公共团体，公然以青天白日为国徽者，当以中和堂为最早。

保皇会与天南新报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首倡保皇会于北美，复亲至新嘉坡组织分会，富商邱菽园率先从之游，且贖资巨万，为起兵勤王之需。梁启田、欧架甲、梁启超、汤觉顿、叶觉迈等先后至南洋相助为理，其发行书报则有清议报、知新报、文兴报、戊戌政变记等等。故侨商是时加入保皇党者颇众。及汉口勤王军败，邱菽园以华侨义捐用途不明，渐起非议，唐才常诸友如秦力山、朱菱溪、陈桃痴等咸至星洲向康有为算账，康无以应，而保皇会之骗局乃益暴露。侨商之入彀者，至是始渐脱离康党关系，而改趋革命一途。

图南报之发起

新嘉坡富商陈楚楠别号思明州之少年，闽之同安县厦门人也。有商店曰合春号，营木厂及罐果业，与其友潮州饶平人新长美布匹店主人张永福，及张之外甥林义顺，咸具革命思想。初纳交于邱菽园，得阅清议报、开智录、新民丛报等书报，渐醉心新学。癸卯闰五月上海苏报案起，楚楠、永福、义顺等激于义愤，因与所设小桃源俱乐部诸友联名致电驻沪英领事，请援保护国事犯条例，勿引渡章邹，是为南洋华侨同情革命之第一声。其后复集资翻印《革命军》五千册，改名图存篇，设法输入漳泉潮梅各乡镇，分送士商各界，收效甚著。继以提倡革命，非创设报馆不可，乃由陈张二人出资组织图南日报，为言论机关。初由天南新报记者黄伯耀介绍陈张于尤列，复由尤荐引香港郑贯一为该报主笔，郑以方筹办广东报辞，乃改聘中国报记者陈诗仲承乏，黄伯耀、康荫田等均任编辑。该报筹办于癸卯秋冬间，至甲辰春始出版，其报社设于福建街二十一号。第一日由尤列作发刊词，署名吴兴季子。初以风气未开，颇惹各商店反对，仅销售三十馀份。寻人心日渐归附，乃递增至二千数百份，乙巳冬，图南报办事人为华侨冯夏威夷身殉美约事，发起追悼会于仁济医院，先期预请当地华民政务司批准开会，英官谓必须尤列不到会始可照准，楚楠等许之。尤闻之大愤，及期先到会场，登坛演说，痛言迁就外人之非，闻者大鼓掌，英吏无如之何也。时有英船载运政府定购之美货至叻埠，码头苦力激于爱国大义，咸拒绝起运。华民政务司乃商诸译员何式宽，何曰：若得陈楚楠、张永福二君代向码头工人疏通，当易为力。英吏遂延陈张至署，请其设法劝告各工人勿抵制美货，

陈张严词谢绝。英吏谓只须君等具名解释英轮所载美货乃政府先期定购之用品，与寻常商货不同，即生效力，不必为劝告工人语亦可，陈张勉为署名。此项公告张贴后不及半日，英轮之货完全卸陆。英吏闻之，始知图南报对于社会之势力，咸为诧异不置。

秦力山之通信

湘人秦力山于庚子大通起事兵败后，再渡日本。乙巳春藉中国报记者黄世仲之介绍，欲到新嘉坡访陈楚楠。抵坡后，因病不果。及痊愈，即匆匆赴缅甸，濒行留书楚楠道歉。是年六月间复由滇边致函详述往事。前后两函均有史料之价值，附录如左（二函均陈楚楠藏）。

（其一）楚楠智者大鉴：久耳公名，颇深渴慕。自港来时黄君世仲以函介绍见君，兹以事过星坡，初以为识“思明州之少年”同志矣。然征闻内地志士南来，志存运动者不鲜，以是多扰及公。弟以旨趣略殊，恐人一见而以为挟有同等之目的来也，故不复再来见公，公可谅鄙衷，毋以鄙为倨傲，则幸矣。胡氛甚恶，故国之事鲜有快意可为告者。兹于本日首途往孟加纳，留以当一面。顺问起居万福。

弟巩黄即秦力山顿。

（其二）楚楠先生侠鉴：往岁在港沪间，尝闻有思明州少年者，非常倾慕。今春道过星洲，在港起程时，世仲再三言公见义勇为，嘱必奉访，并致书乃兄伯耀介绍。不料抵星后，骤因病发，滞仁济月馀，从未尝出门，又因言语不通，公邸复远，俟病瘥后，匆匆下船，但以一书交邮道歉，想已达览矣。交臂之失，罪在不赦（是日已与公相见，公在仁济抱少君就诊，至去后始为告知）。鄙人以己亥秋间东渡读书，明年北行运动拳匪，不行。旋南赴汉中，与林君述唐创富有一局。秋间率偏师举旗大通，与满师转战三次，寻败。继而汉局全隳。其年九月以逼处不得已，烧彼南京之大军械局（马鞍山）。是时网罗日逼，遂来星埠见圣人于庇能，始知其为拐骗，乃绝交去。又至日本居两年半，归。再创设少年中国报，以短于资本，不数月罢去，遂往来长江两年。去年往来广东三次，腊月在省城被李准搜索（疑为保党之所为），行时又仅存一人，所有行李净尽。今年原欲入龙州，因友人梁君镇堂二月初四被捕，所谋成水泡，遂来滇省，顷拟由陆入川。所谋数事，未得十分头绪，将来能往与否？须数月后始知之。近得港中新闻，阅悉为诗仲辩诬一段（中国报所载者），诗仲弟向不见面，秋间叻报大肆簧鼓，弟在坡时，已在贵报与驳诘数次，不料保党复以相陷。康徒毒焰，久已燎原，弟于此尤为深恨。顷著有说革命，已寄赠仰报。贵处原有仰报，故未寄来

（仰报但销数千份）。此书若在贵报重登（仰报无版权系弟赠与者），或得照邹书一例，能翻刻成本送人，尤妙也（共有六七万字）。惟此书成于十二日之内（以弟先欲入川恐赶不及），多有理论未完全之处，将来公如肯俯就一灾枣黎，望嘱诗耀两兄为之校斧，或于同胞之理论与条理，均不无小补。弟因邹书徒事谩骂而不言理，故不得已而有此作也。书中驳诘康党之处甚多，可一惩其烦焰。馀详伯耀函中，不缕不缕。敬请毅安。弟秦力山顿，六月二十一日，自云南边界。孙君逸仙自巴黎来信，言六月过星，约相待一见，惜弟已来缅甸矣。想足下已见之矣。又弟以行止未定，前途茫杳，如承复书，竟无可达之处。如目的已达，即将由滇而蜀，复自长江东下，否则将来或有见面之日也。

同盟会之成立

甲辰总理在美获读图南日报，知革命种子已传播于南洋群岛，特移书尤列，查询为何人所设办。乙巳六月由欧洲取道赴日，途中自科仑布致电尤列，嘱介绍图南报诸同志相见。迨船抵星埠，尤引楚楠、永福、义顺诸人登轮求谒，并欢迎上陆，共商国事。总理以当地政府五年不许入境禁令尚未期满，辞之。并谓在欧时，德法比诸国留学生已成立革命党团体。此次到日本，即当组织革命党总部，南洋各埠可设分会，不日当由日本寄来章程及办法，嘱各人预为筹备，楚楠等从之。总理抵日，遂于是年六月与黄克强、冯自由等发起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是年冬复偕胡毅生、黎仲实、邓慕韩等取道赴越南西贡，旋至星洲。适是时五年不得入境之期已满，诸同志遂欢迎登陆，寻倡议同盟分会，为南洋英荷两属之革命总机关部，假晚晴园为会所。初次开会加盟者，有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刘金声、黄耀廷、邓子瑜等十二人。公举楚楠为会长，永福副之，许子麟为会记，林义顺为交际。以是规模渐具，会员日众。更遂渐增设分会于英荷二属各埠，而革命思潮遂弥漫于南洋群岛矣。查同盟会员在新嘉坡入会及注册者，前后实不满五百人，今就所知者，录列其姓名于左。

新嘉坡中国同盟会会员姓名表

陈楚楠 赵金鼎 李肇基 李晓生 张玉清 蔡汉亮 刘任臣

张永福 赵金生 吴海塗 詹承坡 丘得松 陈逸叟 许梦芝

林义顺 陈竞传 陈梅坡 黎仲西 王金鍊 洪芋蛋 陈子纓

许子麟 郑聘廷 符养华 杨振文 张振东 吴灶安 陈秋圃

邓子瑜 赵钧溪 邓毅 张慎初 陈照和 吴业琛 卢礼朋
刘金声 蒋玉田 杜辉汉 王寸丹 符天一 余即成 唐璧初
黄耀庭 谢坤林 张欣然 黄崇享 后焕文 余通 陈梦梅
吴悟叟 留鸿石 王竹三 陈天成 张盛忠 李春荣 符日明
林干廷 卢耀堂 符开祥 卢蕈航 谢仪仲 吴金彪 王华廷
谢心准 叶玉桑 李子伟 杜之华 邵南棠 叶心斋 胡少翰
何心田 叶耀庭 吴一鸣 梁允祺 苏汉忠 陈涌波 符益华
何德如 柯芦生 陈文乾 梁允煊 吕子英 许骏声 陈松江
刘匕辉 邓提摩太 陈翼扶 陈裕光 何沛霖 苏彬廷 郭奇嘉
林受之 孙辛友 李玉堦 张志华 李凌溪 汪声音 陈金寺
陈梦桃 李幼樵 许子伟 刘伯浚 李声馥 萧竹漪 陈笑
黄乃裳 吴逢超 郭菀卿 蓝来喜 黄康衢 郭俊人 沈子琴
陈子麦 郑古悦 何子因 柯西成 黄清读 丘宗岱 周纪明
许雪秋 陈长生 杨蕃史 黄甘松 郑祝三 余岱宗 林立宗
魏谕同 刘凌苍 沈联芳 丘继显 林希侠 刘婉娘 杜棠
陈武烈 陈芸生 符爱周 李思明 周献瑞 符兆光 郭民波
陈祯祥 叶敦仁 王士先 辜景云 许云德 王汉光 黄景瓜
林镜秋 张涟士 张仁南 李镜仁 林文庆 余天中 石养性
许伯轩 陈信藩 胡云舫 李普仁 陈嘉庚 杨柳堂 杜青藜
林航苇 丘醒虎 方瑞麟 潘兆鹏 丘国瓦 黄廷光 吴炳光
郭渊谷 李尔梓 苏珊玉 萧百川 李光墉 陈雪轩 李光前
黄吉宸 蔡兰谷 苏联 吴逸亭 林芳亭 柯汉臣 庄碧峰
陈先进 陈詠商 姚颂民 赵克庵 郑金 陈书臣 曾纪德
胡伯骧 沈飞龙 陈毓卿 周如切 林裕成 周升翹 徐雪涛

朱观捷 郑子辉 蓝禹甸 黄甘礼 蒋德九 王汉忠 卢荣宗
褚民谊 王雨若 吴应培 谢己原 孙裕义 王汉天 余御言
陆秋露 周之贞 萧子璇 吴炽寰 陈文俊 王 裔 陈天一
李竹痴 李汉卿 何海星 苏德天 沈文光 沈德龙 杨侠生
郑 爱 张是富 何仲英 康荫田 胡亭川 李 灿 何达基
李炳押 李文楷 黄鹤鸣 杜凤书 劳 培 罗 干 周 华
罗仲霍 方汉成 刘克明 刘静山 汤秀山 杨阿洛 杨乌龙
杨国民 谭少军 陈宽辉 方云藻 徐统雄

孙总理之通信

总理与新嘉坡同志发生关系，实在乙巳年六月。其时总理自欧洲乘法国邮船东返，过星时曾约尤列、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登轮一见，及船过西贡，复致楚楠书报告情形，自后彼此通讯不绝，而南洋党务遂益发达。楚楠等现藏□总理函牒多件兹择录二通如下：

（其一）乙巳年阳历七月七日函

楚楠仁兄大人足下：星洲一会，欣慰生平。惜为时匆匆，不能畅叙一切，为憾。弟今不停西贡，直往日本，先查探东方机局，以定方针。方针一定，再来南地，以招集同志，合成大团，以图早日发动。今日时机已熟，若不再发，恐时不我待，则千古一时之会，恐不再来也。日前所言林氏之亲戚，祈将其姓名住址详开寄我，以得有便，或请他来，今或派人往见他，以联合闽广，而共大事。有信寄横滨如左之住址便妥：

日本横滨邮箱二百六十一号黎炳垣先生转交孙逸仙医生

西贡人心亦大开，已有同志欲创一报馆于此，以联络各埠之声气；惟不知办法及欠人员，弟今许助补此两缺点，大约二三个月后由东京南回，则此事可以成矣。此亦一可喜之事也。匆匆不尽，馀俟再报。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各位同志统此问好不另。

弟中山谨启。七月七号西贡发。

（其二）丙午十一月二十二日函

楚楠仁兄大人足下：寄来两函并巴黎电报妥收，幸勿为念。以后寄信

仍寄至民报编辑部便妥，有急电可寄东京民报，如此便能交到，且可省电费也。此间现拟设一大事务所在东京，为各省会员交通之地，每月经费数百元，皆由会员担任，可见人心之踊跃也。民报定下月二号开一年纪元祝典，租一大会堂为庆祝所，想到时来会者当有数千人也。李竹痴兄近已回星洲否？前彼约在西贡打票五百元，以邱八兄而取此项，由西贡寄来日本，今到此已月余，尚未见此款寄到，又不见竹兄有信来，未知邱兄有应其票否？祈为询之，复示为望。吉隆檳城两地之票有沽去否？弟已发信着他即行止绝，将来沽之票尽行寄回足下代收。如有寄到，务望收存为荷。其数几何？祈为示知，以待发落可也。又两地如已沽去若干，其钱务代催他尽数寄来日本弟收可也。到日本以来，已谋得数路有可筹款之望，惟何日可以到手，仍未能决。此事一得，便可大开拳。清庭现在恐慌非常，到处戒严，然断无如吾人何也。领事之如此干涉吾党之事，固为欧贼（按即欧架甲）所怂动，而亦为清政府之号令也。各省督抚亦如是。由北京以去其位，现近日恐无从得其机，然想彼等亦不能为吾人之大碍也。若能去欧贼，诸事无妨矣。弟离贵地以后，同志进步如何？外间舆论如何？甚念，务望时时示悉。所询章程批好否，当查干事，另当公函复答也。此致即候大安不一。各同志统此问候不另。

弟高野谨启，十一月二十二日。

冯自由之通信

新嘉坡埠与香港交通最便，故南洋党务与香港中国报及同盟会关系亦最密。甲辰开办图南报，及丙午开办中兴报，均委托中国报以购办印刷机件及延聘记者等事，即英荷两属各学堂之聘用教习，亦多由冯自由代聘之也。陈楚楠等现藏冯自由函牒多件，兹择录三通如左。

（其一）丙午二月二十六日函

楚楠、永福诸同志足下：兹有本会庶务长张君溥泉及会员曹君亚伯同赴叻埠，张君拟往爪哇，曹君拟往英国留学，到埠时祈善为招待一切，是所切祷。东京近状，问两君便悉也。中山君已于西三月四号在马些发程，此函到时，大约亦将抵叻，请留张君在此稍待，以便会商一切，实为至要。前寄上数要函，担保者二，平常者一，均请慎藏留交中山，俟抵叻时开看为要。请常通信。总汇报竟为欧贼入寇，恨极恨极。并候义安。

二月二十六日弟陈白、冯自由。

(其二) 丙午三月二十五日函

星洲同盟会列位义兄鉴：公武（南洋党员向称中山为公武）会长业于本月二十三日早抵港，相见甚欢，即于二十四日动程往日本矣。计期在约两月后仍到贵埠布置吾党所经营各事，然后前往河内，再会之期，亦不远矣。刻下所策画诸事，前途甚有成效，请公等努力扩张，以为吾党最大目的之预备。中国幸甚，吾党幸甚。前得楚楠兄函催寄中国报纸，兹查已于三月初一起寄，并将寄地址之纸付上，以昭信实。今后当益加整顿，尚望代为扩张为要。中国报与有所谓一事，公武抵港时，于二十三晚约少白、贯一、世仲及弟四人，当众言明此后不得为类于笔战之文件及影射诬谤各事。乃二十四日早有所谓报仍旧放肆，实为寒盟，今已移书责之。倘更不悔改，则中国报决不任其放纵。其咎不在少白，而在于郑贯一也，公等试比对两报，当能辨之。谢君心准尚未由乡来港，东京本会庶务长为朱君炳麟，民报庶务长则为谷君思慎，各职员略有移动，贵埠团体有推广否？乞顺见告。并候革安。

三月二十五日香港中国同盟会公启，书记冯自由。

(其三) 戊申西三月九号函

楚楠、永福、义顺诸同志兄大鉴：余君记成前日搭丽生船赴叻，想已平安抵埠矣。各地同志大有进步，良堪告慰。兹有请者，敝报自由文裕堂承顶以来，股份至今尚未招足，财政之困，莫可言状。至本月则更达于顶点，非收齐各处账项，则究难支持，属在同志，故敢直言奉告也。去年敝报代贵报所办铅字各物，除已来款四百元外，尚欠一百九十一元八毛九仙，此乃代支之款，实非账项可比。前已陆续函请归款，惟至今未见裁答，殊足闷人。今本报陷于万分困难之危象，不能不再函申告，乞俯念同志之谊，及本报困难之情形，即日将款寄下，不胜切祷。此乃敝报围城中告急公文，千万注意可也。又田恨海及刘李二君日间即可来叻，并此奉告，此候侠安。

安冯自由上，西三月九号。

南洋总汇报之分裂

图南报出版后，南洋各埠保皇会日渐衰退，加以陈楚楠所设之合春号及许子麟所设振源栈，各担任推销革命书报，如中国报、浙江潮、湖北学生界、江苏民报、洞庭波、鹃声、革命先锋、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亡国惨记等等，均争相购读，风行一时，华侨知识遂益进步不已。惟图南报资本向为陈张二人所担负，开办之初，所耗已逾万金，及添设

印务，亏负益多，维持二年，支出不下三万元，卒以周转不灵而致停版。图南报既歇业，陈张复于乙巳秋间联络许子麟、沈联芳、陈云秋诸人创设南洋总汇报，以为之继，东京民报且为之登报介绍焉。是报为革命派及商人派资本各半，云秋素主中立，胆小如鼠，力诫办事人不得登载激烈文字，而编辑人不之恤，仍高谈革命如故。至丙午春，云秋遂提出拆股承让之议。后乃改为抽签，即由抽得者接受报业，结果为云秋一派所得。云秋复约保皇会员朱子佩加股合办，而总汇报遂成保皇会一纯粹机关报矣。其后康徒欧榘甲、徐勤、伍宪子等即凭藉此报与革命党为敌。

中兴报之继起

中兴报发刊于丁未七月十二日，发起人为陈楚楠、张永福、林义顺、许子麟、陈先进、邓子瑜、沈联芳等，初由冯自由代聘中国报记者何子耀司理笔政，何以事辞职，乃改延田桐王斧承之。出版未久，即与总汇报为革命论与立宪论之大笔战，先后主笔政者，尚有居正、陶成章、胡汉民、林时壘、汪精卫、方瑞麟、林希侠、张西林、周杜鹃、何德如、胡伯骧诸人，任事者则有林义顺、邓慕韩、萧百川、汤百令、吴悟叟、周华、罗仲霍诸人。当两报笔战时，总理适由越南移居星洲，寓东陵东明律一一一号，民报□记者亦联翩而至，一齐加入战线，故是时论坛争辩之剧，殊不让于香港中国报与商报，及东京民报与新民丛报之激战也。时中兴报销数达四千馀份，各埠侨民直接受其感化，实非浅鲜。及己酉总理离星赴欧，陈楚楠以历年为革命耗资，发生兄弟争产涉讼事，无力兼顾党务，张永福亦因商务亏折，几至破产。中兴报负债累累，屡次招股，均随手辄尽，无法抵欠，遂于庚戌夏间停版歇业，闻者惜之。

星洲晨报与书报社

继中兴报而起者为星洲晨报，亦同盟会员周之贞、谢心准所办，未及一年即已停版。更有星洲书报社者，成立于壬寅年，其倡办人为郑聘廷，社址初设于吉宁街，乙巳年乃迁至丹絨巴葛礼拜堂楼上。社中陈列各种书报，任人浏览，中以革命书报为多，亦宣传革命机关之一也。戊申党员何心田、何德如、胡兆鹏、胡亭川等更创设开明演说阅报社，按期敦请民党名流演说革命真理，实开南洋风气之先。更有郭渊谷、康荫田、何芦生、谢坤林，沈飞龙、周献瑞、陈□汉、何心田、何柏轩、吴逢超、何海星、陈毓卿、何海塗诸人组织演讲队，每星期日在通衢为露天演说，慷慨激昂，闻者感动。辛亥春赵钧溪、潘兆鹏、张仁南、刘匕辉、刘凌苍、刘任臣、郭渊谷、许伯轩、谢坤林、郑子辉、吴一鸣、许梦芝等复发起同德书报社于亚来良街，嗣后南洋各埠书报社相继成立，

均与革命党员有直接间接之关系。是年夏间，黄吉辰、卢耀堂等发刊南侨日报为中兴报之后继，时在武昌起义前数月。

振武善社之武剧

振武善社为劝导戒烟之团体，会员不分党派，一慈善性质之公共机关也。戊申某月，保皇会员徐勤、伍宪子等假座该社开设星洲政闻分社成立会，革命党员知之，遂有孙眉、田桐、邓子瑜等数十人先到会场，谋破坏其事。开会时，徐勤首先报告清廷预备立宪，及该社设立理由。发言未毕，孙田邓等即大声喝打，一拥而登讲坛，向徐勤乱殴，徐略受伤，狼狈逃下，会场遂一鬨而散。经此役后，保皇会遂不敢再有公然开会情事。是年十一月清帝后逝世，保皇党开会追悼，清领事亦通告各商店，令休业一天，以志哀感，革命党员所设商店咸一笑置之，遂有保皇党人以资贿使无赖多人，向何心田药店掷石行凶，卒为警察干涉制止，而致涉讼。后由英吏判令无赖辈罚款谢罪，而何氏已损失不赀矣。当事起时，有华侨多人以保皇会商家主使暴动，咸欲乘机报复，声势汹汹。英辅政司恐酿事端，乃请总理弹压所部，毋许生事，总理于是印刷告示多张，由警察代为张贴，事乃平息，清领事及保皇党人咸为骇然。

南洋支部之新章

自星洲同盟会成立后，英荷二属各地陆续组织分会或通信处者，有百数十埠，概归星洲统辖。及戊申某月总理自河内移居星洲，更设立南洋支部，特派胡汉民为支部长，另订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十六条及通信办法三条，通告各处团体一律遵守。兹附录南洋支部通告及同盟分会总章如左。

启者：近年以来，南洋各处同志日多，各就所处结合团体，以实行宗旨，发展势力，真有蒸蒸日上之势，殊可庆慰。今在星嘉坡设立南洋支部，欲使南洋各处团体，互相联络，以成统一。夫欲联络情谊，必以消息相通为主，消息通则情谊洽，情谊洽则协力相扶，同心共济，而党力滋伟，成事可望。故特定通信办法三条如左：

(一)今将各处团体通信地址开单寄览，以后至少每二个月互相通信一次。

(二)各处团体通信地址有移换时，须即通知南洋支部。

(三)以后如续有新立团体，即由南洋支部(支部长胡汉民)发信通知，各处接信后即寄书新立之团体，贺其成立，且勉励之。

以上三条望留心照办，以团结同志之精神，广通各处之情谊，是所至嘱。此致各埠同志兄鉴。

孙文谨启。

中国同盟分会总章

一、本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直接受支部之统辖。

二、本会以实行赞助中国革命事业为职志。

三、本会会员须谨奉宗旨，亲写盟书，当天宣誓，以表其诚。

四、本会公举如下职员，以司理会中事务：

正会长一名 中文书记 名 理财 名 调查员 名

副会长一名 英文书记一名 核数一名 干事员 名

五、本会职员定例每年选举一次，并每会员增至一倍时选举一次。

六、本会员皆有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七、当地会所及一切经费由会员均分担任。

八、凡会员皆有介绍同志入会之权。

九、凡会员能解释宗旨明白者，皆可任为主盟人，随时随地收接同志入会。

十、凡主盟人收接同志入会后，须将盟书缴交书记注册，由书记彙交支部收存，发给底号收执为据。

十一、凡会员既完尽一己之资务，领有底号者，至革命成功之日，得列名为中华民国创建员，以垂青史，而永志念。

十二、凡会员能介绍及主盟新同志十人者，记功一次，百人者记大功一次。至岁终计功，由会长宣劳嘉奖，并由支部代请本部总理给功牌表志。至革命成功之日，得与军士一体论功行赏。

十三、本会欲使会众团体密切，声气灵通，特仿革命军队编制之法，以组织会众，其帙“帙”似当作“秩”。如左(此条请即施之实事)。

以八人为一排，内自举排长一人，共八人。

以三排为一列，外自举列长一人，共二十五人。

以四列为一队，外自举队长一人，共一百零一人。

以四队为一营，外自举营长一人，共四百零五人。

十四、以各列长、队长、营长等人员为会众之代表人。

十五、本会办事各种详细规则并特别专条，可随时由职员招集各代表会议订立。

十六、本会各等规则专条，总以不违背支部号令及本会章程为范围。

(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长坚固，不致如散沙。会中有事，由职员通传于各营长或各队长，各转传于其所属之队或列长，则一人不过走报四人知，列长不过报四个排长，排长则报七人知，如此工夫易做。若收月费，会员交于排长，排长交于列长，列长交与理财员，亦事简而效大也。若不行此法，则他日每埠人多至一千或数千，则无人能遍识会员，而分会机关之职员，亦无从遍知各人之住址行踪也，故必当为排列。一排长识其所交好之七人不为难，一列长识三个排长更易，由营而队而列，犹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节节脑筋相连灵活也。

安置河口败兵之困难

戊申河口革命军失败后，所有退入越南境内之将士关仁甫、韦云卿、李祐卿、关玉山等六百余人，概由法官拨送新嘉坡。抵坡时，英官初视为乱民，不许登陆，后经越南总督致电坡督，声明彼等系革命党，应作国事犯看待，坡督始准上岸，惟仍押禁于拘留所。总理乃使中兴报董事张永福延律师向英吏保释，并派人招待一切，于是陈楚楠、林受之、许雪秋、沈联芳等屋宇及在南街招待所皆收容几满，而给养尤形困难。败兵中有索资返香港者，有病不能起者，有闹事杀人而招警吏干涉者，有群聚中兴报及总理寓所讨伙食者，尤列且因人命嫌疑案被索涉讯问。于是总理乃命楚楠、永福、义顺等创办中兴石山于蔡厝港，以安插河口败兵，派周华总理其事。又为介绍于吉隆坡、怡保、吡叻、文岛各埠矿山工厂农场，使各安生业，而众心始安。兹附录当日总理为安插败兵事致林义顺函如下。

义顺仁兄鉴：今朝有数人(革命军人)到云心田今日不交伙食，数人中有病者，有欲回香港者，有欲速往做石山工者，纷纷扰扰。弟见其情状十分可怜，然亦无可如何，且不堪烦恼。石山之事，诚非速办不可，盖

一日不安置彼等，则各同志多一日之费，而弟多一日之烦恼。若过数日后尚不能安置，而心田又不给米饭，恐彼等不堪饥饿，必有野蛮之举。数日以前见过一次，有十余人到中兴报讨伙食，其势汹汹，殊不雅观，后得慕汉以好言语安慰，并交银心田发给伙食，始得平静数日。今早已有数人来此，自后必日日有人来滋扰，彼等将以施之中兴报者(此计或心田教之)对待弟处矣。如此之事，弟实所难堪，足下爱我特厚，想必能听弟之求，而速行设法开设石山之局，以使他等安身，弟实感恩不浅也。特此恳求，不胜愧慊，并望谅之。此致即候大安不一。

弟孙文谨启，西十月十一日早。

七洲府之党务

七洲府即英属海峡殖民地之俗称，凡新嘉坡、庇能、吉隆坡、怡保、吡叻霸罗大小各埠均属之。丙午总理派陈楚楠、林义顺至庇能又称槟屿屿“槟屿屿”当作“槟榔屿”。设立同盟分会，先后加盟者有吴世荣、黄金庆、辜立亭、林志诚、陈新政、丘明昶、薛木本、陈民情、徐洋溢、吕毓甫、王寿兰、丘有美、林福全、林如福、丘文绍、潘弈源、丘能言、郑玉指、徐宗汉、陈璧君、王德清、钟乐臣诸人，公举吴世荣为正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翌年世荣等更发刊光华日报，延方次石、周杜鹃、熊越珊等为记者，提倡革命之功，不亚于中兴报，而毅力且有过之。又有槟城书报社，设在甘菜园九十四号，亦为金庆等所组织，条理整然，足为南洋各埠书报社之模范。此外各埠分会，在吉隆坡则有陈占梅、阮英舫、阮卿云、阮德三、王清江、刘襟、陆秋杰、陆秋泰、丘怡领、王君赞、陈秀莲、杜棠等，在怡保则有区慎刚、李源水、李孝章、汤伯令、郑螺生、梁燊楠、刘业兴、黄怡益等，在芙蓉则有黄心持、谭容、蔡炽三、朱赤霓、伍熹石等，在瓜朥卑那则有邓泽如等，在麻六甲则有李月池、沈鸿柏等，在关丹则有陆秋露等，在金宝则有杨朝棟等，在林明则有冯子芸等，在太平则有陆文辉、陈志安等，在式叻则有邓清泉等，在麻坡则有汤寿山、刘静山等，在沙朥越则有罗从谏、萧春生、李振殿等。于是凡华侨所到之地，几莫不有同盟会员之足迹。

缅甸之党务

保皇会在缅甸仰光埠设有分会，其会长为闽省富商庄银安。甲辰年发刊仰光新报，主张立宪，与新嘉坡之天南新报互相呼应。乙巳春，秦力山至缅谒银安，痛言康梁棍骗华侨及保皇立宪之非，银安豁然觉悟，而仰光新报之论调亦一变。力山复撰说革命一文登诸仰报，洋洋六七万言，异常透辟。其后力山赴滇边运动土司刁沛生等起兵反清，各土司颇

为所动。未几力山以染瘴得病身死，所谋事遂成水泡。丁未中兴日报派林义顺、许子麟至緬招股，略所有得。越年戊申，总理派汪精卫、吴应培在仰光设立同盟分会，先后加盟者有庄银安、张永福(非新嘉坡之张永福)、杨昭诰、陈金在、徐赞周、陈春源、陈仲赫、周卓林、陈钟灵、饶潜川、周希尧、黄子瑞、李德成、李庆标、李宣琳诸人，举银安为会长。时仰光日报已停办，乃由银安等集资开办光华日报，由吕志伊、居正、杨振鸿、陶成章等迭任笔政，发挥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甚为华侨欢迎。旋因事改组，易名进化报，销路不减于前。此外緬属各埠团体，仰光有党民书报社，瓦城有振汉书报社，惹新亚沙汉埠有维华书报社，勃生埠有汉兴书报社，勃卧埠有培民书报社，且老埠有新民书报社，靡洛棉埠有汉声书报社，均为同盟会员所组织。

荷属之党务

荷属各地同盟会初为谢良牧、李柱中、李天麟、曾连庆、陈方度、梁墨菴等所组织，因避荷官干涉，多称书报社，或称学堂。各地主持党务者，泗水有刘亚泗，巴城有梁墨菴、李天麟，八打威甲太有许金璋，文岛栢港有温庆武、李柱中、曾连庆，双溪烈有黄庆元，勿里洋有伍连忠，勿里洞吗吃埠有欧阳福成，武陵埠有徐云兴，流石埠有蓝瑞元，日里棉兰有梁瑞祥、欧水应、李增辉，坤甸有沈复权，三宝垄有李载霖。此外各埠所设书报社百数十处，其著名者，则有苏门答腊亚齐埠书报社、坤甸图存书报社、泗水书报社、三宝垄乐群书报社、老巴杀埠书报社、野横埠书报社、巴城书报社、日里棉兰华崇书报社、日里民里中华书报社等等。又各埠党员开设之报馆，泗水有泗滨日报及民铎报，日里棉兰有苏门答腊报。田桐曾任泗滨日报主笔，因著南国篇，涉及荷属政治，竟为爪哇政府勒令出境。丁未秋冬间，陶成章遍游荷属群岛，大倡光复会，李柱中、曾连庆、许雪秋、陈芸生、王文庆等助之，泗水富商蒋报和、蒋报礼兄弟亦入其会，故势力日盛，駸駸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戊申河口革命军起事，汪精卫、邓子瑜奉总理命往荷属筹饷，至文岛时，大受光复会员反对，故收效甚微。庚戌冬，黄克强至南洋筹措广州起义军饷，力劝李柱中、陈方度等捐除意见，合力筹款，并派谢良牧、曾伯谔、刘芷芬等分头募集，李陈等咸从其言，是役荷属共募款三万馀元，而同盟会已散涣之势为之一振。

越南之党务

总理于壬寅河内博览会开设时，曾至河内与法国当局有所协商，遂于是结识华商杨寿彭、黄隆生、甄吉廷、张奂池、吴梓生诸人。及乙巳东京同盟会成立，河内、海防、西贡各地先后设置分会，河内料理党务及

传达内外消息者为广东会馆书记张奂池，来往同志多由其招待引导。丁未春总理自日本至河内，设总机关部于甘必达街六十一号，经营粤桂滇三省军事，旅越侨商募捐饷项，为数不赀。河内同志杨寿彭、黄隆生、梁秋、甄吉廷等，及海防同志刘岐山、甄璧等，西贡同志曾锡周、马培生、李竹痴等，堤岸同志李晓初、李卓峰、黄景南、刘易初、李亦愚、颜太恨、关唐等，均先后醵助巨款，为他处侨商所不及，就中以西贡法国银行买办曾锡周、马培生所捐为最巨。总理及汪精卫等数次到西贡，锡周有求辄应，毫无吝色。黄景南开设卖豆芽小店，市人称之为牙菜祥，每日辄以营业所得投入扑满中，贮为捐助革命之需，时人闻而义之。杨寿彭、黄隆生、甄吉廷、刘岐山等于钦廉、镇南关、河口诸役，因供给军械粮食事为法官递解出境。

暹罗之党务

广西贵县知县陈景华因得罪粤督岑春萱亡命暹罗，遂于丙午年与侨商萧佛成、沈荇思等发刊华暹日报于槟角京城，渐主张革命，与香港中国报互通声气，先后任笔政者有康荫田、王斧、卢伯琅、胡毅生等。侨商之同情革命者，则有王杏洲、陈美堂、何少禧、陈载之、朱广利、马兴顺、梁挺英等。戊申冬，总理偕胡汉民、何克夫、胡毅生、卢伯琅数人至暹，侨商设欢迎会于中华会所，到会者数百人。越日暹政府即来干涉，限总理于一星期离境，并不许谈政治问题，驻暹美国公使闻之出而为总理助，因得稍延数日。总理遂不再赴会演说，惟秘密组织同盟分会，华侨入会者颇不乏人。举萧佛成为会长，陈景华为书记。总理居暹十日即返新嘉坡，留胡毅生、卢伯琅二人勸理华暹报编辑事务。己酉马兴顺因事回国，暹中保皇会员以马为华暹报大股东，特致电粤督，控以附逆党恶罪名，马旋在潮州原籍被清吏逮捕监禁，陈景华因之自暹至香港设法营救，卒赖粤绅江孔殷之斡旋，保释出狱，而马已奄奄一息矣。

菲律宾之党务

菲律宾群岛距香港虽一衣带水，然以美属入境禁例之故，吾国人来往不易，而革命党在其地活动亦较他处为稍迟。甲辰乙巳间，旅菲华侨渐倾心革命，喜阅香港中国公益二报，郑汉淇、欧阳鸿钧、杨豪侣、林日安等实为之倡。乙巳冬更有对美拒约会之设，粤侨捐资以助广州拒约团体者，络绎不绝。丙午保皇党徐勤在小吕宋广东会馆演说立宪，欲乘机开设帝国宪政会，为杨豪侣等所破坏，卒无所成。辛亥春李其自香港至小吕宋，始设立同盟分会，入会者有郑汉淇、黄三记、黄汉杰、王忠诚诸人。旋发刊公理报，以郑汉淇为总理，是为旅菲华侨设报之嚆矢。

澳洲之党务

澳洲各地向属康党之势力范围，自辛丑梁启超亲游其地，保皇分会遂林立於雪梨、金山、美利宾以至纽丝仑等处，其时著名侨商殆无不入保皇会藉者。其言论机关曰东华新报，由梁启超荐唐才常之弟才质主任笔政。丁未徐勤主使何其武暗杀刘士骥事起，保皇会以是分裂。旅澳华侨渐知康梁敛财之真相，多登报脱党，因与香港中国报发生关系。丙午美利宾埠华侨创设警东新报于罗索尔街一百八十九号，始提倡革命。庚戌雪梨埠致邮公堂“致邮公堂”之“邮”字疑衍。有民国日报之发刊。致公堂为三点会所组织，其宗旨曰反清复明，故民国日报亦以民族主义为号召。辛亥三月二十九一役，雪梨、美利宾二埠华侨捐资数百磅助饷，均寄云高华大汉日报冯自由代收。此外纽丝伦岛威灵顿埠华侨吕杰、朱楷、黄国民等亦热心革命，吕杰曾致书冯自由求入革命党，冯许其自行填写盟书邮寄香港。同盟会定例，须主盟人在场始许加盟，吕杰邮递盟书，实为创举。

英属之书报社

乙巳以后英属大小各埠相继设立书报社，其中有纯粹为同盟分会者，有附设于学堂者，有因当地商会或中华会馆向为守旧派或保皇党所把持，故另创新团体以树对抗者，此类书报社成立于民元以前者有百数十处。兹就调查所得，录其地名社名如次。

新嘉坡公益书报社 新嘉坡星洲书报社

新嘉坡同德书报社 新嘉坡同文书报社

庇能檳城书报社 庇能益智书报社

吡叻华侨书报社 吡叻蒲芦江秀觉民书报社

吡叻沙叻培文书报社 吡叻安顺培智书报社

吡叻拿吃兴华书报社 吡叻端洛中兴书报社

吡叻万里望民兴书报社 吡叻布先益智书报社

吡叻金宝开智书报社 吡叻美罗萃群书报社

宋溪诗佛文墨书报社 六条石埠书报社

芙蓉书报社 柔佛会民书报社

麻六甲中华书报社雪兰峨士我月埠书报社
实兆远益智书报社巴东色海东华书报社
鲁乃坡益民书报社槟榔屿大山脚华侨书报社
布知埠益智书报社麻楮巴辖益群书报社
隆邦书报社砂朥越启明书报社
知知埠华商书报社朱毛埠启智书报社
高渊埠书报社打吧埠益群书报社
红毛丹达材书报社吡叻古楼南华书报社
嘮嘮文东书报社巴生群智书报社
万挠育智书报社金宝中国青年益赛会
雪兰峨介文书报社吉隆坡中国青年益赛会
嘮嘮北千光汉书报社麻坡启智书报社
甲洞开明书报社素哩哩开智书报社
安邦埠书报社叻思埠公益书报社
加蕉埠启明书报社双文丹埠斯文书报社
加影文华书报社都孿启蒙书报社
纳闽坡启文书报社关丹中华书报社
巴里文礁新华书报社武来岸策群书报此处似脱一“社”字。
北般鸟山打根中华书报社甲板埠同德书报社
新马孿新华书报社吉樵双溪丹年新汉书报社
喃巴哇觉群书报社文丁埠华商书报社
巴生港中国青年益赛会古毛埠竞明书报社
巴楮巴哈益群书报社缅甸仰光觉民书报社
缅甸瓦城振汉书报社缅甸惹申亚沙汉维华书报社

缅甸勃生埠汉兴书报社缅甸丹老埠新民书报社

缅甸勃卧埠培民书报社缅甸摩洛棉汉声书报社

荷属之书报社

荷属群岛书报社之多，不亚于英属，多数附属于学堂之内，故其名即以所属学堂之名冠之。乙巳丙午间，新嘉坡中兴公司主人张诚忠受荷属文岛各埠华侨之托，欲聘用教员多人。张商诸陈楚楠，陈为介绍于香港冯自由，于是冯乃分函东京、汉口、安庆、广州各处机关，请推荐同志赴海外为教员，是时应聘者有易本义、张继、李柱中、时功璧、陈方度等二十余人。此外各埠延致之教员，尚有董鸿祎、王嘉榘、王文庆、沈钧业、魏兰等，均属留日学生而有心革命者。董鸿祎乃东京早稻田大学所推荐，就聘时尚未毕业，该大学特为提前考试，用壮行色。荷属各校自董易、张王李、陈时、沈魏等设考以来，革命说学“说学”似当作“学说”。遂灌输于学生及其家长，多在校内附设书报社，以开通民智提倡民权为务，而书报社遂成革命机关之变相焉。兹就调查所得，凡书报社成立在民元以前者，录其地方及团体名目如次。

巴达维亚华侨书报社泗水明新书报社

三宾垄乐群书报社大亚齐书报社

巨港中华书报社巴城老巴塞书报社

井帝汶同文书报社南榜书报社

西都文罗书报社文岛栢港中华书报社

文岛双沟烈中华书报社万龙埠民仪书报社

巴眼亚比亚民德书报社其沙兰中华书报社

毛燕埠日新书报社龙目安班澜汉光书报社

美仑埠公益书报社浮卢甘罢中华书报社

东婆罗洲古达马路中华书报社山口洋民生书报社

亚齐瓜勝新邦启文书报社坤甸□存书报社

松柏港民群书报社万里望智群书报社

坤甸白树脚群生书报社缔汶叨觉群书报社

文島如勿士中華書報社勿里洞華僑書報社
蘇門答臘巴東書報社監光登宜開智書報社
文島雙溝列明德書報社哥踏丁疑覺群書報社
緬汶叻利覺群書報社覺厘洞岸黨書報社
日里民禮書報社日里瓜勝新邦中華書報社
日里直名丁宜開智書報社日里頓挽中華書報社
日里巴株巴勞中華書報社日里大棉中華書報社
日里武麗安中華書報社日里勿叻灣中華書報社
日里火水山中華書報社日里瓦冷中華書報社
日里籠葛中華書報社日里新邦知甲中華書報社
日里棉蘭華崇書報社日里直名丁宜開智書報社
日里瓜勝中華書報社日里仙遠中華書報社
日里昔冷中華書報社亞齊士吉利中華書報社
支部移庇能之經過

戊申後南洋黨務雖日發達，然新嘉坡黨員對於歷年維持中興報及供應各地失敗同志等費，已覺精疲力竭。加以從越南來之河口敗兵，分子復雜，良莠不齊，時有妨害地方治安之行動，於蔡厝港中興石山開設後，尚有搶掠嫌疑案發生，致被警吏拘去石山工人二十一人，經總理多方設法，始獲開釋。時清領事復藉端要求英吏干涉革命黨行動，故黨務進行愈形困難，於是總理決意將南洋支部移至庇能。己酉三月，總理首途赴歐洲，而支部亦同時遷地，及庚戌七月，總理從日本再來南洋，即挈眷移居庇能柑仔園。是年冬，總理復游歐美，其眷屬仍居庇能，家費則由庇能、吡叻、吉隆、芙蓉四處黨員分任供給。當總理居庇能時，曾通告南洋各埠，令仿美洲黨員新例，將盟書內中國同盟會會員字樣改為中華革命黨黨員，然為日無多，事實上未易實行。是時支部既設於庇能，其地黨員黃金慶、吳世榮、陳新政等奔走甚力。汪精衛在北京謀炸載沣失敗後，暗殺團員陳璧君、黎德榮等先後至南洋籌款營救，庇能黨員吳世榮、黃金慶、陳新政及新嘉坡黨員陳武烈、林義順、林禎祥諸人共出資數千元為營救之需云。

黄花岗一役筹款之经过

庚戌广州新军一役失败后半载，总理从美洲至庇能，黄克强、赵声、孙眉、胡汉民、何克夫、谢逸桥、谢良牧亦先后至。时黄以粤中党人元气大伤，再举不易，拟改从缅甸入云南联络滇省军队起义，赵声等亦别有所图。惟总理力主再谋广州大举之议，黄赵均虑筹饷困难，谓非有款十万元以上，不易进行。总理谓财用一层，吾可担任，遂约各埠党员于十月十二日到底能开会商议筹款方法，与议者有黄克强、谢逸桥、胡汉民、谢良牧、何克夫、熊越珊、赵声，庇能党员吴世荣、林世安、黄金庆，芙蓉代表邓泽如，怡保代表李孝章诸人。总理发言谓现在国内时机已熟，吾人决意在广州起义，以顺人心，请各同志刻即担任筹款，众咸赞成。议定募足十万元，便可著手大举。预计英属荷属各筹十万元，暹罗越南三万元，美洲在外。即席捐得八千馀元，其余由各党员分头募集，并拟分发捐册，概以中国教育义捐为名，免居留政府之干涉。议既定，黄克强、谢良牧、邓泽如、胡汉民等遂赴各埠从事募款。总理因在清风阁演说革命，为当地政府所知，遂被限令一星期离境，因有美洲之行。汉民、泽如等到星洲，于十月二十四日在晚晴园开会，党员到者有周之贞、沈联芳、卢礼明、李孝章、陆秋露等百馀人，合得捐款三千元，中以沈联芳首捐一千元为最巨。黄胡邓等复遍历英属十馀埠，历时一月，仅得万馀元，与预算额相差尚远，克强大为失望。因力言英属如不能得五万元，事必不行，彼惟有仍实行个人主义，向一二权要满奴拼身一掷而已。各党员闻之大为感愤，郑螺生、李源水、李贵子、黄怡益、谭德栋、朱赤霓、黄心持、伍熹石、林作舟、蔡质三、容祝三、黄克底本排为“黄#克”，或本无中间之字。、陈序机、李雄章、邓培生、陆秋杰、郭应章、陈增坡、王镜波、陆文辉、胡荣宝、李梦生、刘静山、汤寿山、曾德水、崔文灿、陈占梅、李月池、陈志安、刘植芝、蔡卓南、张锡铭、王月洲、曾荣祥、曾国梁、彭维纲、王书仰、邓星南、林金福、李佐汉、叶竞争、李耀南、李定山、罗划胡、叶飞龙、黄梓堂、古生植、杨复汉、陈守一、杨朝栋、郑有芳、张碧天诸人均甚踊跃，前已捐者亦多加捐，渐足五万之数，克强、赵声遂先后返香港。荷属担任筹饷者，有谢良牧、刘芷芬、黄甲元、古亮初、梁纽若、钟幼珊、古质山、曾伯谔、李柱中、陈方度、李笃彬、吴伟康、陈句士、陈伯鹏、蓝铭三、伍连忠、梁瑞祥、温庆武、陈玉如、蓝耀诸人。越南担任筹饷者，有曾锡周、马培生、李卓峰、黄景南、刘易初诸人。暹罗担任筹饷者，有萧佛成、梁挺英、朱广利、何少禧、沈荇思诸人。统计是役南洋各埠募集所得经革命军统筹部收到者，英属共四万七千六百馀元，荷属共三万二千五百馀元。又辛亥三月枪杀满将军孚琦之温生才，

及是役殉难七十二士中之罗仲霍、陈文□、李雁南、李炳辉、李晚、周华、郭继枚、余东雄此烈士之姓，又似“金”字，未知孰是。、黄鹤鸣、杜凤书、林修明，辛亥闰六月炸伤满清提督李准之陈敬岳等，均属南洋革命党员。

黄兴赵声之通信

辛亥三月廿九一役以前，黄克强、赵声于离南洋归香港时，曾分函致各埠党员催促筹饷，兹择录所致谢良牧、谢逸桥函三通如左(三函均谢良牧藏)。

(其一)赵声致谢良牧函

良牧哥鉴：在槟临行时，得阅兄电，欣慰无量。因船票已买，不能再得一晤，怅甚。约认之件，务请从速覓携至香港，则即时便可筹措一切。港来函均云机会日有进步，甘霖一沛，源泉斯涌，不胜仰企之至。又汉民不日来星，可与面商一切。匆匆留字，即颂侠安。

弟声顿，初二日。

(其二)黄克强致逸桥函

逸桥我兄大鉴：怡保手上一函，想已入览矣。今英属之款大致已有眉目，惟与十万之数所差甚远，而前途待办之事，有如星火，不可迟以分秒。望兄前许之件，速速决心，实行驰赴港部办事。弟昨由芙蓉出星，拟附日邮(十二日开行)内渡，时期逼迫，无缘来尊处晤商，至为歉仄。良牧兄款事亦望赶速收齐，偕其管理人返港，切盼切盼。伯先兄昨亦有函来催贵昆仲，意至恳切，因此函与展兄所商事多(展堂现在西贡，须将此函彙寄去)，故未呈上。尚此即请筹安。良牧兄统此不另。

弟兴顿。

(其三)黄克强致谢良牧函

良牧我兄鉴：弟由怡保上一函于贵昆仲，想已入览矣。昨又上一函请两兄速速决行，以践前约。弟此次于四洲府所筹之款虽稍有眉目，然不敷已甚，非得兄提荷属之款，决难开办。伯先兄屡有函来催兄提款，并约其管理人回港，盖因清吏欲移新军于高州，明正即实行也。有此一节，非速著手不可。昨夜闻兄今日来埠，欣慰无极，及船到，而不见兄来，岂另有他故差池耶？逸桥兄所谋之事，亦乞促其速行，无俟观望。我辈今日为此最后之一举，必多得资以为完全之预备，方免失败。何日

抵港？乞先电知。弟今日附日邮行矣，不及相候，怅惘无似。留此即请大安。

弟黄兴顿，十二午刻。

辛亥光复之助饷

辛亥八月武昌起义，闽粤二省先后响应，时星洲党员发起筹办广东救济保安捐，假总商会为会所，举罗卓甫为总理，廖正兴副之，沈联芳、陈楚楠、张永福、赵克菴、岑侣豪、汤湘霖、黄甫田、陈竞畴、叶耀庭、周升翹、赵钧溪、许柏轩、刘匕辉、吴胜鹏、吴世胜、符养华、陈毓卿、陈梅坡、潘兆鹏、沈子琴、陈保三、潘春阳、黄澣辉、黄有渊、蓝森堂、陈翼扶等各任干事，总计筹款二十馀万元。继复发起福建保安捐，先由张永福、陈楚楠、张顺善、陈嘉庚、洪福彰、陈武烈设法向福建平泉局拨款二万元电汇福州黄乃裳应急。旋在天福宫画一轩开会，举陈嘉庚为总理，陈顺善副之，陈先进、张永福、陈楚楠、叶敦仁、陈祯祥、陈武烈、留鸿石、洪福彰、薛武院、陈子纓、李浚源、殷雪村、谢有祥等为干事，亦陆续筹汇二十馀万元云。

第四十章 丁未潮州府城之役

许雪秋略历

许雪秋，潮州宏安乡人，父经商南洋致富，为侨界巨擘。许幼随父往星洲从事商业，性慷慨，任侠好客，缙绅士夫江湖侠客咸乐与之游，有小孟尝之称。其父故后，许得遗资，以好交游，随手辄尽。壬寅癸卯（清光绪二十七八年）间，福州人黄乃裳漫游南洋马来半岛，鼓吹种族革命，闽粤侨民多为感动。许以黄年高志壮，异常倾倒，遂纳交焉。是时保皇党所设星洲天南新报早已闭歇，兴中会员尤列组织中和堂，侨商陈楚楠、张永福、许子麟等倡办图南日报，均属宣传革命机关，故南洋各埠华侨之民族思想日渐蓬勃。许目击祖国时局之艰危，慨然有实行革命舍我其谁之志，遂邀黄乃裳、陈宏生诸人联袂返国，企图大举。甲辰年（清光绪二十九年）九月至汕头，即约合同志陈芸生、吴金铭、李杏波、吴东昇等，于是月十九晚在宏安乡故居寄云深处立坛开会，宣誓倾覆满清，相约分途担任招揽同志及筹划军饷二事。是为许从事革命运动之开始。

初次谋取潮城之失败

许经营数月，成效渐著，得同志吴金铭、萧竹荷、李子伟、吴彪金、金丑、余通、陈湧波、林鹤松、刘苍龙“刘苍龙”后文作“刘龙苍”，未知孰是。、林苍龙、黄得胜、林惠卿、谢明星、薛金福、刘荣华、罗木斗等数十人，势力日盛。遂于乙巳年（清光绪三十年）正月十二夜召集诸同志在寄云深处开会，讨论起事方略，推定雪秋任革命军司令，统领一切职权，陈芸生任闽粤度支部长，吴金铭任参谋长，李杏波任书记，李子伟任会计，吴东昇任交际，吴金彪、萧竹荷任稽查。并议派陈宏生赴福州谒黄乃裳，商议闽省响应事，李杏坡担任联络学界事，吴东昇担任联络各省同志事，吴金铭担任联络黄冈余通、余丑、陈湧波等合作事。于是各事进行粗具端倪。许更设法向潮汕铁路当局运动，取得承办铁路建筑工程之特权，密派余丑、余通、陈湧波等为筑路工头，使招集同志七百人充铁路工人。复由吴金铭以绅士名义廩请“廩请”似应作“稟请”。道府镇台，准在潮安上七都祠招募团练四百名，亦以同志充之。均约定三月十五日同时起事。詎因李杏坡用人不慎，其部下在华美乡运动事泄，被总镇黄金福侦知，遂派哨官梁栋元将杏坡拿获斩首。杏坡既遇害，吴金铭同时被捕，刘龙苍乃约邑绅郭竹君等联名保释。旋复有人告发，谓吴刘俱革命党，辞连许雪秋，道府派委员陆桂元、刘英生密查。许闻之，乃身怀手枪，只身向潮州道署自投，侃侃抗辩。道员某以许曾捐纳道台衔，系地方大绅，且属旧识，遂不深究，并吴刘二人释之。许经此

次蹉跌，乃自赴南洋募集经费，企图再举。

二次谋取潮城之失败

丙午春间，总理自日本至新嘉坡，许雪秋素慕总理名，洵张永福为之介绍，并加入同盟会焉。时总理方有志图粤，以许在潮州各属极有势力，遂引为左右手，立委任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使在潮嘉等处相机发难。是年冬，许自汕头至香港谒冯自由，谓事机渐熟，请电东京本部派同志回国相助；总理乃派留学生乔义生、方汉成、方瑞麟、李思唐、郭公接、张煊、方次石及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先后赴香港。抵港后，方瑞麟、方次石、张煊、郭公接先至汕头访许雪秋，遂约各路主任在宏安乡许宅大会，决议定期丁未年(清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初七日大举发难，派定蔡乾初担任筹款，薛金福偕乔义生、李思唐、张煊、郭公接往饶平浮山埠布置一切，届期率众于夜间进攻潮州府城，黄伟斋率潮城内十八馆各同志为内应。余丑、余通、陈湧波、蔡德、吴焕章偕方汉成赴黄冈，罗飞雁赴揭阳，黄得胜赴惠来，谢良牧、谢逸桥、吴东昇、李子伟等暗率同志多人藏匿于潮汕车站、蔡家祠、敌山台、潮安内城各处，均预备分头响应，陈芸生、萧竹荷担任运动揭阳炮台兵弁反正，一切筹划均已就诸“就诸”当作“就绪”。。及期，许与谢良牧、方瑞麟、李次温等策马驰往潮城，在湘子桥下之小舟守候，将马拴于东门外之铺栏，专候各地同志来会，以便率领进攻。詎是夜春雨淋漓，黄伟斋先引同志数百人自浮山行至澄福铺，忽然风雨大作，不利行军，各乡同志来会者，亦以集合不便，旋聚旋散。黄伟斋、薛金福等恐首尾隔阂，往来传达消息者数次，至东方发白，尚无动作。许知事已中变，始嘱黄伟斋通知各地同志暂时分散，又以一时不易继起，更下令各路主任取一致态度，暂停动作，以待后命。

预备再举之计划

许雪秋经此挫折，乃赴香港报告起事中变情形，并电告总理，旋得总理复电，谓起事时期须与惠州钦廉相同，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于是众议暂缓进行，专候惠州钦廉消息，以定进止，并拟定设法由日本购械运至黄冈洪洲港起陆，然后举事。许雪秋、谢良牧、李思唐、方瑞麟等同寓香港兰桂坊听候电音，乔义生、池亨吉驻汕头幸阪旅馆，担任接洽同志传达消息等事，方汉成、方次石驻黄冈，筹备发动。迨三月下旬，余丑、陈湧波到港，报告黄冈同志被清吏捕去二人，各同志极形愤激，拟先行举事，以便营救。冯自由、胡汉民以与原定计划不符，再三劝阻，嘱其务以大局为重，暂候总理命令。余陈等均无法制止为请，冯等乃令其回黄冈与诸同志磋商，如可稍候，即可候

至总理命令到时，与惠州钦廉同时发动；倘必不能制止，则宜先行电知，以便准备一切。并交余陈带去电稿一纸。惟余陈去后，消息杳然，至四月十一日而黄冈举兵之事起。

第四十一章 丁未潮州黄冈之役

先期起事之原因

潮州饶平县属黄冈，为三点会最盛之区，余丑、余通实为之首。许雪秋夙与联络，丙午冬尝偕二余赴香港谒冯自由，介绍入同盟会。丁未正月初旬，余奉许命，在饶平属浮山墟聚众千余人，预备发难，因布置不及而止。当时饶平知县郑瑞麟闻警，曾禀潮州道府请防患未然，道府即派委员往查，而委员竟以所禀不实报。嗣后余等运动益力，专候香港机关部命令发动。四月初旬，黄冈都司隆启、同知谢兰馨侦悉所属有党人聚众开会，形迹可疑，禀请潮州总兵黄金福多派弁勇缉捕，黄镇乃于初十日派守备蔡河宗带兵四十名前往。既至，扎于城内关爷宫。适是晚北门外顶横街乡民演剧，防兵因在台前调戏妇女，为群众攻击，遂回营报告蔡弁下令拿人，旋被捕去余姓二人，指为党徒之父兄，带交协署究办。

占领黄冈之战况

先是党军久欲乘间起事，因械缺迟迟未发。迨闻同志二人被捕，余丑、陈湧波等即集合同志于城外连厝墓，商议营救二人之策，金谓非速攻击蔡弁，二人必不能生还。于是聚众千余，于十一晚九时往扑协署，与蔡军剧战，由戌至寅，胜负未分。陈湧波主张分兵攻城内各衙署，以孤虏势，于是一面与蔡相持，一面往攻各署，须臾各署官吏或逃或死或被执，而党军亦将协署头门焚毁，蔡军失其屏障，遂降。党军复入拓林司署，擒其司官巡检王绳武及城守把总许登科，均以抗命行诛。都司隆启躯干肥硕，则加以大枷，囚诸别室。惟黄冈同知谢兰馨逸去。是役党军阵亡二人，伤者十余人，十二日事也。

党军略地之布置

黄冈既克，党军遂依革命方略所规定，布告安民，令各行店照常交易，铲除一切苛捐，人民悦服。同时收各衙署之械，许得土枪千余，多残缺不可用。众以火器不利，且香港汕头方面主要人员未来，遂未进兵。时有人主张速攻潮郡及分攻诏安二策，因部署未定，卒不见用。

粤闽两省之出兵

清兵备道沈传义慑于党军声势，挈眷逃至汕头，数电粤督周馥告急。周督乃令统带胡令宣率第十二营，水师提督李准率亲军三营续备队一营，迅往求援，并电商闽督请派漳州镇马某督带福毅常备军赴诏安堵截

会攻。另电痛责总兵黄金福立功自赎，黄镇不得已率其部下往扼洪洲要道，于是有十五日之战。

汕头香港之接应

是役之发动，事起仓卒，许雪秋虽挂衔东军都督，远在香港未来，遂由余丑暂主其事。十四日方汉城、陈宏生从汕头赶至，众以陈为许之助手，暂推为临时司令长，而以孙文名义布告一切，合邑翕然。是日蔡德在外孚山市捕获潮郡巡警总局督带邱焯及侦探林清等数人，械而诛之。香港机关部至十三日始知黄冈事已发动，是早各报电报略有登载，方次石因在厦布乡制炸弹失慎受伤，由汕头至港，即偕许雪秋谒冯自由、胡汉民等报告各事。十四日许率同志十余人赴汕，李思唐自携炸弹七枚登岸，其余同志则分赴各地催促响应，就中有黄二者，因欲搭车赴潮州府城，在车站被捕，清吏严刑讯之不屈，遂以身殉。

十五日之剧战

十四晚党军探报黄金福驻兵洪洲，该处滨海，离黄冈仅廿馀里，众议往攻，推陈湧波率队往，黎明始至，为逻卒所觉，遂接战。先是洪洲林姓时与港西各姓械斗，林姓用石建筑炮台，以避弹丸，两军对垒时，该台早被清军据为屏障。陈湧波即分党军为二，猛勇进攻，然地形险峻，而土炮不敌洋枪，至午遂北，伤数十人，死十余人。陈湧波既败，即命蔡德赴黄冈求援，党众闻耗几溃。余丑乃披发誓众，众感动，誓以死战，声势复壮。蔡德复率众往救，以清军武器精，能及远，党军不能支。乃群负湿水棉胎，藉以避弹，易枪为刀，与敌扑战，清军阵势大乱，将次溃退。忽喇叭声大震，清军游击赵祖泽在坚灶率兵由水路至，将败之清兵得此生力军为助，势复振。党军前后受清军夹攻，所发土枪不能及远，死伤数十人，渐失其战斗力，遂下令退却。而麻峡头旋亦被占，清兵离黄冈仅十里耳。十七日潮州知府李象辰发贴安民文告如下：

照得黄冈匪徒，形似猖獗，其实乌合之众，遇战则靡，无能为役。昨前两日黄军门至洪洲，以防勇三百名，匪三千，连获胜仗，斩首二十馀级，枪毙二百馀名，并阵斩匪首余单眼即余二，生擒匪首余天保之父余钱。刻下樟林、平湖铺、三峙岭、莲花山均扼以重兵，遏匪上窜。嘉应防营由大埔饶平节节进剿，李提台督带亲兵并新练军巡防队共八营，乘轮将至，九属土勇并本府新招一营，四关城内团练五百名，县勇百名，均已成立，指日会赴黄冈，四面合围，将匪徒聚歼，不遗噍类。尔居民商贾人等务须各安生业，照常交易，切勿听信谣传，中心惶惑。倘有造言生事之徒，囤积米谷，或将存款支取，遽行迁徙，冀以摇动市面，从

中取利，则是地方奸民，实于治安有害，一经查出，定即拿究。在郡候补人员尤不得遽将家属搬迁，及本员私行离郡，如违参办，决不宽贷。除飭查外，为此出示晓谕。

党军解散情形

十六日两军并未接仗，黄金福不敢越雷池一步，欲俟省城军至，然后进攻。党军余丑、陈芸生、陈湧波、方汉城等开军事会议讨论进止，金以械劣弹乏，不堪再战，宣布解散，并留一部退入乌山岭，徐图再举。所获之清吏隆启及降弁蔡河宗，则训谕一番而开释之。至晚余等相继逃亡，而失其党籍，故十七日黄金福入城后，得以按图索骥，惨杀乡民二百余人焉。有距黄冈百里之东灶乡，因煮粥以饷党军，黄以为包庇党人，下令焚毁其祠堂及大屋十馀间，惨不忍睹。是时许雪秋、乔义生、日人萱野长知方在汕头幸阪旅馆，计画丰顺、揭阳、惠阳、潮安各县响应事，因时有侦探窥伺，乃移居角石医院。诂十六晚方汉成等已由黄冈抵汕，报告党军解散情形，众大懊丧。许等仍拟设法轰炸李准运兵轮船，以图再举，因戒备严密，无机可乘而止。复以事无可为，遂同乘苏州丸至香港，仍寓兰桂坊。未几余丑、余通、陈湧波诸人亦携眷搭帆船抵港。

是役同志之调查

参加是役同志之姓名籍贯及其结果，据民十七年春间调查，列表如次。

姓名籍贯结果许雪秋广东潮安县民元被吴祥达所杀续表姓名籍贯结果陈宏生广东潮安县民元被吴祥达所杀余丑广东饶平县民元因卫兵放枪失慎致死余通广东饶平县在新嘉坡病死陈湧波广东饶平县民元被吴祥达所杀吴金铭广东潮安县民元被吴祥达所杀刘龙苍广东潮安县病死余永典广东饶平县薛金福广东兴宁县前清被黄金福所杀罗飞雁广东丰顺县被其乡人所害黄伟斋广东潮安县病死黄得胜广东惠来县病死吴金彪江西人病死林鹤松广东揭阳县民元后被洪兆麟所杀谢明星广东揭阳县前清被官吏所杀谢良臣广东澄海县病死林希侠广东饶平县乔义生山西人方汉成安徽人民元后经商张焯广东大埔县郭公接广东大埔县在南洋被汽车伤毙续表姓名籍贯结果方次石广东普宁县民元后被龙济光所杀林伟侯广东饶平县曾杏村广东澄海县谢良牧广东梅县李次温广东梅县李思唐广东梅县谢逸桥广东梅县病死蔡乾初广东澄海县许鸿初广东澄海县陈四广东澄海县病死陈雨合广东潮安县病死李子伟广东澄海县萧竹猗广东潮安县病死吴东生广东惠来县洪胜南广东潮安县许佛童广东陆丰县黄二广东惠

来县被黄金福所害张 顺广东惠来县被清吏所害高寿田广东澄海县民元
被吴祥达所杀陈二九广东陆丰县续表姓名籍贯结果萱野长知日本人池亨
吉日本人周馥之奏折

附录清粤督周馥奏陈黄冈革命军起事情形折如下：

窃查潮州府饶平县属黄冈地方，于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一日夜猝被匪徒戕官踞寨，即经署潮州镇黄金福率勇驰往剿办。臣接据署理惠潮嘉道沈传义等电报，先行电飭邻近附营驰往堵剿，一面派提督臣李准酌带水陆队伍继进，并电咨闽浙总督臣松寿拨队防堵，数日间即行剿平，业将大概情形先后电奏在案。查黄冈地方前明因防海盜，设有寨城一座，向驻副将都司同知巡检官，现在副将缺已裁撤，兵额亦减，不免稍觉空虚。该处距潮州府城并饶平县城各九十里，与福建诏安县连界，素有三点会匪，迭经严缉，此拿彼窜，迄未尽绝根株。此次黄冈土匪起事，变起仓促，据李准、黄金福、沈传义等电称，系外匪陈芸生勾结会匪余丑即记成、曾金全、余锡天及福建诏安县属白石乡匪首沈牛屎，后岭乡匪首沈家塔等，先在诏安县属乌山、饶平县属浮山拓林等处拜会。本年正月沈牛屎等带来鹰球票布银纸分给会党，刊刻伪示谕帖，原图抢劫已裁黄冈协署旧军枪械起事，因一时无隙可乘，未敢蠢动。适于四月十一日警兵拿获匪伙邱保、张善二名，会匪张添赐告知匪首余丑纠党打夺，经都司隆启、巡防营哨弁蔡河宗率兵将犯押入协署。匪众围攻，弁勇坚御，至次日辰刻子码用尽，匪党麇至，焚攻益力，兵勇伤毙无多，力竭被困。维时黄冈同知谢兰馨、城守把总许登科、署拓林司巡检王绳武，各率兵差巡警抵御。奈贼众兵寡，援绝力尽，把总巡检登时被戕，同知被虏。各匪遂占据衙署，焚拆关厂局所，抢劫副将都司两署旧械，号召各路匪党，逼胁乡民，串同外匪陈芸生等，即于十四日乘机入寨，将所刊伪示填写四月，妄称大明军政都督府孙等字样，竖旗起事，分发伪谕，勒索殷富银米，胁从颇众。下寮东灶各匪乡皆滨海，渔户纠合外匪，船载而来，分为水陆两党，水路踞古楼山后，陆路踞寨。此当日匪党起事之情形也。该管潮州府知府李象辰、饶平县知县郑世麟，集团固守府县城池，分堵要隘；署潮州镇黄金福带兵驰往距黄冈三十里之井洲，相机进剿；惠潮嘉道沈传义驰往汕头保卫华洋商埠，并电致福建漳州诏安府县防堵。十三日府城巡警营带官“营带官”或应作“管带官”。外委邱焯、五品军功林清，带勇四名前往侦探，遇贼阵亡。十四夜匪扑井洲，黄金福率队出战小胜，毙匪数十名。是夜五鼓后，匪大股数千分路包抄，我军分头接仗，伤毙贼匪百余人，贼势少却。十五日黎明，贼分五路，水陆并进，适巡防第九营管带官赵祖泽继至，督弁徐士庶、陈德等分路迎击，争先冲杀，阵杀悍匪百数十名，夺获旗帜马匹枪械多件。

贼众退三里外之大澳山脚，占住村房，我兵追击，夺取大澳山，贼众且战且却，我军悉力猛攻，相持至十五日戌刻，贼党伤亡甚众，我军亦阵亡十馀名，受伤七名。正在酣战之际，大雨倾盆，贼众奔逃。是夜五鼓，我军出其不意，夺取距寨数里之古楼山，贼众死守不出。十六日夜该道沈传义运开花炮子码到营，正在拔队追逼，贼众弃寨潜逃。当即分路进至东灶，毁其巢穴，直抵黄冈，救出都司、同知、哨弁三员及勇丁二十一名。查明枪械尽失，并失去裁缺副将关防及同知关防各一颗，并在贼巢搜出伪印及票布、伪示板片、军火多件。其伪檄示语悖逆，伪檄无姓名年月，伪示有都督府孙字样。据提督李准言，获讯各匪并不能指出姓孙系何人，显系匪首陈芸生等附和孙逆，有意煽惑。此十二至十六等日官兵击平各匪救出被虏官兵之情形也。当匪氛初起之际，号召党羽，势甚披猖，后知大兵将临，海面并有兵轮堵截，匪闻风胆落，井洲战败，古楼夺回，弃械纷散奔逃。十八日提督李准督军到境，声势大振，派兵会合追搜，获匪颇多，各军起获枪械甚夥。黄金福驰至分水关，与福建军官相见，查得诏安县并无股匪窜入，居民安谧。是役也，官军接仗七次，杀伤贼匪五六百名。自该匪起事以来，六日之间即行扑灭，未扰村镇，亦未扰及邻境，地方一律平靖。戕官匪首余昇第擒获正法，曾金全业已阵斩，在逃之陈芸生、余丑、余天锡等仍饬四路搜捕，务绝根株。查此次匪徒起事，该管文武不能先事预防，致出戕官踞寨重案，厥咎甚重，相应请旨将实任黄冈同知谢兰馨，署黄冈都司隆启，调署饶平县正任广宁县知县郑世麟，巡防营弁哨督标候补千总蔡河宗，一并革职；署黄冈守备裁缺镇标左营左哨千总黄其蕃，先已另案革职，尚未交卸，此次复剿匪不力，应请从重发往军台效力赎罪。该管镇道府并不同城，例得免议，且一经闻报，即行进兵扑灭，办理尚属迅速，拟恳恩施，免其议处。至署拓林司巡检王绳武，巡城把总许登科，镇标拔补外委邱焯，五品军功林清，为匪所戕，死事惨烈，相应吁恳天恩，敕部从优议恤，以慰忠魂。一切善后事宜，责成该道府等会同该镇督率营县妥办，并与福建文武议定稽查会哨之法，以期永保治安。遗失裁缺副将并同知各关防设法查起，分别送销换铸。谨奏。

香港筹饷之失败

在潮州革命军将发动前，总理尝亲书一函致香港富商陈庚如、陈席儒、杨西岩三人，请合筹军饷十万元，为惠潮梅革命军大举之需。该函乃由河内邮寄冯自由，令交陈少白办理，盖少白于丙午春即协助陈杨等设会反对粤督岑春萱攘夺粤汉铁路事，一切计画咸出其手。时中国报尚由少白主持，故亦不啻为陈杨等所设粤汉铁路股东维持会之机关报，中国报之被粤吏禁止输入广州，即由于此。因是陈杨等对于少白，颇能言

听计从。当中国报被保皇党控告时（参阅本书上编第二十三章），陈杨等尝对陈少白、冯自由等言，愿出资万元向文裕堂购买中国报，以酬谢革命党人协助彼等之劳。及中国报濒于破产，陈杨等竟食言而肥，始由冯自由、李纪堂、李煜堂等集资购受，方不致落于保皇党之手。总理与陈杨等原属旧识，且因中国报两年来协助陈杨等争路之关系，故亲致函请其助饷。诂少白得书后，谓陈杨等非有心革命，向之筹款，徒伤感情，遂退回原函，不允代交。冯自由乃由中国报将该函直接送交德忌利士轮船公司陈庚如签收（陈系来往香港汕头之德忌利士轮船公司买办）。函去数日，即遇黄冈革命军起事，全粤震动。冯以陈杨等久无复书，乃使李纪堂赴德忌利士公司访陈庚如探其意见，庚如竟对李扬言革命党起事为妨害商务，殊属不智，如此次黄冈作乱，彼之轮船公司营业大受损失，即为明证等语。李以庚如如此措辞，遂据以报告中国报，同盟会诸同志以陈杨前既不践协助中国报之约，已属负义，此次既不助款，尤复公然反对，咸为愤激。次日中国报即著有“民族与铁路”一文，痛论“今日救国，须以实行民族主义为根本问题，根本既解决，则其他枝节可以迎刃而解，争路事件不过枝节之一端，有志救国者应从根本设想”云云。总理初意陈杨三人必能助饷以接济惠潮之革命军，至是始完全失望。

第四十二章 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

惠潮同举之计划

当总理派许雪秋赴潮汕运动时，原定惠潮两府同时并举，以分清军之势，先后派遣黄耀庭、余绍卿、邓子瑜三人从南洋返香港办理惠州及阳江、阳春等处军事。黄在庚子三洲田一役，曾任革命军先锋，以善战闻，与惠属会党素有关系，故总理特派回粤，使担任一方面之任务。丁未（清光绪三十三年）三月下旬，黄至香港，与汪精卫、廖平子同寓宝庆坊机关部。不数日陈少白来报告，谓香港警局已知黄入境，嘱其注意。黄闻讯，仓卒返新嘉坡，徒由冯自由手领去公费一千二百元，未收寸效。事后，总理谓其犯畏葸病，良不诬也。余绍卿为两阳大盗，亡命窜南洋，总理以其可用，故遣之归国，担任阳江、阳春及惠属一方面军事。三月上旬至香港，向冯自由领去公费一千五百元，旋入内地，去后杳无消息，不知所终。

邓子瑜之活动

邓子瑜，惠州归善人也，任侠好义，有朱家郭解之风，向在香港新嘉坡间营旅馆业，惠属会党之避地南洋者咸奉之为东道主。其友陈佐平、温子纯亦在港开设旅馆，与内地会党声息相通，邓倚之如左右手。是年三月，邓以总理命返香港，佐黄耀庭进行军事，黄去，遂由邓负全责。四月中因潮州军事紧急，乃派陈纯、林旺、孙稳等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处分三路起事，结果三路中仅有一路发动，即七女湖之役是也。

七女湖之战况

七女湖距惠州府城二十里，归善县属之著名墟场也。陈纯、林旺、孙稳等集合少数会党于四月二十二日起事，一举而劫夺清军防营枪械，毙巡勇及水军巡船哨弁多人。二十五日进攻泰尾，守兵闻风而逃，于是连克杨村三达等墟。二十七日至柏塘，清营勇拒战，党军杀其哨弁一名，尽缴其械。随分攻八子爷公庄等处，各乡会党纷纷来会，声势大振，惠城人心异常恐慌。是时惠州府县两城商董有电广州营务处告急，电文云：

营务处宪鉴：惠州向称盗藪，近因钦潮肇事，归善、博罗土匪潜图蠢动，警报迭闻。今日辰刻距府城二十里土名七女湖，水巡扒船被劫，毙勇夺械，该墟被掠，声势颇张。并闻由港澳逃来及村乡伏莽者，数以千计。府城营勇调遣四散，城内兵单，人心惶恐，伏乞迅速拨勇即日到惠驻扎城中，以镇人心，而安商业。惠州府县两城商董叩。

清军之败北

粤督迭接惠州府陈兆棠请兵电，乃檄调驻惠各路营勇东路巡防各营管带洪兆麟、李声振、吴鳌等率所部会剿，继恐兵力不敷，复调新会右营守备中路巡防第十营管带钟子才急速赴援。时党军有众二百余人，横行于水口、横沥、三径、蔗浦等处，所向披靡。初二日洪兆麟率兵到八子爷，为林旺率党军五十人从山上邀击，洪中枪坠马，所部受伤极众。李声振、钟子才各部亦连战俱北，省城为之震动。粤督复电飭水师提督李准移攻黄冈之师从汕头往援惠州，顺道由澳头登陆。党军与清军混战十馀日，来去飘忽，使清军防营为之疲于奔命。嗣得邓子瑜自香港派人来报，知黄冈事败，他处亦未响应，且弹药缺乏，势难持久，遂拔队至梁化墟附近村落，将枪械埋于地下，然后宣布解散。

解散后情形

陈纯等失败后逃至香港，冯自由以粤省侦探环伺左右，乃遣往屯门青山之李纪堂农场暂避，旋复使之赴南洋。邓子瑜因为此役主动人，被香港华民政务司勒令离境。孙稳于己酉冬（清光绪三十五年）从新嘉坡回港，潜入惠州。及再至港，即被清吏控以掳劫之罪，拘之于狱。经党人延律师抗辩，涉讼数月，不能得直，卒被港政府引渡粤吏加害。

清吏之文电

是役惠州府陈兆棠等报告党军发难文电，择录二则如左。

（其一）惠州府陈兆棠上粤督电

顷据洪李两管带禀报，廿七日由柏塘拔队跟追，午刻到八子爷城地方。匪徒百余人，各持枪枝先登山埋伏，我军追至，匪亟放枪拒敌。标下等督率弁勇，分投兜剿，各团练陆续接应，四面攻击，枪弹如雨。鏖战至酉，匪渐弱，随战随退，由山仔一带沿山逃窜。标下等仍督队穷追，务期扑灭。计当场格毙悍匪数十名，斩获匪徒首级三颗，擒获要匪石亚佛一名，获得快枪七枝，小枪六枝，大号旗尖角旗各一面，小令旗一面，上书革命军都督朱令字样，雕毛扇一把，匪赃银千馀元。该处地势险阻，匪徒负山拒敌，我军奋勇前进，被匪拒毙勇五名，受伤三名，督队穷追，随后获匪再行禀解外，先将获匪石亚佛并斩获匪目首级、夺获匪旗枪械等件，由何千总培清解府呈验等情。查此股匪并经先飭贺管带由向水驰赴堵截，匪党若由博属之横河逃窜增城等处，亦必堵击穷追，不日复由吴统带拨队，由博属之湖镇驰赴横河一带会同追剿，如何情形，容后续禀。兆棠禀。艳。（二十九）

（其二）博罗县令上省吏禀

敬禀者：窃照土匪梁亚珍即梁慕光等近由香港潜回图谋起事，业经卑职将筹防拿办以及七女湖水陆营被伤毙各情，迭次禀陈钧鉴在案。至于匪踪，採“採”似应作“探”。分龙门归博数股，意拟先攻博城，而后大举。迨水南匪党薛贵林等十三名，仰赖宪威，按名获办，知卑县已有防备，始各惊散。其七女湖股匪，先经卑职禀报本府调营兜拿，一面商请东路巡防第五营吴鳌将拨往清乡营勇抽集追捕。该匪随从七女湖窜至派尾、杨村、三达、柏塘一带，旋由柏塘八子爷等处图来县城，新陂、芦洞、向水乡团练协力堵御，各营追及接仗，又转窜归善之蔗埔而去。窃以此次匪势虽甚猖獗，现已大兵云集，分路剿办，似不难即日扑灭。但闻罗浮山附近之处，又有著匪黄宁瑞、梁春秋党羽结党潜匿，亦经会商中路巡防第十营钟管带子才，于四月三十日督队往捕，除将搜捕情形随时采禀，一面会同营讯“营讯”似当作“营汛”。严密筹防外，理合禀报大人察核。再县城民心现尚安定，足纾宪堇“堇”似当作“廕”。云云。

第四十三章 香港余纪成之狱

被拘之原因

余丑号纪成，潮州饶平县黄冈人也，在潮属三点会员中资格颇老，会众多服从之，许雪秋运动革命三次，皆引余为左右手，黄冈革命军即余为之领导。丁未四月十六日事败，乃挈眷从黄冈沿海乘帆船逃香港，与许雪秋同寓于兰桂坊某号，拟俟驻潮清军他调，然后返黄冈谋再举。时粤吏于黄冈事定后，即派侦探多名至港，查察革命党行动，探悉余丑现匿迹某处，遂照会香港警察司，指余为打家劫舍之大盗，请求引渡归案，港吏乃于五月十二日捕余入狱。

第一次之胜诉

冯自由得余丑被逮消息，立延律师庚先向香港警察裁判所抗辩，谓余乃黄冈起事之著名革命党，何得诬为大盗？并将黄兴给余之委任状送呈法院为据，总理在新嘉坡亦移书香港总督卜氏，证余为革命党。港督得书，乃请雅丽士医院总理旧业师某医士验明是否总理笔迹，某医士不能断定。庚先以清吏重视此案，耗费甚巨，商诸冯自由、李纪堂、陈少白，拟添聘前任检察长现充大律师之白克理为助，冯等从之。六月初，警察裁判所开讯此案，清吏预延律师控告，伪做证据，证明被告曾于某月某日在某地行劫，余方亦有证人证明是日余在某地作何事。双方律师辩驳多次，至十一月某日卒由警察裁判所判决被告无罪省释。

第二次之胜诉

余被释后，复由清吏伪做别案控之于香港高等裁判所，预出拘票，于余离狱时再拘之入狱。冯自由乃再延庚白两律师为之抗辩，于是此案前后牵缠至八阅月之久，高等裁判所为此开廷十余次。白律师历举英国对于他国政治犯之先例，口如悬河，闻者叹服。于戊申正月，高等裁判所复判决余丑以无罪释放。

出狱后之脱险

清吏诬控余丑二次失败，仍欲再伪做他案拘之入狱。冯自由闻讯，乃令余潜匿别所，预购丽生轮船票，使同志海员密藏之于船旁小舟，俟船既开行乃出之，以是余得安然抵新嘉坡，至辛亥革命始回汕头，与许雪秋同任军事，因卫兵失慎，被枪击身死。

香港政府之损失

余案既得直，尚有香港政府须赔偿讼费之一问题。盖港中警吏之逮捕余丑，以徇清官之求，并未依照合法手续，故讼既败诉，则依法不能不代清政府负责，而赔偿被告诉讼之损失。统计余丑一案，革命党所耗讼费及律师费不过五千元，惟事后律师向港政府代索偿一万一千五百元，后经法院审查用途，仅判给九千五百元，然已溢出被告所付讼费总额四千五百元矣。因是被告不独不赔钱，且有溢利，洵为从来讼案所罕见，且于吾国革命党生色不少，是亦英国法律保护人权之特色也。总理闻此案具此成绩，乃令冯自由仅向律师庚先收回一千元，馀款概赠送庚白两律师作报酬费。

第四十四章 丁未钦州防城之役

官逼民变之惨状

清季粤吏仰承满政府意旨，施行种种杂捐，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而以钦廉两府为尤甚。钦廉地瘠民贫，不堪其苦。钦州之那黎、那彭、那思三墟土产蔗糖甚富，各墟民因糖捐繁重，遂于丁未春举绅耆数十人乞哀于府吏，冀稍蠲减，府吏悉囚数十代表，以为恫吓之计。乡民大愤，乃聚众抗捐，组织一会，名曰万人会。有刘思裕者，素得众心，时被推为首领，振臂一呼，从者数百人。遂纠众入城，径释囚，载与俱归。钦廉道王秉必先派分统宋安枢率勇弹压解散，墟民抗拒，官军开枪迎击，毙民数十，民益结众自固，声势甚盛。王道遽飞檄省吏请兵，指为土匪作乱，粤督周馥乃派统领郭人漳率兵二营，标统赵声率兵一营，驰赴钦州，会同总兵何长清合力攻击。省中大军既到，遂向肇事乡民大肆焚掠，四月初一日克复那里，初三日连破米仔村、木兰塘二处，复以炮队猛攻那彭、那黎，克之，毙刘思裕及乡民无数。那添、那彭、那丽诸墟在钦州中以丰埠闻，官吏指为匪巢，以炮洗之，庐舍为空，老稚之尸山积。钦廉之民以是之故，怨怼益深，乃派代表赴越南河内乞援于革命党首领，愿为内应。

革命党在钦廉之势力

是时总理及克强均在河内，方规画攻取粤桂滇三省为革命根据地，而统领郭人漳方奉调驻兵钦州，标统赵声亦驻兵廉州，两府兵权渐入革命党掌握，机局之佳，为从来所无。适钦州三那乡民所派代表梁建葵、梁少廷到河内求谒，总理不知虚实，先派邝敬川偕二梁至钦调查，知该处民团痛恨清吏，大可为用，遂派克强赴钦州佐郭人漳，胡毅生赴廉州佐赵声，复命王和顺入钦州腹地，联络民团大举发难。

王和顺入钦情形

王和顺先偕胡毅生至廉州，居赵声军中十馀日，易名张德兴，由赵给与军事委员委任状。遂偕霍时安经区家墟、平银渡至钦州府城，沿途防军皆信为政界委员张某，无有知其为革命党要人者。居府城一日，即取道赴那桑，三那父老已派人远接。时梁建葵、梁少廷方在各乡村组织革命军，预备发动，有枪数百枝，刘思裕之姪显明率数百人来会，声势颇盛。王和顺初与赵声约，拟由王率党众进取南宁，而赵以所部新军自后尾追，相机暗助，倘得南宁后，攻取他处亦用此法。后以运动南宁清军目的未达，始变更计划，王率党众来往三那附近，日谋伺隙而动。抵平吉时，刘显明因王久无办法，遽引所部散去，王统馀众至板城墟就食。

盖是时钦廉各地尚未行用中外纸币，而携带银元更为不便，故革命党人来往钦廉，恒在越南或香港预购金器金叶等物，为交换物价之用。幸钦廉各乡村民对于革命党异常欢迎，沿途供给粮食，惟恐不力，王等得以四处活动，不虞匮乏者，乡民协助之力为多。

防城之占领

王在三那停顿数月，迄无发动之机会。适驻防城清军连长刘辉廷、李辉堂二人有反正之意，乃决计在防城发动，派员赴越南侦求“侦求”或当作“征求”。总理同意。总理以防城近白龙口，有海上接济之利，大为赞成。乃电香港冯自由及日本长崎萱野长知，令即雇轮船，将预购军械运至白龙港起岸，备革命军取用。旋因从日本运械至钦州沿岸，须由河内香港二处辗转传递消息，事实上必不能于最短期间做到。且是时适有东京干部党员及日人北辉次郎等风闻萱野所购枪枝全属废物，遽用明电告香港中国日报，谓此项武器万不能用，以是春光外泄，而船械均不能如期开来。遂不得不变更计画，另觅相当地点为接械之准备。王以运动成熟，机不可失，即于丁未七月下旬率党众二百余人，从三那兼程袭取防城，二十七日开始攻击。二十八日清军防衡字营连长刘辉廷及团长唐浦珠在内响应，驻对河之连长李辉堂继之，党军入城，杀清知县宋鼎元及其幕宾家属等十九人，四处张贴中华国民军都督王告示，于是全城大定。即日拔队向钦州府城进攻，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取府城为根据地，惜仍进军迟缓，使敌得以从事戒备耳。

袭取钦州之失败

党军前进时，适连日大雨倾盆，道路泥泞，大碍行军，行一日一夜始达府城外，遥见城上灯火密布，知已有备，乃下令退却，驻兵于距府城二十里之地。黄克强在城中闻讯，商诸统领郭人漳，以出巡为名，带兵一连出与王商议进行方法。克强述郭意，谓城中有钦廉道王瑚及所部多营为梗，欲使王和顺督所部先进攻广西，占南宁后，郭即设计除王瑚以反正。并允助王弹药，以备攻取。王不赞成此策，仍力主攻城之议，克强不得已，乃私约以夜间暗袭，由克强带兵开城接应。盖郭部将弁多克强故交，且信克强至深，即无统领命令，克强亦有指挥之能力也。然克强带兵出巡事已大起王瑚之疑，及闻郭部有通敌之报，乃自督率亲军巡城，严为之备，克强于夜午开城之计遂以不成。王于七月初三晚引兵至城外，见无接应，知事有中变，仍退驻原处。旋得克强密报，告以城中有备，未易下手，仍劝令进攻南宁。时革命军总数不满五百人，而城中有兵数千，若与正当开战，势难取胜；南宁向屯驻重兵，且素乏联络，亦不易攻取。闻灵山守卫空虚，大可乘隙而袭，于是决计进攻灵山，取

道入桂。

进攻灵山之战

党军行三日而至南劳墟，沿途乡民热烈欢迎，民团多携械来投，有众千余人，惟枪械则不满千。再行半日抵檀墟，距灵山城十二里，城外有一山曰六峰山，山下有一桥曰环秀桥，相传环秀二字乃一富户美婢之名，遗有艳迹，乡人皆能道之。桥距城约半里，王和顺预命该处同志陈发初制竹梯三十具，备登城用。诂陈仅制备二具，殊不敷用。至是王派精锐二百人先登，登者仅刘梅卿等数十人，后到者因梯折而退。刘等在城内与防军苦战一日，伤亡颇众。城外党军因城不易下，乃退驻小山。次日有清兵千余人从南乡来援，党军乃一面攻城，一面分兵拒敌，剧战三日，以弹药告乏，始拔队退却，遂由滑石冈、凤凰山、武厘、北通等处取道回三那。

党军解散后情形

党军至三那即宣布解散，由梁建葵率精锐之一部退入十万大山，王和顺仍赴越南。此役粤督张人骏奏参王瑚，谓其拥兵不援，坐昧事机，请将其撤任归案究办。清廷于八月二十六日下谕，令将该管官提督丁槐、知府王瑚交部议处。克强经此次蹉跌，仍与谭人凤来往钦廉越南之间，再谋窥粤。其与王和顺结伴至钦州之霍时安，原属郭人漳部哨弁，革命党与郭部传递消息，多赖其力。及克强离钦，郭恐其泄露秘密，竟借他事杀之。

清政府之文告

附录清廷谕旨及粤督张人骏奏报防城革命军起事情形折如下。张人骏奏折底本原缺。

八月二十六日清谕：张人骏电奏防城失事，查明兵匪勾结情形等语。此次防城失事，系卫军左右两哨与县署亲兵通匪内应，结成一片，致酿成攻署戕官劫掠公帑放脱人犯重案，殊堪痛恨。管带左江巡防队补用守备谭炳荣所部弁勇通匪作乱，事后又饰词朦禀，实属昏庸谬妄，著革职永不叙用，并拔去翎枝，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左哨哨弁尽先拔补千总杨国标，右哨哨长尽先拔补把总韦普香虽远赴大直，亦平日约束不严；江坪营千总赖廷华虽因公外出，实属疏于防守。著一并革职，拔去翎枝。在逃之左哨哨长尽先拔补把总刘永德、右哨哨弁蓝翎尽先拔补千总李之焜，俱有通匪实在确据，著即通飭查拿，缉获后即在军前正法。前署廉钦道四川补用知府王瑚，迟不发兵，调度乖方，著交部议处。广西提督

丁槐，身为统将，所部哨弁有通匪重情，平日毫无觉查，遂据一面之词，率行入告，实属有心回护。著一并交部议处。仍著张人骏严饬各营赶紧追剿，务将匪首及在逃弁勇悉数殄除，毋任漏网，以靖地方。馀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云云。

第四十五章 丁未惠州汕尾之役

运械地点之选择

革命党从外国运载军械以供起事之需者，以汕尾一役为最著。先是总理及日本人萱野长知于丁未春间已有从日本购取大宗军械，租赁商轮，运至粤省相当港口，接济起事之计画，惟以选择地点极形困难，延未举办。最初拟在潮州饶平县洪洲港、后宅港、籍篮港三处择一卸陆，供给许雪秋等发动，因黄冈党人仓卒举兵，未及进行。乃改议在钦州白龙港起陆，以接济三那王和顺部队，复以运械到达须与党军起事时期相同，方不致为清吏防害，王和顺远在三那，每有举动须先遣人赴越南河内机关部报告，迨河内机关部（时总理在河内）定议运械，又须电嘱香港转告日本萱野，辗转传达，实为军事上所必不可能，因是白龙港之议亦即取消。嗣黄冈、防城相继失败，许雪秋提议谓海丰县汕尾港距汕头香港二处甚迩，交通便利，党人至众，大可为起事及停船接械之适当地点，倘械到有期，彼可先期召集海陆丰各乡土人接受发难等语。总理等极赞成之，遂电令萱野在日本进行租船购械各事，以备克期发动焉。

萱野在日之活动

购械事件系由萱野一人负责办理，香港机关部既选定汕尾为起陆地，萱野遂于五月初七日乘轮渡日本进行一切。是月二十日自长崎电香港，谓购货租船二事均有头绪，嘱即汇款备用，即由冯自由经正金银行电汇长崎宝屋转萱野收日金一万元。萱野于是奔走东京、神户、长崎之间，至为忙迫，日本同志助之者仅宫崎寅藏、三上丰夷、前田九二四郎等数人而已。经营三月，始告成熟。计由枪炮商购入明治三十八年村田式快枪二千枝，每枝带弹子六百发，枪头小刃革囊各附属品俱备；另日本古刀五十具，将校用军刀二十具，短枪三十枝，各配弹子百发。此项枪械买价颇昂，除先付万元外，馀款概由山下汽船会社主人三上丰夷担保清偿。犬养毅闻之，更赠极古之宝刀三柄，以壮行色。此外雇用商轮事，亦大得三上之助。船名幸运丸，载重二千八百吨，乃日本纪州和歌山县藤冈幸十郎所有，由山下汽船会社租用。该船适有代三井洋行载运煤炭往香港之约，萱野三上为节省经费计，乃命该轮船主将此项军械顺道载往汕尾港起陆。日本同志愿趁船赴战地效力者，除萱野外，尚有陆军大尉定平伍一及前田九二四郎（宫崎寅藏义弟）、金子克己（现当长崎东洋日之出新闻社长）、三原千寻、松木寿彦、望月三郎、日下口口诸人。至六月中旬，萱野遂电告香港冯自由，使速派熟悉汕尾地势之引港人渡日，以供幸运丸航行之指导。

接械起事之计画

许雪秋既担任办理汕尾发难及接收海上军械事件，即于六七月间先后派许佛童、范妈鲁、林鹤松、李子伟、吴金彪诸人分途进行。至八月上旬已布置就绪，预备于军械到时可召集海陆丰沿海岸会党万数千人听候指挥。同时萱野亦电香港，称船械两事俱妥，嘱立派引港人前往日本附船指导。适同志邓慕韩于八月十三日因事东渡，冯自由乃托邓带领引港人陈二九等二人赴神户，供萱野调度，彼此约定于船械出发前一日由长崎电告香港，然后由香港通知汕尾，届时汕尾即派大号渔船二十艘游弋汕尾附近海面，准备接械。该轮须于夜间入港，用红灯为号，藉避清吏耳目。盖汕尾距香港至近，每日有小火轮来往，数小时可达，两地传达消息固非常灵便也。

第一次失败情形

九月初二日香港机关部得萱野电，知船械约初五日可到，许雪秋遂偕刘思詠(即柳聘依改名)、谭剑英等多人于初三日赴汕尾。距“距”当作“詎”。是早登小火轮时，猝见有清碣石镇总兵吴祥达之侦探同舟，惧而登岸折回，仅遗刘思詠等先行，翌晨始乘轮再往。因此一日之稽迟，遂致接应船械事不能充分准备，其关系于此役之成败，非浅鲜也。萱野偕邓慕韩、陈二九、定平、前田、日下诸人初二日乘幸运丸自长崎出发，所搭载枪械均置甲板上，陈二九等从未睹此精良武器，咸啧啧称羨不置。初六日上午船抵汕尾海面，久未见有渔船接应，停泊三句钟，始见许雪秋驾一小舟来探消息，萱野责其筹备不善，令速以大船至。许匆匆去，谓数小时后大船必来。距“距”当作“詎”。是时汕尾捷胜沿岸连日因许招集会党预备大举，风声四起，及见日轮停泊近海，沿岸聚观者万数千人，清总兵吴祥达先有所闻，曾饬属戒备，汕尾碣石附近原驻小兵轮一艘，其舰长以该处海面向非停泊大轮船之所，乃有日轮在此逗留半日，深滋疑惑，遂驶近日轮前侦查行动。萱野以运械船未到，已惹起清舰注意，欲将船驶往别处，伺晚间再来，惟船主以该轮原租与三井洋行载煤，如遇意外，无以对三井，主张径驶往香港，再图别法，萱野不能阻。船遂启碇南行，雪秋及党人见日轮一去不返，大为懊丧。时有人提议趁各地同志聚集未散，宜即率众往擒吴祥达，谓吴部下同志不少，此举决可成事，许不能用，任事诸人不得已陆续归香港。查此役失败之原因有二：一许雪秋身任司令，乃于发难前数日尚逗留香港，不亲往办理雇船接械事，以致日轮抵汕尾多时，久无帆船接应，自难免清吏之起疑；二日轮之搭载军械，乃友谊的而非雇用的，故不克守夜间入港及红灯为号之约，即其一去不复再来，亦由于此。职是之故，遂令此千载一

时之利器不能供革命军作战之实用，殊可惜也。

第二次失败情形

初七日清晨幸运丸抵香港，邓慕韩、陈二九同赴中国报报告运械失误经过。冯自由乃急邀胡汉民、萱野、定平、前田、金子、三原、日下及惠州同志温子纯、曾节夫、曾仪卿等在坚道七十二号机关部开会，讨论补救方法。结果择定惠州平海为第二次卸械地点，该处界于香港汕尾之间，交通便利，土人多属三合会籍，节夫、仪卿叔姪二人久在其地拜盟立会，熟悉会党情形及地方形势，即由仪卿先乘小火轮赴该处召集党人预备接械，而节夫、子纯则担任在港招募同志五百人，预计三日后三井洋行煤炭装卸完毕时，即由萱野率领各人乘原船驶赴平海，与岸上党人联络大举。议决后，即由冯自由给资令曾温等赶赴各地筹备一切。距“距”当作“讨”。初十日早驻香港日本代理领事忽以电话召山下汽船会社经理人到署，谓港督得粤吏电，称有日本商轮代革命党人载运大批军械至港，祈代查明扣留等语，特询该公司有无此事，经理人以实对。日领谓载械有犯港律，现警察已着手侦查，如发觉，必发生交涉，切嘱该轮立即离港避祸。经理人不得已，乃不俟三井所载煤炭卸毕，遽命该轮启碇返日。事后萱野始知其事，虽欲使之暂停泊平海附近，然已不及矣。于是第二次接械起事之计划，又成水泡。

幸运丸案余闻

幸运丸既返日，所搭载军械为日警扣留，久无办法。三上前既保证购械借款，至是又须负责承受该轮所未卸毕之三井煤炭，二项损失，实属不赀。幸运丸于次年因与别轮相撞，竟沉没于门司港外，日人遂以不幸运称之。是役失败之后，惠潮方面军事遂暂告停顿，许雪秋赴新嘉坡，萱野归日本，胡汉民、池亭吉往越南，许佛童为是役主要人物，事败逃至香港，被清吏诬以盗案，拘之于狱，卒以诉讼得直开释。

计取二辰丸械之中止

是年冬，冯自由据同志温子纯、林瓜五报告，谓澳门商人柯某由日本雇用商轮私运军械至澳门转售内地图利，第一次目的已达，获利甚厚，今又谋第二次私运，闻其数目为村田式枪一千枝，不日可运到澳门附近华界海面起陆，吾党可设计夺取，即以此械为起事之用等语。瓜五为香山著盗林瓜四之弟，瓜四死后，即代领其众，与柯某向有售械之关系，其言自有可信。故冯闻之，即令其担任夺取澳商运械之任务，拟于船械到达时，即率领所部攻击来船夺取武器，随即驶至香山钱山附近供给党人起事。筹备将竣，复据瓜五侦查，柯某此次运械虽有一千枝，而枪弹

不过十万颗，其卸械地点乃在葡界而非华界，且有葡人代其包运云云。冯乃召集温子钝“钝”当作“纯”。、陈左平等开会研究，终以枪多弹少，不足供实战之用，且在葡界，易起交涉，即瓜五所部势力范围亦限于华界，故议决停止进行，至戊申正月遂发生二辰丸一案。清舰拘获该轮地点，即在澳门附近之葡界海面，非中国主权所及，因此惹起绝大之交涉，卒不免有鸣炮道歉之举。该轮所载枪械，即属革命党初拟夺取而复罢议之物。世传二辰丸一案与革命党有关，且有谓即幸运丸原物者，均非事实。

关于汕尾运械事件函牒

汕尾之役既失败，总理自河内尝致书萱野加以慰劳，附录该函如左。

萱野先生阁下：前月闻阁下经返港归日本，因有书寄三上君，并与阁下述械事，谅已达览矣。顷得精卫兄来书，乃知阁下以关于东事曾以西十一月廿六电问，而此间回电不明，阁下有不释然之点云云。查西十一月二十六日得精卫电，其文云：“暹电已收否？昨到，当偕邓往各地运动，今乃居无聊，且未得回书，欲回来，如何办法？祈详电。”当接此电时，以为精卫自述在星无聊，不指他人，而十二日此间曾致一电与精卫，其文云：“日本来函必欲派一人回京，以维报局，而安人心，已与克展兄详议电复。公等勉支报事，精卫准西年底回东。筹款如何？电复。”故二十六日电所谓回东如何办法，亦即以为精卫问伊自己回东整理报事，维持东京团体办法，遂覆电与精卫云：“候偕往及得款回，可再商回东事。近事复杂，无关运动，故未回书(其时亦得精卫星坡书未回)，德事略滞待急。”所谓近事复杂无关运动者，乃指在西所图之事复杂变幻，而进步甚少，无能有益于精卫之经济的运动，故未与精卫书也。今得精卫最近来书，乃知前电系为阁下而问，原电有“萱久居无聊，且未得回书，欲回东云云”，“萱久”二字误电作“今乃”，词意不明，遂致两俱误解，殊出意料之外。此间若不接精卫此次来书，尚不明此电为阁下而发，而精卫至今亦当尚未明此处之电意也。至于此间得阁下倩精卫代作之书，其时已了然于东事之失败，其责任全在许雪秋一人。夫阁下之任务，以能使军械载运至目的地，即为完全无关，而许氏乃遇事仓皇，侦候不明，不知有兵舰；预备不周，不能雇备大船；报告不实(指李子蔚之报告日船)，以致虽已运送到目的地之军械而仍不得其用。故曰其责任全在雪秋一人也。而且雪秋关于潮事至此已三度失败矣，伊自乏条理，而其左右如李子蔚、林鹤松辈才尤劣下，故此各事不敢复信用于雪秋，而军械处置问题乃其他之事，则弟实欲阁下一来河内面商其法，故致电精卫云：“暹款及万当邀萱邓同来。”即系欲邀阁下

商议办东械各事。而所以待款者，则因阁下来函述及吉田等回来之措置及再来之方法，均非得有数千金以上之款，则各节问题均难解决之故。弟见精卫在西贡运动颇称得手，以为暹亦易得手，而万元之款不难，款一得而邀阁下同来，则可相议东事之办法，而军械可得其着落。詎精卫到暹，筹款不多，自暹返过新嘉坡，寄来十一月廿六之电，此间以为精卫自言归东。既覆电后二日，精卫再来一电云：“萱得电，决即回京。”此得电云云，犹疑系阁下别得东京之电，而不悟为得此间之电也。是以此间于前得阁下星嘉坡书时未作覆者，以为各事非面商不能妥善，而渴待精卫之筹款于暹有获，且以为精卫自暹必经星嘉坡而后返河内，则良晤不远，无待覆书。及精卫于暹所获不多，归星嘉坡不数日，而遂得阁下归日之电，尚以为日本东京或神户有电催阁下归，故始作书寄三上及阁下。而前此未尝覆书者，则纯以上之理由，而绝无所疑于阁下之行事者也。雪秋权责在接收军械，而举军于惠潮，阁下之权责在于运输军械至于目的地。雪秋既不能接械，而其所经营之地点亦复不能再举，则事实上其权责已归消灭。阁下运输至目的地责任无亏，然以运回日本之故，因而更生新权责，但解决如何输入日本及如何领收之问题，非弟智能所及，惟有听阁下次度之报告，而弟所急欲听之。又其介绍书乃阁下与胡言之再三，以许行既不可阻，又必强邀阁下去，因虑许氏言不践实，许濒行谓“到星嘉坡萱野君一切费用我均任之，”而胡不信也？故为阁下作书至张陈等，使为东道主，其书因言阁下系与许氏来筹款云，亦未知军械输入领收能安全与否。若既得安全领收，则乞以电报知。现时经济问题虽未能解决，然欲商为由日本运至澳门附近之海面，由他人请负转至目的地，如此则日船之再度运来无何等危险，其事较易。今虽未商定何处海面地点为中途第一次接收之处，然望一得日本之消息即电知弟等，俾易于商量为如何再来他举之计划。以后所倚托于阁下之事正多，愿阁下更为鼎力赐助是幸。专此即叩侠安。

弟孙文谨启，十二月二十六日。

第四十六章 丁未镇南关之役

关仁甫之活动

革命党之经营桂边军事，始于丁未五六月间。其时总理及克强先后至越南河内，革命军之总机关部即设于河内甘必达街六十一号。总理以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在桂边多年，情形熟悉，特使之分任镇南关、平宜关、水口关等处之军事活动。三关均属桂边要隘，尤以镇南为天险，法人至称之为东方第二之旅顺口焉。时关仁甫因驻镇南关清营长黄瑞兴与己素善，遂遣心腹密函劝其反正，黄允相机纳降。同时边防统领总教练官易世龙及龙州厅幕友陈晓峰等二人亦赞助革命，允担任游说军队，以期内应。仁甫以时机渐熟，遂召集党人筹备大举，詎易陈通党事忽为桂抚张鸣岐驻越侦探所侦悉，张抚据侦探报告，严令龙州道庄蕴宽将易陈二人拿办，易陈等因是被逮，不二日即以被害闻。仁甫以经营失败，于六月十九日从桂边退回越南，途次被法国防兵拘押，禁于府谅璋监狱者二十日，至七月初七日得当地华商多人盖章担保，始获开释。

王和顺之活动

防城灵山之役既败，黄克强、王和顺先后归越南，总理命和顺再著手镇南关军事。时桂边凭祥土司李祐卿与革命党早有联络，和顺乃于丁未十月初五日，偕何海荣同赴那模村，欲与李祐卿商议夺取镇南关炮台事。詎到文烟时，法国守兵疑为日本侦探，被拘禁一日，次日解往谅山公使堂，始知为中国革命党，立即释放。及到那感墟，又被法警留系□次，再三解说为非日本人，始免。至那模后，遂与佑卿议定于十三晚率所联络之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并去电河内机关部报告成绩。惟届期佑卿所部游勇与和顺遽生意见，不听调度，遂不克依时发动。盖桂省绿林游勇原分二派，和顺乃绿林出身，故游勇与之无情谊。和顺知无可为，乃快快归河内。

镇南关之占领

总理以和顺与祐卿所部不惬，遂改派黄明堂、关仁甫经营镇南关军事，而使和顺募集同志谋夺水口关，以为声援。明堂、仁甫向系游勇首领，此次与李祐卿、何伍数人同受革命军责任，事前早与台上守兵联络成熟。至十月二十七日黎明，明堂等遂率那模村乡勇八十人，快枪四十二杆，循山背间道突然向关上右辅山炮台攻击，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纳降。于是镇南、镇中、镇北三台皆陆续入革命军之手，青天白日之革命旗随风招展，附近游勇来投军者，不绝于道。次日驻凭祥清军防营统领派兵来战，被革命军施放大炮击退之。

孙黄同赴战地

总理于二十七日上午得镇南关占领电，翌早偕黄克强、胡汉民、胡毅生、卢仲琳、张翼枢、日人池享吉、法国退职炮兵上尉男爵狄氏诸人，乘越西铁路前赴战地，在同登站下车，直向那模村进发，下午到达。关上已预派人来接，即于是夜燃炬登山，克强因体胖量重，由数人扶挟而上，约九时抵关。明堂等奏乐欢迎，全军鼓舞。时清将陆荣廷尚坚守镇南关大本营，专候龙州大兵到援，日中仅派小队向三炮台轰击，故明堂等亦专候总理亲到指挥，然后向龙州大举进攻。

廿九日之炮击

革命军所占据者为右辅山炮台，非镇南关全部。山上分镇南、镇中、镇北三台，镇南何五守之，镇中李祐卿守之，镇北为三台之最坚固者，明堂守之，总理、克强诸人皆在镇北调度一切。二十九日清晨清军援兵已到，齐向革命军攻击，总理等乃先检阅炮台内部，查有十二生的克虏伯大炮一门，七生的大炮一门，新式四响机关炮一门，七生半野战炮四门，白炮数门，大小炮弹数千发，其余二台大略相等。是早七时武官狄氏亲自发炮，向距离四千密达之清军营寨轰击，第一弹命中，清兵死伤六十余人，呈混乱态。同时大小各炮陆续施放，遥见清营著火，黑烟蓬蓬而起。

陆荣廷之密使

是日下午有樵妇持清军参将陆荣廷密函登山求见。函中大略谓荣廷现虽食清朝俸禄，但以前亦曾统率游勇，专与清兵为敌，此公等所知者。荣廷前以时运不佳，不得已暂时屈身异族，以候机会，区区此心，尚祈谅之。荣廷初疑公等此次起事，近于轻举妄动，及观今晨炮火之猛烈，乃知有一代豪杰孙逸仙先生为公等画策，无任钦佩。荣廷现有众六百余人，随时可以投入麾下，以供驱使，倘荷录用，即请给一确证，俾得知所去就。若至明日，则有清军五百自凭祥开来，后日更有清军二千自龙州开来，事急万分，祈为自重云云。总理得书，乃召集明堂等讨论办法，结果以山上三台大炮虽多，面快枪缺乏，无法进取，决由明堂等坚守五日，总理诸人即日回河内筹款购械，以资接济，一俟饷械运到，便可进攻龙州，并函复荣廷使为内应。议定，即作密函，仍令樵妇赍返陆营。

总理回越之布置

廿九晚总理偕克强诸人别明堂等下山，仍从山后间道迂回而下。时正

大雨滂沱，以近敌营，不便燃炬，良久始达山麓，夜午抵文烟，宿于同志玛邨家。翌晨有法国武官到查，池亨吉示以日本政府所给护照，谓彼偕同伴特来观战，并无别意，法武官无言，一一握手而退。十一月初一日十时四十分登车，正午抵谅山，已有河内侨商杨寿彭等来接，及抵河内，即从事于筹饷购械二事。时有法国银行家前来接洽，愿向本国代募革命军债二千万法郎，惟第一批若干万元须于占领龙州之日始能过付。双方正在协商条件，而十一月初五晚已得镇南关炮台失守电，于是借款事遂亦停顿。

革命军之退却

革命军坚守三台数日，清将丁槐、龙济光各路口师大集，数逾四千人，取包围式，向山上环攻。明堂等悉力拒战，迭伤清军哨弁古景邦、黄瑞兴、马朝辅等多人，卒以枪弹告罄，粮食不继，不得已于初四夜弃炮台而退。时满山皆敌军，明堂等率众冲围而出，清兵纷纷退却。革命军中有一小童，见炮台上青天白日旗未撤，虑为清军所得，竟以一人冒险重登山巅取回该旗，无恙而回，其勇气有足多者。明堂等下山后，即令所部退入越南境之燕子大山，待时而动。计是役前后历时九日，革命军只阵亡一人，死伤四人，清军阵亡二百余人，伤者无算。

清法之交涉

清政府自镇南关一役后，即向驻北京法公使交涉，声明孙文现居越南东京甘必达街六十一号寓所，指挥革命军事，镇南关事件是其主动，大碍清法二国邦交，要求将孙氏驱逐出境。法使向巴黎政府报告，遂由越南总督讽令总理离越，总理至是乃将经营粤桂滇三省军事付托黄克强、胡汉民二人代理，于戊申二月从越南赴新嘉坡。

法文报之记载

关于革命军占领镇南关事件，越南法文各报记载颇详，译录数则如左。

(其一)十二月五日(阴历十一月一日)法文东京日报

本月二日上午六时，号称第二旅顺口之镇南关要塞，忽为中国革命党所袭据。双方猛裂“裂”应作“烈”。攻击之后，第一台先破，第二台继之，红蓝白三色之革命军旗飘飘然招展其上。第三台抵抗稍久，旋亦屈伏，下午二时亦已高悬革命旗。闻镇南关大营守兵亦有预备倒戈之势云。

(其二)十二月六日法文东京日报

数日前曾有中国革命党人约五十人潜伏于文烟凉山等处，本月二日忽离越境向镇南关进攻，驻防该处之清兵八十人略事抵抗，即退入台上，现有民团二小队巡逻弄桴布海附近。中国税务司兼边防巡缉司令吴哈杨亲率所部到那模村前面，欲截断革命党人来往河内之要道，驻同登及那鄣之法国守兵九十人以其越界布防，拒绝其请，吴之计画因以失效。革命党人有由火庄攻取凭祥之状，清兵总数约有四营，革命军之锐气颇盛，但将多兵少，是其缺点云。

(其三)十二月六日法文东京独立新闻

近来华人从越南赴广西边界者，日见其多，留心时事者多疑不日有大事发生，至十二月一日果不出意料。是日夜半至二日拂晓，有中国革命党人一队从那模村附近突然攻击镇南关炮台三座，该处有清兵百数十名，守备一名，守兵皆已纳降，守备不肯，乃褫其军服，放之于同登，且许其自回凉山私宅，于是革命军三色旗飘扬于三要塞之上。三日清晨至十时顷枪声不绝，此乃革命军从山上炮台与镇南关东方之清军小炮台互相轰击之故。未几山上忽吹洋号进军，旋有革命军四十余人欲下山袭击清军大营，因清军开放七生的野战炮极为猛烈，遂即退入台内。革命军总数似有一百五十人至二百人。又由同登至镇南关之路上，有华人多名及日本人八九名，或乘马，或乘车，驰赴战地，此辈皆由东京而来，与此次军事极有关系。风传革命党在凉山贮有巨款，该处居民曾目击驻同登法国军务官兼义勇团司令陶菲于二日率马队视察镇南关时，革命党对之行礼示敬。当革命党首领等在同登休息进餐之际，各人皆与法国武官交换名刺，极为亲善，故对法国绝无恶意云。

清政府之文电

清廷对于镇南关失守事件，除将桂抚张鸣岐交部议处外，所有从征之文武官吏，一概论功行赏，以为效忠异族者劝。兹并录是年十一月张人骏、张鸣岐电奏及清帝谕旨如下。

(其一)十一月初九日粤督张人骏、桂抚张鸣岐奏报克服镇南关电

右辅山炮台克复日期，先经鸣岐电奏。兹据龙济光、陆荣廷先后电禀：初三夜二鼓荣廷督全队，陈炳焜率先锋队，曾广义、黄瑞兴别领一队，周文献率亲兵乡勇，龙觐光率萧顺洪扼左辅山，梁太麟、林绍斌分扼摩沙渠历各隘，炮队营分扼马鞍山青山各炮台。布置周密后，陈曾两路猛进，直扑北台，各路同时奋攻，炮队营用大炮向北台轰击，台上石垣

立崩。先锋队已扑至台外石垒后阍，用火药焚炸，奈药力不足，匪徒抵死拒守，未能即拔。兵匪枪炮齐发，匪燃大电灯，朗照如同白日，黄瑞兴腰际受伤，弹子穿透下部而出，各队仍急攻不下。荣廷亲督率全营大队，由是夜战至初四申刻，枪炮迄未少停，我军愈战愈奋，曾广义、卓瀛洲等先后抢占四方岭及小尖山，贼无险可凭，悉数退入垒中坚守。各队围益近，急登垒旁高埠，用枪密击，匪势不支，仍然死守。至二鼓，先锋各队跃登石垒，陈炳焜手斫中台匪纛，全军继登，匪队纷奔垒南逃溃，垒南向属越境，我军不能逾界穷追，只有用枪遥击，虽毙无算，究惜未克尽歼。先是陈炳焜于初一日即会同炮队夺回北台后之土炮台及四方岭、小尖山等处，济光周历战地，慰劳前敌出力员弁兵勇，见皆面目黧黑，形神惘散，几非人形，黄瑞兴、古景邦、王佩清、马朝辅受伤尤重。回思七昼夜血战，令人感泣。是役均肉薄相持，阵擒者均受重伤，不能讯供。据探报，著名匪首疤头梁之弟梁扒在北台击毙，此外伤毙首要，猝难查悉，获枪七十六枚，他项军装甚多，两军现在仍在各隘口搜捕，尚未收队。谨遵旨开列出力文武衔名禀请奏奖，并据龙济光、陆荣廷声叙失守在前，不敢邀奖各等情前来。人骏、鸣歧复查此次匪党千馀，入手即据炮台，其志实不在小。军用品又极精利周备，即电光灯可以概见。右辅山本极险峻，易守难攻，匪之陷台也，据龙济光查复，匪于先数月遣三人应募为守台兵夫，匪至内应，又值是夜大雾，逻卒先为匪戕，故失之甚易。加以山南出为越境，接济既无从，边军地远备多，兵力又难骤增，炮利台坚，宜无速克之理。卒赖朝廷盛福，仰承指授机宜，严申赏罚，将士俱能用命，竟于七日内克复，非初意所及。鸣歧筹边无状，致劳宵旰，负罪至重。而前敌异常出力，自应遵旨请奖，以劝将来云云。

(其二)十一月十一日清帝谕旨

前因广西镇南关右辅山等处炮台被匪占据，当将张鸣岐交部议处，并电令督饬各路统将协力进攻，克期收复。续据该抚电奏克复日期，当经将奋勇攻克炮台之参将陆荣廷赏给勇号，并赏给弁兵银两，以示奖励，饬将详细情形查明电奏。兹据张人骏等查明电奏，称此次匪党千馀占据炮台，军械精利，右辅山险峻难攻，经龙济光、陆荣廷等血战数昼夜，阵斩匪首，夺获枪械甚多，于七日内克复炮台，办理迅速，洵堪嘉尚。二品衔署太平思顺道左江道龙济光著赏给头品顶戴。副将衔参将陆荣廷著以总兵记名简放。知府衔四川补用直隶州知州龙觐光著以道员仍留原省补用，并加二品衔。补用知县梁正麟著以知府留广西补用。分省知县周文献著以直隶州知州留于广西补用。候选府经历林绍斌著此处似脱一“以”字，当作“著以”。知县留于广西补用。守备陈炳焜著以游击尽先

补用。把总曾广义，外委黄瑞兴、卓瀛洲均著以守备尽先补用，都司衔补用守备萧顺洪著以游击尽先补用。毕业生王佩清著以府经县丞留于广西补用。千总古景邦著以守备尽先补用。廩生梁家荣著以县丞分省补用。增生张藩、附生苏建龙，文童陈立焜、郭庆修、陈坤培、吕恂均著以巡检分省补用。外委陆贵廩、陆裕光、陈德才、马朝辅均著以千总尽先拔补。候选府经历吴善宜著以知县分省补用。候补州吏目田承斌著以县丞仍留原省补用。以示鼓励。馀著照所议办理，该部知道。钦此。

第四十七章 戊申钦州马笃山之役

黄克强督师

镇南关一役既败，总理及黄克强乃再定合谋滇粤之策，以钦廉会党之勇气可用，决由克强统领镇南关及十万大山余众亲入钦州，并函约驻钦州统领郭人漳接济弹药，相机响应。先向河内法商购得盒子炮百数十杆，并由冯自由在香港购取子弹，托河内西安两轮船买办同志彭俊生、黎量余等私运至海防，交刘岐山等设法送至中越边界。筹备既竣，克强乃率黎仲实、刘梅卿、梁建葵、梁瑞庭、唐浦珠及越南华侨等二百余人，于戊申三十四年清光绪二月二十五日绕道越南，进攻钦州。法国守兵咸鼓掌欢送，绝不干涉，众遂揭青天白日旗，高吹洋号，列队过东兴附近之大路村，四处张贴中华国民军南军总司令黄告示，乡民纷燃爆竹迎之。中途与清军一小队相遇，革命军突然进攻，清军猝被冲散，有惊跌而重伤者数人。二十七日下午至小峰，有清兵三十余人出迎，盖闻角声，误以为是郭统领人漳也。既相见，问革军为何营，革军反问之，则以二十营对。革军遂开枪杀其五人，逃去三人，余众息“息”似当作“悉”。降。当革命军发枪时，清营哨官犹在后大呼来者是郭统领，要站班迎接云。

小峰之战

驻小峰附近清营管带杨某得逃卒归报，于是该营合第三十六营俱出，既近革军，依山为阵，所占形势颇佳。革军佯却，引杨等前，分兵为三：一从对山攻击，一伏田陇间，一从清兵之后山上暗袭。清兵但顾前之二军，及后军骤至，清兵大骇，奔溃四散，死者数十人，生擒哨官某，伤者逾百。是役杨军之大旗被夺，失枪甚多。杨等以六百余人出队败归，半日招集残卒才五十余人耳。二十八日革军前进，途遇清兵一营，接战未久，清兵败退，逃入村中一大宅为负隅计，革军乃喝大队攻门，忽有一弹由内射出，毙革军一人，黄司令大怒，喝令宅中主人速出，乃投炸弹燬之。清兵死者百数十人，余众皆解衣卸械而遁。清军统领闻报，亦亲率全军来，因闻杨帮统之败，乃偃旗息鼓以避革军耳目。是时杨军败后四散，其第三十六营有三哨避窜山中。郭统领军来，杨军不见旗帜，以为革军从他路追迫，遽发枪击之，郭军还击，三十六营一哨官毙，即急奔，郭军稍前，见其非革军也，乃一惊而罢。

马督山之战

二十九日革军到大桥，适有清军两营闻警来援，战不移时，清军营官一名中枪仆，两营皆狼狈而退。三月初二日革军列阵于马笃山，清军督

带官龙某率兵三营来攻，革军居高临下，清军大困。黄司令亲发枪遥击，龙管带中弹从马上翻身堕，革军欢声如雷。清军伤亡甚众，其营官廖丁遂先己军而遁，于是三营尽溃。清军哨官被擒者二名，即伏诛；降兵三十余人，悉令剪发。计革军四次获胜，当以初二日为最。四次共得快枪四百余杆，弹药无算，伤亡者仅四人耳。

夜袭之大捷

革军连战俱捷，是时已聚众至六百余人，声势日盛。方拟取道那楼大录等处，向桂边进攻，詎清军统领郭人漳、参将王有宏合兵尾之，有众三千余人，取包围式，于革军形势颇不利。黄司令以寡不敌众，乃募勇士于黑夜至清军所驻民房抛掷炸弹，清军自相惊扰，不战而逃。革军乘势追击，清兵四散。其营长号杨胖子者，以匿于丛林得免。经此役后，革军遂得纵横出没于隆雁、陈塘、那悞、马路墟、柳绿、凤冈一带，使清军疲于奔命。钦廉道龚心湛统领郭人漳乃频电粤督告急，粤督更电请桂抚协同严剿，其狼狈情形可见。

解散之原因

先是黄克强原与郭人漳有接济药弹相机反政之约，因所指定接济地点及时间，每每错过机会，不克收受。有数次解送弹药之郭军过后半日，而革军始到，遂不能得其接济。又小峰附近之战，革军与郭部某营长因误会而接仗，郭军颇有损失，郭因是老羞成怒，顿生恶感，不独不肯践约供给，且怀敌意，此实革军之致命伤也。革军转战数十乡镇，费时四十余日，以弹药告竭，遂不得不下令解散。克强遂偕黎仲实等赴越南，余众多遣归十万大山。是役诸将士以钦地多瘴，咸染疮疾，独克强安然而无恙。又所过之地，秋毫无犯，公平交易，某日在某村聚食，恳乡人代往他处购肉三十斤，程途不远，革军亦谢以数金，故乡民到处歌颂不置云。

清吏之文电

革命军解散后，钦廉道龚心湛、统领郭人漳会衔电禀粤督，其文如下。

前据降人供称：黄逆有伪印、伪示板、制造逼码机器等件，藏在东西边防各处，当经遣派弁兵，飭各降人带引往起，起出木质银镶伪印一颗，文曰总统中华革命军印，又伪示板六块，衔系中华国民军总司令官黄兴，语极悖逆。又制造逼码机器、炸药引线、逼码纸张等多件，并获窝户刘必振一名，经湛漳督同印委，讯据该窝户供认系革党寄存等语。

要之此次起事，革党蓄谋已久，试观陆军部当时奏称，钦廉游勇土匪勾结逆首孙文，倡乱起事，先后两扑钦州，一攻东兴，一围灵山，一陷防城。匪势浩大，股数不一，经臣派定东西各营，分路合剿，大小数十战，擒斩多名，夺获枪枝，均烙有革命军火印。大股次第扑灭，其逃匿深山穷谷者，搜捕获办，已逾千数，地方一律肃清。伏查廉钦两属，北接广西，南邻越南，逆匪孙文在该处起事，蓄谋深远。钦廉一带，该党编为革命南军，此次起事，实与从前不同(下略)云云。

第四十八章 戊申河口之役

河口之形势

滇越以红河为界，而河口为红河最扼要之地，清国在此派重兵防守，设督办官一员，常“常”似应作“当（當）”。川驻扎。对岸为越南之老街，法国设防亦颇严密。革命党欲图云南，必先从取得河口入手，盖其地居两国边界，为铁路工人及游勇出没之区，输运军械尤形便利，且占有滇越铁路交通上孔道之形势，上通蒙自、阿迷、临安及云南省城，左通蛮耗、普弭，右通剥隘、广南，以达桂边。革命军得之，可以四通八达，诚军事上最佳之发动点也。

黎关等之被逮

是时总理在新嘉坡，黄克强入钦州未返，留河内机关部者，仅胡汉民、黎仲实、张翼枢等数人。滇事于镇南关发难以前，早已着手运动，至戊申三月，事机渐熟，总理乃派黄明堂主其事，王和顺、关仁甫佐之。河内机关部并派黎仲实、高德亮、麦香泉、饶章甫、陈二华、梁恩等八人驻老街，预备于得地后，实施革命方略所规定之因粮方法。诂三月中旬，清吏以河口附近时有盗劫案发生，特照会法官请求缉匪，老街警察局以黎等形迹可疑，遂派兵搜查寓处，发见革命军文告及旗帜等物，始知为革命党而非窃盗。惟据国际法，虽不能将政治犯移交清吏，然亦不能放纵之，使扰乱邻境，故黎等遂被拘留于警署，候越南总督命令处分，遇有相当轮船，即当拨送出境。法警以黎等皆革命党，待遇颇优，及闻河口革命军大胜，乃取酒饮黎等，各举杯欢呼，同庆中国革命之成功焉。关仁甫于是月二十三日偕翟明西至老街，亦被法警拘禁，经华商各店户联名保释，至二十八日始获出狱，次晚即偕黄明堂渡河袭攻河口。

攻占炮台之剧战

三月二十九晚二时，革命军首领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所部百馀人在信防(即河口)起事，初从越南边界渡河，清军防营一部先与联络，至是合并为一，数约五百人，遂向城中进攻，是晚四时占据河口城。城内警兵闻号，相率反正，警察局长蔡某伏诛。河口向有清军四营，一营守城内，一营守山上及炮台，管带黄元楨守山上南营，防务处督办官王镇邦自率两营驻半山之炮台，管带岑德贵则守城内各处。河口既破，岑德贵及张印堂率败军逃入炮台，与王玉帆(镇邦字)合力死守。四月初一日两军继续开战，极形剧烈，黄元楨部下二哨先降，馀二哨随黄驻山顶，犹相攻击，王督办密遣使赴老街求救于法国防营统领，乞借兵两哨

平乱，法军统领答以此次起事乃革命党，并非盗贼，不能如命。时革命军仍奋力攻山，王督办亲督队力战不却，黄元楨以无援，自率众降，皆返戈助战。至午后四时，王督办亦使人约降，革命军未敢遽信，乃派老将黄华廷偕一驻河口之法国商人登山说降。既至，王督办不应。黄起身告行，王督办暗命亲兵乘黄不备，猝然开枪击之，黄伤仆死，复击毙黄之随兵一人，法商幸无伤。革命军闻报大愤，遂下令进攻。清弁张印堂等阵亡，守备熊通先已通诚于革命军，至是乃举枪拟王督办，其所部俱反正，王督办随即伏诛。岑德贵潜匿民舍，亦被擒，旋加恩放免。于是清军尽降，河口四炮台皆为革命军所有，计得十响毛瑟枪千馀杆，弹二十万发，王镇邦首级则悬诸河口桥头示众，半日后乃给其家属埋葬。一面用南军都督黄明堂名义布告安民，并派兵保护领事税关洋人，送往老街，秋毫无犯，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馀人，声势大振。

南溪之占领

河口占领后，革命军办理因粮事务乏人指导，民政方面棼如乱丝，黄明堂以是不能依预定计划，于最短时间分兵四出，以攻取蒙自、昆明，实为用兵之大忌。王和顺于初五日始督兵沿铁路进攻。先是黄元楨降后，即致书劝铁路上李兰亭及黄茂兰两营反正，李兰亭于初二晚已亲率全营来降，缴枪二百馀杆，子弹三万发，谷一百担。及王和顺督师上攻，有黄茂兰所部二哨迎降于道。革命军至南溪，驻其地之清将胡华甫、王玉珠各率所部一哨降，遂占领南溪，而设司令部于黄茂兰住宅。初七日大军进至铁路七十八基罗，黄茂兰之子率兵来战，击退之。时开广镇总兵白金柱奉滇督锡良命，带兵四营到八寨，其地离开化城八十里。王和顺闻报，乃分兵袭取古林箐，以箐制白金柱之军，白军降者百馀人。是时原可乘胜进克蒙自，以后方饷弹不继，不得已暂驻原地听候供给。

新街之占领

关人甫于初三日引众四百人左趋蛮耗，欲上个旧，合临安周文祥之兵，以攻蒙自。初四日与清军管带柯树勋所部二百馀人相遇，柯登山自守，革军攻之，时已入夜，清军不战而走，清兵降者数十人。驻霸洒管带李开美率众来降，遂占新街。

黄克强赴前敌

是役革命军以未得智勇双全之主将调度一切，所预定进兵方略多未克实施，总理深以为忧。适黄克强自钦州返越南，初四至先安，总理在新

嘉坡得电大喜，即电委黄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各军。克强初六从海防乘晚车入河内，初八即乘早车上老街，赴前敌督师。既至河口，见军事进行多疲玩不振，而屯兵不进，尤误戎机，乃力催黄明堂赶紧添兵，沿铁路进攻昆明。明堂恐粮食不继，犹豫未决，克强守候逾日，意极焦灼，遂欲亲率全军前进，以此意商诸明堂，明堂乃拨兵士百人随之。于是克强纵马前行，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更行半里，则兵士多鸟兽散。不得已折回河口，派人至前敌约王和顺相会，王至河口共商进攻之策，亦以兵少弹缺为虑。克强仍欲亲率各军袭取蒙自，而将士多不听号令，乃知本身非有基本军队不能指挥他军，遂决计回河内，拟征集前在钦州共事之同志一二百人，佐以驳壳枪，组织基本队，然后再赴前敌，如是则不愁他军不听号令，于是遄返越南。

黄克强返越被逐

十二日黄自河口返越南，甫到老街，即为法国警兵所逮捕。盖黄貌似日本人，当其初到河口驰马军中时，对岸法兵已拟革命军有日人相助。日人在越南素有煽惑土人作乱之嫌疑，法人对之异常猜忌，故黄此次一入越境，即遇此厄。及黄告以姓名，始悉为革命军重要人物，照国际法，例当拨送出境。前次黎仲实等八人愿赴香港，故于河口革命军举事后数日即如言遣之。此次克强自愿赴新嘉坡，法政府乃送之至西贡，然后由西贡买舟至新嘉坡。克强此举实干革命军成败关系至巨，从此义军失其导师，渐有孤城落日之势。

清军之战略

先是滇督锡良以革命军声势日盛，大为恐慌，一面令临安道增厚开广镇白金柱督兵南下救援，一面频电清廷告急。初九日清帝令派刘春霖督办云南军务，未到前由总兵白金柱暂代，著随带银五万两犒师，另饬广西左江道龙济光率南宁防军七营前往协助，并著江督端方、鄂督陈夔龙接济饷械。时临安、蒙自、开化各处一日数惊，澂江防军管带杨士雄奉电檄调赴援，于初七日在澂江附近数里之翱溪涧，与革命军一枝队接战受伤，全军几溃，馀军皆披靡。倘革命军乘势攻取，沿铁路各要隘皆可不战而下。乃迟之又久，革命军并未积极进攻，锡良乃得从容调兵，向革命军取大包围之势。先派道员方宏纶为全军总统，白金柱督办全省军务，己则亲赴临安居中策应。白注重蒙自，决从两路抄袭，一由蒙自大路，一由开化西南折入黑湾后路，以与蒙自一军会合，同向铁路沿线取攻势。

蛮耗之败

革命军左支队关仁甫、何有才、黎国英等从新街进至蛮耗，诿清管带柯树勋部下之降卒闻清军救兵将至，遂与柯树勋里应外合，猝然哗变。关无法维持，损失不少，乃舍蛮耗而退河口。

袭取思茅之顿挫

四月下旬，清军各路援师大集，桂军三营、川军二营、黔军二营陆续开到，声势顿壮，遂向王和顺大营进攻。王与清军在泥巴黑附近相持二十馀日，以敌势日张，而已军子弹渐告缺乏，廿三日亲至河口与黄明堂相商，提议铁路上大营及河口驻军全数开赴普洱府，袭取思茅为根据地，思茅镇总兵谢有功所部早已联络就范，义师一至，可以不战而定，然后徐图进取昆明。时黄明堂以河口粮道闭塞，河内机关部虽曾派侨商黄隆生、甄吉亭等数次解送米粮，然其后亦为法官禁止通过，遂有绝粮之虞，因此亦极赞成王之提议。乃约定两部同开至巴沙集合，然后会师进取。诿黄明堂部先到巴沙，未候王和顺军到，即先自出发，在下田房与柯树勋所部蒋炳臣大队相遇，竟为所败，仍退回河口。王和顺闻黄部败退，移兵思茅之策不成，遂亦率所部向河口退却。

移师桂边情形

革命军各部均退驻河口，王和顺欲背城与清军一战，败则退入越南。黄明堂主张保全队伍，移师桂边，再作后图。时军中士气不揭，黄说卒占优胜，于是黄王诸首领均离河口赴越境，而使部将何护廷、马大等率馀众东向，取道镇边八角山等处入桂。师至马白，与清军龙济光部相遇，王正雅亦跟踪追寻而至，两军接仗一日，革命军以前后受敌，多无斗志，退至马角寨暂驻，复为清军夜袭。馀众乃退入越属山西太原地方，欲假道开往桂边，诿为驻防法兵勒逼缴械，革军不从，遂与法兵开战。革军多游勇出身，出没无常，战线由宾胜老街以至太原省之左州，令法兵疲于奔命，相持数月，驻该地法官乃请著名土豪梁正礼又号巴头梁者出任调停，两造始息战。革军卸械后，由法官送给旅费后保护出境，送往南洋安置。当革军退入越南之际，清兵闻讯追击，误伤法国大尉威根一人，北京法公使因此向清廷大开交涉，卒由清廷赔款道歉了事。

遣送新嘉坡情形

革命军将士韦云卿等及兵士因退入越南，先后被拘留缴械者六百馀人，均由法官拨令出境，并派宪兵护送至新嘉坡。到新埠时，英官藉口

一千九百零六年条约等八条，有“凡外国犯罪逃亡之人船主不得带载入境”之明文，禁阻登岸。驻新法领事乃向英官交涉，谓此六百余人乃在河口战败而入法境之革命军，越南政府以彼等自愿来新埠故遣送至此云云。英官答以中国人民反抗本国政府，而未得他国承认为交战团体者，不能视为国事犯，只可视为乱民，乱民入境，有违英殖民地禁例，故不准登岸。因此法国邮船停泊新埠二日，后由越南总督声明当河口革命战领之际，法政府对二方均取中立态度，事实上已不啻承认革命党为交战团体，故此次送来英属之党人，不能视为乱民等语。英官至是始准党人登岸，惟仍押禁于拘留所。总理乃使中兴报董事张永福延律师向华民政务司保释，并派员招待一切，除令陈楚楠等创办中兴石山以安插彼等外，且介绍于槟榔屿、吉隆坡、吡叻、文岛各埠工厂矿场农场，使各安生业，于是革命失败后所发生之国际问题始告一结束焉。未几河内侨商黄隆生因有解送粮饷于革命军之事，亦被法官命令出境。

胡汉民之报告书

附录当日革命军驻河内机关部主任胡汉民致总理之起事报告书如左。

中山先生大鉴：云南国民军光复河口蛮浩各等情形，除经电报外，谨详述之。初国民军之图河口也，潜师于边界者百余人，其散布于车路一带装为苦力者二百人，清军暗约反正投降者日众。顾我以河口原屯重兵，除警察汛兵外，则有督办亲带二营，黄元贞管带一营，岑德桂管带一营。黄元贞素通情于我，而督办王玉藩则顽固老物，岑德桂更懵无知识也。督办部下熊守备勇而有谋，自愿以身当督办，而以其部从我。相约已二旬，督办得告密者言，颇为备及。黄元贞已有调省之信，督办辞职之文书亦将回复，熊守备、黄元贞二人乃决意速举。有清谍者侦知法界有我军指挥者数名寓焉，竟诬以劫案，请法吏拘留之(即黎仲实等八人也)。弟闻此事，急催我军首领黄明堂、关仁甫、张德卿速发，遂以廿九晚二时举兵，警察兵闻号即响应，自杀其管带蔡某，而我军约束之使勿动，巡视河口如常，盖河口与老街相隔仅一河，惧有扰也。旋攻汛营，汛官某逃而报督办处，黄元贞部下二哨先降，余二哨随黄驻山顶，犹相攻击。既而三腰、那扒各处分驻之兵闻风皆至，战至翌早八时，我军暂休憩，九时复猛攻之。是时督办亲督队力战不却，而黄元贞已降，皆返戈助战。至四时，督办亦使人约降，我军知其顽强，未信，因派王槐廷带兵二人，并一法人(于河口通商者，偕通事来观战，睹其情，亦知督办已力竭，故愿与吾军同行)，往说之降。既至前，则督办不应。王槐廷起身告行，督办突挥刀斩王，王仆，旋以短枪轰我一兵(法人幸无伤)。熊守备急举枪拟督办，其部下从所指，督办遂伏诛，举督办之

营降。岑德桂潜逃匿民舍，其营亦解甲。河口地面遂归于我军占领。收各营之枪千馀，除身佩之子弹外，别得贮存之子弹七万，河口四炮台亦归我有。于是下令安民，并派兵保护领事税关洋人，送往法界，居民大悦(法报纸以我军之举动能依于国际法而行，颇有赞美)。一面点收军实，编正队伍，一面论功行赏，商议进兵。黄元贞既降，则自为书劝铁路上李兰廷及黄茂兰反正。初二晚，李亲率全营来降，缴枪二百馀枝，子弹三万，谷一百担。黄茂兰部下二哨亦已闻风而来。初三，关仁甫引众四百进攻蛮浩，宁大引偏师上南西河(以为攻蒙自军之偏师，而德兴则正兵也)。黄茂兰亦覆书于王元贞，言(黄茂兰所驻较李兰亭为远，李在二十条基劳，黄在七十八条基劳，故李先降)我军到日，自当率全营投降。初四日，关仁甫兵上至南溪，适有胡华甫之营壹哨来降，他壹哨官王玉珠亦相约响应。我军更前行，抵新街，柯积臣(蛮浩管带也)带兵二百馀人登山放卡，我兵攻之。时已入夜，敌军不战而走，投降数十人。初五日，张德卿亲督大队进行七十八条基劳，收黄茂兰之兵，然后合兵攻蒙自；关仁甫之兵亦拟由蛮浩上个旧，合周文祥之兵(是日闻临安已发动)会攻蒙自。初六日据来报言，白金柱带清兵四营到八寨，八寨离开化城八十里，于是张德卿拟分兵数百袭攻古林菁，以索白金柱之军，及侦白金柱之所向，而与大军合攻之。初七日更挑选精兵二百名兼程上蒙自助战。此自上月廿八日起占领河口暨连日进攻以次克敌收降之大概情形也。此次德卿、仁甫踊跃用兵，发愤进取，而发难之始，则功在黄明堂。然而黄元贞内应之功实大，反正以后，即立作书招降，而李兰亭听信其言，全营来降，以至黄茂兰等亦相率先后而来，皆黄元贞之力也。初四日弟得克兄电，知己抵先安，即电告知。旋奉来电，令克至即上督滇师。初六晚车克由海防入河口，今“今”疑为“八”之误。日早上老开，往河口督师，弟已将各将士之才干及进行之近情备细告知。克兄精神完足，殊无鞍马之劳，濒行谓云南敌兵若不能为我患，则或取广西之兵自救，宜于其间更谋出一路于归顺以牵掣之云。想克兄亲行督师，士气更当百倍也。德卿濒行，谓此行攻战之事可必克，以我力充足，而敌势脆弱，又有会党相通，其士卒莫为彼虏用命也。惟是自河口以上，粮米极贵，每日每人至少须发伙食三毛，现在我兵已三千馀人(河口原有之义师三百人，在河口投降者，警察汛营及巡防四营，李兰廷来降一营，黄茂兰二哨，胡华甫一哨，王玉珠一哨，其余新街蛮浩尚有降者)，每日用银，粮食一项亦及几千元，收复河口，即就地征收义捐，得银三千五百元。惟发饷时，杀督办花红二千，占山上炮台及以哨官首级献者，大小花红二千八百，共花红四千八百(其得河口后来降者即皆不给赏，但发伙食而已)。初二日弟交甄吉亭带款二千二百元上，次日关仁甫之队起程；初四日弟交黄龙生带款二千二百元上，次日张德卿之

队起程。初六晚吉亭归河内细述情形，知德卿之队仅持三日之粮，非立加接济，兼多办粮食运送供给，便虑为行军之窒碍。是时铺户之捐已难于为继，而兵起河口，占领逾一周，不见外洋大款接济，士心虽固，不为摇动，然若粮食不周，则情见势绌，外恐见笑于邻国，内亦恐降者之裹足。盖降者之来，感于情谊者三，而动于势者七，由此数日之情势度之，则彼敌望风奔附，而我师大增，以是而收取全滇也不难。若因饷绌之故，使来者闻知，不肯踊跃来附，岂不可惜？自河口起兵，我军得利，正在有越地供给之后援，足食而进兵，则所至所向，能战能攻。河内同志力竭于前，先生所晓。弟见吉亭之报告，遂再电星洲告危，是日复接河口来电，言降者见粮食困乏，颇有一二不安者，弟颇为焦急。旋得星洲先生复电，三日有款，略为欣慰，然仍无以济两日之困急。勉强就商于梁成泰之子梁秋，使由伊借款三千，而约以无论何时，星款到立即归还。梁秋前日已为我党捐款二千(前信已告知)，此番实得其助力。以弟观察，云南大局确有把握。哥老会之纠合，息息相通，如黄元贞之营降，而降者相继，此其验也。周文祥曾破云南，最有声名者，今亦皆为我军所用而起，转会党而为革命党，而服从于国民军矣。此云南全局可图者一大端也。蒙自、开化藏枪各数千(藏置为招募新军之用)，而守兵各不过两三营，合其附近可取救援之兵，亦不过各得二千人而止，以我朝起之锐气，攻彼腐败之营兵，且有会党相通之妙用，一可敌十，何况彼力之尚有不我耶？此云南全局可图者二大端也。云南近边服一带，粮食既昂，河口之兵正以饷食不周，为倒戈降我之大原因，若我有后援，粮食充足，则彼敌兵降者恐后，盖以彼卒常饥之故。此云南全局可图者三大端也。黄明堂、关仁甫为旧日会党首领，张德卿亦著名于广西，今皆聚而为我用，各尽其能。黄元贞新降，极意立功，且熟悉滇情形，今又有黄克强兄之学识经验，而为统筹，人才众多，此云南全局可图者四大端也。云南各营之枪，系于前年一律换为德国毛瑟者，器械可用，非如钦州集合地方兵团之械参差不伦者可比，现下子弹充足，亦可供数大战之用。惟降者日众，则饷食日增，河内一隅(河内已捐款千馀力已竭)，焉能仰给？必有大款，方堪接济。若得十万金，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为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无后顾之忧。若以现情形论之，则开化、蒙自在我军掌握，惟两城既得，骤办因粮，必不能给(蒙自等虽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则军费浩繁，亦非现在可比。因粮之法，必须徐徐举办，而后有功。若朝得城池，而夕办因粮，以充军实，势必难也，故必预筹款项，以为临时之用)，是以不能不先仰外洋之接济。粮食第一，子药之补充次之。底波洋行私约，如得蒙自，伊有洋行在彼，军用亦可以任取。艮班大班私语□□养云，若有占领蒙自消息，请党人告我，我有大好意相酬。蒙自领

事闻我占领河口，即归蒙自语人云，我素助革命党，或恐党军攻蒙自，对法人有误会，故须归为同情。大抵若得蒙自，弟在河内亦可尽力运动，使得种种之裨助。然第一级之工夫，则尚未能做到，今惟望先生与星埠诸同志之大力先助，十万不能骤得，亦必筹济五六万之款。法报之言曰：革命军此次乃真有革命之力矣，然何其经济之困乏耶？以数千金之款而用数千人，何其神也？又有云：以革命军之所为，当无有能御者，吾人何敢量其力之所至？然须就地以筹军用，则岂无外力之大助耶（在河内征捐法人亦知之）？盖我党之艰难于平日，非外人所知也。今云南之机局，实所谓非常之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况我祖国之沦亡于异族人之手已二百馀年，今何幸而河口至蒙自之间，已归汉人占领，开化蒙自不日底定，全滇在我范围，虏则惊魂丧魄，而我同胞当于喜慰之余，转生感喟，而内外有血气者，同志协力，各尽义务，斯岂徒奋力行间者之希望？我同胞实有其责任也。至如何统筹全局，指示机宜，持纲挈领，及延请海内英才，以襄各事，是在先生。弟此次一人独当要职，自河口克复以来，笔舌不停；而策应为谋，又皆出于一人，体素孱弱，尤恐不胜。差幸以喜奋愉快之故，振起精神，尚能勉强从事耳。专此即请大安，馀事续告。捷音电闻。弟胡衍鸿。

清政府之文电

附录当日清廷君臣关于滇事来往文电如左。

(其一) 云贵总督锡良电奏

据侦探员回省面称：王镇邦在河口与孙党血战几及三日，官军伤亡甚多，王已阵亡，河口被陷等因。窃思孙文蓄志已久，窥犯滇桂，逆党众多，械精饷足，非小丑跳梁仅踞徧隅“徧隅”当作“偏隅”。者可比。奴才到任后，迭经布置防维，奏明有案。今果率众来犯蒙河等处，经官军对垒两昼夜，究以兵单，竟致失利。蒙河为滇之门户，蒙河危则滇危，滇危则大局危，奴才一身不足惜，如大局何？终夜傍皇，莫知所措。刻已遣省城防军拔队驰往，会同增厚妥速布置，相机进攻。惟滇中兵力太单，合无恳恩俯念边圉关系大局，速简大军来滇相助为理？奴才筹备无状，以致失败，应请饬部将奴才严加议处，以为各统将者戒。

(其二) 清军机处廷寄

(四月初九日军机处廷寄云贵总督)本日奉旨：锡良电奏悉。孙逆从桂滇入手，蓄意已久，桂未得志，改而犯滇，实属罪恶不赦。已蒙旨派刘春霖督办云南军务，无论行至何处，迅即折回督军前进。该督即一面调拨省垣各军驰往，毋任彼逆久踞，致生覬覦。该督事前毫无布置，致失

要隘，著交部议处。再有疏忽，恐该督亦不能当此重咎也。

(其三)清帝电旨

(清帝电旨分寄江鄂滇三省)锡良电奏悉。滇省关系大局，孙逆攻陷河口，毋任久踞。刘春霖现已到京，往滇尚须时日，着白金桂暂代速赴前敌，随带银五万两，以备犒赏。锡良责无旁贷，速出督师。一面迳饬龙济光带军前往协剿。龙济光原系滇籍，所部多滇人，剿办桂匪，业已建功。此次回顾桑梓，益当奋力。如能早日克复，定予破格奖赏。并著端方、陈夔龙接济军械，度支部罗掘饷款，凡在臣工，自应不分畛域，以副朝廷顾念边陲之至意。特此通谕知之。

第四十九章 戊申安庆熊成基之役

熊成基略历

熊成基字味根，江苏扬州甘泉县人也，祖父瑞生仕满为繁昌令，父存仁任候补通判。淮扬风俗绮靡甲天下，成基幼时血气未定，性复风流浪诞，读书但通大略，去而习悬壶术，益不屑，惟以妇人醇酒靡其青年之光阴。既而父亡，家中落，无以自聊，以耽酒色故，羸瘠多疾病。年十九，落魄于芜湖，乃引镜自照，拍案自劾曰：大丈夫当立功传后世，岂能以少年无行终哉？遂渡江赴安庆，投安徽武备练军学堂，绝嗜好，勤学习，俨然一苦学生矣。然练军学堂未几停办，成基以未竟其学陆军之志，赴江宁应征兵令，编入某营为副目。营将某见其聪颖好学，志趣异寻常，为介绍于炮兵速成学堂肄业，以下士而厕于将校之列，异数也。成基入炮兵学堂后，勤业尤苦，学术优异，毕业后为江南炮兵排长。安徽举行征兵，檄成基往，以为炮兵队官。时倪映典亦在军中，成基与之交最密，在学时互以复国仇建民国相期许。成基初任陆军第九镇排长队官，尝向所部士兵提倡民族民权之说，听者多感动。后以江宁虽长江咽喉，然非上游门户，且驻兵甚多，恢复不易，因慨然有入皖之志。皖省为成基产地，祖若父皆仕皖有年，于形势甚为熟悉。至皖见淮南士气雄健，更易期以实行，同志中之为军官佐者亦夥，成基奔走联络，心力为瘁，军队中少有热血者，莫不赞成。越数月，新军统领顾忠琛由宁往皖，奇其才，嘉其志，初调充炮营队官，旋欲升为他营管带，成基坚辞不就，以起兵革命，炮队实力较优于他营也。当是时徐锡麟方就义安庆，成基悲愤殊甚，以满吏专制已极，急欲为徐复仇，而阨于时机，乃中止。

范传甲与吴春阳

在丁未徐锡麟起义以前，皖人运动军界革命者，以范传甲、吴春阳二人为最早。范字寿二，寿州南乡人，少有志革命，癸卯年投身营伍，充工程营头目，忠信笃实，同志咸推重之。丁未之役，以徐锡麟仓卒发难，不克参与，愤悲无已。乃进行益力，收效更著。旋调充工辘营头目。及熊成基调至安庆，范乃悉力助之，熊所以得马炮营之竭诚拥戴，而进行无碍者，范之力为多焉。吴春阳字暘谷，合肥人，与万福华交最密。甲辰十月，万在上海谋刺王之春一案，系吴主动，事后赴日本留学。乙巳七月，东京同盟会成立，吴亦发起人之一。丙午回皖，投身炮营充兵士，日以散布民报及各种革命宣传品为务，各营士兵趋之若鹜。嗣为皖吏所知，下令逮捕，乃潜回故乡，创办城西学堂，自任校长，大倡革命，复为巨绅李国筠向提学司告发，遂又匿迹上海。戊申安庆炮营

之反正，吴与有力焉。辛亥皖省光复，以同志推重，被举为安徽都督，力辞不就，仍不避劳怨，黽勉任事如故。无何，有赣军统领黄焕章率兵入驻安庆，吴以其纵兵扰民也，以大义责之，卒为黄所杀害。此外在学界鼓吹者，有陶成章、龚宝铨、张通典、段昭、刘师培、凌毅、凌照、凌锐、郑赞丞、柏文蔚、范鸿仙诸人。刘字光汉，江苏仪征人，乙巳丙午间任芜湖赭山学堂监督，暨上海国粹学报编辑，专提倡民族主义，影响教育方面甚巨。凌氏兄弟及郑柏范等均学生，于沪宁皖各地运动，亦甚得力。

军界之活动

皖省改练新军之初，首在安庆创办武备练军学堂，旋复设立陆军常备营，青年志士应征者颇不乏人。熊成基、柏文蔚、郑赞丞等均练军学堂出身，范传甲、张劲夫则属陆军常备营，各提倡革命，异常猛进。时有岳王会之设，为安庆军界运动革命最先之组织。丁未四月，徐锡麟枪杀恩铭于安庆，各同志以事起仓卒，未及响应。戊申春，倪映典由宁调皖，任骑兵营管带，各同志欲乘时大举，为江督端方所觉，立命皖吏撤倪职，事遂无成。倪去后，范传甲等推熊成基主持团体事务。各会员按月纳捐会费，共集八十馀元。是年秋清廷有令调集南洋各镇新军，定期十月在安徽太湖举行秋操，派荫昌、端方为阅兵大臣，苏皖同志均认为有机可乘，拟于会操动员后，同时在操场发难。正筹备间，忽传端方于亲在太湖阅操时，将设行辕于安庆东门外英公祠，范传甲等遂欲狙击之于省垣，为擒贼擒王之计。惟届期端不果来，皖抚朱家宝为防范革命党之故，所有派赴操场之将弁，概不令知识较新者参加其列，于是革党之预定计划又一顿挫。

起事之计画

熊成基以在操场发难之计画不成，乃与范传甲等计议，决于太湖秋操时在安庆发动。其计画之大略，欲以马炮两营先得皖城，皖城既得，乃以一军塞集贤关之隘阻，宁军中同志甚多，可作内应。计画既定，适满清帝后同时殒，中外震动，人心惶惶然。成基等以为天子之机，壮气百倍，遂于是月二十六日下午约合范传甲、薛子祥、张劲夫、廖盘贞、洪承点、程芝萱、李朝栋、田激扬，及各营同志多人聚议于十祖寺后邻杨氏试馆，定期本日晚九时率马炮营反正，并约队官薛哲及时在城内接应。当由成基颁布作战密令十三条如下：

一、与我反对之军队，(甲)水师一营在西门外，(乙)巡防一营在北门附近，(丙)城内外火药库有巡防兵两队，(丁)抚院及各衙门之卫队约两

队。

二、我军决于今日午后十时齐发，先取城内外火药库，后全队进城，各尽任务，于次日午前五时在五里庙齐合，再俟命令出发。

三、一标同二标第三营先赴北门外火药库，得有子药后，一标第二第三营进城，助城内各营攻击西门外之水师营，得收抚即收抚，否则攻溃其兵，收其军械；二标第三营留守药库。

四、二标第二营同工程队先赴其营旁之军械局，得有子药后，工程队留守军械局。二标第二营以两队攻破巡防营，以一队先开西门。待马营进城后，再赴北门开城，留守北门。又一队攻击抚院。

五、炮营先徒手出营，至马号举火，以作全军出发之号令。举火后，至北门外陆军小学堂夺取步枪。得枪后，旋至该小学后取子弹进城，以一队守南门，两队巡街。

六、马营由西门进城，直赴军械局，得有子弹，以一队守西门，一队开东门后留守东门，余两队夺取电报局。

七、辎重队直赴军械局，得有子药后，保护教堂及外国人。

八、讲武堂各生充卫生队之任，随时搜寻城内外死伤兵士，归入该堂调治。

九、各标营队之出力人员，次日午前论功行赏。

十、各标营队之兵士及民人等，如有乘机枪劫“枪劫”当作“抢劫”。情事，由巡卫队临时照军法从事。

十一、巡警兵如有愿降者，炮营收纳之，编入队内巡街。

十二、各文武衙门之官员，不准任意残杀。

十三、无论军民人等，不准出入藩司衙门。

马炮营之发难

成基于二十九日“二十九日”或当作“二十六日”。晚在炮营发令反正，各士兵欣然从之。管带陈镛昌反对，为兵弁张鸿尧、黄节等击毙。遂焚炮营，整队而出。至步标，标统蒋与权跪接于道上，步兵多平时赞成者，鲜不从。马营早有联络，其排长田激昂、周正锋、张烈等围攻管带李玉春于楼上，李负伤逃去。至是亦焚兵房，出与他营联合。各营得千

余人，声势大振。随往攻北城菱湖嘴子弹库，守库正目为范傅甲之胞弟传口，迎而纳之。得弹后还攻北门，并焚北门外测绘学堂之步兵营。于是合各路并力攻安庆城。成基初不欲伤害城中居民，故先遣多人入城内应，且以队官薛哲预谋其事，满拟大兵一到，薛必开城接应，安庆可唾手而得。而孰知事势变幻，竟出夫意料之外。

兵败之原因

当义师攻城时，薛哲初率百余人向北门冲突，本欲开城相迎。及见城上有少数巡防营守卫，遂逡巡返营舍，不敢发动。适是时皖抚朱家宝赴秋操地，接清帝后凶耗，江督端方促之遄返省垣为备。朱归，即于此时以重利诱城内将士，勿为义师所动，对于薛哲尤为笼络，薛为所胁，竟临阵退缩，不能为成基之助。范传甲在辎重队，张劲夫在讲武堂，均因官长监视綦严，不克发动。因是反正军于仓促中不能入城，而弹药存贮城内，义师枪弹无多，炮弹又无弹火引头，致无战斗力。围攻一日夜，迄未得手。皖城濒江，江面原驻兵舰数艘，初已表示降顺，至是受朱家宝命，由江中发炮击义师，毁营垒，反正军渐不能支。相持至二十七日下午十时，兵卒稍稍散去，成基乃率众向集贤关退却，改变战略，欲取庐州为根据地，然后号召凤阳、颍州等处会党，进而驰驱中原。于是取道桐城，直趋合肥。所经过地，秋毫无犯，军容亦尚可观。清提督姜桂题时在河南一带，闻讯，乃率所部穷追，成基力战，败之。然抵庐州时，所馀止有八九十人耳。而颠沛流离中，竟有谋害成基以降清者。成基知之，乃脱身避匿同志常恒芳家者数十日，后亡走日本。成基去后，程芝萱尚率其残部，沿途与姜部之江防营混战。至合淝东乡时，仅剩三四十人，始宣告解散。

党人之生死

与成基同举义者，范传甲失败后尚在城内，因谋刺清协统余大鸿被获。田激扬、李朝栋、张劲夫、郑养源、周正锋、张志功、张星五、胡文斌等，失败后被满侦探所捕，均为清吏所害。洪承点逃往香港。协统顾忠琛以事前失察，发解新疆效力。薛哲虽临事畏缩，未参加议师“议师”当作“义师”。，然已为朱家宝觉察，仍令梟首于督练公所门外。事后高等学堂提调桐城人姚叔杰力主彻底根究，朱家宝、余大鸿信之。故此案前后军士学生被害者不下三百人，株连极众。于是被害者乃推举龚振鹏赴京讼冤。龚至京，得同乡御史石常信、陈善同之助，联名参劾朱余，谓其贪功酿乱，徇私害公，辞极严厉。段祺瑞亦恨朱余，排之甚力。结果朱被清廷传旨申饬，余先行撤差听候查办，旋复严令永不起用，人心大快。

朱家宝之文电

附录十一月初一日清皖抚朱家宝关于此役致各省电文如左。

家宝二十六日由太湖回省，是夜城外炮马两营下级官长煽惑目兵谋叛，马营管带被伤，炮营管带被戕，夺占子弹药库，纵火焚毁步队营防，逼协同伴，一再攻城，均击退。复凭炮台攻城，黎明复调江面兵轮开炮攻击，将炮台击坏。该匪又窜避临江塔寺后炮击我军，即遣将带队出城，会合江轮水陆夹攻，匪始溃退，一面遣巡防营将子弹库夺回。廿八丑刻该匪因省垣西北隅有低缺处，复到此进攻，连开机关枪击之，匪始不支退出。辰刻又夺回马营，匪遂纷纷向城北窜桐城、舒城一带，因城兵无多，不及远追。午后派队四出搜查，先后拿获叛党二十余人。据供革命排满不讳，为首系熊成基，甘泉县人，炮营队官炮兵毕业生。廿九早即开城，省城内外均照常贸易。午后午帅由太湖来，所派援军宁省及江北与操军队马步共七营，亦先后到省。陈筱帅派与操鄂军一标协助，即由潜山径赴桐城剿追，江鄂兵轮并派有楚谦、建威及鱼雷各船亦陆续到齐，省中现无匪踪。三十日午帅与家宝出城抚慰地方，商民一律安堵，庐州一带，已由午帅商之程平斋军门派队堵击，现在四面兜剿馀孽，想不难尽除。特此奉闻。朱家宝，东。

第五十章 己酉哈尔滨熊成基之狱

戊申后之行踪

熊成基于戊申十月安庆失败之后，即东渡日本留学，初易姓名曰龙潜，号望云，研究军事学及制造爆药学极有心得。时留东革命党人甚众，惟各树门户，意志不一，成基于诸同志中与孙铭、钱兆湘、石德纯、萧翼鲲数人往还最密。复由翼鲲介绍识黄克强于小石川区水道端町五十二番勤学社，相与计画再图大举之方法。咸谓革命党历次起义皆由军费缺乏，以致功败垂成，以后非先解决经济问题，不可冒昧从事，因有先筹饷后举事之议。会有同志孙桀由日本某武官手取得彼国参谋部机密兵书及军用地图数十种，议向俄国当局求售，而充革命经费。孙铭愿担任回国，至北京办理此事。成基恢复之心切，亦急于回国，欲至东三省售书，兼谋进行，诸同志以成基在祖国行动不便，群相劝止。适成基得其友商震由满洲致函，谓书已交涉明白，请来解决。诸同志以为危险，仍劝莫行。有臧克明者，与商震交厚，力劝熊往，而臧亦熊友，并由臧寓书乃父冠三，介绍成基住其家中。成基以栖托有所，机会万不可误，遂更易姓名曰张建勋，持臧介绍书，间关至吉林长春，即假寓臧冠三家中。臧系奉天人，年近六旬，乃马贼出身，向信耶稣教，日俄战争以后高谈革命，雅好投机事业，戊申在长春创办旭东公司，未几倒闭，股东所投资本尽入私囊。夏间官场有缉拿党人韩东洋之举，臧又投入韩党。其人外观仁义，内实奸险。成基至长询及售书交涉，始知商震之函空虚，而臧冠三尤不可恃。

密售军书之交涉

成基居臧家逾月，冠三竟居为奇货，履“履”当作“屡”。向告贷，驯致成基所携川资尽为冠三敲去无遗，行囊缺乏，困顿长春。己酉七月中旬孙铭到北京，函询成基现状，并及售书交涉，一面寻旧友程家桎商议售书方法。嗣得成基复书云，商震前函毫无根据，现另设法办理，并请速筹接济。孙铭得信后，即促程速为售卖。旋由程介绍同志丁汝彪暨俄国译员赵郁卿，将所带之书售去一种，由大清银行汇洋三百元与臧冠三转交成基，而冠三竟将此款全数吞没。成基不知，仍去函告急，继知臧不足靠，遂弃之赴哈尔滨，拟独行运动。同时致书孙铭，谓同志韩应房过长春，所带川资尚敷二人之用，已与应房同至哈尔滨，寓秦家冈宾如栈，以后通信直寄宾如栈，万不可再寄长春云云。孙铭得信，乃一意研究售书交涉，而购书者甚狡，持不紧不脱态度，彼此不肯俯就。会程家桎筹划之款幸而成功，约得五千金之谱，举以为赠。孙铭欲脱北京交涉，遂携三千金赴哈交给成基，此己酉十月下旬事也。其时韩应房尚与

熊同居一寓，同志梁冰亦因党事至哈，于是皆会集哈埠，群力交涉，仍无效果。遂决计待价而沽，不图速成，共议熊回日本。熊以所谋不遂，坚不肯行，决计留哈研究俄文，且有会同东三省同志商震筹划开垦之议。至十一月中旬孙铭、梁冰等均返北京，另有所图。十二月初旬接熊函云，将至长春与徐伟天、齐续堂等别图售书方法，孙铭复信谓臧冠三既不足靠，长春万不可居，叮咛劝其勿往。成基因急欲成功，竟不听劝，径赴长春晤徐等，徐嘱其回哈候信，并以旅费关钱一百吊为赠，而不知祸机已伏于此矣。

谋刺载涛之告密

臧冠三以熊再到长春不与往还，衔之；且误闻熊已由北京筹到巨款，乃致信与熊，欲借万金。熊得函甚为焦灼，力白无款。臧又来函相迫，云尔在吾家居有数月，现时年关将近，即不言交情，而伙食一项汝亦不给耶？吾当向官吏告密。熊得信未作复，遂偕一日本友人同移居俄人饭店以避之。适是时满亲贵载涛由欧洲考察陆军，经西伯利亚铁道归国，路过奉天，沿途警戒，异常严重。臧遂向吉抚陈昭常告密，言安庆革命首犯熊成基潜来哈尔滨，欲谋炸贝勒。陈得报大骇，乃饬抚署刘中军督率军警赴哈埠严缉，一面于载涛所过各站，警卫加严，而外间绝无知者。十二月十八晚载涛车到哈站，以防范刺客故，并未下车，停一小时即乘原车南下，哈埠俄官因其未下车酬应，颇不满意。嗣经清吏解说，始为释然。成基于载涛之日过哈“之日过哈”或当作“过哈之日”。，尝徘徊于车站附近，欲伺隙行事，旋以警备森严，无可进行，乃在站外餐室据案大嚼，良久始失意他适。

被逮后之供词

吉林公署所派秘密侦探连日在哈埠大索刺客，卒于是月二十日下午在秦家冈上坎俄国饭店缉获熊成基及日本人一名，成基直认本名不讳。日人当即开释。二十一日解赴长春，由西路道颜世清亲自提讯，成基索笔写供，洋洋数千言，照录如左。

熊成基供：字味根，实年二十三岁，军册年二十六岁，江苏扬州府甘泉县人，寄居安徽芜湖。祖父熊瑞生曾任安徽繁昌县，父熊存仁系候选通判，匀已早故。母亲胡氏在堂，胞兄熊成模安徽候补州吏目，胞弟熊成鳌年尚幼小。我一向在学堂肄业，尚未订婚。先在安徽练军武备学堂，后入南洋炮兵学堂，均先后毕业。由南洋炮兵将校科派陆军第九镇第九标炮兵排长，继调安徽马营队官，由马营调炮营队官。我平日革命宗旨以推翻政府，改革政治，倡人仅，均贫富为主，要不尽系满汉种族

之见。我平日待士卒甚厚，大众颇为我用，遂阴结在营同志，屡欲乘机起事，俱未得便。光绪三十四年十月间，因各省军队俱赴太湖秋操，又值国丧，人心惶惶，皖省留防军队仅有数千人。我本意如能攻开省城，据有根本重地，再连夜直赴太湖之秋操演习地，荫昌、端方均属平庸之辈，卫队都不过千馀名，断不济事。至秋操之兵虽有两万，然多系空枪，难以抵御我军。如我得该两镇兵队，直行北上，则必势如破竹。且该两镇兵多系邻省之军队，如一旦为我所有，该邻省亦必在我之掌握中。有此天然一部落之根据地，一面攻取他省，一面宣布独立，又何患目的不达？天下可唾手可得。遂于是月二十六日夜间乘机暴动，逼胁混成协全军变，放火创乱，开炮攻城，皆我一人主谋，并无主使之入。孰料城中内应误事，计画不周，以致失败。我之宗旨，事成则已，否则牺牲其身，社会上亦不无小受影响也。况各国之历史，皆流血多次而后成功，我此次失败者，普通社会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知附和之原因，盖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譬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发达，我们之自由树，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我今早死一日，我们之自由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故我现望速死也。呜呼政府！尔等决不能诛尽我党，亦只有愈死愈多而已。起事之次日为二十七日，下午四钟败散，带残兵奔向庐州一带而去，被姜桂题马队三百余人追至，我之败兵反击姜军，如鸟兽散，殊为可哂。嗣我因无援助，所带残兵仅有三十余人，已知不能成事，即劝伊等各自逃生，我遂由庐州西北走去。由西北又向正北，由正北再向东北，日行二三十里不等，均循僻地空地逃去，夜则宿古庙或小店。所经地名，日久不复记忆。田中玉带兵追剿，我遇见多次，他们亦不相识。且官兵各存意见，均想邀功，我乃脱逃虎穴。后由河南至山东烟台，由烟台至大连，今年正月由大连至日本神户，由神户至东京，住勤学社。勤学社者，即我们革命机关本部也。本年正月二月间，我曾至沈阳、长春一带游历，在沈阳居留一天，住在东洋旅馆。因闻田中玉在奉天，伊曾充安徽督练处总参议，他手下有我的照片，并因沈阳事无可为，故未久留，复到长春，在府署西偏租赁民房一间，改易姓名为张建勋，字立斋，河南永城县人，自此我遂以此名字籍贯对人。我的熊成基本名，从未向人道及。未久即行回日。六月间党人集议，以党中经济困难，欲谋举办大事，必先筹得巨款，始能为力。东三省介于日俄两国之间，将来必有战事，大有可乘之机。适有北京派往日本之委员孙铭，号竹丹，在日本时曾与我相识，但伊并不知我系何许人，我以别号望云二字告之。伊得有日本军事计划秘本约十馀册，据云系为中国政府所觅，伊留一份，如以售与俄人，当得重价。我即挺身担任代为销售，约定售妥，各得其价之半。先四册作为样本，意欲藉此联络俄人，酿成战局，以便从中举事。

故于八月间乔装来东，先至长春，住臧冠三家中。臧前开旭东公司，伊子克明在日本东京耶稣教堂，平日与我之友人相契，所以知冠三其人而投止之。后因我在臧家居住，究属不便，乃嘱其代租房间栖身，并将售书来意告知，嘱其留意代销。又在臧冠三家曾见过徐尚德几次，徐亦绝不知我来历，伊后赴大连去讫。有人说伊曾由大连寄我银元八十枚，实无其事。如不见信，可以赴邮局或银行调查。缘徐尚德之妻系日本人，粗通文字，其人智识亦非甚高，如其知我底蕴，恐亦早向官府报告矣。我于八月中即到哈尔滨，寓在宾如栈，从俄人夹根肄业俄文为名，暗谋交接俄人，销售秘密书册，乘便纠合同志，以图大举。适俄外部大臣来哈，由在哈俄商介绍往见，先交样本二册，议价银一百万，俄人现正调查，尚未定局，不意臧冠三走漏消息，致被拿获。孙竹丹现在北京，与我虽在东京认识，并不知我真姓名。缘吾在日本时，颇守静密主义，不肯稍涉嚣张，从未吐露真名，惟党中首领黄兴一人知我底蕴。所有旅行日用，均由东京革命党本部津贴。或疑我之在哈尔滨，系图行刺贝勒，亦属误会。总之我心坚定，百折百回，去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安庆之役，皆余一人所为，并无第二人预闻其事。乃闻事后皖抚无故杀戮多人，至今回念，为之怆然。惟恨我年纪究竟太轻，阅历尚浅，否则安庆之举不致一败涂地，又何致来东三省耶？然心地光明磊落，所说皆是肺腑之言。倘使因我任意株连，自问不安，亦觉无谓。当余在哈时，所有衣服行囊皆被侦探取去。入署后，胡司马直以胡匪相待，手脚镣铐，较之众囚徒尤苦。其实余并无二心，惟求速死而已。至此次举发我之人董姓，素不认识，不过在长春臧冠三家见过数次，请讯董姓便知其实。臧冠三以外，并无一人与我有关涉，其人利心太重，实不配称为同志。所供是实，熊成基供。宣统元年十二月日。

就义时之壮烈

二十三日，清吏复押解成基至吉林，出巡警局时，观者如堵，成基笑语曰：“诸君为国珍重，我死犹生。”长春学界及商工人等多有为之叹息者。其时同盟会员在吉抚陈昭常幕府供职者，有廖仲恺、张我华等数人，均束手无策。及庚戌正月十八日，陈抚得清廷旨，令就地加害，遂在监狱优待室内设饌飧熊，款以洋酒，有江苏同乡官某等相陪，熊谈笑自若，饮尽一盞。已而由狱吏带往法廷，上座者有清提法司傅金事高等检察厅厅长李廷路，而安徽派来之安庆府豫咸管带官杨遇春亦列坐其侧。成基是时直立廷中，清法官仍用斩决旧法，加斩条于背。成基欲照相，照毕，索笔自题曰：“熊成基被捕后之照像。”旋大声发言，宣布其革命之宗旨，语极沉痛悲愤，听者无不动容。临刑时，刽子手使之跪，成基不屈，刀起而头落矣。后有人缝其首，置之棺中，棺值钱八十吊。

亡年二十有四。其告密卖友之臧冠三，同时亦被西路道捕获。吉抚因熊潜居臧家二次，显系同党，罪状昭著，情无可原，亦判禁锢十年。民国成立，臧极力运动，得以出狱，且在吉林得有公职云。

孙竹丹被害始末

孙铭一名元，字竹丹，安徽寿州人，十九岁偕薛哲肄业于江南陆军学堂，即抱革命思想。癸卯岁赴日本，入振武学校习陆军。同盟会成立，亦列名焉。尝被举为安徽同盟分会会长。丙午秋偕孙毓筠返国，谋起义于江南，因毓筠被获入狱，遂即逃归东京。己酉春熊成基走日本，孙铭助以旅费，并同住东京牛込区市谷町澄吉馆。时留东党人因经费困乏，异常拮据，孙铭探悉日本参谋部有所谓军事计画秘密书，颇于辽沈战局有关，若取而售诸俄人，大可得重资以供党用，遂多方弋获，卒偿所愿。于是成基赴满洲，孙铭赴北京，各向俄人分途交涉，议值百万，将有成言矣。詎成基猝为臧冠三所卖，死之。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廷军机处奉片，据吉林巡抚陈昭常电奏，熊成基现已拿获，同党孙元、梁冰现踞京师住，西河沿元成店，著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一体严拿。孙铭于拿捕之令发出前一时，得程家桧密告，遂偕梁冰逃至天津，得石德纯之助，始获避居日本。时同志中颇有以熊成基之死归罪孙铭者，更有人疑之为清政府侦探者。辛亥六月遂有方潜等数人设计诱孙铭至东京市外下棋，乘间用铁哑铃重击其脑，双目凸出而死，后乃割尸数段，盛于箱中，抛弃海上。至民国元年，孙铭死事始渐为世人所觉察，于是同志宋教仁、刘揆一、何天炯、陈陶怡、柏文蔚、孙武、柳弃疾、张我华、徐血儿、王九龄、熊越山、李肇甫诸人遂发布公启，详述孙铭被诬遇害始末，以白其冤云。

第五十一章 庚戌汪黄谋炸清摄政王

汪精卫之决心

戊申三月云南河口革命军发难，总理时在新嘉坡，以军饷紧急，特派汪精卫、邓子瑜二人赴荷属文岛等处筹款接济。诂是时历年在潮惠钦廉镇南关各地失败之同志多亡命南洋英荷各属，彼等对于同盟会干部之善后措施，颇怀不满，加以陶成章方大倡光复会，李柱中（燮和）、李天邻、时功璧、许雪秋、陈芸生诸人纷然和之，声势顿盛。精卫等至文岛，大受同志排击，无功而回。精卫大愤，遂不告总理，私自秘密赴香港，谋一击满清重臣以雪耻。黄克强于精卫行后，适由越南到新嘉坡，乃与总理联名电汪劝阻，并电香港冯自由，谓汪乘法国邮船来港，令即设法堵截，并阻其冒险。冯乃偕黄隆生届时预在九龙码头守候。精卫抵港，以行踪为同志所知，因暂停止进行。

暗杀团之组织

精卫旋赴日本，与黄复生、黎仲实、喻培伦（云纪）、曾醒、方君瑛、胡灵媛、陈璧君等组织一小暗杀团，团员共七人。复生、培伦于制造炸药，素有所心得，以在日本试验困难，精卫乃偕仲实、璧君、复生、君瑛等至香港，密设机关于黄泥涌道，时约同志李纪堂赴屯门邓三伯之农场试验掷弹及电气发火、化学发火、钟表发火诸法。己酉夏复生、培伦闻满大臣端方将取道京汉铁路南下，乃先期至汉口守候，欲狙击之于车站。以机会错过，只得将所携炸弹铁壳及炸药等物付托同志孙武保管而去。其后辛亥八月武昌之役，孙武在汉口因制炸弹受伤，即此物也。

汪精卫之留别书

精卫于己酉一年为经营暗杀事件，往还于日本、香港者二次，总理、克强及南洋同志屡阻其行险，均弗听。是年秋同盟会南方支部成立于香港，众举精卫任书记。时倪映典运动广州新军反正，日渐得手，众同志咸欲精卫留港为助，精卫以与复生、仲实等有成约，坚不肯从。至十二月上旬，遂偕仲实、璧君悄然北上，濒行致书总理及南洋同志告别，录之如左。

（其一）留别总理书

先生台鉴：来教敬悉一切。前函嘱以专心此事，既闻命矣。后函则以维持团体为急，此事可置为后图。弟意欲维持团体，莫善于力践前函所言。盖此时团体溃裂已甚，维持之法，非口舌所以弥缝，非手段所以挽

回，要在吾辈努力为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此非臆测之言，前事可征也。丁未春夏之间，太炎辈在东京所以排击破坏，无所不至矣，洎闻滇粤军起，东京同志跃起犇赴，未尝以太炎等之言而有所介介于中，即太炎等亦自息其喙。惟太炎等最后之手段，无过于发布诋毁之函。前时因有人弥缝其间，此等最后之手段忍而未发，今则不然，彼等最后之手段已出矣。其排击破坏之能力，当无有更甚于此者矣。然则今后吾辈复有事实之进行著于天下，则彼等愧怍之不暇，更有何法以感人？弟等之为此事，目的在于破敌，而非在于靖内变也。所以靖内变之道，亦不外于此。故弟在东京，于彼等之所为，付之不见不闻，惟专心于所事而已。先生谓弟死后，太炎等不知又如何舞文，此言弟亦虑及，小人之为不善，无所不至，何能保其不为此卑劣之行？故弟草遗南洋同志书存展兄处，弟事发后，即为登之中兴报，以杜彼辈之舞文也。馀情详以前诸信，不再赘。专此敬请大安。

弟精卫顿，十二月朔。

（其二）留别南洋同志书

南洋同志公鉴：弟自去岁小除夕离星嘉坡，迺来遂与诸同志不复相见，至于今将一年矣。此一年中为此事之故，来往奔走，仆仆不定其居，屡接诸同志来书殷殷询问。所尤不忘者，仰光同志曾电召弟往，而弟皆未尝一报，每念及之，辄悚然不安。顾弟所以不敢报书者，以既承诸同志询问，不能不述近状以告，将以实相告耶？则事尚未发，不能豫言；将饰词以相告耶？则是欺也。以是之故，竟踌躇而不告。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故豫为此书托友人汉民代存，俟弟事发后，即代寄以补前事疏忽之过，望勿以迟延为罪，幸甚幸甚。抑为朋友者，于临别之际，必有赠言，况将死之时耶？惟弟所欲言者，平日已宣之于民报及中兴报，而民报第二十六期所载革命之决心之论文，则将生平为文字，约而言之，谓弟将死之言可也。惟弟于将死之时，犹有所歉然于中者，则以今春弟将为此事，平生师友知而责之，以为死之易不如生之难，宜留身以当艰屯。其所谆谆责备者，弟心识之矣。顾以革命之事，条理万端，人当各就其性之所近者，择其一而致力焉。既致力于是，则当专心致志，死而后已，然后无负于心也。今弟已致力于是矣，而年来与诸同事往来于目的地，相约前仆后继，期于必制狂虏之死命。故虽闻师友之督责，而一往而不留，亦以耿耿此心，可对于师友也。然死者长已矣，至于生者，因将来革命之风潮日高，而其所负之责任亦日重，其劳苦沉瘁，必有十倍于今日者。弟不敏，先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此诚所深自愧怍者。望诸同志于已死者，勿

宽其责备，而于生者则务于团结，以厚集其力。惟相信然后能相爱，惟相爱而后能相助，毋感于谗言，毋被离间于群小，毋以形迹偶疏而睽其感情，毋以行事过秘而疑其心术。盖有此四者，往往使团结为之疏懈，凡诸党派，所不能免，而秘密性质之革命党，则尤不能免。有如近日章炳麟、陶成章等散布流言，离间同志，是其一例。愿诸同志慎之也。嗟夫！革命之责任必纯，而有勇者乃能负之以趋，非诸同志之望而谁望？愿诸同志同心协力，固现在之基础，努将来之进行，则革命之成功，有如明朝旭日之必东升矣。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言尽于此，伏维自爱。手此告别，敬候道安。

弟汪精卫顿首，十一月十日。

实行机关之设置

己酉年秋九月，黄复生偕同乡但懋辛先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黄原名树中，字理君，四川隆昌人也；夙有志于荆聂之事，曾在横滨从梁慕光学制炸药，伤其面部。至冬十二月，精卫、仲实、璧君等均抵京，云纪携其所购置照相器具亦到，遂在宣武门外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设一照相馆，名曰守真，择期庚戌年元旦日开张，藉避世人耳目。另在东北园赁一屋，以为集合同志机关。适值清廷派赴欧洲考查海陆军之戴洵、载涛两贝勒于己酉岁暮归国，精卫、复生二人遂携皮包，内置铁茶壶，满贮炸药，赴东车站相候，拟于下车时炸之。由晨守候至晚，车始抵站，因天已昏黑，见满站皆戴红顶者，不知谁是二载，恐误中他人，遂未下手。时清庆王威权最盛，众欲炸之以示威，因其出入戒备森严，不易动作。遂决计擒贼擒王，专以摄政王载沣为目的物。以其扈从太众，恐铁茶壶盛药不多，炸力有限，乃由复生向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匠铺定制大铁坛罐，圆径约尺一二寸，高可尺许，能贮炸药四五十磅。筹备既竣，复从事行炸地点之选择。

埋置炸药之失败

复生等初探悉载沣每日上朝，必经鼓楼大街，鼓楼前有一短墙，伺其通过时，若将铁坛罐由短墙掷下，彼可悉数炸毙。詎计甫定，而载沣因鼓楼大街修筑马路，变更行程，遂不果。继又调查其路线必取道烟袋斜街，亦因租房不得，作罢。最后始择定十刹海旁之甘水桥为适当地点，其地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数家，甚僻静，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出入必经之路。桥之北有阴沟一道，可将铁坛罐埋置桥下，人则藏于阴沟内，伺载沣过桥时，施用电气发火，电流一通，则电气雷管遂起作用，而令炸药轰然爆发矣。时众以东北园距十刹海太远，更于十刹海附近觅

得一破庙，名清虚观，与道士分租一室，以为腾挪地。于是决定埋置炸药事，复生、云纪任之；引放电机事，精卫任之。二月二十一日夜午，复生、云纪同往桥下掘孔，因犬声四起，未能竣事。次夜复往工作，始将铁坛罐埋置孔中。及敷设电线，则以铜线过短，不敷所用。第三日重添购电线，至晚间十二时后续行敷设，忽见桥上有人窥伺，复生大惊，乃使云纪急赴清虚观，止精卫勿来，己则匿于巨树后，观其究竟。初见一人持小灯笼下桥，且照且寻，移时始去。复生伺其去后，乃疾驰至桥下，将电线收回。因铁坛罐太重，非一人力所能携，仅拟将螺旋盖取去，以避搜检。惟以螺旋太深，仓卒不能拔出，只得将电线结为一束，随以砂土覆之，仍潜匿树后窥伺。旋见有三人，一警察，一宪兵，一常人，持灯笼二下桥寻觅，良久始去。事后乃知桥上之人系一赶大车者，因其妻三日不归，出而侦察，见桥下有人，初疑为奸夫，后乃发见掘地埋物诸事，骇而奔报警察，而党人行炸载沣之计划，竟由是破露焉。复生见事已发觉，仓皇返东北园，即夜开紧急会议，讨论第二次进行方法。以所余炸药无几，众推云纪赴东京重购炸药，仲实、璧君往南洋筹款，精卫、复生在京留守，待炸药至继续进行。次晨璧君忽谓前晚埋置之铁坛罐必未经发现，主张复生、云纪二人重往甘水桥探视，以便是夜续行工作。复生等依言往探，则见有持枪警察来往梭巡，始失望而返。翌晨云纪、仲实、璧君三人遂各分途出发。

炸弹案之破露

二十三日夜间，有警察在甘水桥洞下发见铁线铁匣等物，知非寻常事，亟归报警署，警署复呈报步军统领衙门及民政部。诸堂官闻报，齐至出事地点，众相视莫敢动。民政部尚书肃王善耆促之，且言若有意外，则身家我任之，各军警咸默然。后乃请日本使馆某技正前往启视，由日技正徐拨其土，方见一大铁匣，内置黄色炸药及雷管玻璃管数十具，乃判为极猛烈之炸弹，爆发力能燬周围二里阔，一时京中大震，全城警探极形骚扰。因匣内包药之纸有英国某公司制字样，遂有疑及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国携回图谋篡位者，亦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搆陷之者。是时党人程家桯方在肃王府任事，知复生等来京，疑与炸弹案有涉，乃使吴友石（白逾桓改名）赴守真照相馆，劝复生暂匿他处免祸，并约其是夜到名妓姚蓉初家密谈。吴时任北平帝国日报记者，亦党人也。复生力辩与是案无关，亦未赴程之约，以免发生他故，惟一意候炸药运到为第二次进行而已。

汪黄等被逮与供词

北京警厅查验铁坛罐之铁盖螺旋乃本国人制造，遂命侦探将都中铁匠

店挨户密查，始探知为骡马市大街鸿泰永所制。讯据该店主人供称系琉璃厂守真照相馆中人定造之物，因密派探员于该馆修屋时，混入工匠内将往来函件一大包窃去，中有可疑之函二通，警厅始确知该馆为党人机关，遂于三月七日午前由内城左一区署派警至守真照相馆，将复生及照相馆司事罗召勋二名捕去。复使精卫等用小厮带路跟踪至东北园搜索，仅拿获精卫一人，并起出手枪炸弹电线等物，均押至内城总布胡同警察左一区署，旋由区长陆听秋分别讯问，而鸿泰永铁匠店主人亦在此作证。精卫、复生各自承认为一己所为，不涉他人。一星期后移至内城警察总厅，亦分别拘禁。次日由厅丞章宗祥召集全厅职员顾鳌等作第二次之审讯，精卫乃草供词数千言，照录如左。

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起事时，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我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篋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往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京师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又自以平日在东京之交游素广，京师各处熟人颇多，不易避面，故闻黄君有映相馆之设，即以三百元入股，至京居其家，黄君等皆不知精卫目的所在。相处月馀，后见精卫行止可异，颇有疑心，故映相馆中有人辞去。至于今日，忽闻价言映相馆中有事，故即往阅，知事发，不忍连累无辜，故复回寓，拟留书黄君自白，未至寓，遂被收捕。自被捕以来，诘者或曰：“今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呜呼！为此言者，以为中国已有长治久安之本，而不知其危在旦夕也。自吾党人视之，则数年以来，其益吾民之悲痛而不可一日安者，固未少减于曩昔，且日以加甚者也。今之持立宪之说者，以为立宪则必平满汉之界，而民族主义之目的可以达，如是则虽君主立宪，奚不可以即于治？以吾党人论之，姑勿论所谓平满汉之界与所谓予民以权者为果有其实否，即以君主立宪之制而言，其不能达济国之目的，可决言也。谈法理者每谓君主系国家之最高机关，有宪法以范围之，则君主无责任而不可侵犯，故君主立宪，未尝不可以治国。此于法理则然矣，以事实按之，而有以知其不然也。大抵各国之立宪，无论其为君主立宪，为民主立宪，皆必一度革命而后得之。所以然者，以专制之权力积之既久，为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非摧去强权，无由收除旧布新之效故也。法国当路易十六即位之初，盖已几树立宪君主政体矣，而后卒不免于大革命，其故实由于此。此非惟民主国之法国为然，以君主国言，若英，所谓宪法之母者也；若德，若日本，所谓君主立宪政体之强国者也。今之言立宪者多祖述之，其亦尝一按此三国之历史乎？英国无成文宪法，其所谓权利请愿与所谓大宪章者，实由几度革命所造成。其宪法发达之历史，盖递迁迭变以至于今日

者。法学者谓英国之国体虽同君主，而以其政治而论，实为民主政治，非虚语也。德国之宪政，由日耳曼联邦自治制度夙已发达，足以为其根本，故君主立宪之制可行之而无碍。至于日本，则所谓最重君权之国也，其宪法上君主之大权，远非德国可比，微论英国。今中国之言宪政者，或谓当以日本为法，或谓其君主大权过重，戾于法理为不足学，吾以为前说固无足论，即后亦徒为法理之空谈，非事实之论也。夫谓日本宪法君主大权最重者，于法理上则然耳，至于事实，则大权固不在君主也。维新以前，幕府专制，天皇仅虚位，是故倒幕之役，实为日本政治上之大革命。西乡隆盛以兵东指，德川幕府以兵迎降，政治上之大权已移于维新党之手，于是德川归政，天皇总揽大权。要其实，则天皇高拱，国事皆处决于倒幕党之手，是故日本之宪法，以法文而言，大权总揽于君主；而以历史而言，则其国家权力发达之根本，固已一易而非其故矣。今以此三国立宪之成绩衡之中国，乃无一相当。既非如英国宪法之以渐发达，又非如德国有自治制度以为根本，而又非如日本之曾经废藩倒幕之大革命。其专制政体行之已数千年，自二百六十馀年以来，且日益加厉。所谓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在于君位，而政府各省行政官，特为奴隶供奔走而已。一旦慕立宪之名而制定宪法大纲，其开宗明义，以为宪法所以巩固君权。夫各国之立宪，其精神在于限制君权，而此所言立宪，其宗旨在于巩固君权。然则吾侪谓如此立宪，不过为君主权之保障，为政府之护符，其言有少过乎？呜呼！如此之立宪，即单以解决政治问题，尤且不可，况欲兼以解决民族之问题乎？夫民族主义与民权主义有密接之关系，民族主义谓不欲以一民族受制于他族之强权，民权主义不欲以大多数之人民受制于政府之强权。然所谓强权者，即政治上之权力，今虽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其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不亦宜乎？论者又曰：此为国会未开时为然耳，当国会已开，则民权日已发达，故为政治革命计，为以速开国会为唯一之手段。为此言者，可谓惑之甚也。夫立宪所以巩固君主之大权，上文已言矣，而国会者，即为此大权所孕育而生，如婴儿之仰乳哺，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如是之国会，而欲其能与政府争权界以为人民之代表，庸有望乎？吾敢断言，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未经变易，而贸然开国会以生息于君主大权之下者，其结果不出三种：

一曰国会为君主之傀儡，前此之土耳其是也。土耳其尝立宪矣，其立宪悉模仿欧洲君主立宪国，条文颁布之后，以亲佞之臣组织内阁，以各省总督为上议院议员，以阿附朝廷之小人为下议院议员，粉饰苟且，殆如一场戏剧。未几其内阁颓然倾倒，而国会亦闭歇不复开，至昨岁而有少年土耳其党之大革命。

二曰国会为君主之鱼肉，今之俄罗斯是也。俄自与日本战败后，迫于民变，不得不立宪。其宪法条文之完善。较之宪法大纲，相倍蓰也；其政党之强立，较之今日请开国会者之儿戏，相霄壤也；其宪法条由民党数十年血战所购得，较之今日所谓立宪，又不可同日而语也。然而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无所变易，国会终不能与政府之威权相敌，故自有国会后，以持正谊之故，屡被解散，议员逮捕者累累不绝，脓血充塞之历史如故，革命之风潮亦急激如故。

三曰国会为君主之鹰犬，今之安南议会是也。安南隶属于法，法欲苛敛其民，而虑以是激民，乃开议会，以安南人之有资望者为豪杰员，为会员，每欲加税，辄开议会，使议决号于众曰，此议会之所议决也。故安南人有议会，实为法国官吏之鹰犬，协力以噬其民者也。

由是观之，即如请愿国会者之所期，其结果不出此三者。请愿诸人，其果有乐于是乎？醉虚名而忘实祸，其罪实通于天也。立宪不可望如此，以故革命诸人以为欲达民主之目的，舍与政府死战之外，实无他法。此革命党所久已决议者也。若夫避战争之祸，而求相安之法，则前此革命党人……则民族主义民权主义之目的，皆可以达，而战争之祸亦可以免。诚哉言也！或有虑此为不利于满人者，不知果不言立宪则已，如其立宪，则无论为君主国体，为民主国体，皆不能不以国民平等为原则，谓民主国体为不利于满人者，非笃论也。或有谓此为不利于君主者，然以较诸鼎革之际，其利害相去当如何？历史所明示，不待详言也。所谓愿汝生生世世勿生帝王家，及所谓汝奈何生我家者，其言抑何惨也？设不亡于汉人，而亡于邻国，则法之待安南，与日本之待朝鲜，视去其国王如一敝屣，而其国王乃日仰鼻息以求活也，以较之日本德川幕府奉还大政，身名俱泰者，其相去何如乎？

上之所言，于国内现象略陈之矣。至国外之现象，其足使中国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国人于庚子以来，颇知敌国外患之足惧；至于今日，反熟视若无所骇，此真可为痛哭者也。夫中国自甲午战败以来，所以未至于瓜分者，非中国有可以自全之道，特各国平均势力之结果而已。庚子之役，俄国乘势进兵于东三省，久驻弗撤，实启瓜分之局。日本以均势之故，遂与之战，战役既终，而各国之形势为之一变。前此英日图同盟，与俄德法同盟相抗，日俄战后，而有日俄协约，有日法协约，有英俄协约，所谓协约，质而言之，实协以谋中国而已。前此欲谋中国，而各国自顾其利害，势有不均，遂相冲突，而出于战。今则鉴于战祸，而以协约为均势之不二法门，一旦各国势力平均，则保全瓜分，唯其所愿。顾所以苟延至今日

者，以英法德为之梗，而日本又虑美国之议其后也。比年以来，日美之冲突日以弥甚，数月前且有日美开战之说，而日英美同盟之议嚣然大起。日本新闻从而论之曰：日英美同盟成立，则可以制支那老大帝国之死命。其谋我之亟，有若是也。夫美富而日强，两国虽各怀敌意，终不敢遽如日俄之肇衅，其彼此利害冲突之点，终必以协定之。诚使英德俄美日对于中国之均势策略定，则自甲午以来，中国所赖以苟安偷活着，至是已失其具，保全在人，分割在人，有为波兰之续而已。分割之惨，夫人而知之矣，抑亦知所谓保全者，其害祸无异于分割？国不能自立，而赖保全于人，已失其所以为国。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此所谓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者也。识者有忧于此，乃渴望清美同盟。夫同盟之目的在于互相扶助也，故有两强国同盟者，而决无以强国与弱国同盟者。以强国而与弱国同盟，是必强者以同盟为饵，而钓此弱者也。前此清俄同盟，是其例矣。夫国不自强，万无可以与他强国同盟之理。而非于国家权力发动之根本上有大变革，又无可以自强之理。爱国者可由此而知其故矣。今之谈国事者，不以此为忧，而顾以迩来中国与外国交际，共体面较优于前，遂怡然用以自慰。夫曩者中国所以不见礼于外国者，以其贱外排外之思想。然虽如是，而俄人固尝以深情厚貌相亲，而因以攫大利矣。今中国人之思想，已由贱外排外而转为媚外，而各国之智，孰不如俄？知中国之所重者，不在主权，不在土地人民，而在体面，遂亦竞以深情厚貌相结，以期外交上之圆滑。而中国之人遂以沾沾自喜，间有一二小权利得侥幸争回，则尤大喜欲狂，而于外国之协以谋我，瞠乎若无所见，此真燕雀巢于屋梁，而不知大厦之将倾也。此无他，由人人心目中，以为今已预备立宪，凡内治外交诸问题皆可藉以解决，醉其名而不务其实，如相饮以狂药，猥曰期以八年，迢迢八年之后，中国之情状，其有不忍言者矣。

由此言之，中国之情势，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及今图之，其犹未晚，斯则后死者之责也。

三人之定罪

炸弹案破获后，肃王以各衙门军警破案有功，特由民政部提银二万元，以充赏犒。旋又查悉法政学堂职员孙镜清与黄复生同乡，常代黄收递函件，亦一并拘捕。后由四川同乡京官及同堂学友四百余人各出具保结，向内城警厅力保，始获开释。清吏以精卫等供词足以摇动人心，特禁止各报登载。载沣初极震怒，拟置精卫、复生二人以极刑，程家桯乃极力向各方为二人营救，且语肃王，谓国家如杀汪黄，则此后党祸日夕相寻，非朝廷之福。肃王阅供词，亦大感动，乃力主从轻治罪之说。且

谓时方标榜立宪，为和缓人心及羁縻党人计，宜作释怨之举，博宽大之名。载沣从之。遂下谕将精卫、复生交法部永远监禁，罗召勋则禁十年。法部因在预备立宪期内，对于汪黄罗三人待遇，较寻常犯人略优。肃王及贝子溥伦尝至拘所看视，溥伦仅一问姓名即仓皇退出，肃王则再三慰问，备致钦崇云。

营救团之效果

仲实、璧君、云纪于汪黄被捕后，同至香港，设机关于九龙城，专从事营救汪黄之活动。加入此新团体者，有女同志黎德荣、李佩书二人。旋派德荣、璧君先后赴南洋各埠筹款，庇能同志李世荣、黄金庆助之，共得款万馀元。惟奔走经年，成绩绝少，仅由张煊求助于法部同乡司员，使达函于精卫，得其在狱中所赋诗数章及信到平安四字而已。辛亥春间，云纪以所事无成，乃随黄克强于三月二十九日攻击督署，卒殉义于是役。精卫、复生、召勋至辛亥八月武昌起义后，始由清廷开释。精卫遂与杨度联名提倡南北和议。先是精卫有聘妻曰刘文清，香港华民政务司署文案刘子平之女弟也。丁未戊申间，精卫以从事革命为辞，向刘氏提议退婚，刘洵邓子瑜向精卫达意，谓其女弟可株守以待。精卫乃谓革命不成功决不娶妇，辞甚决绝。故其后璧君屡求婚于精卫，而精卫迄未敢应。嗣暗杀团北上后，精卫、仲实、璧君同居东北园，璧君乘间重提出婚约，精卫不能却，卒从其请。及民元南北统一，汪陈之婚礼亦正式宣布。仲实自是放浪形骸，寄情酒色，至民九竟以瘵终。

黄复生之自述

关于谋炸清摄政王案始末，黄复生叙述当日情形极详，录之如左。

己酉年秋九月，予偕但懋辛同志赴北京经营暗杀机关。冬十二月，汪精卫始偕陈璧君、黎仲实来京，喻云纪亦于同时购置照相器具来京，设照相馆于琉璃厂，名曰守真，以为避人耳目计，择期庚戌年元旦开张，此固在东京预定计划也。先是清廷派载洵、载涛两贝勒赴欧洲考查海陆军，于己酉岁暮归国，精卫偕予携皮包，内置铁茶壶，满贮炸药，赴东车站相候，拟于下车时炸之，讵因为时过晚，见满站皆戴红顶者，恐误中他人，遂怏怏返。时清庆王最专横，予等复欲炸之，因不得间，嗣乃决计擒贼擒王，始以摄政王载沣为目的物。以其出入扈从太多，恐铁茶壶之力量太少，乃由予向骡马布“骡马布”当作“骡马市”。大街鸿泰永铁匠铺交涉，定制大铁坛罐，圆径约尺一二寸，高可尺许，能贮炸药四五十磅。时摄政王上朝由鼓楼大街，鼓楼前有短墙，伺其通过时，将铁坛罐由短墙投下，彼可悉数炸毙。讵计甫定，而鼓楼大街改筑马路矣。又

调查其路线必取道烟袋斜街，复以租屋不得作罢。予复多方调查，最后始择定十刹海旁之一小桥，名甘水桥，距摄政王府最近，为出入必由之地。桥之北有阴沟一道，可将铁坛罐埋于桥下，人则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伺其过桥时，则按机关，电流一通，电气雷管遂起作用，而使炸药爆发。庚戌年二月二十一日，予与喻君往桥下工作，不知何来多犬狂吠，幸次夜往埋，异常清静。埋毕敷设电线，不图线太短，所差甚多，次日复添购，至晚间十二钟后，予与喻君复往工作。电线固已足，喻君于桥下举首上望，诘见一人蹲于桥上（既入狱后，始知其人系赶大车者，因其妻三日未归，彼见桥下有两人，方以为系其妻与奸夫也），喻君以日语私谓予曰，桥上有人，吾等之秘密恐已被其窥破矣。予闻之骇然，乃嘱其速往告精卫避归，予看一水落石出。先是予等之住所为东北园，距十刹海太远，乃于其旁觅得一破庙，名清虚观，与道士分租一室，以为腾挪地。是时精卫正待于此，一俟安置妥后，彼将任按电机者。喻君去后，予择一巨树匿而窥之，初见一人持小灯笼下桥，且照且寻，移时始去。予伺其去后，乃疾驰至桥下，将电线收回，拟将螺旋盖取转，以坛罐太重，一人不能携也。诘正退螺旋之际，突闻桥上步履声甚急，因螺旋太深，仓卒不能退去，无已，始将电线结为一束，随以沙土覆之，仍潜匿树后，窥其究竟。时见有三人，一为警察，一为宪兵，一即普通人也，持灯笼二，下桥寻觅，良久乃出。予见事已败露，乃仓皇走还东北园，即夜开紧急会议，与会者喻云纪、黎仲实、陈璧君、汪精卫与予也。当经议决云纪赴东京重购炸药，仲实、璧君赴南洋筹款，予与精卫则留守，待炸药至乃继续进行，以所馀之药无几也。次晨璧君妙想天开，坚谓所埋之铁坛罐必未经发现，果尔，则今夜重往施放也，爰予与云纪到当地探视。无已，遂前往，云纪由西而东，予由自东而西。予方行至十刹海附近，远望甘水桥上鹄立持枪警察三，予遂未前进。少焉，见一人乘人力车，似睡熟者，偏偏倒倒通过，而三警察皆极注意其人，盖即云纪也。予恐有侦者尾其行，遂未与语，而径遄还东北园，云纪已早归矣。归白璧君，始释然。又明日，三人遂首途矣。呜呼云纪！不图即此而长别耶。二十四日有吴友石君来相馆访予，吴君即白逾桓，亦旧同志也，时在帝国日报主笔政。盖予抵北京，彼初未尝至此，相见即询予曰：“日来报纸登载十刹海旁之炸弹案，君知之乎？”予曰：“因相馆事忙，连报都无暇阅。”予复问其报纸如何登载，彼曰：“前夜当地警察发现地雷后，即报当局，无敢动者。后乃请日使馆某技正前往启视，据云幸未爆发，否则北京城将陷大半矣。有谓系溥伦贝子谋篡位者，有谓庆王因与肃王有隙，故为此以害之者，又谓系载洵、载涛两贝勒自英带回者，以包药之纸有伦敦字样也。议论纷繁，莫衷一是，而各机关凡有侦探者，悉出全队以侦之，举凡茶馆酒肆妓寮戏

园莫不密布侦探，我劝同志可暂避腥风，勿当此大难。”予谓：“我开此照相馆，炸弹案胡与我事？”彼曰：“年来留学生孰不来考小京官，岂肯营照相业者，幸勿欺人，以自欺也。”予复力辩之。彼乃谓：“有程永生同志拟与君晤谈，可否见允？”予问：“在何处？”曰：“姚荣初家。”予曰：“姚何人？”曰：“名妓也。”予曰：“请迟至九点，或当奉命，过时请勿待。”遂握别。予急归商精卫，告以吴之言论，及程君之约是否可赴，汪曰：“程家桎固老同志，第其人粗豪，恐窑子里一言不慎，反生波折，不如不去之为愈。”约逾一星期，吴君又至，谓予曰：“炸弹案闻昨日在芦沟桥捕获一人，已枪毙矣，君知之否？”予曰：“未也。”前此私心窃谓报纸所载纯属清廷自相残杀，今复悯无辜之人为予等替死，然对吴君前仍未敢形诸辞色也。予等自信力太坚，以为予等所为，毫无破绽，岂彼无识侦探警察所能破获者？不图三月初七日午前十一钟顷，予正在于东北园宅中与精卫谈话，而予等所雇之小厮名达子者，突来谓汪曰：“四老爷，四老爷，照相馆内有人请黄老爷去。”予问何事，彼曰：“为什么执照的事例。”予谓汪曰：“想该无甚事罢？”汪亦曰：“该无甚事罢。”予于是遂去。诂甫行至琉璃厂大街，突来一人挝着予胸，谓予曰：“汝使得好假钞票呀！”是盖所谓当头闷捧之术。予曰：“我的事我明白，汝等不得无礼。”旋来多人拥予至厂店，二人执予左右手，褫予衣以检查之，随即招一骡车前来，拥予登车，车去，至大栅栏，始见军警林立，如临大敌，其初盖皆匿于肆中也。车既风驰电掣，俄顷间，即抵内城之总布胡同左一区署，两人各执左右手，令予面墙立，略问姓名籍贯后，少息于一斗室，两人仍各执左右手而坐。少焉一人来叱此二人去，且以亲善之词谓予曰：“黄先生今日受惊矣。我等为职务所迫，万祈原谅。”予曰：“唯唯。”未几一人坐公案，二人挟左右臂而立，其人初以惊堂木一拍曰：“汝是黄复生？”予曰：“是。”又曰：“汝干得好事，可速画供来。”予曰：“究犯何罪？所画何供？予犯罪之证据何在？”其时实无所谓证人证物也。彼闻予言，乃曰：“请休息一下罢。”约午后二钟许，即见大车将予等东北园宅中所有一切器具咸运来矣，更见一骡车，所载者即精卫也。时予知事全败，自分万无生理，心反坦然，精神转觉疲惫，予谓守警曰：“予倦思睡。”彼辈以门板令予就寝。予寝正酣，忽有人呼予起，时方半夜，忽见灯烛辉煌，予意以为必至刑场也。乃导予至午间审讯处，而巍然高坐者仍系此人，后乃知为左一区区长陆听秋也。第其时忽变其最亲善之态度，以极亲切之口吻呼予曰：“复生，汝之精卫先生，我已请至此矣，且已录供词矣。”予曰：“精卫何在？予将晤之。”彼曰：“不可。”予曰：“然则供词又何在耶，曷以示予？”彼曰：“是乌乎可？”旋将予所馀之炸药及电线手枪等悉陈于案，而言曰：“昼间汝谓无证据，此诸物者，宁非汝之证据

耶？”俄而鸿泰永之主人亦至，指予而言曰：“畴昔来我家交涉造铁坛罐者，非子也耶？”予曰：“汝今已至，夫复何言，可将纸笔来予书供词。”诂书至“此次之事，纯予一人之所为，精卫不过客于予处”（予之作是书者，非为掠美，实欲救之也），乃彼人务令予易之，予曰：“事实如斯，予胡能诬我良友？”彼闻之动容曰：“异哉精卫亦如是供也！必不可易，亦已矣。”一星期后移拘内城总厅，次日由厅丞章宗祥召集全所职员作第二次之审讯，即所谓清供也，佥事顾鳌亦在座。阅二日，有萧君者，前来安慰予曰：“为黄先生报一喜信。”略谓日昨因汪先生曾为一文，洋洋数千言，堂官阅之（指肃王），甚为感动，对于两公力图营救，此案大致可无生命之危矣。予曰：“感君盛意。不过吾等此次之所为，即早已置生死于度外，为国家人民谋幸福不民，死亦分也。”次日，予正翻阅残书，忽闻室外有人耳语声，少焉，即见一人启帘入，询予曰：“贵姓是黄？”予曰：“是。”向予一揖，予亦报以一揖而退。时予之外室有持枪警察四人，昼夜监守。予叩以斯人为谁，曰：“伦贝子也。”予忖其必以震惊革命党三字而来，在彼之意，必以为系三头六臂，不图乃一白面书生也。又明日午前，警察来告，谓肃王将来谈，俄见一人入，见予翻阅残书，彼即谓予曰：“此时正好读书也。犹忆从前令先祖，不知是黄汉昇，还是那一位，曾在狱中与夏侯胜学易，夏侯曰，‘此时还学甚么易经？’黄曰：‘朝闻道，夕死可矣。’”予当告以是黄霸，字次公，非汉昇也。彼乃笑谓予曰：“汝看得很熟，很好很好。”旋谓我尚将晤精卫谈谈，遂去。至三月二十日午前八钟，巡官来谓肃王传汝等询话，导予至一客厅，精卫亦至，肃王以滑稽态度谓予两人曰：“汝二人亦久违矣。今特为汝等介绍，有什么话，尽管随便谈谈。”时室中尚有厅丞章宗祥及佥事顾鳌，肃王谓予等曰：“此次之事，王爷甚震怒（指摄政王），我与之力争，我说冤仇宜解不宜结，革命党岂止汪黄两人乎？即使来一个捕一个，但是冤冤相报，何时是已？如今已争到徒刑，但是在有期无期间，我还要为汝等争也。不过此次有一人很费得力呀，其人为谁？即程永生也。”旋又谈及：“我生平最爱读民报，出一期我读一期。我当时曾说过天讨民报增刊所插的画（为苏曼殊所画翼王夜啸图及射狐等），我说民党内有如此的人才，可以言革命矣。但是不过民报所标的三民主义，我犹稍嫌狭隘得一点，我想将来不但五族大同，即世界亦将有大同的时候，不悉我这种主张，你们二位以为如何？”时予未及答言，精卫曰：“兆铭和复生的主张，已在民报上披露。今天王爷所说，我等向来尚无此种观念，不能作答。”彼闻此言，当即竖一拇指曰：“到此生死关头，尚能坚持自己的宗旨，真是令人佩服。”直谈至午后三钟，刑部方面屡催起解，彼犹依依不舍，谓为相见恨晚，且谓予等曰：“我这面惜无房舍安顿二位，刑部监系未改良的，

恐待遇有不周之处，都向我这面看看，如须阅何书报，尽可写信来，我当照办。”旋即用骡车派军队护送至刑部，狱官问姓名毕，即入狱。予居第三监，精卫居第四监，罗伟章居第二监，罗乃十年监禁，予等则永远监禁也。所幸者，顾巨六为予等交涉作官犯办，得享小屋，用自己襁被衣服等优待，其他如全副刑具以及饮食等，皆与常犯无异。至次年三月二十九黄花冈一役消息传来，知云纪及诸好友皆被难，予与精卫痛不欲生。迨至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北京震恐，予等平时尚能阅报，至此亦禁止矣。泊九月初六，宣统下诏罪己，大赦党人后，资政院议员刘鸿岷、易宗夔等具书质问刑部曰：“朝廷既大赦党人，何以汪黄两人犹禁在狱？”刑部推诿此案系民政部送来的，不关我部事。又问民政部，诿该部亦推此案已经交过刑部，不关我事。后乃两部一齐质问，两部无法，乃奏请释放。当下上谕，略谓“政治嫌疑犯某某等着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时九月十六日也。予等在狱计十七阅月，中间有御史请开党禁者，惟赵尧生先生一人耳。而请治罪者，亦有胡思敬御史，犹忆其文中有“汪黄二逆，东西法律在所必诛”二语，当在狱中时愤极，拟出狱后前往请教胡御史之东西法律。既出狱后，未几精卫即偕赵铁桥赴石家庄，后与杨度组织共进会，以谋各议。而予亦赴天津，与杜黄等组织京津同盟会，旋即偕黄禹昌、彭家珍等赴沪分头工作矣。此其经过之大略也。

黃花岡光復網

www.huanghuagang.org

Youtube：光復之聲

以及梅花電視Mei TV

Twitter：@guangfuwan

以及@meihuatv

Facebook：@huanghuagang

以及@chinayouthforum



復國新銳

revivingroc.wordpress.com

Twitter：@revivingROC

Facebook：@Sun.Yat.sen1911

聲明

本電子書的編輯與傳播跟黃花岡光復網無關，乃復國新銳團隊出於熱心推薦。